

秋 中 度 五 十

吳先生...

...

其氏謀叛稱帝... 從循季義死... 實繁隨情... 殊不足... 心論斷... 正經吳... 裁簡斯... 見期為... 間上東... 幸太炎...

何海明... 先生...

書爲何海鳴先生... 大一乘之微... 自昔筆無...

道家人... 人才... 以助... 語... 若之... 書... 嚴... 先生... 危...

...

名... 突... 侯... 獎...

...

## 張序

余之作珠樹重行錄也。與冥飛之作十五度中秋同時。而冥飛且微先於余。余既成書。十五度中秋者。僅得全稿三分之二。冥飛作文。固以敏捷稱者。而何爲濡滯。乃爾哉。乃者。冥飛竟卒業矣。以全稿示余。且乞有以序之。披閱一過。其命意佈局。序事遣詞。則純乎冥飛之文也。余所見冥飛之文多矣。余何以序之哉。無已。則且就文以論文乎。冥飛於詩古文辭。皆有根柢。余嘗惜其未能研鑽。以臻其極。文未至極。則亦何足深論。無已。余其專一鍼砭之乎。十五度中秋者。小說也。今之小說家言。則豈有容人攻錯之餘地者。余則亦揄揚之。則積非成是。安見其不以衆咻之聲。達標榜之指。而所謂小說者。遂成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大著作也。而又可以取悅於友朋。雖然。余非不能也。余不爲也。余所希望於冥飛者。不欲其僅以小說家言表見於世。尤不欲其僅以今之小說家言表見於世。故余之對於冥飛之十五度中秋。依余良心上之主張。而不能不有所攻錯也。施耐菴之作水滸也。出於每日友人散後燈下之戲墨。則其經歷歲年可知也。

其自序謂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乃至溽暑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亦有所遇。則其慘澹經營。又可知也。則甚矣。古人成一書之難。而至今留得一奇書之名。不可以爲僥倖也。曹雪琴之披閱石頭記也。悼紅軒中。窮十載之日力。經五次之刪改。乃克成書。乃得今日之膾炙人口。今觀其書結構之精嚴。穿插之縝密。爲有清一代小說之冠。則是刪改之力也。故余細審冥飛之十五度中秋者。其結構尙能推陳出新。其穿插亦尙能首尾呼應。然分章命意。時有氣促不舒之病。不能妙造自然也。照應伏線。時有捉襟肘見之病。不能彌縫形跡也。其他語病極多。極應刪改者不一而足。未可以更僕數也。故余願冥飛之知而改之也。是則余攻錯之心也。雖然冥飛之文。其氣盛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則冥飛之所長也。然又文之事而非小說事也。故余終望冥飛之知而改之也。然因望冥飛之知而改之。則予之珠樹重行錄。可改者抑又多矣。淮南張海漚

### 蔣序

小說社會教育之一也。昔之小說言才子佳人。私訂終身。言一夫多妻。易釵而弁。以今



日之眼光觀之。不值一哂也。無他。社會不同矣。今之小說。言自由戀愛。放浪形骸。言幽期密約。曲繪橫陳。以他日之眼光觀之。其必不值一哂也。則社會又不同矣。故今昔之小說。皆順社會之趨勢以產出者。非能教育社會者也是以社會小說不多見。而寫情小說。則汗牛充棟。而未有已。豈不以社會小說多諷刺社會之罪惡。寫情小說能迎合社會之心理哉。吾嘗縱覽今昔之社會小說。若水滸寫官吏之迫人爲盜。甚顯明也。而其寫奸雄。借金錢之力以籠絡人心。則其旨微矣。若儒林外史寫勢利小人之態度。甚顯明也。而其寫名士。純盜虛聲以罔市利。則其旨微矣。若官場現形記。寫官場之卑污苟賤。無惡不作。甚顯明也。而其寫鑽營之門逕。傾軋之手段。則其旨微矣。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人類之齷齪貪鄙。甚顯明也。而其寫家人骨肉趨利忘義。則其旨微矣。然而之四書者。雖甚膾炙人口。而閱者多謂其無餘味。是知社會小說。在今日之社會。中信不能與寫情小說抗衡矣。然吾觀今之寫情小說。雲譎波湧。百怪雜糅。要之不過才子佳人。自由戀愛八字。足以盡之。又豈不以才子佳人者。世界之寶。而自由戀愛者。

又才子佳人之寶哉。雖然寶則寶矣。而當作者未捉筆。未伸紙。未揮毫。疾寫以前。終不免有迎合社會心理之一念。而因以爲名焉。而因以爲利焉。而於是小說之爲小說也。乃汗牛充棟而不可已矣。張子冥飛善寫社會之情狀者也。而不聞寫一社會小說。乃以所新作寫情小說十五度中秋者來請序。則是張子猶未免有迎合社會心理之心歟。則是張子亦不善用其所長也已。故吾之序之也。不以譽而以規。古越蔣箸超。

葉序

吾與張子冥飛相識無幾何時。顧以氣誼相投。如舊相識。因得知其爲人。蓋其人於前清時曾爲少爺。爲師爺。爲似是而非之老爺。入今民國則爲新劇脚本家。爲小說家。爲新聞記者。爲賣文之文丐。甚矣張子之善變也。不可測矣。今張子猶中年。今後張子又將爲何如人。不獨非吾所能測。卽張子亦不能以自測者也。然則張子於今之前。其爲人殆止於吾所列舉七種人物者而已乎。然而張子以善變名。吾固知其必不止七種人物而已。吾曷爲知之。吾讀其十五度中秋而知之。吾人捉筆而爲文。苟非身入其境。

者言之必不能深切而著明。所謂現身說法者是已。今十五度中秋寫鐵雲則貞士也。寫孟琬、茗姑、華姑則賢女也。寫陸次寅與程翁則舊官僚也。寫薛何二夫人則慈母也。寫一峯則強毅肫摯之丈夫也。寫湖北人寫優人寫朱蓺亭寫范某寫偵探寫族人寫秀才公則一切卑污苟賤不足齒數之儉也。寫非花則淫婦也。寫田媪則惡媪也。而張子一一設身處地描頭畫角以窮其形而極其相則張子之兼爲貞士爲賢女爲舊官僚爲慈母爲丈夫爲儉爲淫婦爲惡媪則無可疑矣。甚矣張子之善變不可測也。乃如是雖然語有之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我能知張子之善變則我亦爲善變人矣。觀世音化千百億萬身以度世或曰以避禍也然則吾與張子其知免於今之世夫東江葉楚

儉

楊序

冥飛作十五度中秋越數月矣困之以疾病重之以幽憂奔走之以衣食屢作而屢輟焉。余意其未必能卒業矣。而今竟底於成。余爲之喜。余喜奈何。喜其有必達目的之志。

雖暫輟而終進行以求其成也。我輩既生存於世上則必有志焉而後可以立身志之爲物根之於良心發之於事業阻之以匱窮患難而益貞且定焉乃不愧爲我輩之志矣。故志之爲物不可得而消磨不可得而搖奪者也。一說部之微且立志以必成爲目的則凡事之大且遠於一說部者可知矣。當今之世非復泄泄杳杳爲自了漢之時。余故爲讀十五度中秋者之青年別進一解。或亦當世之青年所能別有會心而不致囁余言爲題外文字者歟。書中事蹟及主義已略見冥飛自序中。固無俟余爲之縷觀也。

椒陵楊塵因時丙辰二月

### 自序上

冥飛草十五度中秋竟而意若有未盡者。然乃自序之曰。嗚呼噫嘻。此博大無垠之世界之中而忽然有人。此紛然蠢動之人類之中而忽然有我。此至不可解之事也。我生之前。我其安在我死之後。我其安往。此至不能明之事也。求其故而不可得。而我已居然蠢於今世界之人類之中。則我對於人類對於世界。必不能無事矣。夫我之在今世。

界之中而共同以人名者以其有知覺運動而非鳥獸草木之所得而比擬也我之在人類中而分別以我稱者以主動我之知覺運動者我之腦筋而非我父母昆弟朋友夫婦子女之所得而替代也故我之腦筋無論其爲靈爲蠢爲敏爲鈍爲新爲舊爲有知識無知識爲有學術無學術對於世界人類爲悲觀爲樂觀則固我神聖之權能而非我之上下四旁之他人所得而干與也而於是我之所以爲我者獨矣噫吁嘻悲哉以獨我而處此世界之中又以獨我之眼光之思想處此世界而無往不見其齷齪而於是我之所以爲我者乃愈獨矣積箇人以成家庭積家庭以成社會積社會以成國度積國度以成世界由箇人之齷齪而傳染成家庭之齷齪社會之齷齪國度之齷齪世界之齷齪而我亦終不免爲箇人齷齪中之一人我乃抱悲觀矣人之齷齪我不能無所聞見我之齷齪我不能無所知覺我乃愈抱悲觀矣人之齷齪我不能諫阻之乃至我之齷齪我亦不能解免之而我乃抱悲觀以沒世矣噫吁嘻悲哉我人之墮落於此齷齪世界之中乃無異蝨之處禪中肆其毒螫嚼膚吸血以自長養亦無異蛆之蠕

蠕。於。藩。溷。中。肆。其。翻。騰。擠。排。傾。軋。以。相。爭。競。而。卒。無。以。出。於。禪。與。藩。溷。之。外。也。然。而。蟲。與。蛆。者。則。猶。貪。得。無。厭。自。鳴。得。意。而。不。已。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我。之。所。以。爲。我。而。猶。欲。於。此。齷。齷。世。界。之。中。而。有。事。焉。不。又。極。可。哀。耶。不。甯。惟。是。我。之。在。世。界。中。其。藐。乎。小。焉。者。也。我。之。在。人。類。中。其。子。然。微。焉。者。也。以。世。界。之。大。人。類。之。衆。小。且。微。之。我。乃。欲。有。所。事。事。將。使。大。者。失。其。大。衆。者。失。其。衆。必。不。可。得。之。數。也。而。猶。悍。然。爲。之。不。又。極。可。嗤。耶。雖。然。我。則。已。無。可。奈。何。而。齒。於。今。世。界。今。人。類。之。中。矣。寒。餓。不。可。得。而。免。則。孳。孳。焉。惟。溫。飽。之。是。求。則。我。不。能。不。競。利。老。死。不。可。得。而。免。則。孳。孳。焉。惟。久。長。之。是。求。則。我。不。能。不。競。名。競。乎。利。而。折。腰。於。五。斗。競。乎。名。而。遺。臭。於。萬。年。而。我。不。暇。擇。也。則。亦。適。成。其。爲。齷。齷。世。界。之。我。而。已。我。是。以。有。十。五。度。中。秋。之。作。也。

自序中

有。天。地。而。後。有。男。女。男。女。者。萬。事。萬。物。之。所。從。出。也。而。男。女。之。所。以。結。合。而。能。大。生。廣。生。者。其。必。有。須。臾。之。情。愛。也。夫。雖。然。須。臾。之。情。愛。則。禽。獸。一。交。卽。孕。之。說。也。夫。禽。獸。豈。

知。有。夫。婦。父。子。之。恩。義。者。哉。世。界。而。既。齷。齷。矣。而。男。若。女。又。若。禽。獸。之。一。交。卽。孕。而。恬。不。知。有。夫。婦。父。子。之。恩。義。是。我。所。處。之。今。之。齷。齷。世。界。更。歷。千。萬。億。兆。年。而。仍。齷。齷。而。不。有。乾。淨。之。希。望。也。甚。至。箇。人。之。齷。齷。遺。傳。性。遞。推。而。遞。甚。焉。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乃。至。行。劫。變。本。加。厲。則。今。後。之。世。界。其。齷。齷。之。程。度。乃。至。恒。河。沙。數。倍。於。今。之。世。界。焉。未。可。知。也。我。則。已。甚。苦。今。世。界。之。齷。齷。則。甚。希。望。將。來。之。世。界。齷。齷。之。程。度。較。退。減。於。今。焉。俾。我。子。孫。曾。元。來。昆。雲。祢。不。至。亦。陷。於。我。同。一。之。悲。苦。之。境。者。人。情。也。不。謂。我。所。及。見。之。男。若。女。之。所。謂。情。愛。也。者。與。我。所。希。望。於。未。來。世。界。者。適。得。其。反。則。我。心。不。免。戚。戚。矣。我。則。已。備。嘗。今。齷。齷。世。界。之。苦。自。分。無。可。奈。何。而。同。流。合。污。焉。不。得。已。也。然。而。從。而。推。波。助。瀾。焉。則。大。不。可。也。不。謂。今。之。人。對。於。齷。齷。男。女。之。所。謂。情。愛。不。獨。與。表。同。情。而。更。竭。其。聰。明。思。慮。以。助。之。長。焉。則。我。心。尤。戚。戚。矣。今。日。之。我。則。亦。齷。齷。世。界。中。個。人。之。一。我。生。不。過。百。年。瞥。焉。逝。矣。蒙。齷。齷。者。曾。不。幾。時。故。我。不。敢。以。小。人。恥。獨。爲。小。人。之。心。而。必。牽。率。今。世。界。之。男。若。女。及。未。來。世。界。之。男。若。女。俾。陷。溺。沈。浸。於。慾。海。中。以。

一。交。卽。孕。爲。情。愛。之。極。軌。而。爭。趨。之。是。則。我。所。以。保。全。我。之。子。孫。曾。元。來。昆。雲。初。之。微。旨。也。何。者。我。既。不。能。有。大。願。力。以。挽。回。世。界。人。類。齷。齷。之。趨。勢。則。亦。惟。有。祈。禱。未。來。世。界。齷。齷。之。程。度。僅。止。於。此。不。復。增。加。則。我。之。後。人。雖。必。不。免。爲。習。俗。所。汙。而。同。入。於。齷。齷。之。旋。渦。而。猶。不。至。於。專。以。禽。獸。之。情。愛。爲。情。愛。則。是。齷。齷。之。程。度。尙。未。登。峯。造。極。推。陳。出。新。我。實。爲。未。來。世。界。額。手。稱。慶。矣。嗚。呼。噫。嘻。我。而。不。免。爲。齷。齷。人。類。而。何。敢。妄。有。挽。回。趨。勢。之。願。我。而。困。頓。於。齷。齷。世。界。而。何。敢。謂。有。挽。回。趨。勢。之。力。而。無。奈。我。心。戚。戚。焉。則。又。不。得。不。謀。所。以。自。排。遣。者。則。擇。我。之。所。能。爲。者。而。爲。之。而。於。是。乃。作。小。說。而。於。是。乃。選。擇。小。說。材。料。而。得。十。五。度。中。秋。之。影。事。

自序下

十。五。度。中。秋。爲。誰。氏。而。作。爲。孟。琬。而。作。也。方。今。齷。齷。世。界。之。中。而。猶。有。此。女。子。以。其。至。瑩。潔。至。謹。嚴。至。貞。一。至。肫。摯。之。情。愛。付。託。於。其。未。婚。夫。至。十。有。五。年。之。久。備。歷。兵。火。寇。盜。之。警。道。路。流。離。之。慘。讒。搆。陰。賊。之。害。疾。病。死。喪。之。威。而。誓。死。不。渝。卒。留。得。精。金。美。玉。



之身以奉其夫子而不遺父母以羞辱焉不可謂非黑獄沈沈中之一綫曙光也寫孟  
琬乃不得不兼寫其夫鐵雲然而賓矣故寫其天性敦厚然猶時蹈時下青年之惡習  
觀其有情於異國之嫠婦可知世界上義夫之難得男子之齷齪尤甚於女子道德更  
不及也雖有文辭亦無取焉爾寫孟琬乃不得不寫茗姑華姑之賢孝貞烈以襯之主  
中賓也以見芝蘭之室斷無雜臭寫鐵雲乃不得不寫一峯之磊落英多以襯之賓中  
賓也其在吾書中乃爲男子中完人以賓中賓故其事不詳然鐵雲在放蕩沈迷中  
多得其力以見人之樂有賢父兄也然則寫非花及朱氏者何耶爲寫家庭中之齷齪  
也寫族人及田嫗者何耶爲寫社會之齷齪也寫拳匪起事之由革命成功之故者何  
耶爲寫國度之齷齪也然則又寫湖北人者何耶爲寫朋友間之齷齪也又寫程翁者  
何耶爲寫親戚間之齷齪也又寫監獄之冤抑偵探之橫狡者何耶爲寫司法行政之  
齷齪也等而下之若優人若趙弁若朱蕤亭則蜂蠆之羣犬羊之性尤齷齪不足道總  
之齷齪世界自應齷齪人類橫行其間古人所謂晦盲否塞之交惡氣充沛兩間是以

獸蹄鳥跡交錯於中國。苟其賦性含生。偶得有些微之清氣者。必搏擊之。逐諸惡氣之外。故雖以李嫗之賤。而力衛其主。亦必使眇一目。以示天罰。天乎。天乎。爾憤憤亦已久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丙辰春仲長沙張冥飛



# 十五度中秋目錄

第一章	歸舟
第二章	情芽
第三章	避亂
第四章	僑滬
第五章	孽因
第六章	祝捷
第七章	巧間
第八章	病秋
第九章	放洋
第十章	秋吟
第十一章	夜話

十五度中秋 目錄

---

第十二章	失恃
第十三章	情誤
第十四章	歸國
第十五章	營葬
第十六章	辭嫁
第十七章	懷舊
第十八章	失怙
第十九章	再誤
第二十章	毒螫
第二十一章	野祭
第二十二章	還珠

一

22853A

十五度中秋 目錄

第二十三章	雁信
第二十四章	縱火
第二十五章	依孀
第二十六章	計陷
第二十七章	盤夫
第二十八章	動機
第二十九章	閨謔
第三十章	革命
第三十一章	慘禍

---

第三十二章	移家
第三十三章	訣別
第三十四章	被捕
第三十五章	傷逝
第三十六章	囚話
第三十七章	仇斃
第三十八章	獄夢
第三十九章	情圓
第四十章	餘韻

# 十五度中秋

長沙張冥飛著

## 第一章 歸舟

長堤煙雨紅樹漭迷山色溟濛荻花蕭瑟若耶溪畔方有一葉扁舟中流洄溯打頭風勁容與不前柔艣聲聲侵入勞人心坎劫後餘生雙伏短篷中愁鐫骨瘦怨入秋深感身世之飄零嗟美人之遲暮墜歡欲拾舊夢難尋咫尺鄉關心怒如擣重以篷窗溜雨蒲菰戰風一片幽涼淒怨之音觸耳迴腸憔悴欲絕乃譜玉蝴蝶一解以寫恨

一霎風風雨雨蕭蕭瑟瑟淅淅颼颼知我近鄉情怯故阻歸舟痛連枝霜摧花萼悲宿草鬼泣松楸怎凝眸

東南廢壘西北高樓休休非朝非暮非醒非醉非喜非愁遷客歸來孤帆江上度中秋黯銷魂當年南浦尋離夢今夜鄜州笛聲幽層雲吹破放月當頭

欹枕微吟聲淚俱下與岸上草根中寒螿唧唧之聲若相應答獨客悲秋一腔牢落骯髒之氣填滿胸臆有觸卽發矣

長亭短亭五里十里雨絲風片寒意侵人衲襖破以無溫權歌遂噤而不發舟人力倦欸乃之聲亦微劫後餘生沈悶無慘倚窗閒眺山陰道上向稱水秀山明審畫山溪船如天上坐也詎一入秋士眼簾覺宜晴者不必宜雨於時天容向暝暮色蒼然墟裏炊煙爲空氣所壓盤旋屋頂久而不散牧豎披蓑伏牛背上亦舍短笛不吹灑橋

十五度中秋

二

流水其聲漸漸野碓無人迎水自春聲隆隆然若有節村翁短後衣赤足張破蓋逆風偃屨行堤上葦深沒髀泥滑滑欲前仍卻恍惚將蹟心忤然代爲之危石塔高尋丈苔蘚斑駁蒼然入畫小鳥避雨三五爭棲時振其羽古斥埃舉烽之臺雨三並列滄桑閱遍巍然獨存烏柏實繁葉重而垂低且拂水楊柳絲絲迎風披拂有生硬態蓼花作殷紅色隱現於叢葭如雪中峯迴路轉行行入一村兩岸泊舟如蟻附檣帆相觸其中窄不容舸舟人呼嘯叫號持篙力撥經時始過水面漸闊柁聲轟然進行漸速聞人語喧動雜以拇戰歡笑聲知市近矣旣而經一河房小兒女簪桂花丫髻上俯欄弄水眉月餅爲粉以誘條魚一垂髻女郎方抱嬰規作呀呀聲逗之以爲笑樂陡憶幼年情景自願七尺軀行年殆將三十而側身天地無以爲家慨然與歎展衾偃息寸心若死未幾舟人艤舟作飯乃強起披雨衣躡革履登岸散步

晚鐘幽咽燈火初明市人收拾蝦菜魚鹽均欲迅歸與家人度中秋佳節而香煙微裊絳蠟高燒爆竹聲喧楮錢灰颺已有陳瓜果祀嫦娥者倏焉大雨滂沱簷溜若瀑行人散去肆門盡掩眼前光景遂黑如漆遙見市杪酒家待客行沽燈光猶閃爍風前搖搖未滅乃趨往避雨解杖頭錢買醉濁醒一斛澆入愁腸頓化作相思淚伏案大哭酒家傭僮以爲狂百計遣之劫後餘生不願放聲一慟淚盡乃已偃偃出門踉蹌沿河覓舟所在時雨過天霽流雲吐月倏暗倏明柔桑兀立畦中森然若奇鬼列陣作戰避至河灘泥濘奪革履欲脫乃大呼舟子名有應者其聲自身後來始知酒後盲行已過泊處返而登舟解纜遂行舟人進晚餐卻之而寢

村酒力薄不成醉。舊事一潮。心頭念當日與意中人耳鬢厮磨。青燈共讀。郎騎竹馬。妾弄青梅。兩小無猜。清淨心田。愛根已植。迨情苗與年俱長。相見日疏。而兩地情懷。一般釀郁。不意潢池盜起。胡馬來侵。亂離中轉得脫畧。嫌疑互瞻顏色。其後鴛盟既定。鷓影中分。一覽島國之櫻花。一怨陌頭之楊柳相思。相望鏤骨。鏤心。別後愛情轉堅。逾金石。詎如意姻緣。偏遭鬼妬。盲風一煽。情海生瀾。繫足紅絲。斬焉中絕。憂沒藥。幾離倩女之魂。遠志當歸。莫問諧人之口。失時蘇季。憤而遠游。薄命雙文。勢將別離。忽祝融肆虐。曙後星孤。貧賤依人流離。道路晴川。閣畔重見伊人。歷話離情。如溫舊夢。鵲橋欲渡。軍書忽催。樵中副車人沈。黑獄鐵窗紅淚。苦渡朝昏。有美一人。渺不知其淪落何所。祇今金雞詔下。囚釋南冠。故里新歸。知相問者已絕。無親友特思一訪。個人消息。再定此後生涯。結想爲勞。覺此行萬一虛懸。無薄者。餐將披髮入山了此殘生爾。

雁。啜。遙。天。蛩。吟。古。砌。月。華。如。水。星。燦。欲。流。耿耿。河。界。破。蔚。藍。秋。色。宵。深。雨。霽。水。闊。舟。輕。一。片。空。明。使。人。氣。爽。舟。人。既。飯。亦。欣。悅。逾。常。高。唱。俚。歌。以。紓。勞。力。指。物。喻。情。詞。雖。不。文。顧。多。兒。女。恩。怨。語。劫。後。餘。生。竊。記。其。詞。曰。

上水船下水船。一船辛苦來。一船喜歡。巴得拉篷不拉纜。夥計們快活似神仙。

水荳花開三月三。美貌姊妹去看蠶。蠶有絲來我有想。絲有定價想無邊。

我想姊妹隔重山。姊妹想我隔門關。月亮晒不乾。一河水。我想到天明。淚不乾。

楊柳樹葉青。姊妹上船來。送行哭一聲。罵一聲。哭的是哥哥。要出門。罵的是船家。討厭開船走。硬拆鴛鴦。

十五度中秋

四

雨下裏分。

荷花荷葉滿池塘。麥藍扇子好風涼。去年麥藍今年扇。去年人去未還鄉。

牛郎織女會佳期。姊妹在東郎在西。姊妹盼郎來。郎不盼。姊妹空房獨自啜。

八月十五月團圓。人不團圓也枉然。不如意事常八九。都是老天暗裏牽。暗裏牽巧妻。常伴拙夫眠。而今是拙夫丟下巧妻去了也。可憐又可憐。老天呀。你不會做天。莫做天。

巴人下里之吟。雅有怨誹哀傷之遺意。劫後餘生。諦聽至此。百感交乘。五中結轆。乃推篷出坐船頭。清風冷然。露下如滴。更深寒重。毛髮爲之灑淅。於是御薄棉衣。重臨鷓首。月光映水。一白如銀。乃朗吟坡仙水調歌頭。復擷笛奏霜天曉角。一闋嗚咽哀涼。聲裂金石。游魚出聽。水波不興。宿鳥驚飛。木葉微脫。一曲既終。萬籟俱寂。憮然有香霧雲鬢清輝玉臂之感。扣舷而謳。拈月到中秋分外明句。成轆轤體絕句六首。

月到中秋分外明。扁舟真似鏡中行。剡溪無恙東湖近。一枕鄉心夢不成。  
十年前記聘雲英。月到中秋分外明。桂子天香又今夕。瓊環何處步虛聲。  
記否雙星渡河夕。喁喁私語倚桃笙。留將後約將人賺。月到中秋分外明。  
月到中秋分外明。妬花風雨一時并。橫塘新漲瀟湘水。流入前溪作恨聲。  
嫦娥自是甘嬌獨。月到中秋分外明。妄想團圓偏缺陷。癡情誤我誤卿卿。



紫。邏。尋。君。誤。睡。程。橫。風。吹。夢。不。成。行。絲。桐。夜。譜。離。鷺。曲。月。到。中。秋。分。外。明。

林。木。無。影。月。色。當。午。山。容。皆。入。睡。中。遙。聞。村。犬。吠。聲。如。豹。自。顧。形。單。影。隻。抑。滯。無。漫。返。入。船。剪。燭。欹。枕。取。唐。人。小。說。閱。之。緒。得。裴。說。所。爲。無。雙。傳。尋。行。細。讀。感。嘆。彌。襟。念。己。踪。跡。飄。蓬。不。如。王。仙。客。遠。甚。獨。意。中。人。遭。際。或。較。勝。無。雙。之。沒。入。掖。庭。爲。己。悲。仍。爲。意。中。人。慰。至。其。後。塞。鴻。傳。簡。古。生。設。策。茅。山。奇。藥。遠。奪。精。魂。絳。市。復。甦。遂。成。眷。屬。離。合。死。生。之。際。可。泣。可。歌。因。思。情。之。爲。物。不。知。其。所。自。起。尤。不。能。測。其。所。止。纏。綿。幽。杏。一。往。而。深。湯。玉。茗。之。言。曰。情。之。至。者。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能。與。死。死。而。不。能。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故。春。風。弋。雁。秋。月。鳴。琴。竹。逕。聯。吟。花。間。絮。語。閨。房。之。事。有。甚。畫。眉。衾。穴。之。恩。相。期。白。首。鴛。鴦。暮。暮。朝。朝。福。慧。雙。修。姻。緣。美。滿。情。愛。至。斯。可。云。無。恨。然。而。紈。扇。悲。秋。迴。文。製。錦。郎。作。長。門。之。賦。妾。有。白。頭。之。吟。雖。草。種。王。孫。長。作。歡。苗。愛。葉。而。絲。繹。寡。女。織。成。恨。綺。愁。羅。蓋。不。經。磨。折。則。情。愛。不。真。不。歷。艱。危。則。情。愛。不。壹。振。古。於。茲。於。今。爲。烈。矣。輾。轉。深。思。感。而。成。夢。

日。過。八。甌。花。明。一。院。階。前。閒。立。如。有。所。思。一。少。女。珊。珊。然。來。長。裙。踈。地。高。髻。堆。雲。掠。花。棚。而。過。翩。若。驚。鴻。恍。惚。意。中。人。態。度。急。起。躡。之。見。太。湖。石。山。嶒。嶸。迎。面。已。失。其。人。所。在。越。假。山。而。望。小。橋。流。水。穩。極。如。雲。麥。浪。中。若。有。人。起。伏。其。間。趨。前。視。之。忽。身。在。廣。場。中。女。子。數。人。方。作。秋。千。之。戲。短。衣。窄。袖。飄。飄。欲。仙。瞥。然。間。玉。容。上。天。千。丈。一。落。俄。見。意。中。人。自。林。中。來。螭。首。蛾。眉。猶。是。當。年。人。面。驚。喜。欲。呼。忽。又。爲。羞。澁。之。念。所。阻。陡。見。其。躍。上。鞦。韆。挽。繩。力。蹴。高。入。雲。霄。久。之。不。下。仰。視。長。空。渺。然。無。際。望。眼。欲。酸。有。物。自。空。氣。中。旋。轉。下。墜。急。承。之。以。手。則。玉。藕。一。端。故。是。當。年。

聘雲英物也。大哭而醒。淚漬枕函爲溼。推衾起坐。默溫夢境。初不解其何徵。思潮起落。怔忡不已。而雞聲破曉。櫓聲忽停。呼舟人問故。答曰。已抵越王城下。待曉關耳。層城阻隔。客心若焚。跼蹐短篷中。煩惋欲死。

## 第二章 情芽

劫後餘生蕭姓名鐔。字鐵雲。會稽世家子。先世以善釀致富鉅萬。至生祖已中落。生幼失恃。父訥庵官部曹。挈之入都。寓同年生陸次寅所。次寅江夏人。其父爲會稽太守。罷官後。愛山陰山水之佳。置產居焉。次寅嘗以會文識訥庵。及同登進士第。交益親。次寅固富厚。賃屋爽垲。遂以旁舍舍訥庵。喬梓時。鐵雲年十三。穎悟異常兒。次寅嘗撫其首笑語訥庵曰。不意老蚌乃生明珠。將來必且跨竈。訥庵亦笑曰。如君言。亦復佳。十年以往。可以任老子婆娑歲月矣。

次寅有女曰孟琬。少鐵雲一歲。幼承母薛夫人教。識字能女紅。暇誦唐人絕句。輒琅琅上口。旣與鐵雲同宅朝夕。繼見嬉不知愁。孟琬嬌小玲瓏。眉目如畫。鐵雲溫文都雅。如不勝衣。和壁南金。珊瑚玉樹。一雙寧馨兒。見者咸誤爲兄若妹也。

郎署清閒。日長無事。訥庵惟家居課子。次寅喜交游。車水馬龍。僕僕軟紅塵中。游讌無虛日。時值戊戌政變之後。清廷方立溥儀爲大阿哥。承同治帝之祧。駸駸有廢立意。端庶人以未來之皇叔父。竊柄用事。威福盛張。炙手可熱。一時貪冒無恥之徒。以及目不識丁之從龍舊族。援引攀附。逼於仕路。於是冷宦閒曹。中人多破壁以去。訥庵

始得循例進一階。勾當公事。日漸不給。次寅乃薦一同鄉老儒。督鐵雲修業。亦使孟琬附讀焉。

北地嚴寒。冬日苦短。重門深掩。獸炭堆爐。雪子打窗。聲風鳴紙隙。聲小兒女讀書聲。老儒咯咯嗽聲。一時並作。蓋鐵雲來京已五閱月。其與孟琬共讀。亦已月餘矣。一案就明。西南列坐。衣香暗觸。鬢影低佷。習字則代研。除廢臨文。則互徵掌故。墨痕染指。搔頰相嘲。界尺擊頭。撫心相惜。芸窗雙影。蛩駝依依。情與日以俱長。不覺光陰之駛也。雪花如掌。堆滿庭墀。一樹臘梅。亭亭立墻陰。枝幹上積雪盈寸。寒勒花蕊。芳香皆斂。老儒感寒病足。擁衾而呻。時取淡巴菴。燃火吸之。烟騰起作罔。鼻入空際。鐵雲見老儒無暇。監督乃率孟琬至院中。束帛於腰。撲雪爲戲。又畚雪作彌勒。佛鑿雪爲燈。置佛前。相與膜拜。立雪久。屢濡透襟袖。沾泥手僵凍。作殷紅色。則相握取暖。旣而思及裳衣污溼。懼督責急。偕至火爐前。烘之。炭熾而爆。星星落衣上。燒鐵雲襟。孟琬以手揉而滅之。相視吃吃笑不止。

急景凋年。官場中人。封印後。亦途無事。儕輩中。多招築。故舊作消寒會。瓊筵坐花。羽觴醉月。次寅固樂而忘返。訶庵亦不醉無歸。比晨起。省老儒疾。見雪人。知必鐵雲所爲。呼而詰之。鐵雲垂頭不語。訶庵責其好弄。而廢學。警以夏楚。鐵雲向隅而泣。旣而訶庵出門去。孟琬趨而來。袖棗栗。餌鐵雲。代拭淚。并撫摩創處。鐵雲卻之。孟琬依依不肯去。至鐵雲喜乃已。

桃符成市。爆竹迎年。盡此除夕。鐵雲與孟琬又增一歲矣。元日鐵雲新衣冠。謁父師畢。拜次寅於庭。次寅携入

面薛夫人。薛夫人以無子故素愛鐵雲。視猶子。撫循備至。命婢媵具饌。資鐵雲。起謝孟琬。斬之曰。鐵哥長一歲。世故深矣。去歲中秋。阿嬰食以月餅。鐵哥俯首食之。盡揚長。遂去。乃今同居半載。餘轉生澁。講虛文何也。鐵雲羞窘。面發頰。薛夫人頰而晒之。

火樹銀花。城開不夜。前門燈市。固太平景象之一也。次寅偕訥庵率鐵雲往觀。中途遇僚友。強拉之飲。遂以僕送。鐵雲歸。孟琬以鐵雲他出。寂寞。歎方與小婢爲交綫之戲。鐵雲躍然入曰。琬妹。余購得花炮歸矣。孟琬喜奪流。星燃之。流星飛着窗櫺。火光四射。薛夫人駭出。訥孟琬悔且懼。茫然欲涕。鐵雲急投地自承曰。此皆姪所爲。無與妹事。世母秘之。毋俾吾父知也。薛夫人遂携孟琬入。鐵雲惴惴終夕。翌日候孟琬於庭。終日不見。孟琬出。悵然不樂。將歸。其室忽孟琬。冉冉來見。鐵雲返身欲避。鐵雲呼止之。問故。孟琬曰。昨夕阿嬰責我。後亦無他言。今晨母囑我。嗣後須避若我。亦不知其由。且亦不命我讀矣。言未。既小婢趨來呼。孟琬孟琬踉蹌去。鐵雲深思不得其解。怔忡不甯。心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乃稱病而臥。晚間訥庵歸來。詢所苦。鐵雲答以煩懣。不欲食。無他故也。訥庵頷之。既而曰。汝年十四。不爲幼矣。且陸年伯已以孟琬字汝。汝宜避嫌。勿復爲小兒女。愁跳狀也。鐵雲懷疑。盡釋大喜。過望。彼時雖不解夫婦之義。究竟若何。第知爲最親密之名詞。便覺襟懷舒暢。魂夢皆春矣。

初次寅見鐵雲。英英露爽。將堵之而未言。上元之夕。與訥庵飲。僚友所僚友極贊鐵雲。次寅時被酒。太息謂訥庵曰。余行年將四十而無子。假使得子如鐵雲者。亦可以無恨矣。僚友笑曰。是不難。君大可以據爲半子。次寅曰。乘

龍之選。余早有此心。但不知初庵於意云何。初庵曰。以予二人交誼論。豈敢有他說耶。僚友笑曰。余今爲執柯人矣。但不知聘錢十萬。月下老人能得幾何酬謝耳。乃促初庵出聘物。初庵解所佩玉藕授次寅。次寅亦出徑寸金如意以報。二姓之好以成。次寅歸語諸薛夫人。薛夫人喜。故戒孟琬勿得與鐵雲過爲親暱。孟琬初不解薛夫人意。以爲爲元夜嬉戲故也。深用自咎。繼而微聞媪婢言。乃緘口不敢道鐵雲二字。然而芳心可。對於鐵雲若有不可言喻之關係。愈避而逾關。心愈關。心愈不敢不避。面心坎中人而相視。故同陌路亦異矣哉。

庭院無人。窗虛日永。攤書枯坐。寂靜。匙歡。蓋自姻約有成。孟琬不復踰閭。鐵雲獨學無友。伏案啣唔。撫案上墨痕。卷頭指印。處處皆意中人。香澤憶胆瓶。中綠萼梅一枝。猶是人日。偕至園中所折。當日敲冰注水。剪密勻疏。相顧笑曰。此花舊蕾未放。宜加意護持。俾免雪虐風饕。零落成春。色言猶在耳。人面深藏相對。瓶供祇增惆悵。明知月圓有待。靜好之日方長。無奈瀟灑書齋。青燈隻影。眼前岑寂。殊難爲懷耳。

鐵雲既不快於心。老儒乃強聒以舉業。陳腐墨卷。高頭講章。津津爲鐵雲講解。口角噴白沫。若濺玉跳珠。鐵雲尤厭苦之。沈悶中自取詩古文辭讀之。頗覺快意。乃致力鑽研。會心不遠。暇輒規撫漢魏六朝人作。沾沾自喜。適族兄鏐擬留學東瀛。自太原入都。初庵留之小住。以待海河解凍。鏐於國學大有根柢。詞賦尤佳。初庵盛誇之。鐵雲私出所作。就正於鏐。鏐盡嘗之。教以謀篇佈局。鍊字琢句之法。鐵雲固聰慧。鏐誘掖又至親切。一日千里。月餘鏐去。鐵雲學已大長進。卽作時文。老儒亦莫能易一字矣。

人生苦樂關頭在於知識初開之日。兒童憨跳豈知世界上有憂愁之一境者。及稍長畧明事理。年齡遂挾憂患。以俱來。人事之感傷。境地之迫促。有不期然而然者。鐵雲幼失慈母。究受顧復於嚴君。終鮮兄弟。幸得締交於膩友。雖非菁甘實異。茶苦乃人事靡常。境地倏變。綠窗人去。心已皇皇。不謂溫清失宜。靈椿忽病。供爲子職。扶持抑搔。中孝服勞。往往達旦。詎床頭嘗冀心煎。若熬夜半。禱天身代無效。兼旬侍疾。竟作孤兒。天實爲之嗚呼。傷已。

### 第三章 避亂

驚沙撲面。霜風砭骨。街頭得得車若雞。柘此司員赴署之情形。屋小如舟。櫓低若獄。沈陰沍寒。中人欲僵。此部中辦公之苦境也。訥庵自升任員外郎後。案牘勞形。精神漸已銷鑠。入春後與朋儕酒食徵逐。博簞流連。肥醜以腐其腸。柔曼以盪其氣。遂以疴瘡轉爲傷寒。元氣損傷。汗之下之。祇益沈頓。鐵雲生十四齡矣。徵醫卜藥。听夕皇皇。次寅供差。頤和園亦假歸省視。薛夫人日督僕婢。料量饘粥。友生之誼篤於窮途。患難之時。愈見交態。次寅夫婦之待訥庵。無異家人骨肉。如此古道熱腸。聞者亦爲感喟。

鵬鳥晨飛。鶴鶴夜叫。音盲伏豎。藥石無靈。訥庵疾大漸矣。彌留頃。執次寅手曰。余門祚單寒。負荷深重。乃不自愛。其鼎致爲六淫戕賊。竟夭天年。時也命也。目鐵雲使拜。次寅復哽咽斷續而言曰。以藐孤累子矣。鐵雲泣拜。次寅次寅亦泣慰訥庵曰。余苟一息存者。當代君教養之。且鐵雲已壻於我。鬪當視猶子耳。訥庵欲語已不成。聲力瞬其目。若鳴感謝。撒手遽歿。時庚子三月事也。既殯。鐵雲晝夜爲孺子泣。淚盡繼以血。薛夫人憂之。撫慰甚勤。鐵雲

不省旬日哀毀骨立。次寅怒責鐵雲不應以死傷生聲色俱厲。鐵雲乃稍稍節哀。

時次寅爲訶庵營身後事。薛夫人巡視鐵雲飲食起居之事甚悉。獨孟琬寂處深閨。一寸芳心。轉轉若轆轤之不定。方訶庵疾亟。偶聞婢媪傳言病況。時代鐵雲憂喜。及鐵雲慘遭大故。釀焉心傷。願不使見。諸辭色繼聞。鐵雲毀幾滅性。乃大驚懼。皇皇不甯。至忘寢食。憂思既深。形容日以消瘦。愁慘之色。可掬。禮俗所拘。又不敢詢問。時忖度家人顏色。以下鐵雲之舉動。若何精神上所受之痛苦。殆較鐵雲倍蓰矣。薛夫人一心專注鐵雲。初未暇留意其女。迨鐵雲哀思有開始。知孟琬憂思之深。乃爲日述鐵雲狀況。以安其心。志紓其鬱焉。

日月跳丸。兩月光陰。只如一瞬。方鐵雲閉門讀禮之時。正拳匪暗長潛滋之會。妖聯青犢。劫造紅羊。醞釀久之。卒成大亂。

義和拳者。白蓮教之餘孽。川楚教匪之支流。林清變後。銷聲匿迹者。甲子殆一周矣。曹堯之間。間有習者。設言防盜。保身。初不敢明目張胆。而爲害也。毓賢撫東。嫉外人甚。桀黠者借神拳名。以斂財。因教民之恃外勢。以壓良善也。遂舉仇洋之幟。以資號召。毓賢以爲然。有憂其將燎原者。請拿辦。輒不許。居久之。義和拳不脛而走。浸淫幾遍於齊魯燕趙之郊。迨袁項城撫東。匪勢已熾。項城捕禁甚嚴。厲匪遂以鄰爲壑。徑走直隸。德州以北。沿運河迄天津。無處不有。匪蹟會端。庶人起。孽庶中。嶄然欲以頭角示人。而苦無以自見。有獻策者。以謂同治之季。恭王當國。醇王欲有以勝之。乃紉海軍。故恭王黜而醇王出。今中國所患者。外國人耳。王能盡驅外國人。若功烈之偉。且十

百於醇王彼奕助榮祿置奚敢與王爭權勢者端庶人陸之而適有扶清滅洋之拳匪出現於其時足以供其利用於是密佈爪牙極力爲拳匪游揚裕祿剛毅至有天遣義民爲國雪恥之語而滔天之禍一發遂不可遏  
訥庵之沒也囑次寅歸其骨於先塋次寅以鐵雲幼弱將躬親其事特仕官方在得意時擬遲遲至秋冬之交再率鐵雲扶榭赴浙乃榴火燃時拳匪之勢大熾旅京者咸知亂事將作紛紛挾眷屬出都次寅乞假省墓將戒行而薛夫人適小產困莫能興居有頃風聲日惡次寅乃命健僕輔鐵雲扶訥庵榭先行出都已則待薛夫人瘳後携家至天津會同南下

清廷既縱拳匪開外釁一時市井無賴之徒本其平日所熟見習聞之小說戲曲中之學問若彭公案施公案之李七侯黃天霸等刻意摩仿不遺餘力好勇鬥狠結黨橫行了無忌憚官不敢問吏不敢詰或且從而聯絡之以爲仰承大師兄之鼻息即間接貢媚於權貴升官發財徑無有撓於此者蓋自桐廬袁爽秋先生等以言拳匪不當信任外釁不可輕開朝衣死於東市後一般高爵厚祿之官僚莫不抱持明哲保身主義委蛇伴食噤若寒蟬雖長君之惡罪較小於逢君特彼善於此而已

朝臣以獎匪爲榮游民自以從匪爲樂輦轂下殺人越貨遂無虛日德公使日書記相繼被戕國交決裂大局日危次寅知不可留乃挈薛夫人等赴津詎津匪不時撲攻紫竹林外人畫地以守交通斷絕鐵雲所寓旅舍在海河旁中隔紫竹林次寅無由得其音耗焦慮無策薛夫人病後怯弱又冒暑邁征方極勞倦聞知憂駭力促次寅



遣人探鐵雲使者相屬而率以道梗爲辭最後以重賞得一人其人泗水得達鐵雲所消息既通次寅以山東無匪蹟將由水道走德州遵運河南旋再使其人往告鐵雲鐵雲以爲父概在是不敢棄而他適次寅不得已乃與鐵雲約會於唐沽時避兵者紛紜錯雜百出其途其由天津赴唐沽者車馬固亦絡繹於道次寅既至唐沽覓鐵雲則猶未至日至碼頭俟之數日不得消息既驚且疑而訛言四起一夕數驚有謂外國兵艦已與大沽礮台開仗者有謂外國兵艦封鎖大沽口者言人人殊時避難者寓逆邸皆滿後至者至宿於簷下候海船不來詢諸招商分局亦不能以確對遂有爲訛言所動而返旆回轅者亦有不欲久候而改出他道者其坐候於唐沽者無不憂形於色次寅既約鐵雲會於此倏而一日二日三日鐵雲仍未來念由津至唐沽舟行下水何滯滯乃爾是必有變矣惶急萬狀乃命僕賃舟溯流迎之去兩日不返而旅客咸懼然傳呼海船至次寅初聞而喜既而思及鐵雲不知若何設吾行而鐵雲來值此戰機迫促未必有第二次海船載之出險若俟得鐵雲之究竟而後行設此次海船開行後而果無第二次海船者余又將奈何行乎抑少待乎左右不知所乃以告薛夫人使爲己一決薛夫人沈思久之躊躇不敢斷願見孟琬侍側乃問之曰汝意將如何孟琬不敢對固問之盈盈欲涕次寅乃歎息趨出

汽笛鳴鳴海船已抵岸寓中客皆收拾囊橐呼僮力者荷之以赴舟一時邪許之聲大作次寅願視良久心莽如亂絲忽轉一念乃趨上海船詢啓行之時答以明日午後因購上等艙位之票四返語薛夫人曰余今決以是舟

行。薛夫人曰。奈鐵雲何。次寅曰。待至啓碇之時。止爲時尙一晝夜。迎鐵雲之僕已去。三日計程亦當返矣。故宜此時飭備行事。若必俟僕返而後爲行計。恐舟中無隙地。雖鐵雲來亦莫能容膝矣。薛夫人曰。萬一屆時而僕未返者。將奈何。次寅曰。吾輩再下舟待之可耳。薛夫人曰。善。

炎塵蔽空。大暑方酷。日落後。水面餘熱騰起。人處舟中。若蒸。乘客衆多。穢氣四塞。猛火地獄。或不至不潔。若此。薛夫人觸熱而暈。以藥解之。頭猶岑岑。孟瑤揮扇爲母氏取涼。已則因深念鐵雲故。並忘溽暑夜深。人聲稍寂。風來較清。視薛夫人睡已熟。乃跌坐床上。默爲鐵雲。小婢臥床下。斫聲呼與機輪格格聲。若相應答。

鐵雲初蒞天津。安頓父板後。栖遲逆邸。孑然孤孽。顧影自傷。際流離滄海之中。不勝離羣索居之感。盡日耳目所接。惟有拳匪肆擾之聲。與避難人倉皇之行色。而回首京華。天雁河魚。杳無消息。不識薛夫人病已愈否。次寅果於何日携孟瑤出都。能早日脫離危邦否。蓋鐵雲抵津數日。火車卽已停駛。郵書莫寄。卽寄書亦付浮沈。想望日殷。焦熬無已。時拳匪已有圍攻租界之說。外人下戒嚴令。居人紛紛趨海。船以行。逆邸主人亦將盡室南下。勸鐵雲南行。鐵雲不可。初次寅有書致招商局友人李某。託以招待。至是鐵雲往謁李代爲謀。使先以觀附海船。歸鐵雲亦不可。李無如何。乃留之下榻局中。未幾拳匪撲租界。且繞道往海河南岸。擊租界之背。槍聲隆隆。彈子飛空氣中。嘖嘖由頭上過。日凡數次。鐵雲伏處室中。門窗嚴扃。漫漫若長夜。暑氣溽蒸。亦不及覺。昏昏然度晨夕而已。一日忽得次寅手書。狂喜。商諸李。李謂鐵雲由租界潛往中國地。其道甚危。不如順流往唐沽。出海較便。鐵雲以

復次寅既得次寅許可乞季爲雇舟逼兌不得及得舟又小不任載靈櫬則已第四日矣鐵雲恐失期又不欲達扶櫬之初心旁皇無計燥汗如雨李慰之曰事已不可奈何子惟有獨行以慰次寅望無論舟小不任載卽得巨舟亦無蓮柁人且暑日海舶妨疫嚴設靈櫬至唐沽而不得上海舶者子將厝之何處不如仍厝本局貨棧中將來事定再扶櫬返耳鐵雲不得已乃泣告於訥庵之靈匆匆率僕以舟行道出北沽舟聚若蟻河道爲塞推撥終日行僅里許驕陽炙人酷若炮烙擾攘終夕始得出此舟障忽聞有呼蕭公子者視之則次寅所遣僕也方泊舟柳下解衣磅礴意態閒靜蓋是僕甚畏熱舟行卜夜而不卜晝故僅至於此於是併舟而行值潮退順流而下行頗速日過午遙見招商局懸信號旗燈之高杆知距唐沽近矣而潮適漲波濤洶湧移舟傍岸逆水行將前仍卻絕遲滯。

冷露如瀉海風送涼薛夫人噤而醒時天色微明人聲已動顧見孟琬跪伏枕旁眉蹙不舒呼吸甚促知其魂夢中猶陷於悲苦之境爲之太息乃取單衾覆之甫著體而孟琬驚覺推衾起坐曰阿璽宵來已無恙乎薛夫人曰無恙乃促小婢起具水盥漱次寅推門入曰余適聞舟人言將於十句鐘啓碇至大沽候潮出口是又縮數小時矣薛夫人曰然則奈何次寅曰余當往勸旅館中人設鐵雲有耗者使卽來報爾

人心苦樂之境逐物而移然樂境至暫警焉逝矣惟苦境則盤踞方寸間可以積月累年而不解其尤苦者則又無過懷人至懷人於患難時又愁慘中之尤愁慘者也孟琬於兵戈擾攘時備極輪蹄之況率然轉徙驚懼之餘

骨肉。燦。燦。相。保。未。始。不。以。自。慰。特。心。目。中。有。一。至。有。關。係。之。伊。人。墨。經。屏。軀。藉。栖。異。地。硝。煙。彈。雨。息。息。可。危。默。數。水。程。計。時。以。待。光。陰。逐。分。逐。寸。而。移。愁。緒。亦。如。縷。如。絲。而。積。計。屆。時。而。鐵。雲。不。至。者。萬。不。敢。使。二。老。返。處。危。城。當。力。勸。南。行。毋。以。慰。兒。故。致。瀕。於。陰。伯。勞。東。去。燕。西。飛。道。阻。天。長。寇。氛。甚。惡。從。今。與。若。人。永。決。正。未。可。知。日。長。如。小。年。愁。人。值。此。當。彌。覺。其。修。乃。今。則。惟。恐。其。速。恨。不。能。揮。魯。陽。戈。使。退。白。日。三。舍。地。俾。鐵。雲。得。以。從。容。達。此。潮。流。愈。急。澎。湃。有。聲。鐵。雲。督。促。舟。人。努。力。前。進。而。晴。空。萬。里。渺。無。片。雲。火。繖。高。張。肌。肉。爲。之。痛。縮。汗。出。粒。粒。結。晶。若。鹽。熱。氣。衝。口。鼻。氣。爲。之。塞。遙。巡。久。之。乃。抵。唐。沽。市。岸。僭。僕。急。赴。客。棧。詢。次。寅。則。返。海。船。已。久。問。海。船。開。未。答。以。不。知。或。者。未。也。鐵。雲。趨。出。至。際。地。眺。望。見。黑。煙。突。突。升。空。際。乃。謂。僕。迅。以。行。李。來。已。則。忿。息。向。泊。舟。處。而。奔。日。及。禺。中。次。寅。太。息。出。旅。館。返。舟。以。告。薛。夫。人。決。計。遷。回。旅。館。孟。琬。毅。然。曰。不。可。兒。聞。大。沽。口。瞬。息。卽。有。戰。事。進。旣。不。能。天。津。又。非。安。樂。土。退。又。不。可。今。茲。不。行。禍。至。不。測。不。願。大。人。以。兒。女。子。故。懼。於。劫。次。寅。曰。不。然。詎。庵。僅。此。一。子。余。安。能。負。死。友。薛。夫。人。曰。頃。者。舟。人。尙。無。動。作。或。俟。潮。平。而。後。啓。碇。亦。未。可。知。胡。不。詢。之。次。寅。曰。余。匆。遽。乃。忘。之。遂。詣。司。事。者。問。焉。司。事。者。曰。聞。外。國。兵。艦。已。有。戰。書。致。砲。台。限。二。十。四。句。鐘。答。復。又。有。謂。限。十。二。句。鐘。者。若。爲。十。二。句。鐘。則。此。船。開。出。恰。在。火。綫。中。若。二。十。四。句。鐘。者。此。船。尙。能。出。險。潮。平。卽。行。矣。但。究。竟。若。何。候。船。主。返。乃。克。知。之。耳。次。寅。以。語。薛。夫。人。惟。默。禱。鐵。雲。速。至。已。而。潮。平。船。主。返。下。令。啓。碇。汽。笛。鳴。機。輪。格格。次。寅。與。薛。夫。人。已。絕。望。相。對。愁。歎。孟。琬。倚。窗。癡。立。默。識。行。人。忽。驚。呼。曰。彼。來。矣。次。寅。起。視。則。鐵。雲。向。船。奔。走。至。迅。喜。出。迎。之。握。手。

慰問鐵雲喘息不能語。俄爾僕以行李來甫。上船船已離岸。鐵雲隨次寅謝。薛夫人述所經歷事。悲喜交集。若相逢於夢寐中也。

#### 第四章 僑滬

薛夫人見鐵雲已登舟。大喜。顧孟琬而笑。孟琬紅暈於頰。低頭不語。然芳心頓覺恬靜。雙眉已舒。其結適次寅携鐵雲來。薛夫人絮絮問所經歷。鐵雲詳告之。顧見孟琬踟躕坐。知其貌不安而心安也。然不忍久瀕之。乃退升甲板。四望見南岸泥墻土壁。鱗次櫛比。孺子臨水而嬉。若不知大禍之在眉睫間者。北岸則蘆葦粘天。沮洳縱橫。渺然無際。風來蕭蕭。有聲。頗足爲畫意。詩情之點綴。而一念愴懷身世。乃恍然若失。少焉次寅亦出船。適過北洋製造局。廠舍沈沈。間有一二煙突出。煙縷縷。門外則衣大袖紅藍色短襦之兵。三五竚立。狀貌閒暇。次寅太息。謂鐵雲曰。若觀之。目前戰機已迫。而軍裝重要之地。視猶甌脫。吾恐二十年之積聚。有資敵兵而齎盜糧耳。朝無人焉。乃輕於啓。亦可謂不度德不量力之至矣。既而行。經砲台下。見龍旗高懸。颯揚風中。寂無人影。半里外一小輪外。駛懸日本國旗及海軍旗。及出大沽口。則有日本兵艦數艘。游弋其間。輪船出其前。亦不致詰。衆皆大喜。自慶脫險。

鐵雲中於憂傷。又冒暑遣征。已微不適。及奔馳趁輪船。血氣震盪。倏驚倏喜。心彌不寧。始覺渴甚。飲水過量。既又貪涼。當風而臥。遂病泄瀉。潮熱不退。臟腑若焚。困頓不能轉側。舟中無醫。次寅乃以所携清暑各藥飲之。病少間。

及行抵烟臺。聞人言則大沽戰事已起。商人載貨南旋者實繁。有徒船泊竟日。乃始買藥療鐵雲。

天風海水浩渺無邊。大可滌蕩塵襟。激揚壯志。而鐵雲願以一病委頓枕席間。昏昏然莫辨朝暮。泊抵滬。次寅擬返會稽。而浙中自衢州戕官事起。後騷然有靖象。遂僦居上海。并爲鐵雲治病。時則警耗時來。某日聯軍破天津。某日聯軍至北京。某日慈禧太后光緒帝兩宮西狩。人心惶惶。訛言百出。幸江督劉新甯與各國結保。全東南半壁之約。恃以無恐。迨清廷命粵督李合肥爲議和全權大臣。南方人士咸知國事已定。而凡挾有巨資之官吏。其豫先避亂來滬者。至是益無明無夜。徵逐於酣歌恆舞之場。次寅於此自不能免俗。

一病不知秋已深。玉露金風互清冷。鐵雲病體尙未健全。轉瞬屆中秋佳節。層樓高處。朝曦滿窗。鐵雲御白袷衣。科頭危坐。面容瘦削。弱不勝衣。方手一新聞紙。目光矐矐。瀏覽絕疾。俄而室門啓。孟琬手奉藥汁來。鐵雲起而言曰。小婢何往。乃又勞吾琬妹。孟琬曰。吾母足骨忽作楚。方命婢爲按摩。故妹將以來。鐵雲視孟琬猶御單衣。乃曰。秋風驟起。作冷。吾妹奈何不自珍攝。孟琬笑曰。方爲鐵哥煮藥。爐火逼人。頭目烘然。故暫卸卻爾。鐵雲愀然曰。倘妹因此而病者。余將奈何。孟琬曰。鐵哥無慮。妹卽往着衣矣。乃翩然出門去。

方鐵雲之病於舟中也。薛夫人時時省慰之。會中途遇風。輪船掀播。終日。薛夫人不支。惟有偃臥。鐵雲飲食藥餌。僕役均不以時進。薛夫人憤乃一以命孟琬。孟琬羞澁不行。薛夫人哂之。且曰。急難中安得有許多忌避。孟琬乃復與鐵雲親及同居。滬寓始則以避亂者衆。十里夷場有人滿之患。以故賃屋湫隘。益不得避。而且鐵雲病屢反。

復有所需。薛夫人飄以命。孟琬時奔走病榻前。積日累月。情款已深。鐵雲荷崇朝不見孟琬者。且立呈鬱伊之色。薛夫人窺見其隱。以爲此同命鴛鴦。且均在幼年。正不必以世俗禮法繩之。轉致增雙方之淒感。每鐵雲苦寂無。穆則故促孟琬往省鐵雲。俾各安謐。其心志鐵雲之病。乃日見起色。及遷居夏屋。孟琬仍料量鐵雲藥物。以爲常。秋雲似羅散著空際。明星睽睽。撒滿晴天。圓月如盤。冉冉自簷牙下照階砌。庭中丹桂舒華。香飄衣袂。芭蕉含潤。綠上窗紗。當門一几。上列絳蠟。二瓜果數事。博山鑪內。沈檀未燼。餘煙裊裊不絕。如縷。薛夫人率孟琬拜月。已設。讌平臺上。待次寅歸。作團圓之會。詎次寅方赴友人招飲。魚更三躍。猶遲遲未返。薛夫人願見孟琬。有倦意。乃命小婢延鐵雲賞月。

佳節思親。客中苦況。鐵雲寄居次寅家。雖無異家人骨肉。然父喪未久。哀思未忘。自願孺然。彌增隱痛。方俯仰自。弔頃。適薛夫人遣婢來招。乃辭以不適。婢返以告薛夫人。并言鐵雲避人垂淚狀。薛夫人亦爲之黯然。乃謂孟琬曰。汝其強之來。渠病新瘥。不宜鬱鬱也。孟琬登樓覓鐵雲。鐵雲息偃在床。吞聲飲泣。孟琬前慰之曰。鐵哥。毋作是狀。晨間若謂妹不知珍攝。乃今鐵哥則真不知珍攝也。吾母方待若其速行。鐵雲歎曰。乞琬妹善爲我辭。我心實煩。澁不能進一滴也。孟琬曰。鐵哥。毋堅執。獨坐靜極。則悲來填若膺耳。今試共吾母笑語。以快去若心頭之煩。澁執手而引之。鐵雲不得已。乃隨孟琬行。既至。薛夫人笑謂鐵雲曰。今夕月色大佳。待汝來共樂。汝胡爲獨處。不來侍我。鐵雲強笑而謝。眦猶瑩然。薛夫人勸之以酒。鐵雲少飲。卽輟。意終不屬。孟琬乃故詢唐玄宗游月宮事。又徵

酉陽修月故實。鐵雲續續言之。幽憂少解。薛夫人命小婢取玉屏簾來。倚水龍吟一閱。而次寅適扶醉歸。踉蹌入席。顧薛夫人曰。若真解尋樂。乃外視我。我今罰若舉酒。將醉薛夫人。忽又一引而盡。乃大笑。索薛夫人拇戰。薛夫人見次寅醉態可掬。掖之入寢。鐵雲乃起。憑欄遠眺。見輕煙漠漠。直接混茫。如砥長衢。月華所浸。一白無際。晚風淡淡。吹疏柳颺颺。有聲。驤首望天。則蒼蒼無極。冰鏡中懸。玉宇無塵。銀河瀉影。恍然有乘風歸去之想。孟琬命婢。撤去杯盤。來撫鐵雲肩曰。夜深風露。侵人。鐵哥衣得毋嫌單薄否。鐵雲曰。衣裏已加御半臂。適少飲。尙覺微熱。妹擾擾終日。着想勞苦。當憩矣。孟琬曰。微倦耳。當少挹清曠。高寒之氣。一洗塵冗。氛濁。以適吾性。鐵雲曰。頃間余頗沈悶。今頗釋然。因念。埋憂滌慮。必借資外物。以空吾心。天然景物之足以怡情者。殆無過清風明月。名山勝水矣。顯山水可以常游。而良宵風月不可常得。幸而得此。誠未可孤負也。孟琬曰。然。既而曰。古人賞月。何以貴中秋也。鐵雲曰。此習相沿於唐時。以古天子夕月。於是夕故也。孟琬曰。古人咏月者多矣。兄以爲孰爲最。鐵雲曰。古人所作。或原於一時之情感。或起於一時之興會。初無純乎寫景之作。惟余意以爲寫景最超妙者。無過謝莊月賦。中白露曖空。素月流天。二語。孟琬曰。然則玉谿生詩所謂流處水花急。吐時雲葉鮮。詎不佳耶。鐵雲曰。此微嫌其雕斲太過。未免有斧鑿痕。非大方氣象。孟琬曰。此則余不謂然。信如兄言。何以流雲吐華。月雲破。月來花弄影。又膾炙人口耶。鐵雲曰。是詞語。非詩語也。孟琬搖首笑曰。妹便佞不若兄詞拙矣。然終不服兄論。鐵雲曰。閒話爾。妹何事斤斤耶。忽聞雁聲嘹唳。清光中見雙雙微影。掠太空而過。一霎萬籟俱沈。惟有一丸涼月娟娟。向人。鐵雲孟



琬並肩而立。相顧不語。而薛夫人遣婢來傳命曰：夜向晨矣。盍歸寢乎？鐵雲乃別孟琬入己室。

時則李合肥方北上與聯軍議和。次寅以年家子故。電來招往襄事。次寅擬攜將行。鐵雲乞隨往。以便扶父榷歸。葬。次寅不可曰：目前津沽烽燧。雖暫銷。然和議方始。大局未定。汝往徒重累我耳。且吾北去。汝又偕往。家中乃無男子持門戶。奚可者？鐵雲乃不敢固請。而次寅遂行。

青黛添。羨黃楊縮。枝是歲。乃閏八月。有雨。中秋也。顧秋陰。竟日。層雲不開。天空慘淡。風來淒然。晚餐後。薛夫人視鐵雲修書啓。次寅乃坐而閒話。以謂數十年來。閏八月者。至尠。今茲值之。乃又無月。摧抑人興。會不少。孟琬笑曰：鐵哥善吹笛。胡不吹破。屑雲俾得共賞。閏中秋之月色。鐵雲曰：恨不能如趙知微。借得半日晴。同赴天柱峯頭玩月。若仗笛聲掃滌陰。靈則琬妹較我尤善。笛自慚。疊節未工。不敢持布鼓過雷門也。薛夫人笑曰：汝二人何勿合奏。孟琬目鐵雲。薛夫人曰：汝第持笛來。不畏汝鐵哥推托也。孟琬乃以笛至。合奏清秋月。薛夫人倚笙和之。逸韻干霄。抗聲裂石。入破後。調益高。鏗聲促。節愈轉。愈纖。恍惚足躡雲霞。手摘星斗。砉然中絕。別爲清微淡遠之音。又若空谷無人。水流花放。戛然而止。娟娟猶有餘韻。薛夫人笑曰：今日可謂極家人骨肉之樂矣。推窗仰視。細雨霏霏。隨風濕頭面。乃與鐵雲圍棋一局。携孟琬歸寢。

日居月諸。和議甫成。李合肥以病死。次寅乃携劔庵樞南旋。移家返越州故宅。買地葬劔庵。一坏黃土。深窆。棺桐鐵雲最親愛之。老父從此終了矣。而清廷敍議和之功。授次寅工部郎中。次寅乃隻身赴西安行在去。

第五章 孽因

陽春有脚。又到人間。梅柳渡江。別是一年景物。鐵雲既負。土築填椎。牛祭墓。事親之終。乃自勵其立身之始。嚴定課程。日埋頭於故紙堆中。孟琬則助母理家。親米鹽瑣屑之事。更勤女紅。蓋當日之青年男女。固以此爲必要之職務也。冉冉韶光。暗中度卻矣。

次寅之至西安。引見後。奉差赴京師。既而有八月回鑾之詔。工部籌備一切。首當其衝。次寅乃大忙。顧官場所謂忙。乃最得意之名詞。忙乃得錢多耳。次寅躬要差僚。衆多又皆一時之彥。嶄然露頭角。每退食自公。自必有以消遣。長日酒食徵逐之餘。又必放浪於秦樓楚館。以爲豪。其勢然也。時兵燹甫定。倡家寥落。無生氣。及經官場中。人實力提倡。聞風而來者。不遠千里。燕燕鶯鶯。點綴上林春色。乃較之亂前尤盛。次寅以一時之與會。遂爲家庭中。種一惡因。以致水清玉潤。由此參商而曙。後孤星復慘。遭荼毒。嗚呼孽矣。

花非花者。揚州產也。幼從假母之秦淮。日與官場中人習。頗得媚骨佞舌之傳。及長。香名噪甚。會以兩雄爭長。遷怒及之。非花乃遁之滬上。一時獵艷者。戶限爲穿。非花漸染習氣。高自位置。而狎。優伶聲譽與營業。遂一落千丈。於是避地燕雲。適與時機相值。袞袞諸公。爭拜倒石榴裙下。

次寅浪跡歡場。十年夢覺。沾泥之絮。自詡禪心。選色徵歌。偶然遊戲。行雲流水。不解纏綿。詎一近非花。領畧徐娘風味。溫存體帖。息息可人。自顧客中。不可無此知心知意人。以爲伏伺。心志爲之搖惑。重以友朋之慫恿。非花出

火坑。次寅家中，伏一陷窞矣。

鐵雲書齋。固次寅父太守公晚年養性之所。窗前綠蒲書帶草，長院落雲凝。湖山石古枝頭好，鳥凌晨弄晴池裏。鱖魚出水吞墨未殊，林壑之藏大有煙霞之趣，足以怡悅魂夢，開拓心胸。鐵雲涵泳其間，學以日進，會族兄鏐暑假歸來，嘗相過從，爲之剖析疑問，抉擇取舍，斐繁摘要，茹古涵今。鐵雲心寫心藏，力追不懈，造詣乃卓然可觀。又備聞國外教育之趨向，始兼涉獵東西洋書籍，見地爲之一變。

初次寅與薛夫人約，都中事定，則迎眷屬而北。旣而書來，謂俟兩宮回鑾後，乃克分身南下携家耳。忽聞人言，次寅已納妓爲妾，薛夫人怒以謂納妾可也，奈何納妓？則以書責次寅。次寅復書極引咎，惟乞薛夫人置之成事，不說之例。薛夫人終鬱鬱。

一年容易，又秋風。次寅在京方爲迎鑾事，極忙碌之時，薛夫人等在越，則祀素娥，點綴迎塞之節，是歲早涼。八月初，又秋霖浹旬，及望日，涼雲四合，天做秋陰，颼颼西風，亂飄悴葉，令人悄然而悲。鐵雲獨對青燈，攤書危坐，而四壁蟲聲聒耳，頓覺無聊，乃出立階前，一紓沈悶。見流雲逐風而奔，片片馳過，月光時隱，時隱屋角修竹，一叢篩影上，蟾粉墻頭閃閃，移動因憶昔人詞，有看他竹影橫窗疏，密密祇顛倒寫個人二字，竊嘆其運思之巧。俄而叢桂陰中有人履落葉，蘇蘇有聲，則孟琬手木犀一枝來，小婢携盒隨其後。孟琬見鐵雲小立含笑曰：今日吾祖舊寅僚眷，多來賀節，適留飲吾母命，送酒餚來饌鐵哥也。願指婢曰：汝其置所齋於室中，儿上又舉桂示鐵雲曰：

今年桂作花不盛而又無香是何故也鐵雲就孟琬手中觀之乃曰此白花者銀桂也香固不烈又經露雨寒濕之氣所勒宜不能與平昔比且此間多牡桂殆亦男子樹蘭美而不芳之意歟孟琬笑曰牡桂特一種名詞猶之牡丹耳若拘一字之義恐未必然且淮南子引蘭爲譬特供一時行文之資料以謂情不相往來則物性與人殊格格也信如兄言彼鸞鳳鴛鴦胡爲文彩各異雄乃美於雌乎鐵雲亦笑曰妹慧辯終勝我時晚風掃雲翳都盡蒼蒼太虛著皓月一輪清輝流溢遂同步花陰至池邊佇水光澄澈月色逾鮮仰視纖阿瑩潔高寒大地山河影歷歷可數波紋忽動游魚一隊度萍穿藻唼唼而來孟琬蹲石級上掇之以掌得一小鯽喜甚呼小婢將孟來貯清水蓄之仍踞石以俟屢掇不得倦而起視小鯽則已躍出孟外泥垢叢其身僵矣孟琬責小婢疏於防衛鐵雲笑解之曰掬水月在手妹自弄虛空耳何爲責婢孟琬乃坐憩石欄上目澄澄視月不少瞬髮光可鑑束作垂雲雙髻簪紅蘭一枝長眉侵鬢梨頰生渦容光映月粲粲射人愛極忘言癡立凝注孟琬忽詢曰鐵哥羿妻奔月爲嫦娥事果有之乎鐵雲曰此見於野史信否未可知也孟琬曰神仙果樂否鐵雲笑曰此亦不可知孟琬曰既不可知何爲古今慕神仙而欲學之者之多耶鐵雲曰特以其能不死耳孟琬曰衆人皆死而一人獨不死亦復何味鐵雲曰妹言當余每覽神仙傳見學仙者千載歸來城郭如故人民已非爲之設身處地殊難爲懷況將別父母兄弟以修鍊於深山窮谷間置親情於不顧以爲彼仙人者皆忍人也孟琬曰余意亦如是旣而又曰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每誦輒爲之淒然則仙人亦未必樂也又曰鐵哥近日作詩否鐵雲曰科舉改

試策論。方致力於古文辭。未暇作詩也。孟琬曰。妹近日偶有所作。當乞兄爲改正。鐵雲曰。諾。忽嚴城鼓角已報。初更。月傍九霄。人影頓縮。孟琬歛然起曰。會當祀月。阿母久候矣。遂攜小婢行。鐵雲移几廊下。舉杯邀月。對影而酌。閒庭露下。蟲聲益復淒苦。時已薄醉。乃乘興吟曰。

秋風又到月圓時。獨夜居人有所思。酒後腸輪作。芒角花前情緒。上愁眉。寒螿古砌聲。咽歸燕。寥天故。故遲蠟淚未乾。香未燼。埋憂莫道夢魂知。

庭花無影。月當午。院落溶溶。若浸秋水中。鐵雲意得甚。乃拾紙就月光中錄出。吟哦一再。把壺就口而飲。而薛夫人適來見之。呼曰。鐵雲少飲。毋過量。鐵雲急釋壺對曰。未也。此酒尙存其半。薛夫人察鐵雲面已頰。乃呼僕婦將茗來。撤酒食去。笑謂鐵雲曰。酬酢終日。此際乃得少閒家居。乃不若客中事簡也。顧見詩草曰。頃間所作耶。鐵雲曰。然。薛夫人閱一過。微有不悅色。反詩草几上。默然無言。鐵雲忸怩面愈。賴借飲茗。潛取詩草入袖。而孟琬含笑來曰。母何時外出。余竟不知。薛夫人曰。適送客出外。乃繞道至此耳。孟琬曰。鐵哥何故不飲。薛夫人曰。渠醉矣。孟琬悄語曰。母何不命之。薛夫人曰。懼其停食耳。少坐當遣之。臥。孟琬步月下。有頃。又曰。母乎。比年度中秋。乃年易其地也。前年在京。去年在滬。今則在此。但不知明年在何處耳。薛夫人曰。明年吾與若。或仍在此。至鐵雲則當在棘闌矮屋中矣。時鐵雲不禁酒力。朦朧俯仰間。肱倚几。觴杯墜地。碎。孟琬微笑。薛夫人乃喚鐵雲使寢。鐵雲跟跣起去。詩草墮地。孟琬拾而讀之。薛夫人告之曰。此詩蕭颯。非有福澤人語。且少年英發之時。有何不足於心。而

爲此無病之呻。大非所宜。汝當勸勉。使改之也。孟琬敬諾。

### 第六章 祝捷

寒林落葉。霧淞凝枝。煖日烘窗。水花融硯。泥鎧之火。微紅。瓶笙之聲。乍起。孟琬以觸寒小病。避風不出。鐵雲來候之。至窗前。聞孟琬微吟。曰：離別如旨。酒古今飲。皆醉。祇恐長江水。多是兒女淚。鐵雲乃佇立以聽。又聞吟曰：巫山高。巫女妖。雨爲暮。兮雲爲朝。楚王憔悴。魂欲消。哀猿嗥。嗥日將夕。蒼苔野煙凝。老壁少須。又聞朗吟曰：不知今古。行人幾人。經此無秋。情雲深。廟遠不可覓。十二峯。頭插天。碧。憂然而止。鐵雲掀簾入。曰：妹疾已愈耶。孟琬方躍。胡床。手執一編。繙閱。瀏覽。見鐵雲。乃釋卷。起迎。曰：愈矣。特畏風耳。鐵雲曰：妹適所誦者。古樂府耶。孟琬曰：然。此。一。曰：短。鏡。簫。歌。又曰：鏡。吹。曲。齊。梁。體。也。鐵雲曰：妹近日有無新作。孟琬曰：無之。鐵雲曰：吾不信也。乃窮搜案頭。於文選中。得一紙。題爲飲馬長城窟。因笑曰：此非耶。孟琬曰：是作而未成者。非吝不與兄觀也。鐵雲乃讀曰：飲馬長城窟。馳馬天山陰。驚沙撲面風。淒淒層雲壓。頭天沈沈。征夫一去一萬里。胡騎啾啾。隔黑水。昨宵大雪沒。馬蹄畫角不鳴鼓。聲死。

鐵雲曰：吾今爲妹卒成之。乃續其後曰：

吁嗟飲馬長城窟。新鬼煩冤舊鬼哭。

孟琬愀然曰：兄又作此蕭颯之音。乃絕不記妹言耶。鐵雲笑曰：成句耳。何害。且非此亦不足與妹奇句相稱。所謂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自。今。以。始。請。極。力。作。吉。祥。語。何。如。孟。琬。爲。之。一。笑。

歲。星。一。周。次。於。壬。寅。清。廷。詔。以。是。秋。補。行。庚。子。辛。丑。鄉。試。次。寅。爲。鐵。雲。納。粟。作。國。子。監。生。書。勅。之。曰。今。歲。六。月。汝。禫。矣。自。當。應。試。奮。勉。以。博。功。名。慰。乃。父。在。天。之。期。望。也。鐵。雲。學。固。有。根。柢。古。文。辭。又。其。性。之。所。近。故。每。與。戚。友。會。文。輒。超。軼。儕。輩。鐵。雲。不。敢。自。足。仍。竑。屹。不。已。

春。和。景。明。已。是。禁。煙。時。節。鐵。雲。省。父。墓。大。慟。而。歸。倏。屆。大。祥。私。祭。於。室。顧。念。無。家。之。苦。乃。至。喪。祭。不。克。成。禮。良。用。自。傷。益。自。刻。勵。夜。讀。乃。至。漏。盡。不。止。薛。夫。人。憂。之。屢。以。爲。言。鐵。雲。諾。而。不。改。薛。夫。人。時。時。以。補。益。品。餉。之。仍。自。巡。視。鐵。雲。不。寢。亦。不。憩。也。鐵。雲。意。不。自。安。乃。佯。寢。默。誦。於。帳。中。

六。月。徂。暑。鐵。雲。服。既。闕。時。應。試。者。已。紛。紛。赴。省。薛。夫。人。乃。託。鐵。雲。於。老。僕。使。輔。之。以。行。

科。舉。之。迷。夢。戊。戌。後。已。爲。睡。人。凌。曉。時。期。蓋。世。界。潮。流。之。敦。迫。猶。之。鷄。聲。警。旦。稍。有。知。識。者。已。知。吾。人。所。以。立。身。與。所。以。經。世。者。初。不。在。此。特。以。數。十。年。來。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以。爲。非。博。取。此。舉。人。進。士。之。頭。銜。者。不。足。以。盡。讀。書。之。責。慰。尊。長。之。望。遂。亦。隨。波。逐。流。以。赴。之。鐵。雲。之。所。爲。孳。孳。者。則。又。門。祚。單。寒。之。感。亟。思。所。以。樹。立。不。得。不。僥。倖。以。由。此。捷。徑。而。在。當。日。閭。閻。之。中。則。絕。無。此。世。界。眼。光。特。世。俗。之。所。謂。榮。亦。從。而。榮。之。故。孟。琬。希。望。鐵。雲。成。名。之。心。較。鐵。雲。希。望。一。己。成。名。之。心。爲。尤。切。

萬。瓦。如。鱗。號。舍。層。列。狀。若。飼。鴿。之。籠。驅。寒。峻。學。究。優。秀。青。年。納。諸。其。中。局。而。試。之。以。科。甲。之。虛。榮。左。右。一。國。之。趨。

向美其名曰掄才大典。此蓋帝王人主所以困天下之英雄。使之殫竭有用之精神。消磨於無用之地也。此愚黔首之策。較秦政之焚書坑儒尤爲陰狠。老到。然當日之人才固猶與致勃勃以赴此文戰之場。兢兢然惟恐不得入殼也。

秋暑方盛。場屋咫尺之地。炊爨飲食起居便旋。皆在是間。奇熱亦復奇臭。鐵雲生小。未經此苦。特以有希望在亦強忍之。不謂燥金之氣。日益加甚。秋陽驕烈。逼人若處甕中。鐵雲乃鼻衄不止。二場後憊矣。仍奮勇求終場。而五內燔熱。口鼻火出。經義題紙下。幾不能捉筆。昏沈竟日。入夜乃稍清明。篝燈作文。中夜始克完卷。乃卻下油簾。放月光入號舍。臥而觀之。回溯在中。在越。兩次中秋。不謂今夕乃在此矮屋風簷中也。遙想鄉園。此際院宇深沈。水木明瑟。吾琬妹對此如畫之清光。其必念我而靡擬我此時作何狀也。方深思頃。而譙樓更鼓聲巡綽。呵叱聲。窸窣蠅聲。繁然雜作。乃切奮此遐想以去。

孟琬自鐵雲之行。不免黯然。願祝其名。念塞滿心房。足以替去其惜別之念。乃至晨占鵲噪。夕卜燈花。亦預定爲吉祥之兆。以自慰。薛夫人期望深。又慮其不知自珍。攝也。則命人禱乞神祐。仍函命老僕善事鐵雲。七夕祀雙星。孟琬固諗知郭汾陽禱織女事者。則以心緒訴諸天孫。世間癡兒女情懷。固不可無。此迷信以寄託其思慮。否則一納頭憔悴死矣。俄而月圓三五。中秋屆矣。叢桂飄香。小池浸月。石欄密下水荇。風牽猶是去年今日。而所謂伊人在天一方。方嘔心以競微名之得失。孟琬於此對景懷人情。何能已。乃炷沈檀。深深肅拜。默默輸



誠爲未來之夫塔。祝福開塔。風定秋意。蕭然因譜桂枝香一解。

寥天月。迥正雲。斂九霄。風露清冷。庭院無人。讓與素娥弄影。年年此夕。團圓節。怎今年更長宵。永青天碧海。銀床冰簟。一般幽靜。何處么絃。拂軫伴斷續。寒砧到耳。淒警簾捲。湘波悄對一庭清景。瓊樓玉宇。高寒處。願乘風。飛到仙境。霓裳詠罷。天香雲外。星河耿耿。

八月既望。觀濤於廣陵之曲江。錢唐之潮。自漢代已聲聞天下。近世以八月十八日爲觀濤之辰。則以南宋於是日。隸水軍故習俗。相沿遂成。故實然。潮信應月盈於朔。望虛於上下。弦消於臨。魄息於眺。故每月初三十八。潮爲大汎。蓋將消之候。滿之極也。天地之氣。夏陰伏而陽盛。冬陰盛而陽伏。潮陰氣也。陽氣盛於外。陰氣爲所束。迫則噴薄以宣洩之。故夏日潮大。陰氣盛於外。發洩已甚。其力以分而不厚。所蓄以散而無餘。故冬日潮小。春潮逐漸而增。大陰氣始積也。秋潮逐漸而減。小陰氣將達也。故每歲以八月之潮爲大汎。蓋將減之候。剝之始也。

鐵雲出棘闕。稍稍蘇息。乃放浪於六橋三竺間。以悅養其神。時則麴院殘荷。冷紅零落。蘇堤衰柳。寒翠蕭疏。惟靈鷲峯前。楓葉初丹。木犀散馥。放歌樵徑。憩足禪房。倚石聽流泉之聲。扣蘿讀摩崖之記。夜則泛月湖中。一奩秋水。萬里晴天。澆澆波光。蕩漾溶溶。月色憶古人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自謂足償矮屋中九日之苦。而又惜孟珩之不得與於此游也。

湖頭一線。起自海門。若白練橫空。挾百萬鼓聲。而至鐵雲佇立江干。俯瞰濁流。自念幼年隨侍。往來杭紹間。視此

猶戶限耳。乃今滔滔猶是。而一身已爲鮮民。雖學業有成。又不識文章。惜命與否。即令僥倖成名。而堂上期望我者。已不及見。則亦殊無所謂。茫茫百喙。有念皆灰。午潮已漲。雷掣電而來。瞬息已過。但見滾滾餘波。作勢撞撲堤岸。無數帆檣。隨潮上駛。起伏洪流中。又念人生俯仰。人海中。如此舟矣。乃浩然有歸志。

秋雨如絲。天低若蓋。風來漸勁。凜然生寒。薛夫人感冒微病。孟琬稱藥量水。侍疾常至夜深。薛夫人有瘳。而孟琬病矣。自覺頭目森森。煩滿欲嘔。願慮薛夫人之憂之也。強忍而不言。一夕方侍坐。讀小說以娛母。忽昏眩不支。搖欲仆。乃伏於几。薛夫人驚撫其額。則熱可炙手。立命延醫。醫謂受病已久。幸寒邪未傳入三陰耳。處方連服。乃稍解。薛夫人詢得其諱病之情。泫然曰。兒固大孝。然今日不且重遺我愛耶。

鐵雲返至家。聞孟琬病。乃大驚。皇然不知所措。既而孟琬病日以輕減。心乃稍稍寧帖。金榜題名之夢。不知消歸何處。然薛夫人仍遣老僕赴省城聽榜。

滿城風雨。送卻重陽。孟琬病起如常。薛夫人乃治酒賞菊。且預爲鐵雲賀也。鐵雲折菊一枝。戲謂孟琬曰。妹病後消瘦矣。所謂人比黃花。孟琬微笑。接取卽前插鐵雲帽上。曰。以此代宮花。壓得解頭頭扁矣。忽老僕奔入曰。蕭相公名落孫山。鐵雲慘然變色。嗒焉若喪。薛夫人乃慰之曰。功名遲早有定。汝今年纔十六耳。來歲癸卯正科。魁多士。亦未爲晚也。

## 第七章 巧間

次寅至是。旅京年餘矣。官途得意。朝命在軍機處。章京上行走。非花又爲之舉一子。次寅益喜。名之曰珠兒。乃遣人來迎薛夫人。嶺梅香裏。薛夫人遂率鐵雲孟琬航海而北。

非花工心計。閱人多機巧。變詐之術。乃益精其歸。次寅也以在滬時所曠之優伶。方來京乘間與續舊好。而搗母乃干涉之。非花不得自由。欲與抗而苦未能。償所貸金。居無幾何。優伶者又病失音。仰食於非花。非花大窘。會與次寅遇。閒談中。餽得其富而無子狀。乃極意籠絡。將借次寅以蘇諸困也。次寅惑之以爲非花者。殆恐懼老大。遂亟亟擇人而事也。遂娶之。非花既脫累。次寅又甚寵之。宜若可以一心於次寅矣。乃終不能忘情於優伶者。私贈以金。留不使去。以備不時之需。次寅方爲顯者。所拔擢。奔走形勢之途。固無暇偵察肘腋間之鬼蜮也。

霜天清冷。海月澄鮮。巨浪長風中。百尺樓船。鼓輪北駛。鐵雲方在甲板上。凭鐵欄干。放目四望。蔚藍無際。冷露斜飛。魚龍不興。一波深杳。萬籟都沈。但覺機輪轉。震人微顫。俄而艙門有人呼曰。鐵哥。阿母遲汝。鐵雲返行入艙。薛夫人謂曰。外間寒威凜冽。不可久留。鐵雲笑曰。適以艙中過煖。又舟中偃息。時過久。不復思睡。故往呼吸新空氣耳。薛夫人曰。陡寒陡燠。必釀而爲病。非所宜也。

非花聞薛夫人起程北上。則督婢媼。潔室廬。飭器具。陳設楚楚。皆躬親之。次寅憐其勞。慰藉之。非花則笑曰。儂出身微賤。冀夫人早來教誨。之得以長事君子於願足矣。次寅益以爲賢。既而薛夫人等至矣。非花極意承迎。晨侍盥櫛。夕展衾被。長日依依。薛夫人側以珠兒付乳媼。亦不及顧。薛夫人始亦悅之。

鐵雲之至也。次寅詢所讀書。又閱所爲文。甚喜其有造境。乃居之西軒。與己治事之室鄰也。鐵雲自以年漸長。避嫌不甚。入中門。每日一朝。薛夫人或與孟琬相見。寒暄而已。自冬徂春。鐵雲日自溫習。以圖再舉於鄉場。次寅乃集寅僚子弟。作文會俾鐵雲得以切磋焉。

非花既博得薛夫人憐復交歡。孟琬以謂自慚爲沒字碑。顯執贖爲女弟子也。次寅薛夫人咸以爲笑。蓋薛夫人抵京數月以來。家庭之雍睦殆可謂一時無兩。未幾珠兒病痘。勢瀕危。次寅憂甚。薛夫人皇皇爲覓醫藥。非花雖鎮日不離兒室。顯揚揚若平時無憂色。後得奇藥。痘起醫言兒無慮矣。次寅薛夫人若釋重負。非花獨無喜色。薛夫人乃疑之。以爲是不近人情。始留意其舉動。

初非花主家政。次寅惟所用不加約束。及薛夫人主家政。制用有節。月界非花者僅十金。非花乃無以塞優俗者之望。半年以往。私蓄殆竭矣。又不欲頻頻私索於次寅。以稍露其陰謀。自計非離間大婦者。終不得逞策。既定乃密布網羅。以待薛夫人之陷入。

薛夫人見非花之事。已外柔而內抗。漸殊異於曩昔。無意中且時露怏怏。慍心頗不懌。旣而漸聞非花避人怨歎。聲漸與婢媼竊竊道。已短長甚且自謂身爲陸氏生子。則陸氏祖先之功臣也。次寅亦不應薄待如是。所言者皆指家常日用不遂意事。侃侃而道。意皆在薛夫人。而故使薛夫人聞之。薛夫人安得而不怒者。則呼非花來。嚴詰之。非花婉轉嬌啼。天誓日以自明其冤。謂夫人誤聽也。迨次寅入其室。則愁蛾慘綠。斷頰容紅。若枉曲萬分者。

至次寅詰之則又極口稱夫人待之甚厚恨愚昧不足以博夫人歡也於是次寅遂以爲薛夫人有意督過非花薛夫人固甚不以次寅納妓爲然及見非花以爲若人果厭倦風塵也故絕不道及往事乃今墮入非花計算中則愈以納妓爲次寅詬病非花又時時出奇兵以挑之薛夫人每斥非花必謫次寅次寅耳爲之生齒則益愛憐非花薛夫人則益憤夫婦之間遂陡長一層障礙

非花一試其技已玩弄次寅與薛夫人於股掌之上乃更進行以期逼薛夫人出走乃效姬人夜半之啼曰儂有兄來求助乞主君許之次寅曰此亦人情吾不汝禁也翌日午果有鄉人操揚州土音來者非花呼之入見絮語移時乃斥二十金遣之去而薛夫人在堂中見非花之僕婦皇遽自內趨出袖中落一金釧拾視則非花物也詰僕婦僕婦囁囁對曰新姨命送與彼人薛夫人大怒痛斥非花非花故殼棘作不敢辯狀適次寅歸自朝堂亦責非花曰予與汝金俾汝助若兄矣汝奈何又以金飾私贈非花泣訴曰儂釧故自在此釧乃賣花媪携來乞抵押者故命僕婦返之耳夫人不察又不許儂自明是儂之罪也趨入室携雙釧至與僕婦所携之釧同式而牌號各別時賣花媪正伺於門呼入詰之言與非花同乃還之釧而遣之次寅謂非花曰非汝罪也汝其起去乃正色謂薛夫人曰非花雖妓而妾然今已生子矣乞少寬假之且室家之中日日以箕帚事詬誶殊非吉祥之象薛夫人大怒曰即此已具見非花之奸否則若兄甫去而賣花媪不先不後適以金釧來既云抵押胡不來白我而迫不及待卽命人返之者乎因責僕婦曰若含糊其詞謂送與彼人者其意何居次寅曰休矣何事煨煉周內故入人

罪乎。必不能容者。我今留犢而鬻其母。可矣。薛夫人愈憤曰。汝無庸苦相詆。我今仍返越耳。不能處此。爲汝與非花之眼。中釘立命人。呼鐵雲來曰。我今日卽起程返越。汝我婿也。當隨我往。鐵雲不敢聲。次寅勸曰。二十年夫婦。何乃決裂。至是非花亦出而跪請曰。夫人毋爲賤妾故。以怒傷身。妾生死惟夫人命。乞勿與主君反目。薛夫人冷笑曰。汝假惺惺。奚爲者。予去者。汝意遂矣。竟挈孟琬行。鐵雲不得已隨之。登京津火車。出都門矣。

次寅見薛夫人。竟去思薛夫人。果妬者。亦何至遲之。又久而始發。則亦疑非花。詎非花不待次寅致詰。卽責數僕婦曰。汝言語何爲含糊。致吾夫人盛怒而去。汝罪萬死立逐之。又嬌啼謂次寅曰。主君若不能返。夫人者。妾當以一死自謝。且明非狐媚。吾主君致占脫輻也。次寅以官身不得閒。隨命僕往津。乞薛夫人返。僕至則在舟中矣。僕以次寅手書進。情詞懇摯。薛夫人意亦少解。則謂僕曰。今已成行矣。返亦不必。惟新姨者。非人鬼蜮也。歸告主人當慎防之。

故園秋早。梧葉初飛。鐵雲侍薛夫人歸。塵勞暫息。又須赴省試。期以八夕啓行。先一日。曝衣樓下。初罷穿鍼。荷畔納涼。調冰雪藕。薛夫人謂鐵雲曰。我以一時負氣。乃使汝奔馳至此。廢卻多少光陰矣。鐵雲笑曰。此何害。策論非時文。比無庸揣摩。古人逼歷名山大川。以爲文章之助。惟遨遊乃增見地耳。薛夫人頷之。已而又曰。吾冀汝今歲得捷。卽以孟琬贖汝。了卻我一番心事。我不復與聞世情矣。鐵雲羞澁。有頃。方欲有言。而孟琬持小盒來曰。鐵哥妹。爲兄乞巧。已捕得鰻。置此中矣。今置兄案頭。來日待妹來啓。又謂薛夫人曰。兒仿唐宮故事。將瀉蠟水中。以

卜命小婢煎蠟以待矣。薛夫人笑曰：若爾許大，乃惟知嬉戲耶？孟琬笑曰：固乞巧之意也。乃呼傭媪貯水滿盆，速小婢以蠟汁來，舉勺挹而徐傾諸水，蠟凝而浮，取視成山岡形，峯巒起伏蜿蜒，咫尺具千里之勢。大喜，謂薛夫人曰：阿瑩來試之。薛夫人笑曰：我今豈亦爲此兒戲事乎？孟琬曰：兒代母爲之，舉勺直瀉成靈芝形，乃謂鐵雲曰：兄來試之。鐵雲微笑不前。孟琬曰：何事作態向人？此豈不可消遣耶？鐵雲舉勺挹少汁，注水乃凝，作一片。孟琬笑曰：此成何物？豈巫山一片雲耶？乃強鐵雲再試，則纍滴成團，若石鐘乳。孟琬又笑曰：亦佳，亦佳，然巧終遜我也。鐵雲曰：誠不及吾妹，慧心。薛夫人起曰：鐵雲汝來日行當早憩耳，遂入內。孟琬行少後，鐵雲曳之。孟琬回顧鐵雲，悄語曰：妹巧，故余不得不拙也。孟琬紅暈頰，急趨去。

## 第八章 病秋

朝氣清涼，鐵雲束裝待發。辭薛夫人，薛夫人祝之曰：願汝攀得蟾宮桂，歸來作登高會也。孟琬出見鐵雲，匆匆欲行，乃曰：鐵哥少止，待驗天孫賜兄巧幾許也。走取貯蜘蛛之盒，揭視，則織絲若繭，經緯細密，喜示鐵雲曰：喜子爲兄織得登科記矣。鐵雲笑謝，遂行。及抵杭州，舍館定，卽趨赴遺才試。是夜大雨，至五鼓未已，赴試者腐集聽點名。鐵雲挨簇人叢中，苦不能張蓋，比領卷至考棚，已淋漓盡致，欄袴皆濡。曉風拂吹頭面，不禁寒顫。日當午，則晴天杲杲，蒸溝渠，圃澗作惡臭，草草交卷出學院，返寓所，則寒熱陡作，噤瘁不已。醫來以清暑劑飲之，不愈，則以表劑汗之，寒解而熱不退，且作譫語。老僕懼，則日延六七醫，雜投以藥，以嘗試，其中病與否，乃益困頓。老僕將電告

薛夫人鐵雲心猶清晰。固止之。會居。停主人聞。老僕愁歎。來視鐵雲。疾薦一醫。醫言。此溼溫症也。今溼久化熱。非以大劑清解之。不可。老僕卜於神。如醫言。乃灌以進。再服而病銳減。然場期近矣。鐵雲乃與醫商。求速效。俾得入。開醫曰。子病深矣。今小愈。不可以勞。勞則病必復。且病加於小愈。子不可以不慎也。鐵雲強之。醫者不得已。爲處。兩方。命晨夕輪服。仍戒之曰。不可過勞。鐵雲日有起色。至八月初。起居已如常。醫言。病愈什九矣。惜吾子不達。乃重視科名。功虧一篑。恐不再病也。鐵雲自恃少年。不以為意。仍抖擻精神。文場鏖戰。始覺氣弱。繼而神昏。比及中秋。心力均已不支。掙扎完卷。卽擁被而息。神魂飛越。飄然若浮芥子於江河外。而肢體內而骨節寸寸皆作痠楚。而冷雨淒風。時由簾隙來。欺凌病骨。方極不可奈何。則思所以自鎮其心者。乃念及庚子避難。病臥海船中。孟琬每來省視。則肺肝爲之寧謐。今茲場屋踟躕。不過如海船中之懸榻。設爲孟琬。此時來撫我額。則腦筋爲之蘇摩。我胸則逆氣爲之平。握指作拳。軟如團絮。輕觸我肩背腰膂。則臟腑手足無不爲之熨帖。更以玉腕扶我頭。櫻唇試藥之溫度。徐徐俾我飲之。則我浥然汗出。霍然病已。鐵雲方安爲摩。擬以求祛其心頭之煩。不謂乃大有奇效。病魔竟逐思潮而去。思及額。則儼然有纖指來按頭腦。爲之清明。思及胸。則儼然有纖掌來揉心胸。爲之開朗。思及肩背腰膂。則儼然有素手來輕播舒暢。不可言沈沈睡去矣。

薛夫人自鐵雲之行。得其抵省書後。久乃不得音問。甚以爲怪。迭次函詢狀況。亦不得復。尤深惶惑。幸求神問卜。僉曰平安。至是書來。則謂抱病已愈。乞勿念也。且驚且慰。復函言諱病之非。轉令人懸想也。又責老僕不應隱不。



以告。

雲陰沈沈。零雨竟日。中秋佳節。乃虛度矣。入夜。雨更廉纖不已。孟琬忽有異感。怔忡不寤。竟夕不寐。次日乃言於薛夫人。專足齋寄寒衣與鐵雲。并省病軀。

試後鐵雲返寓。覺寒熱往來。神思倦怠。即速醫者來視。醫曰。固知其必勞復也。今非靜攝而專恃草根樹皮者。必無功。鐵雲固不耐病。至是醫者囑老僕禁不使。出室門。則尤苦寂。以書自遣。而病勢不增不減。鐵雲大煩。薛夫人之使者至。鐵雲既知薛夫人愛之。必欲與疾歸。老僕苦勸不能止。而醫適來。則劫之以危言。鐵雲始不敢妄動。堅囑使者勿言己病狀。使者僞諾。歸而盡吐其實。薛夫人乃携孟琬來。時鐵雲病又數日矣。瘦削失形。薛夫人猝見。幾不識。既詢得抱病入闈狀。乃曰。癡兒何至貪微名。不自愛惜。若是。遂延醫者居寓中。朝夕爲鐵雲診。願鐵雲見孟琬。隨薛夫人來。心已寤。貼病雖不克急效。而日有所減。洎旬後。醫者慶鐵雲曰。乃今可以生矣。若前此。則實慮其懣懣脫去也。孟琬初來。故聞醫者危言。則日夕侍鐵雲。不肯以避嫌。故致不得盡其心。然鐵雲病雖沈。神志未昏。嘗避人執孟琬手。告以中秋夕病中之幻想。孟琬不以爲侮。且淚下沾襟。今知鐵雲將愈。一憶及輒報。不可止。轉不敢數。數與鐵雲見。鐵雲雖苦憶之。亦以所言過暱。自悔孟浪。又不能若寓滬時。恃兩小無猜。竟敢索孟琬來。以清言消永晝。於是兩情脈脈。乃至回復。從前若卽若離之程度。

鐵雲日與方書藥石爲緣。曾不知日月之邁。文場所謂龍虎日者。至矣。鐵雲志眉中目。乃獲副車。食綏山一桃。雖

不能仙。亦聊以自慰。而必不能免之。酬酢乃因之而起。遂一謁主試及房師。即欲偕薛夫人旋越。醫亦許之。而房師忽遣人來召。往見。則細詰家世姻親甚悉。既知爲次寅之婿。乃大笑曰。若欲晤叔岳乎。鐵雲茫然不解。房師乃遣僕延一人來爲之介。曰。是汝岳父之族弟辛庵。而我之同官也。鐵雲始恍然。辛庵就與寒暄。既悉薛夫人方在省垣。則曰。吾常往見也。

辛庵於次寅爲再從兄弟。始官於閩。適以迴避上官故。改官之浙。向固聞次寅以女字鐵雲。猶以爲讀書京師耳。迨見榜上有名。姑託僚友詢之。果得晤鐵雲於房師所。

鐵雲歸以告薛夫人曰。曩固嘗以引見晉京寓吾家也。有頃辛庵遣其夫人何氏來。妯娌別者十數年矣。道契闊情詞懇摯。見孟琬大愛悅之。笑謂薛夫人曰。嫂何處得此仙人爲女。余雖有二弱息。直癩貓耳。薛夫人大笑曰。嬌年事已長。乃仍是少年狡獪聲口。耶。何夫人曰。若婿新得。舊聞亦玉人也。胡不來見我。薛夫人命招鐵雲來。時鐵雲雖消瘦。苦氣弱。然玉立亭亭。目光四射。英英落落。何夫人笑謂薛夫人曰。玉人果有兩也。孟琬面頰避去。何夫人又曰。聞若婿家門祚單。寒胡不爲之畢姻。薛夫人笑不答。鐵雲亦踟躕告退。薛夫人乃曰。微嬉言。余固有此意。但鐵雲體怯弱。又大病新瘥。故吾變計以待來年耳。何夫人曰。善。屆時當使余得觀禮。又曰。嫂亦當至余處。俾兩姪女拜見也。立命賃輿促薛夫人孟琬去。

何夫人性仁厚而豪爽。其二女長曰菴姑。年十五。次曰華姑。年十二。皆慧而知書。與孟琬遇。其相得可知也。何夫

人。則。日。率。之。爲。西。湖。之。游。孟。琬。貧。與。薛。姑。華。姑。聚。薛。夫。人。則。倦。矣。欲。歸。何。夫。人。苦。留。之。會。佃。人。以。納。租。事。與。主。計。僕。齟。齬。佃。人。來。杭。訴。之。薛。夫。人。薛。夫。人。乃。不。得。不。行。何。夫。人。亦。不。能。復。強。但。堅。作。後。約。以。明。年。春。相。見。於。湖。堤。桃。容。柳。眼。間。也。

次。寅。聞。鐵。雲。得。副。貢。亦。喜。其。有。成。然。窺。測。朝。廷。意。已。不。甚。以。科。舉。爲。重。將。以。學。堂。代。之。時。浙。江。已。有。大。學。堂。之。設。乃。函。命。鐵。雲。宜。入。學。堂。爲。出。身。計。另。函。爲。之。介。紹。鐵。雲。乃。補。入。大。學。堂。肄。業。薛。夫。人。孟。琬。返。越。鐵。雲。獨。留。

## 第九章 放洋

蕭。鏐。字。一。峯。與。鐵。雲。同。祖。年。長。鐵。雲。以。倍。其。父。以。忤。權。貴。謫。軍。台。一。峯。方。試。京。兆。奔。走。求。救。不。得。乃。侍。父。之。關。外。糴。賤。販。賣。營。什。一。之。利。往。來。北。京。太。原。張。家。口。一。帶。贏。數。千。金。乃。繳。台。費。贖。父。歸。未。入。關。而。父。歿。一。峰。大。慟。厝。父。柩。於。華。山。之。麓。而。誓。之。曰。異。日。必。以。貪。污。庸。妄。全。軀。保。妻。子。之。臣。之。血。浮。父。柩。而。南。因。隻。身。走。日。本。投。身。陸。軍。學校。以。文。人。習。武。事。焉。

鐵。雲。肄。業。大。學。堂。隨。堂。粥。飯。者。一。月。有。奇。而。一。峯。適。又。歸。國。來。訪。鐵。雲。見。所。授。課。程。乃。曰。此。無。所。用。語。有。之。取。法。乎。上。則。得。乎。中。吾。弟。今。縱。不。能。取。法。乎。上。亦。當。取。法。乎。中。乃。克。爲。有。用。之。學。今。聞。政。府。有。遣。派。學。生。游。學。東。西。洋。之。說。陸。家。世。伯。當。有。權。力。爲。弟。謀。之。若。得。適。歐。美。者。上。也。次。之。亦。當。往。日。本。徒。沾。沾。於。此。所。謂。取。法。乎。下。矣。鐵。雲。以。爲。然。修。函。請。命。於。次。寅。時。值。年。假。乃。與。一。峯。同。歸。薛。夫。人。聞。鐵。雲。忽。有。游。學。異。國。之。志。頗。不。擇。賴。一。峯。爲。之。細。

疏。游。學。之。益。且。謂。鐵。雲。今。茲。不。著。先。鞭。者。異。日。必。爲。人。所。輕。鄙。然。薛。夫。人。終。嫌。其。遠。別。也。乃。函。告。次。寅。謂。鐵。雲。游。學。之。志。已。決。如。亦。以。爲。必。不。可。已。者。東。洋。其。可。蓋。較。西。洋。近。也。時。游。學。之。風。頗。熾。達。官。貴。人。之。子。弟。多。有。紛。紛。東。渡。者。次。寅。遂。亦。不。以。鐵。雲。游。學。之。策。爲。非。因。囑。託。浙。撫。爲。之。保。送。而。鐵。雲。遂。將。有。日。本。之。行。

春風似剪。絲柳初長。挑菜節中。鐵雲之行期屆矣。薛夫人以鐵雲少不更事。乃堅留一峯。使與偕行。願一峯別有所圖。必欲先行。謂待於滬上耳。鐵雲雖懷壯志。難遣離情。鎮日料量。奉書以自排解。而孟琬則滿腔別緒。要眇含愁。乃勉自支腐。以掩其蕉萃可憐之色。故一庭晤對之頃。約畧三數語。絕不敢道及行事。兩心相映。蹤跡轉疏。情到深時。轉不情。此中消息。殆有相喻於不言者歟。會辛庵榷稅姚江。道出會稽。携眷來省。嫂氏薛夫人以將送鐵雲之申江。遂留何夫人同居。俾照料一切。辛庵乃獨身赴差次。鐵雲行事既飭。驪駒在門。何夫人偶言滬上繁華。聞已十倍於前。會當往游。以擴聞見。薛夫人本意以獨身護鐵雲行。而連日默察孟琬屢遇言及滬行。輒以目注視。乃母有希望。同去意。今茲不得去。乃愁慘可掬。心實憐之。及何夫人有游滬之言。因念苟此行。挈孟琬者。得何夫人以慰之。乃大佳。於是笑謂何夫人曰。媿今茲無事。何勿與余偕也。何夫人笑曰。如嫂言。我乃太選事矣。薛夫人曰。不然。吾窺孟琬不與於此行。者必大鬱鬱。不如挈之行。恃媿爲之保傅也。何夫人乃曰。諾。遂治行具。易期以翌日行。而華姑聞之。來請於何夫人。必欲隨。何夫人笑曰。若琬姊。乃送汝姊夫爾。若何以去爲。華姑羞欲遁。薛夫人曳而撫之曰。媿對於兒女子。亦作戲言耶。我意盡室以行者。佳否。者。委二難於此。亦非計也。於是偕行之議決。

一水迢迢。天低雲黑。小輪船方曳七八舟破浪而馳。沈沈中。惟見煙突噴出火星。嘩然落水。水聲潺潺。出鷁首下。餘波激岸。間作噌吰鐘鞳之音。舟人夜語聲浪傳來。如在甕中。噙噙不已。一縷愁雲自太空飛墜。縈縈於孟琬心曲間。孤燈對影。悄然危坐。不知長夜之輒曉也。

燈火星星。連綿不絕。人聲喧動。知距上海近矣。晚潮初漲。新月如鈞。波峯起伏。閃閃流光。舟行忽由速而遲。馬足車塵已喧闐於兩岸。俄而抵埠。鐵雲乃趨往覓一峯。一峯遲之已久。見鐵雲來。喜且讓之曰。吾弟何濡滯乃爾。來日赴日本之海船。又啓碇矣。已稽滯我旬日。今弟既來。卽不可緩。決以明日行矣。鐵雲爲言。辭夫人偕來狀。一峯命旅館人導鐵雲去。迎辭夫人等至旅館。次日一峯爲鐵雲部署。行終日而畢。夜午者行矣。一峯大快。出赴友朋。招飲鐵雲。則黯然不言。不動。乃若偶人。此將別未別之頃。最爲人生銷魂之境。中情怯怯。夢如亂絲。殆無以自解。猛聞時計錚錚聲。又惘然自幸。以謂猶得有一時半刻之聚。則胡勿極此一時半刻之光陰。以縱談笑。則又忽勇亟欲排闥而與孟琬親及相見。顧默無一語。辭夫人且絮絮囑其謹言。慎起居。強笑以應。實則秋風過耳。去而不留。則又念不若毅然卽行。茹痛亦不過俄頃耳。心搖搖無主。乃同旋磨之蟻。蠕蠕而動。默默而息。行立坐臥。都無是慮。一設想及孟琬。殆亦同此纏綿。倘恍也。奇想紛然。惟恨光陰之永。而一峯返矣。乃急問曰。可以行矣。一峯曰。未也。海船固將以天明出吳淞口。漏四下往者。猶不虞其不及。今茲纔九時耳。乃又愁絕。一峯知之。笑曰。弟不慣遠游。故煩急。乃爾無已。其出游以消遣。此數時之光陰。毋徒鬱鬱居此以待也。鐵雲以請於辭夫人。可之。遂

十五度中秋

四十二

同作張園遊。

電光如畫一鞭得。馬車直趨張園而來。時在旅滬西商賽馬期中。游人甚衆。但見男女交錯而行。了無可寓目處。薛夫人厭其喧。曰。此無可觀覽。舍此有可坐之地乎。一峯曰。愚園。或較靜。惟較小。恐亦不免甚翳塵上也。不得已。登樓試茗。藉以少憩。既而游人愈盛。摩肩躡足。俯視之。若蟲蟻蠢動。紛擾不已。何夫人笑曰。此殆游滬者之所謂樂久之。游人漸稀。乃始散步草地上。月漸西。沈星光滿天。綠樹陰濃。風來瀉露。如細雨。氣息少舒。鐵雲顧孟琬。方與茗姑携手微步。珊瑚欲仙。一峯忽來言曰。夜午矣。可往登海舶。鐵雲慕然。悟煩憂又集。快快登車。薛夫人等送之。既登舟。薛夫人視其臥處。叮囑鐵雲善自珍衛。又誣諉一峯。使時省顧鐵雲也。鐵雲乃向薛夫人何夫人拜辭。與孟琬茗姑華姑揖別。薛夫人等遂行。鐵雲送登岸。見孟琬秋波澄澄。不時回顧。至車行已遠。乃太息返舟而臥。離愁填臆。輾轉反側。苦不得眠。取書閱之。意仍不屬。目力寢倦。漸入朦朧。忽汽笛作聲。如牛。輒復驚醒。一峯則鼾聲如雷。乃啓戶出視。船已離岸。欲行夜色深沈。電燈已稀。棟宇層層漸退。漸遠。憶此時孟琬當已睡熟。不識夢魂中尙來覓我否也。又思孟琬幸得二妹爲伴。後此當不憂岑寂。則我心亦稍慰。惟我者零丁一身。非力自振。拔終湮沒於人海中耳。不禁傷感。返入艙室。一峯猶未寤。因作日記。并題二絕句云。

月黑星沈夜向明。乘風破浪我長征。此行也算無家別。鐵笛吹殘變徵聲。

春水鄰鄰漲綠波。相思相望意云何。遙知南浦枯天草。泣露爭如別淚多。

吟諷間。一峯已覺暗。曰。吾弟乃竟夜未眠耶。鐵雲曰。否。少眠卽醒。不復思睡爾。一峯曰。長爪郎。嘔心成習。願安得許多詩料。貯入錦囊耶。起視所作。愀然曰。弟何事沈憂。乃爾。若我者。已一空人世。所謂恐懼。遠離顛倒。夢想者。弟年幼。識淺。固不能勝客感。然亦不應迴腸。盜氣。徒自苦也。鐵雲默然。

## 第十章 秋吟

江文通曰。黯然銷魂者。別而已矣。杜少陵曰。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人生離合之際。哀樂之感。緣情以生。莫能自禁。然長亭折柳。三陽關南浦牽衣。一聲珍重。無限鬱伊。曾得以一副痛淚。略爲灑滌。乃待闕鴛鴦。尙拘形迹。而前頭鸚鵡。未敢明言收拾。起萬尋愁腸。都付與眉心。皺。孟琬於此。其何以堪。

長風巨浪之子。云遙極目海天。乃悵悵自崖而返。長衢燈火。夜市已闌。薛夫人等返至逆邸。略語家常。旋就寢息。孟琬輾轉不寐。若姑爲所擾。亦不成眠。乃促孟琬起。與聯句以破其愁思。指帳額所繪梅雪爲題。

輕風一夜飈瓊屑。若水綃染遍。脂雪。琬縷縷。幽香透。夢飛。若飛向羅浮。化蝴蝶。琬春料峭。今夜深沈。若凝

寒輕襲芙蓉袞。琬借問美人來也。未。若半規新。川落寒林。琬玉龍鱗甲埋芳徑。若鐵幹撐烟山色。暝。琬何人

吹徹玉參差。若要喚冬山睡中醒。琬

曉風冷然。微雨灑窗。浙浙作響。涼氣透。罌。思而入。乃始枕藉共睡。及寤。則薛夫人何夫人與已久。方議過歸。僮僕往賃舟也。急起裝束。何夫人問若姑曰。汝曹昨夜何所事。天將明。猶笑語吃吃不止。若姑笑曰。無所事事。華姑曰。

姊言妄也。余昨夜朦朧中聞姊與琬姊共語。又雜有吟誦聲。當是作詩。薛夫人微哂。何夫人目孟琬。孟琬曰。華妹言然。余與若妹聯句耳。因呈所作。何夫人閱畢笑曰。大佳大佳。吾若兒亦大長進矣。此帳額余所夙喜。卽煩琬姪爲我題此作於上。薛夫人笑曰。潤筆幾何。否者。吾琬兒不能爲汝供鈔省也。何夫人曰。自應有之。惟視琬姪所欲得。因謂孟琬曰。汝何所欲者。吾爲汝致之。孟琬笑。薛夫人曰。琬兒其索此帳額以試汝叔母之吝惜否也。何夫人笑謂孟琬曰。若母無賴。乃欲奪吾所好。諒吾姪必不如是。若果有是者。吾亦不煩若題矣。一室盡笑。

十幅蒲帆。畫船如駛。薛夫人挈孟琬等歸越郡矣。懷人情緒。與日俱長。已是斗酒雙柑聽鶯時候。飛絮漫空。落英滿地。華姑撲得一大蝴蝶。繫以髮而玩之。葛姑見而嗔責曰。妹何故以游戲事。傷害物命。乃爲去髮而縱之。孟琬適見之。笑曰。若妹可謂別開紅箴救飛蛾者矣。

鐵雲偕一峯既抵長崎。修書報次寅及薛夫人。卽乘火車赴東京。沿途所見。平時矮屋。別是一番境界。而麥秀漸漸。樹木扶疏。絕少曠土。一峯謂鐵雲曰。弟觀之。農民能盡地力。若此。此其國之所以日有起色也。相與感喟久之。抵東京後。一峯爲料理一切。鐵雲乃至留學生會館。習日文日語。以爲入學校之預備。離鄉漸久。鄉心乃切。乃憑尺素。以抒其懷思。繇渺之情。

荷香清細。蟬噪槐陰。薛夫人何夫人率孟琬若姑姊妹。方在小園中。沈李浮瓜。以一椀消永晷。忽淡雲疏雨。淨灑炎塵。風來頓覺涼爽。而郵筒遞到。則次寅與鐵雲兩函俱至。次寅略道家常。並言將有外放司道消息。鐵雲則候



起居報平安外。附一箋致孟琬。則七絕四首。其詞曰。

海雲停頓月行遲。獨客天涯況此時。羌笛一聲楊柳怨。鄉心簇簇上愁眉。

韶光我自惜餘春。滿目櫻花倍愴神。遙憶故園今夜月。梨花飄雪逐芳塵。

斗室孤燈思悄然。傾杯無奈學逃禪。那知一枕游仙夢。卻被罡風吹下天。

修夜沈沈慘不陽。難憑斷夢渡滄浪。挑燈自譜清商曲。流水爭如別意長。

蓋鐵雲初蒞東京時作也。孟琬默誦一過。覺無限酸辛。直填胸臆。悽惶欲涕。強自支厲。閱默無言。薛夫人等亦爲之黯然。

雨窗消意堤柳驚。心居者固不可堪。異域羈縻。琴書寂寥。行者尤爲可念。孟琬於此親我觀人。一種深微幽杳之情。衝喉欲出。茹之不能吐之。又復不可蛛絲作網。乃搖曳於晴光澹淡之中。蠟淚成堆。恰相對於更漏深沈之候。耿耿此心。曷其有極。

若姑。慧人也。知孟琬之憂思。所以解之。乃輯唐韻一千字。作爲詩牌。去取之間。極費斟酌。強孟琬共作。逾月而後成。二人試闕。終日不能成。意蓋闕法。二人闕者限二百字。三人者三百字。千字可備十人互闕。每人取八十字。餘字累疊置案上。以備抽換。先成七律五律。或七絕五絕二首者勝。二人闕二百字。字不足用。雖有巧思。亦爲所束縛。故不克成。然斷句實有佳者。時時借以消悶。若有餘味焉。

十五度中秋

四十六

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天上月圓人間月半矣。是日早餐後。薛夫人偕出。苜姑與孟琬方閒話。華姑來。索苜姑教以鬪詩牌。抽換至百三十餘字。乃成七律一首。

池上芙蓉颯晚風。露華秋冷尚凝紅。遙天隻影飛征雁。古砌繁聲泣候蟲。靜聽寒衣響。刁尺又看新月入。簾櫳疏林一帶烟。如織點點歸鴉暝色中。

孟琬閱竟笑曰。羌無寄託。聯綴成章。然已大不易。苜姑亦笑曰。華妹甫爲此。已能若是。較我輩與白者。高出倍蓰矣。華姑面頰急推詩牌亂之。孟琬携華姑兩手笑曰。妹毋然。杜工部兩個黃鸝鳴翠柳四句。何嘗有寄託。又何嘗非隨手湊成耶。嗣此妹毋護短者。則進境何患不一日千里。正譁笑間。薛夫人何夫人已返。詢知其故。何夫人技癢。乃牽率薛夫人共戲。薛夫人曰。此調不彈久矣。若與兒輩嬉。容我壁上觀之。於是苜姑數四百字。置案上。招孟琬華姑共坐之。華姑以不能辭。薛夫人笑曰。我爲汝助。何如。華姑微笑不答。孟琬與之就座曰。何事作喬。豈吾母不足助妹耶。遂皆坐起。牌炊許時。華姑之詩先成。薛夫人得意笑。拍何夫人肩曰。華姪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者。何夫人亦笑曰。詩若不佳。當罪汝捉刀人也。乃前讀所作曰。

商。颺。颺。颺。傲。新。涼。銀。漢。迢。迢。更。漏。長。不。問。陰。晴。與。圓。缺。定。中。細。味。木。犀。香。  
雲。景。夷。猶。露。脚。飛。清。光。如。水。浸。羅。帷。休。教。孤。負。團。圓。節。爲。譜。霓。裳。舞。羽。衣。

何夫人笑。願薛夫人曰。阿婆尙是三五少年時。東塗西抹。手段。薛夫人笑曰。若以爲完全出自我手乎。我僅就華

姪原作爲易三四字耳。想汝三十老娘。倒纏孩兒。江淹才盡。必自愧煞矣。何夫人大笑。薛夫人又曰。若姪若何。若姑答曰。僅得四五斷句。瓊姊則已成一首。其未成者亦僅差數字矣。薛夫人曰。汝斷句必有奇思。可容我觀之。乃就視之。微吟曰。蔚藍無際漾蒼雯。……收將大地山河影。開闢人間不夜城。……但願媧皇補○手。織阿補就十分。薛夫人曰。造句極峭拔。惜不成章。又指○處問曰。當是天字圓字。茗姑笑曰。然。薛夫人乃視孟瓊作。

海天終古步虛聲。贏得今宵分外明。我笑姮娥太多事。年年都照別離情。

何當玉笛倚樓聽。極目方壺一髮青。明月霜天千萬里。警寒有鶴○○○。

薛夫人曰。不過爾爾。乃願何夫人曰。汝雖不成章。亦不容藏拙。何夫人笑曰。汝自來觀之可矣。願欲余謄真交卷耶。薛夫人笑曰。姑不與汝辯。總之已落第矣。乃觀所作曰。

井梧零落籬豆芳。秋氣蕭瑟秋風涼。廣寒八萬四千戶。修成七寶鏡。掛向星河旁。蟾不敢蝕。龍不敢吞。朔望有眺。陶元氣自渾淪。秋爲金之精。月爲水之精。金水互相感。秋中魄乃盈。

薛夫人笑曰。老婢自尋苦惱。乃作古風。宜不能成也。卽此數句中。如萬字河字月字。皆無可代之字。任教抽換餘字至盡。亦不能拆去兒輩已成之句。來就汝也。今日老夫人出醜盡矣。何夫人笑曰。較汝臨場規避者。自勝一籌。若今敢與余一較否。薛夫人曰。今日佳節。當與若角酒。此刻實不欲與汝角詩。何夫人笑曰。汝旣甘退避三舍。我亦不忍逼人太甚。但少須。汝毋得再逃酒也。薛夫人笑曰。但不爲牛飲者。則惟命衆皆失笑。

## 第十一章 夜話

鐵雲之蔽東也。四閱月矣。且語畧已通曉。乃謀入學校。一峯謂之曰。弟欲以致用耶。抑以爲市也。鐵雲曰。何如一峯曰。若以爲市者。警管也。法政也。剿襲些許皮毛之皮。毛。迅歸國。以罔功名富貴。乃捷徑耳。若求所以致用。惟有工業一途。陸海軍學。非不較吾國爲良。特彼教授吾游學生。但有粗淺而無精深之詣也。鐵雲曰。彼既歧視吾人。則工業亦未必能盡其所長也。一峯曰。是則不然。工業注重者實地練習。汝苟能耐苦與工人同其操作。自足以盡其精微也。鐵雲於是乃入工業學校。

於時清廷懲拳匪之亂。號爲厲行新政。選派之游學生。日以增多。紈袴膏粱之子。其借以脫家庭之羈絆。以圖自縱肆者。紛紛掛一游學生之頭銜。若蟻之慕羶而集。人數之衆。乃較寒賤之士。辛苦求學者倍蓰而不止。若而人者。既集於島國。自應各覓其取樂之方。淫賣婦之業。乃大盛。在若而人之目的。本不爲求學而來。則亦已耳。而尤必接熱心求學者。使同趨於游蕩之一途。而後快。苟有不與徵逐者。則嘗之曰。埋頭伏案之奴隸。謚之曰。怪物。鐵雲心志固未定。而有孟琬以據其中。又得一峯以障其外。途亦爲怪物之一。

一峯肄業士官學校。賃一室與鐵雲同居。值中秋。日本學校亦徇中國習慣。放假一日。一峯晨起謂鐵雲曰。吾儕爲求學來。非爲嬉游也。問學之道。若逆水行舟。非進則退。一日荒則退者遠矣。余仍往學校。吾弟亦謂然否。鐵雲曰。余亦無所適。不如往學校也。一峯曰。善。晚間早歸。沽酒以應佳節爾。遂偕出。乘電車以行。傍晚鐵雲先歸。一峯

猶未返。鏡雲命下女沽酒市脯以待。俄而明月上。光浸戶牖。倚窗眺望。小院疏籬。野花欣欣。向人多不知名。板屋櫺比。暝烟中。若辨若堦。太空無雲。極目不知其際。當門榕櫟三四株。月啣其杪。半吐若鈎。忽憶近人閨怨詩。郎心鈎不轉。鈎起妾心愁。句爽然自失。聞叩門聲。呼之入。則下女以晚炊既熟。來問卽餐否也。答以待一峯來。下女乃去。獨坐無悞。引酒自酌。一盃既罄。方欲再舉。而一峯推門入矣。詢以何故晏歸。一峯太息曰。少待當爲汝言。乃解衣磅礴。引盡一大白。慨然曰。我以父死非罪。無日不切齒於腐敗之政府。思所以報者。故走異國學陸軍。乃既至而大失望。蓋此間陸軍大學。異國人例不得入。學軍事者。惟有入士官學校。雖程度較低。亦無可如何事也。乃今兩年於茲。仍以異國人故。每授課至。戰術精微之處。輒令游學生退席。猶之習化學者。教以藥物之名。而不告以成分之輕重多寡。則猶無用之學也。余爲是竭力交歡同學。以期其轉授我。然亦有時得其真。有時且獲其僞。往往奔馳竟日。求乞於五六人之前。而不一分之益。今日又其例也。吾弟要知求真實學問之難。萬不可少自暇逸。又要知生爲弱國之民。並求學亦不得自由如此也。言訖。歔歔不已。索酒狂飲。盡醉而寢。

異鄉花草。客子心傷。況在異邦。更多感慨。鏡雲滿腔愁緒。方不勝兒女恩怨之私。及聞一峯言。頓增加一種激刺。急欲叩一峯。推究所以。奈一峯醉睡方酣。呼之不醒。而鄰寓游學生。方招藝妓驩飲。弄絃索。曼聲歌。雜以狎笑聲。滅燭偃息。酒力已微。反側不寐。但見窗櫺生白。月色正明。乃起出門散步。夜市將闌。人聲未定。乃避人趨僻巷。鵲獨行。纖塵不興。清輝滿地。舉頭則明月逐人。而移低頭則人影映月。而縮清風徐來。脩然自得。徘徊久之。乃反

其室則一峯已醒。方喚下女補作晚餐。鐵雲俟一峯餐已。因曰。乃者余思兄所言。證以平日所聞見。乃信古今果一弱肉強食之世界。吾宗國者。一息懨懨如此。年來所盛倡瓜分之說。其殆不免乎。一峯曰。此不可知。然吾國長此不自振拔者。瓜分必將成爲事實。庚子之變。外人非有所愛於吾國也。特互相猜忌。不敢首先發難。故爾幸存。至年來則列國於均勢所在。相持不下。吾國乃得以偷生易活。總之立國於世界。不恃己之強。而有力量無隙可乘。而恃人之互相牽掣。暫不加害。此豈長久之道。況立國於今世之潮流中。非強卽亡。非亡卽強。斷無麻木不仁。若今之政府。而可以終日者。彼異族之元首。昔以無意得之。今以無意失之。何足顧惜。所不堪者。吾儕小民。不知將爲誰氏之奴。隸馬牛耳。黃帝子孫。神明之胄。夷而爲波蘭。安南。印度。萬劫不復之奴族。勢所必至。是則可悲也已。鐵雲曰。然則今日所行之新政。皆不足以有爲耶。一峯哂曰。新政。耶。掩耳盜鈴而已。彼豈願改革者。迫不得已。塗飾面目云耳。或者新奇之稅法。足供彼橫征暴斂。借口之資者。乃心悅誠服而行之。未可知也。至公其國於衆民。與團衆民爲一國之道。彼烏乎知之。鐵雲曰。然則吾國有亡而已。兄將何以自處。一峯笑曰。余自有策。但此非弟所宜知。且余亦不願吾弟之能知而能行之也。夜向晨矣。睡休。毋多談。逕返臥室去。鐵雲惘然。

## 第十一章 失恃

黃花傲霜。秋光漸老。辛庵別以與援權。永嘉縣篆。何夫人乃率昔姑華姑。泛舟甌海。探雁宕山色去矣。青年姊妹。又復分手。河梁寂寞。房櫳孟瑋。乃形影相弔。忽飛電傳來。次寅外放江蘇糧道。矚辭夫人會於滬上。匆匆行色。挾

喜氣以俱來。遂以冬初束裝就道。

於是次寅與薛夫人不相見者年餘矣。旅次相逢。次寅引咎自責。且謂二十年患難夫妻。不意乃以一朝之忿。幾致決裂。今余幸得服官於外。去故園咫尺地耳。願得白頭厮守。非花亦僥言自辯。次寅叱去之。呼乳媪携珠兒來。牽衣跽阿而行。呀呀學語。肥白可念。薛夫人爲之一破顏。

時迫穹冬。催科政急。次寅篝書旁午。乃無暇晷。非花頗知斂迹。處房闈中。不甚出外。孟瑯則晨夕承歡。時逗珠兒以爲笑樂。家庭之間。漸呈美滿洩融之象。不謂人生缺陷。天中決不容享平安之福。而薛夫人病且死。

人生四十以往。血氣就衰。而中年哀樂之感。又無端起滅。以凋傷之。薛夫人體質固不羸弱。家境亦順。特無嗣之戚。時以關懷。雖離枝側。挺聊勝於無。而情愛被分。心終不快。爲此鬱鬱。云胡不衰。

梅花風裏。斗柄指東。轉瞬海河開凍。糧艘啓行。次寅檢點官書。異常忙碌。而薛夫人夢月入懷。紅潮不至者三閱月矣。乃以偶感風寒。作嗽不止。市醫不知爲肝病。一以瀉肺之劑進。乃至久嗽失音。又誤以爲肺痿。遽進獨聖散。嗽不止。且益以喘。及易醫改藥。疾以漸瘥。而元氣傷矣。

八月海運既將訖事。次寅始歸。見薛夫人憔悴甚。鎮日無懽容。且不時欲避人泣。醫言此子煩也。血氣虧損。故大劑以補其虛。無何臨蓐。產一男。血暈幾殆。雖幸而甦。然病根伏矣。

薛夫人四十無子。今生子。喜可知也。因名之曰喜兒。所以願復之者。無所不至。餘月後。喜兒忽患臍風。守護三晝。

夜不交睫。喜兒愈而薛夫人病作。薛夫人產後固患腿腫。至是乃不良行。夜臥苦不得寐。聞聲輒驚。驚輒怔忡不寧。自汗如雨。投以藥。猶以水投石也。月餘大漸。

冥然待盡。一息如絲。薛夫人伸其枯瘠之手。戰戰作拿攫勢。若覓人者。孟琬捧之以泣。次寅拊膺。隔坐。淚下如雨。喜兒臥乳傭懷中。酣睡未醒。兩頰微動。時作笑容。若不知乃母之將離去此五濁世界者。非花亦携珠兒。遙立室門外。沈寂中但聞病者喘急聲耳。既而喘聲稍緩。微作太息。孟琬拭淚。以口就薛夫人耳曰。母盍少進水飲乎。薛夫人呻曰。予。思。少。坐。孟琬乃扶薛夫人起。疊被以靠其後。奉參湯進。薛夫人少飲。卽卻去。俯首微息。少須。舉目視次寅。次寅近榻執其手。薛夫人良久乃曰。我今不起矣。有數言。囑君。琬兒。賢且孝。鐵雲良佳。且亦長矣。宜早爲之畢姻事。非花心叵測。君不宜過信之。引目四顧曰。喜兒。乳傭抱以前。薛夫人撫之。顧次寅曰。此無母兒。君宜好字之。毋使人得凌虐之也。言次悲哽。而眼枯無淚。喘息有頃。又曰。吾琬兒。孟琬泣應曰。兒在此。薛夫人曰。兒勿悲。嗣此善事。乃父並愛護。若幼弟耳。孟琬哭。薛夫人微揮手以止之。孟琬吞聲而泣。薛夫人曰。兒毋若是。余心益碎矣。閉目須臾。喘甚。微呻曰。吾事畢矣。喜兒。吾亦不能願爾。睜目。逼視顧次寅。點首者。再而歿。孟琬大哭呼。母立厥於地。次寅駭救。及甦。抱尸大慟。淚下染衣袂。皆赤。喜兒驚聞哭聲。亦呱呱不已。時秋陰沈沈。悲風怒號。天地亦爲之愁慘也。

越日大殮。孟琬攀號。頭搶地。額墳起若巨卵。次寅諭之曰。琬兒。毋重傷我心。且汝若是。亦非汝母意也。孟琬瞿然。



乃日夕抱喜兒處繡帳中。哀至則作無聲之泣。憔悴不復人狀。

曩薛夫人之憤而出京也。非花總攬內政。大有權力。久之。僕婢皆其心腹。遂得以惟所欲爲。彼優人者。遂亦夤緣入門。爲閨人。花底秦宮。帳中赤鳳。蹤跡極秘密。及赴外任。而薛夫人實來。治家嚴肅。五尺之童。都不許入後堂。非花之視薛夫人。乃若芒刺在背。然察次寅性情。又非昏庸。可以非理愚弄者。正無策以縱其欲。就謂薛夫人之竟死也。如釋重負。四體之鬆快也。可知。

人世之神。奸巨。慙以逮陰狠險詐之流。其最不可及者。曰能忍。故君子常不能與小人競。而獨至男女之私。獸慾方張。雖神奸巨慙。平日具絕大陰狠險詐之手段者。而亦不能忍。彼非花既與優人者。契闊經年。忍之已無可忍。乃乘薛夫人治喪日。次寅方忙碌。孟琬則苦塊昏迷。無有關防之者。遂與優人掩入園林。作幽會。會午夜後。賓客已稀。孟琬命小婢折蠟梅作瓶供。供靈筵。適窺見之。以告孟琬。孟琬駭極。急戒小婢勿聲。詎爲乳珠兒之傭婦所聞。以告非花。非花懼孟琬之白次寅也。乃預飾辭以待。

及夕。次寅來視女。孟琬屏人。略述小婢之言。因曰。父當徐偵之。此絕不宜急遽也。次寅怒而起。逕往訊非花曰。若今日午後。何事至園中也。非花揚揚若平時。含笑對曰。曩者頭腦忽昏脹。故散步其間也。次寅曰。若究何所作。非花故詭曰。無所作也。惟見某小婢與某僕戲笑。乃叱散之。方欲自主翁。速逐去某僕。以主母喪故。主翁太勞。是以未爲主翁言之耳。次寅默然不復置辭。薛夫人既發喪。乃託故。遂去。優人化名之某僕者。別爲孟琬買婢。以小婢

轉贈友人。孟琬不知爲非花之反噬也。以爲次寅欲滅其迹。故亦無言。願非花以保全一己。致所傾心之優人。竟不復能朝夕繼見。乃恨孟琬入骨。

人心不可以有所疑。疑苟起於心。猶墨點之着於素帛。屢滌終有迹耳。次寅既疑非花。則舉動言辭之間。自不復若往日之相待。且時有試探偵察之見端。非花固知之。則故爲愚騷。以應次寅。而隱微幽獨之頃。乃深自戒備。以避窺伺。果也。次寅迹之數月。了無可異處。則轉其疑。以疑孟琬。以爲孟琬殆有所嚙於非花也。不然。何至以小婢片面之辭。而竟爲若翁告者。且又誣譏若是其甚也。乃始不直孟琬。人生。父。女。之。間。本。不。若。母。女。之。親。心。有。所。隔。閔。則。距。離。日。漸。以。遠。勢。所。必。至。也。然。斯。時。之。孟。琬。則。問。安。視。饒。而。外。惟。以。調。護。喜。兒。爲。務。固。不。知。乃。父。之。已。外。之。也。哀哉。

### 第十三章 情誤

春秋代謝。瞬已歲星一周。鐵雲在校。已修業一學期矣。春假中。與一峯偕游。遍識一峯之知友。惟時革命之說。已流行於游學界中。盧騷孟德斯鳩之學說。不脛而走。入據青年學子之腦筋中。而爲之主。於是鐵雲之見地。又爲之一變。

榴火欲燃。暑假屆矣。一峯有事於南洋羣島。將首塗。鐵雲不勝悵惘。一峯憐之曰。吾弟盍歸國一行。省若婦翁於江蘇。亦佳事。鐵雲曰。不可。余去年始出。何至急急言旋。且造詣甚淺。借此數十日之休息。以溫習功課。詎不佳耶。

一峯喜曰。弟志可嘉。余返日當驗。若進境爾。乃行。鐵雲長日讀書布算。心轉閒逸。一日喝甚。寓中伏處若蒸。竟夜不得眠。凌晨趨公園。趁曉涼。一吐鬱熱。東方甫明。宿露微濕。濃陰疊翠。芳草成茵。乃拂鐵椅踞坐。仰視遙天。雲際朝霞。幻作紅藍奇彩。心曠神怡。頓覺倦怠。曲肱偃息。乃入睡鄉。忽聞犬吠聲。驚醒視之。則五步外一女郎。方俯首捉柔毛小犬。抱提而起。不禁慚惶。匆遽之間。竟前自謝失禮。女郎紅暈於頰。格格不知置詞。秋波一轉。俯首遽行。時朝暾融融。已下樹杪。乃移步言歸。女郎容貌身材。猶彷彿在心目中。

柱史氏曰。不見可欲。則心不亂。言心志堅定之難也。鐵雲之於孟琬。以最初之愛情。重以疾病扶持之恩誼。宜若非第二者所可躡入矣。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鐵雲之始至東也。以終童棄繻之年。具衛玠羊車之貌。每遨游淺草上野各公園。幾欲爲都人士女所看殺。特以一峯有先入之言。以謂如雲如茶中實多摩。登伽女。遂不覺心焉賤之。眼界因之益高。蓋亦所遇者多。拳曲擁腫之材。未足極巧笑美目之觀也。乃今突與女郎者遇。瞥然一見。若覩毛嬙。此中睽睽。未免有情矣。

鐵雲寡交游。所識一峯之友。各有所圖。絕不事酬酢。至同學中人。則又以其不善徵逐。厭而遠之。故普通一般學子。多盼暑假。以其無課。足快遊樂。而鐵雲則以暑假無課。轉無以遣長日。雖日補習舊課乎。而陳陳者苦無新義。以相推衍。則亦索然寡味。踽踽涼涼。獨居不樂。所往來於腦筋者。惟有思鄉耳。然積之又久。則又熱而不察。於是外來之魔孽。乃得而乘之。

鐵雲固不知女郎爲何人。初未必有跡而求之之念。但覺其可愛好。若名花嘉木。清風明月。佳山勝水。偶焉接觸。不能無所繫戀於心。而思繼見者。亦人情也。夕陽初下。餘熱猶騰。長揚出門。不覺至於清晨。邂逅女郎之處。拂塵少坐。游人已多。小兒一羣。啾啾其旁。肆爲憨跳。心厭其聒。乃走入叢樹中。藉草獨坐。倦鳥投林。鳴聲繁碎。晚蟬齊唱。微風動裾。意頗自適。俄而蒼煙漸合。暮蔭微明。新月一鈎。高懸空際。清光猶顯而未發。突一金鈴。小犬馳來林間。衣裙擦梓。聲彼女郎者。行行近矣。鐵雲起立拂衣。正與覷面相視一笑。翩翩過去。鐵雲惘惘而歸。自是每日傍晚。鐵雲必與女郎一遇於園中。有時女郎凝眸欲語。鐵雲轉眴。無言。或鐵雲賈勇而前。女郎又低鬟竟去。若迎若拒者。決旬斯時之鐵雲。殆置孟琬於度外矣。不謂天外飛鴻。傳來尺牘。薛夫人寥寥數語。只訊起居。孟琬一箋。備陳近況。書曰。

鐵哥青及梅子黃時。曾修箋候。匆匆載筆。未罄所懷。月來阿嬰病體。幸已小康。願長日端居。都無喜色。晨昏侍側。不知煩憂之何。以襲吾母之心。而據之也。往往色笑相承。祇聞嘆息。以此惶惑。不知何以盡其歡。阿嬰既亦知之。強笑慰余。以謂中心淒楚。不自知所以然。固請延醫。則又不許。阿嬰固喜與兒輩笑語。乃今則一變常態。妹誠竊竊憂之。初意兄暑假歸來。或以瀛洲之談。爲吾母解釋沈鬱。而又違所願。益用悄悄。矣。薰風南來。惠我好音。乞撫拾異聞。毋憚縷繚。俾得稱述。以勸吾母加餐也。獨客天涯。惟希自愛。孟琬啓。

曼睇柔些。偶寄間情。魂兮九遷。乃落魔障。鐵雲於情思昏昏中。展閱斯函。恍如清夜。聞鐘迷夢。爲之一醒。念孟琬

以娛母故。遠來乞助。安得不有以應之。又念孟琬孝思之篤。品格之高。愛情之純潔。而願負之。而濫用其愛情於不知誰何之人。一何卑下。乃爾則又赧然慚慙。於是杜門不出。日搜輯新聞雜誌中紀事之有興味者。遂譯成帙。作書報孟琬。郵筒既發。心胸開朗。了無渣滓矣。詎池水因風又多粲粲。

鐵雲伏處一週。自謂此心若沾泥之絮。久靜思動。乃散步出門。逍遙道旁。行樹陰中。不覺已至公園門外。徘徊有頃。初不欲入。既而毅然曰。澄此心如古境。影過不留。亦何害之有。且女郎亦未必尙來跡我也。時月景漸西。燈光猶赫然。乃登水閣。負手閒吟。俯瞰游魚。穆然意遠。少頃雷聲殷殷。黑雲層寸而起。雨點隨風飄至。涼意冷然。便聞笑語喧闐。履聲登登。三四婦女。蓬擁而來。爭前倚欄而坐。顧見鐵雲。目光灼灼。似欲吞噬。鐵雲急俯其首。憑欄外眺。則急雨蓋地而來。大有傾盆之勢。一少女亦來憑欄。突震雷一聲。羣婦皆驚絕。少女失措。乃就近撲入鐵雲懷中。鐵雲爲之駭然。剎那心定。不禁羞滯。願抱持之。不能推去之。不可而其人髮又作奇臭。夾雜以花露之香。棘鼻刺腦。氣逆欲嘔。迅雷既過。乃扶少女起。急急出水閣。冒雨而奔。猶聞羣婦縱聲笑也。

雨陣又催。迅急若瀑。願見籬外有一茅舍。跨籬竟往。則貯孔雀之籠也。願衣服盡濡。不得不暫時箕踞籬下。既悔且笑。又惡少女之無恥也。乃陡憶及一峯之言。喟然曰。誠第一賣淫國也。無何雨過。簷溜已稀。輕雷猶隱隱有聲。風搖樹枝。瀉水四濺。數武外翼然有亭。思入其間。整衣而後歸爾。乃竟徑而前。拾級將登。則向所屢遇之女郎。方取素巾拂去衣上塵埃。整鬢將行。瞥見鐵雲。眉峯雙蹙。若怨若怒。匆匆返身。遽下亭去。鐵雲不禁心爲之一動。整

衣振領畢。方低頭拭靴。見座隅素綢傘一柄。知是若人遺物。乃携之出亭。將以付諸園丁焉。雨過新涼。已是黃昏時候。幽僻處頗沮洳難行。鐵雲方穿徑路。出至廣場。見女郎匆匆復返。因前致詞曰。令娘是否爲覓傘來。已代爲挈至此矣。乃奉以傘。女郎以又值鐵雲正趨。卻立不意。鐵雲竟返以傘也。嗚呼。稱謝鐵雲。乘機叩姓名。寒暄數語而別。

大凡男女之際。距離至遠。而又至近。由靚面而注意。而交談。而結契。其間階級層累曲折。非經歷歲月。蓋不得而達焉。若互相慕悅。則又孽海記所云。男有心。女有心。那怕山高又水深也。然其間之消息。則以交談最爲樞紐。夫以少年。漠不相識之男女。不假紹介。而已到直接交談之程度。其爲道至難。而其可危亦甚。

女郎之名曰井上芳子。年纔破瓜。其父爲橫濱巨商。父歿。依寡母居東京。時方肄業女子大學。此情也。鐵雲以立談得之。於是孟琬所佔領之方寸中。遂不覺少擴其隙。以容芳子。自是以往。每暝色蒼茫。公園中必有兩人之蹤跡。行則並肩。坐則促膝。嗚嗚細語。款款柔情。有時亦相過從。鐵雲且登井上之堂。而拜其母。眼前之芳子。日益親。腦後之孟琬。日益疏矣。

## 第十四章 歸國

桐陰滿庭。窗紗映碧。紅塵不到。電扇招涼。雪藕調冰。心甜意密。蓋芳子家中。浸爲鐵雲之消夏。別業並所欲補習之課程。亦付之無何有之鄉矣。投分逾深。兩情如醉。鐵雲亦偶憶及孟琬。而思潮一起。即落此間。樂不思蜀。幾欲

揮斥孟疏。出諸腦海之外。而芳子則一縷癡情。爲郎顛倒。宛轉隨人。惟恐不當鐵雲意。危哉鐵雲。幾欲自毀戒體。所幸色膽虛怯。不張。尙不敵忸怩之念。事雖有甚畫眉。花猶未開並蒂。特懸崖之馬。少弛即墜。危機間不容髮矣。鐵雲身逐情波。瞬息將沈慾海。心爲物蔽。乃不自知其非。一味纏綿。詎計及日月之逝。然而一峯返矣。鐵雲別有所懷。言辭之間。乃多懸飾。一峯疑焉。又考其課程。則荒落已甚。乃留意偵之。鐵雲固日以午後詣芳子居。流連至夕。今爲一峯所監。乃託言小病。致書芳子。以緩相見之約。且止芳子弗來。爲一峯所伺。知以微詞探鐵雲。鐵雲固不肯言。一峯知其迷戀者深。乃姑置之。無何。學校開課。每星期前一夕。鐵雲輒探詢一峯次日奚適。一峯心知其故。故爲不知者。答之如平日。亦不詢鐵雲何往。月餘。工業學校。發起測量遠足會。擇各班程度較優者充會員。鐵雲與焉。乃約芳子至公園話別。一峯前詢下女。畧知鐵雲芳子之關係。至是乃躡鐵雲。盡窺見其情狀。入夜。一峯正色語鐵雲曰。比吾返自南洋。見弟神情恹恹。知弟必有所爲。不謂乃與此間女子結識也。少年更事淺。其情易流。是爲通病。原不足異。此間女子。亦非不可結識者。獨在吾弟。吾乃期期以爲不可。弟門祚單寒。世澤之負荷。先人之期望。皆在吾弟之一身。正宜振作以振家聲。不當荒嬉以荒學業。今弟自謂暑假補習。而以與女子往來。故致了無進境。已大誤矣。若謂異鄉花草。大可娛情。此在他人。不過風流小過。而弟則體質孱弱。又有聘妻所交。而爲娼妓之流。則弟適以自促其生。所交而爲閨閣中人。始亂終棄。實爲喪心。始亂終成。其將置聘妻於何地。如曰爲膩友而已。吾恐血氣未定之少年。未必有此把握。且彼方亦未必容汝。始終作魯男子也。一時失足。將爲終身。

之悔。又況吾人愛情所貴專一。吾弟聘妻之賢。其待弟之誠篤。弟屢爲我言之。弟正當儲積真實之愛情。以爲將來正當之用。而願粘花惹草。逐物而移。濫而不專。必有所負。卽以目前爲譬。弟與所謂芳子者。往來匪伊朝夕。寧得謂之無情。甚且鏤骨鑄心。謂可白頭如新也。而弟旣不能藏之金屋。芳子又富家女。決不能爲弟。小星勢難兩全。不決裂於此。必決裂於彼。苟決裂於此。則今日所與芳子交際之愛情者。僞也。或決裂於彼。則前日所與聘妻交際之愛情者。僞也。吾弟試自爲忖度。將負聘妻者是耶。將負芳子者是耶。我知弟皆有所不能也。則亦何爲自作孽。以陷於無可如何之境。耶。鐵雲不語。一峯又曰。吾固知忠言之逆耳也。然我誠不能不爲弟告。使今日而弟與我易地者。則弟將以我爲何人耶。我言盡於此。弟其熟思之。乃趨出。夜午。鐵雲來叩一峯寢門。曰。兄言是也。幸未及於亂。則猶可挽回。願無策以與之。絕則如之何。而可。一峯曰。吾弟果悟。是亦易。漸與之疏。可爾。詰朝。鐵雲遂與同學者行。

富士山者。日本惟一之高峯也。此行測量。乃以富士山爲的。鐵雲平日行三十里。已不勝疲。今雜入隊中行。乃不覺其苦。旣至山麓。支棚帳而憩。時正中曆八月十四日。月形已圓。光華四溢。鐵雲與本國人別爲一帳。晚餐後。席地玩月。談天說鬼。逸興遄飛。有欲乘興登山者。或止之曰。今日徒行。殆六十里。倦矣。且又有客無酒。有酒無餚。不如預備作明夜之會。衆皆贊成。於是釀貲付校中工役之隨來者。命整理酒饌。次日沿山脚行。測量竟日。旣畢。月已明於山頂。遂乃攀躋而上。及半。放目四觀。則野迥天高。空明一片。遠而滄海。近則村莊皆隱。入蒼烟漠漠中。不



甚明了。竟得平坦處。藉草而坐。傳觴角飲。歡呼長嘯。獨鐵雲凝然。若有所思。衆以其素沈默。亦不之異。既而月到中天。愈益皎潔。空山風露凜凜。生寒。衆飲益豪。鐵雲辭醉。出席履危石。倚長松而立。仰視蒼蒼。乃發遐想。回首當年。不勝愧悔。乃吟五律一首以自懺。

此夕瀛洲月。當年照越城。平添游子恨。悟到故鄉明。莫遣浮雲蔽。應知夜氣清。關山一回首。淒絕暮砧聲。默誦數過。爲之黯然而一念及芳子。行與之絕。則怦然。又若有不忍。躊躇久之。乃毅然曰。昨日之我。譬若已死。今日之我。乃返故吾。處事非斷不可。決舍棄之矣。決舍棄之矣。會飲者久不見鐵雲歸座。遣人來覓之。乃又入席。衆已半酣。議行令。須十三經語新名詞成語各一。以年齒爲次。鄭生者最長。思久之乃曰。三月無君。則皇皇而弔。目的好官。我自爲之。次周生曰。江漢朝宗於海。水平線。其遠而無極邪。次戴生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中心點。四面受敵。次舒生曰。一心一德。團體衆志成城。次黃生曰。初哉。首基。起點。始乎。始。次關生曰。何以速我。訟。相對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次及鐵雲。鐵雲意不屬。望月有頃。乃曰。月出之光。光線。雙照。淚痕。乾。衆譁笑曰。汝平日假作道學。今日乃道出心事矣。汝未娶。必非爲尊夫人。而有老杜鄜州之感。其必有奇遇。速以告我輩。否則當罰依金谷酒數。鐵雲不得已。乃言爲聘妻作也。衆又笑其強顏。或疑其託詞。仍罰三爵。最後及李生。李生思久不屬。衆催之。又有頃。乃曰。難在新名詞耳。今幸得之。臧文仲居蔡。涼血動物。死而爲靈。衆聞之大笑。時酒闌人倦。斗轉參橫。踉蹌下山。則曉雞啼矣。和衣偃息。不覺東方已明。乃又分班測量。蓋旬日而後。整隊返。鐵雲旋寓。則芳子已有函。

來候。並約之往。一峯晚歸。乃持以告之。一峯曰。弟誠欲絕之也。盍以疾辭。鐵雲乃以復芳子。翌日之夕。芳子來省疾。坐久之乃去。一峯謂鐵雲曰。此縛殊難解脫。弟宜堅持定力。假以時日。或能消彼美之熱度也。不然者。弟之墮落情障。當益深矣。一時之悟。不足恃也。鐵雲憬然。

茂陵秋雨病相如。鐵雲託病。乃真病矣。因臥連朝。外感已除。而怯弱實甚。一峯歎曰。乃不知弟體質虛羸。若是因。致以呼吸之法。法吸氣滿腹。至不可再納。乃徐徐呼出之。盡一炷香。晨夕無間。日入行之有效者甚衆。乃爲最簡單之養生術。鐵雲如法行之。漸覺胃強。筋力亦漸健。

方鐵雲之臥病也。芳子時來探之。遇日曜日且終日。守護其側。讀小說以娛之。鐵雲乃欲遠之。而不可得。一峯戒之曰。弟其忍之。當強制以度此生死關頭也。既愈。走謝芳子。語不及私而退。一峯喜曰。可矣。居無幾何。次寅書來。言薛夫人死狀。鐵雲懷嫗育之恩。大慟。又念孟琬哀悼。必不能堪。恨不得飛往慰之。由是對芳子之情始冷。

時游學生之來日本者。且五六千人。多曠課事治游者。文部省乃下取締之令。整頓校規。嚴開缺退學之條。措詞甚倨。留學生聞而大譁。以爲侮謾留學生。是卽侮謾中國也。相戒不得上課。於是開會言抵制者有之。謀於公使之門。要求交涉者有之。因不能聽講。內渡歸國者亦有之。是役也。是爲留學生反對取締規則之風潮。

風潮之初起也。鐵雲仍往工校聽講。既而被阻。不得入校。乃謔行止於一峯。一峯曰。此反對者誤也。彼嚴訂校規。乃於學業上有益。所不便者。舍業以嬉耳。奈何因彼措辭少倨。而加以侮謾之名。借以鼓譟乎。斯舉也。其必爲外

人所笑爲無意識之舉動者矣。今姑少待。此不久可平也。居有頃。風潮猶未息。內渡者日多。一峯乃與鐵雲歸國。

## 第十五章 營葬

薛夫人既沒。內政漸次操之。非花手。非花乃處心積慮。以欲擒故縱之法。行其離間之策。以爲處置孟琬。非難。特喜兒在其手者。次寅必不因寵己故。并遠其愛子也。則必先奪喜兒而鞠養之。使孟琬孤立。乃足以讒搆之。使失愛於父。而後得而挫折之。使不敢聲也。於是凡喜兒所需至纖至微之物。皆自次寅預製備之。及孟琬臨時索取。則皆取諸室中。以應之。次寅乃心歎。非花之周到。且能兼愛及喜兒也。而孟琬之笨拙。遂相形而見。

鐵雲與一峯抵滬。適次寅方督運漕米在申。鐵雲往見。次寅喜曰。汝來甚佳。我今爲薄宦所羈。不克爲汝岳母卜葬。今將以誣諉於汝。汝其往越。爲我相度之。鐵雲請謁薛夫人殯。次寅因携之返蘇。至署。鐵雲入謁遺掛。拜且泣。孟琬抱喜兒出。拜謝。失聲哭。鐵雲慘然掩面而退。遂祭薛夫人於內舍。越日。次寅使僕輔鐵雲旋越。

風水之說。惑人也深。其尤惑者。乃欲借祖父之枯骨。以求富若貴。而地師之門。乃如市。願地師之爲道。人各不同。從未有不互相鄙夷者。故覓葬地之難。非經歷歲年。揮斥巨萬金錢。以滿衆地師之慾壑者。不可得也。願鐵雲絕不信其說。輒以己意斷之。請於次寅。次寅復書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古有是說。未可厚非也。至富貴發祥。則謬妄矣。但求得無水無蟻者可。由是鐵雲之覓地也。乃不三月而告成。赴蘇復次寅命。道出滬上。則喧傳皖撫恩銘。爲徐錫麟所刺死。鐵雲往候一峯。則已不知所往。悵然登滬甯鐵路火車行。中途思忖。以爲一峯必與聞其事也。

既至蘇。次寅詢其識徐錫麟否。謂官場中自聞此變。以爲凡游學生皆化外野人也。鐵雲乃以留學時間之前後。爲不識徐錫麟之證。次寅乃始釋然。

葬期既定。次寅將赴天津。時越郡大通學校之獄亦已緩。乃命鐵雲護孟琬扶薛夫人靈櫬。往葬於山陰。啓土窆棺。築塋樹碣。兼旬而後。歲事遂以中秋日奠墓。孟琬携喜兒臨穴。旣痛慈母之永離。又傷庶母之媒孽。失聲一號。不覺暈絕地上。鐵雲大駭。急命傭婦扶救。久之乃甦。撫膺大慟。血淚交迸。鐵雲雪涕。命傭婦掖孟琬往田家休息。獨立華表下。顧新築之佳城。念從前之恩意。白楊衰草。殘照空山。華落傷心。沈瀾不已。

秋稼已登。原野逾曠。近岡遠嶂。環抱如屏。長空初度。賓鴻淺水。猶鳴。螻。蝈。銀蟾瀉影。煙海溟波。大地光明。乃有愁慘荒涼之氣。鐵雲勞工人以酒食。餐畢散資。工人各渡水穿林而去。人影微茫。行行漸遠。茅檐竚立。俯仰興懷。詠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煩憂。句乃知古之傷心人。原不必別有懷抱也。徘徊有頃。因連日勞頓。乃就寢室。聞隔院孟琬猶哭。嗚咽有聲。坐聽移時。心大不忍。乃趨往勸之。曰。嗟乎。琬妹。可以止矣。爲世母哀。亦當有以慰世伯也。節哀爲孝。妹其念之。孟琬不願哭。益哀喜兒驚醒。大啼。乳媪慰之不止。孟琬往抱。始帖然睡。孟琬臂上鐵雲。逡巡欲出。孟琬止之。曰。鐵哥來。兄爲吾母盡力。我感兄矣。雖然。兄不知我心也。我哀吾母。竟舍我而去。我又哀吾母。竟舍去之。我也。兄要知父母之情。非不親而無母之兒。則又有不能告父之隱。於是無母之兒。惟有哀其母之。竟舍兒而去已耳。言及此。哽咽不成聲。旣而努力吐辭。曰。今夕之月。猶是去年前年之月。猶是滬上越城之月。今

日。之。我。則。已。非。矣。吾。恐。明。年。今。夕。之。月。所。照。者。又。非。復。今。年。此。夕。之。我。矣。嗟。乎。鐵。哥。願。無。忘。妹。今。夕。之。言。其。永。以。今。夕。爲。紀。念。蓋。此。後。之。今。夕。妹。尚。能。與。兄。爲。此。長。談。乃。在。不。可。知。之。數。矣。哀。哉。吾。母。之。竟。舍。我。而。去。也。乃。又。頓。足。而。哭。鐵。雲。嗒。焉。而。退。明。日。孟。珣。入。城。返。其。居。鐵。雲。料。量。畢。仍。護。孟。珣。往。蘇。則。次。寅。已。由。津。返。時。日。本。文。部。省。之。取締。規則。已。取。消。一。峯。前。行。赴。東。有。函。囑。鐵。雲。速。往。鐵。雲。於。是。辭。次。寅。匆。匆。啓。程。

秋。高。氣。爽。海。闊。舟。輕。滾。滾。黃。流。又。送。鐵。雲。東。向。扶。桑。而。去。此。行。滄。海。雖。屬。重。經。而。踽。踽。獨。行。乃。倍。覺。枯。寂。况。追。憶。年。前。登。舟。之。日。送。行。者。自。崖。而。返。惘。惘。可。憐。而。終。不。料。此。日。長。征。乃。挾。有。華。屋。山。邱。之。感。也。又。念。孟。珣。難。言。之。隱。是。必。恃。寵。而。驕。者。已。有。端。倪。家。庭。之。間。細。微。瑣。屑。之。事。固。有。可。以。使。人。難。堪。而。不。能。以。言。語。形。容。者。男。子。治。外。所。不。及。知。也。而。父。女。之。間。又。與。母。女。之。親。切。者。有。間。於。是。孟。珣。苦。矣。然。則。吾。將。奈。何。但。有。娶。之。僭。來。留。學。耳。反。復。以。思。計。無。有。善。於。此。者。策。定。愁。緒。稍。解。惟。急。盼。登。陸。與。一。峯。商。所。以。進。行。者。而。機。輪。轉。其。不。疾。不。徐。如。故。心。熯。若。火。既。而。少。定。不。禁。自。笑。以。爲。登。舟。離。岸。之。頃。以。行。行。與。故。鄉。遠。乃。惡。其。離。去。之。速。乃。今。又。惡。其。到。埠。之。遲。一。何。此。心。之。善。變。也。

初。一。峯。別。鐵。雲。卽。往。南。京。探。其。密。友。已。而。旋。滬。則。有。來。約。其。舉。事。者。一。峯。以。爲。運。動。軍。隊。未。成。熟。事。機。尙。遠。旋。被。強。赴。武。昌。卽。鐵。雲。赴。越。覓。地。時。也。未。幾。而。皖。變。作。羣。痛。徐。錫。麟。之。死。又。惜。其。發。難。獨。早。以。致。失。敗。思。所。以。繼。起。者。而。清。吏。查。究。甚。嚴。浙。省。已。興。大。獄。乃。相。率。赴。日。本。則。偵。探。已。佈。於。島。國。矣。乃。咸。寂。然。不。動。數。月。後。偵。探。漸。懈。始。變。

計謀所以傾覆清政府者。一夕方自秘密會所歸。而鐵雲乃秉燭坐待。驚喜呼曰。吾弟何時來。在本國啓程時。胡不與我以電報。鐵雲畧述踪跡。便與議娶孟琬事。一峯曰。此亦大佳。惜不於我在國時。覲面與商。今既來東。而弟又初到。措詞實難。少遲。我當爲弟函致次寅年伯也。然弟業荒矣。今且入校肄業。鐵雲乃詢反對取締規則風潮之究竟。一峯歎曰。學校之所以能培植人才者。以規則嚴也。而羣起反對之。彼何愛於中國人。而憂其不成材耶。宜其取消矣。而今而後。苟非確有把握。實心求學之人。將無有不隨聲附和。流爲非僻者。吾國歲糜百數十萬金。而造成一般游蕩之浪子。可哀也夫。

## 第十六章 辭嫁

浸潤之。謂入於不覺。笑面之。刀中於無形。其爲力也。漸其蠱人也。深其收效也。遠而可必。孟琬葬母歸來。非花實行離間之期至矣。其第一着。在使次寅不信其女能保育喜兒。已前種種。其因矣。從因生現。將借事而發其機。無如孟琬守護喜兒。幾於寸步不離。無可施其毒害者。會傭婦洗兩兒之襪。既潔。並携而分送。先至於非花之室。非花有觸於心。乃託故使傭婦取出。斷針兩枚。置之喜兒襪之中。傭婦不知也。携出交孟琬。入夜喜兒遺溺。襪溼。乳媪取有針者爲之易之。於是喜兒被刺。大啼。抱持掀播。針愈刺。喜兒愈啼。孟琬不知所爲。百計慰之。喜兒啼不止。次寅驚寤。亦來視。非花乃曰。胡不解襪。襪驗之。襪既解。喜兒啼頓止。驗喜兒身。無恙也。繫襪。襪有頃。而喜兒啼又作。非花乃故取襪。反覆視。揉以手。呼痛曰。有針。果取得二枚。於是次寅怒詈乳媪。何故不慎。非花教孟

琬曰。縫工作棉衣。必彌以針。偶不經意。針即斷入。絮中矣。故小兒衣物。非細細以手按搗。適者不敢與之。誠畏斷針入肉也。又助次寅責乳媪曰。姑娘誠不知此事。汝曾爲人母。而奈何亦不知之也。乳媪不敢聲。孟琬大慚。次寅乃益喜。非花心思細。而覺孟琬之粗疏矣。

月餘。喜兒忽患夜啼。抱持而走。則少止。孟琬連夕不寢。眼赤痛。乳媪亦苦倦。不能終夜抱兒走。喜兒啼又不止。次寅患之。又憐孟琬無所爲計。非花乃曰。試以喜郎交妾看護。一夕或足以已。其啼。孟琬不欲。次寅強之。非花乃抱喜兒。並乳母移以去。非花先斥乳母睡。乳母已倦極。竟上床。鼾聲已作。非花乃以新棉漬甜酒。納喜兒口。喜兒吮酒而醉。乃沈沈睡。竟不啼。次日次寅稱異。非花曰。小兒之性。宜順不宜拗。是必拗之。遂復而爲此也。妾惟以柔道行之。故小兒悅而不啼耳。遂返喜兒與孟琬。夜啼又作。孟琬忍目疾。仍抱以繞室行。達曉。目腫不得啓。次寅知之。乃命非花暫護喜兒。至孟琬目疾愈。乃復其故。於是次寅心中。乃謂非花能育喜兒。非孟琬之所能及矣。

時有流行之病。曰紅斑痧者。其始發熱數日。遍身現紅色斑點。繼則骨節酸楚。數日或旬餘而瘥。是病也不藥亦愈。孟琬之婢忽患此。既而孟琬亦病。次寅畏傳染及小兒也。乃延醫爲兩兒種牛痘。使非花護持之。詎孟琬紅斑痧已愈。而平日積受之勞傷。遂因骨節酸楚。而一發洩之。困不能興者。乃匝月。而非花之調護喜兒也。較珠兒尤親切。次寅以冷眼觀之。乃覺非花真能愛喜兒。可無事孟琬之勞勞矣。

孟琬愈後。仍請護喜兒。次寅微示之意。曰。汝病新愈。未可過勞。非花頗能調護小兒。汝胡不多養息數日也。孟琬

曰。新姨固已有珠弟。亦未可過勞也。兒病已愈矣。請仍舊貫。次寅心微不適。而無以強也。遂往諭非花。命移喜兒至孟琬所。非花欣然。不以爲慍。次寅以爲真非花之心也。益契重之。而一峯之書適來。爲鐵雲請婚。次寅躊躇不能決。以告非花。非花極力慫恿之。以謂女大須嫁。主君以了向平之願。甚佳。至喜郎者。妾之責也。次寅以爲然。乃囑非花微探孟琬意。非花逕以告孟琬。孟琬怒曰。焉有母死。骨未寒。而適人者。必不可。非花曰。此則余不敢爲主君言。惟姑娘自言之耳。孟琬憤曰。此亦何礙。乃面次寅曰。聞蕭氏請婚。父意云何。次寅曰。未決也。惟念鐵雲門祚單寒。早成嘉禮。亦甚善。孟琬曰。然則父意將允之矣。獨不念兒今在衰絰之中耶。次寅曰。此世俗多有之。固可從權也。孟琬曰。較諸奪情起復。必有重大之事。不得已也。今蕭氏有何不得已。而強人以從權耶。且喜弟又何託者。次寅曰。兒毋固執。吾爲汝思之熟矣。至喜兒則有非花在彼。能善視之。兒無慮也。孟琬曰。新姨乎。兒未之能信也。昔在京師。珠弟病甚。舉家惶惶。而新姨獨自若。彼於所生。尙不甚關懷。而謂能恩及異腹兒耶。次寅怒曰。此無與兒女子事。我意已決。汝敢違我命乎。孟琬曰。父命誠不敢違。然父母一也。母命又敢違乎。吾母彌留之頃。囑兒護持喜弟。兒已受遺命矣。父能起吾母而改命之者。則兒決以喜弟付之。不知誰何之手。終不過問。若父不能起吾母而改命之者。兒惟有服從遺命。不知其他。決不以喜弟輕落人手。供其挫折也。次寅大怒曰。汝不過不慊於非花耳。我自字喜兒者。汝當可無復言矣。孟琬曰。父自有公事。安能字小兒者。亦仍委之不關痛癢之人之手耳。次寅曰。然則汝將終身不嫁。專護持汝喜弟耶。孟琬曰。終身不嫁。亦何害。但得護持喜弟。俾得長成。他日得見吾母。



於地下者無他望矣。次寅怒極不假思慮。遽取一峯來信。擲諸地曰。若然則汝自復函於彼。孟琬曰。父既命兒復函。則兒自復之矣。拾函趨出。次寅鬱怒不已。遂出門去。夜歸寢息。餘怒未熄。既而轉念。孟琬雖固。已亦太忤。且孟琬愛其弟。防護甚至。亦人情也。何必強之以傷父子之恩耶。浸有悔意。晨興方欲召孟琬來。而孟琬已使婢持函稿呈閱。

鐵雲世兄台鑒。昨奉一峯大哥來示。請婚。嚴君命琬復書。謹扞胸臆。達之左右。禮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三十年而嫁。註有故謂父母之喪。今琬儼然在衰絰之中。而來請婚。是失禮也。世俗有喪婚之說。棄義蔑禮。莫此爲甚。整風正俗。道在吾儒。豈有詩禮之家。爲習俗所移。尤而效之者。而以爲請婚之旨。是失言也。失禮失言。琬不敢聞命。人誰無母。奈何以不孝之行。強以污人。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願三復之。以自省其咎。

次寅乃走孟琬所謂曰。日昨余少忤。亦旣悔之矣。今一任汝意。其毋謂老父不慈不諒汝心也。孟琬乃垂淚而跪曰。願父恕兒無狀。兒實不忍離喜弟也。次寅命之起。還其稿曰。此措詞過激。豈可令鐵雲見耶。汝其自燬之。孟琬曰。函已於昨日發矣。收據在此。次寅嘆曰。汝亦太任性矣。乃使人持收據往郵政局追回原信。而別以函復一峯。非花預計離間之策。其完全收得效果。當在一年以後。不謂鐵雲來請婚。以爲借此早拔卻眼中釘者。爲計亦得。故力贊其成。乃孟琬竟不願。致與次寅衝突。非花仍竊笑於旁。以爲汝雖戀喜兒。奈已大傷厥考心。更無庸余從旁析汝父女之愛也。孰知次寅雖當時盛怒。而客氣旣平。轉一一如孟琬之願。愛憐有加。乃至己所歷試有效。

之技。傾均歸。失敗更覺。厲心切齒。於是時時思所以中傷孟瑛者。

### 第十七章 懷舊

澗溪春早。島國迎年。鐵雲得次寅復書。心境不快。一峯乃趁此休假期中。與偕作廂根之游。浴溫泉。且赴密友約也。海濱積雪。寥落無人。夜月。皎皎。朝陽。艷艷。亦足以蕩溢塵心。奮振志氣。流連三日。乃歸東京。一峯方與同志數人。組織足球會。長日奔走。鐵雲倦於游覽。乃以書籍自遣。偶見涼雲草堂隨筆。載有春困詞及賣春困詞。淫思古意。寄託遙深。乃戲效其體。作八絕句。

如絲春雨送輕雷。寒勒天桃未許開。無那支頤撥爐火。香銷心字半成灰。  
瘦損腰圍繡帶長。恍聞鈴語怨郎當。奈他新月鉤愁起。誤卻游仙到睡鄉。

春陰漫說養花天。憔悴心情似去年。解釋東風無限恨。買時拚擲萬金錢。  
孤負韶光又一春。繡幃鎮日悶真真。錢翻羨鄰家女。嬌小年華未解愁。(以上春困詞)

除夕曾經事賣。蹶無端。愁又逐春來。懨懨情緒。年年積堆。向眉峯掃不開。  
越越繚綿越越。癡癡人風日自遲遲。可教搜索春消息。付與簫。昨夜吹。  
捨身欲乞梵王靈。打破虛空自在行。一笑拈花難解脫。佛心爭奈是多情。  
煙雨江南遲曙色。小樓昨夜數殘更。美人幽怨歎鴛枕。聽徹花僮叫賣聲。(以上賣春困詞)

夜色逾午，展衾欲睡。一峯歸來，見所作，笑曰：「吾弟大有閒情，然何不作閨思閨怨，以寫爲人在客之牢騷也？」鐵雲曰：「兄何不自作？」一峯曰：「奈我無所思，無所怨，不若弟有實情實景可寫也。且我亦無暇及此，不若吾弟有此兼人之腦力，雖然弟今方致力於學，偶爾陶寫，性靈未爲不可，而刻意爲之，枉拋心力，則無謂甚矣。」由是鐵雲專一於學。

歲月堂堂，一去不返。三春好景，九夏清陰，恰已無痕過去，而容易秋風。又來客次異鄉，佳節本自關情。鐵雲既思家人骨肉之懽，乃多游子風塵之感。況復去年今日，僑聆哀怨之詞，茅屋秋風，空山明月，都爲慘澹。此情景深映於心，豈能忘卻？因復遠溯從前，年年追憶，記其概畧，各係以詩。命曰「秋中月影」，記叙頻年離合之情，慰遠道相思之苦。屬草未終，遇同學者數人來，劇談至夕，復邀往酒樓買醉。酒闌人散，夜色已深，踏月通衢，意頗自適。而同學中有好冶游者，乘酒興強拉鐵雲同行，辭之不得。既抵青樓，又呼酒共酌。妖姬三五，迭來侍側，而年前驚雷撲入鐵雲懷中，少女在焉。注目不移，鐵雲赧甚，惟有低頭不語。衆以鐵雲稔氣，益思玩弄之，以爲笑。故使少女坐近鐵雲，鐵雲移座避之，而少女竟前曳鐵雲手，笑曰：「曩公園一見，賴君得免於仆跌，乃累君冒雨而行，至今耿耿。今君來，乃不知所謝。」鐵雲不語。衆不解少女云何，詰得其情，大笑曰：「汝兩人種因已久，自當了此夙緣。今夕人月雙圓，花魁好報郎君德也。」鐵雲窘且怒，拂衣起曰：「余實不解諸君何事，專與余惡作劇也。」衆笑曰：「又將出道學面孔向人矣。」逢場作戲，亦復何礙？鐵雲曰：「逢場作戲，亦其人之自願，今我不願爲此，奈何強爲撮弄，侵奪人之

自由。衆笑曰。小題大做矣。此亦何至侵奪自由。我輩去休。聽新婦與新郎交涉可也。一哄而散。推鐵雲入室。而扇其門。鐵雲大怒。推門數四。不得啓。乃含怒而坐。意少女敢前者。當立批之。詎少女見諸人扇鐵雲於室。知鐵雲不願。雖甚愛鐵雲。而見其怒氣勃勃。竟遠伏不敢近。鐵雲坐有頃。怒少平。思徒怒無益。乃招少女使前曰。汝果愛我否。少女囁嚅曰。愛。鐵雲曰。汝真愛我者。當不願使余心有所不快。而不肯違我之請求也。今余請求汝啓門。縱我出可乎。少女未答。鐵雲促之曰。汝能啓門使我出者。乃見汝真能愛我。則我亦愛汝矣。少女乃曰。門由外扇力不能啓也。鐵雲曰。汝盍呼人來啓門。少女逡巡曰。呼恐不及聞。奈何。鐵雲絕然曰。然則汝云愛我者。僞也。則吾誓不能愛汝。少女不得已。引吭而呼。聲未畢。衆譁然啓門入曰。今世果有魯男子。又笑謂少女曰。今後蕭先生愛汝矣。汝其向之索愛。又謂鐵雲曰。汝已允許愛之矣。今試觀汝若何愛彼者。鐵雲怒極而笑曰。彼婦之愛我。誠較諸君待余之友誼爲深切。余今許以朋友之愛矣。乃與少女握手曰。我感汝情愛汝矣。然不能至於褻行再相見。乃趨出。時餘怒未息。血猶沸然。至街頭。則月明如晝。空氣清冷。頭目頓爽。且行且思。且憤。匆匆然歸。一峯已睡。搥門而醒之。盡以告。一峯聞而大笑。但囑鐵雲嗣後對於同學敬而遠之而已。

越日值星期。鐵雲晨起。足成所謂秋中月影。記者序其原起。甫竟方在吟誦間。一峯適歸。聞之。走來視鐵雲。匿之一峯索之急。乃示以序。序之詞曰。

余以甲辰。始來島國。異鄉異客。瞬息三秋。每當悴葉飛晨。清露零夕。蒲牢吼晚。絡緯驚寒。涼颼襲人。孤檠對

影斗轉參橫之夜。鄉心與雁影俱遙。霜清月落之天。旅夢逐烏啼中斷。星移物換。撫時序之遷流。雨晦風瀟。寄情懷於渺漠。江潭搖落。看楊柳而悲來。秋水蒼茫。溯棄葭其宛在。況漢書下酒。當年子美能狂。而滄海乘槎。此日張鷟未返。夜月則機虛錦字。天台則飯冷胡麻。待闕鴛鴦。鳥雖同命。分飛蛺蝶。蟲自可憐。望美人兮。天一方。共明月兮。隔千里。此時此際。何以爲情。相望相思。積而成痼。慨其歎矣。感不絕於予心。默而息乎。情恰難於自恕。嗚呼。故園明月。又到今宵。客裏中秋。久虛佳節。對此青天碧海。平添昔怨。今愁。憑將毛穎。赫蹏印出。雪泥鴻爪。雲煙已逝。爲留過眼之痕。日記備忘。細說從頭之事。此情追憶。首青梅竹馬之年。私語無人。指丹桂明蟾爲證。他日相逢。玉女也應識我。情懷乘風且問。姮娥何事。照人離別。

一峯笑曰。此其大畧矣。願得觀所以稱述者。敢請鐵雲不能拒出所爲記。記曰。

昔歲己亥。余侍父宦京師。以八月十四日抵京。寓陸年伯所。越兩月。始與孟琬共讀。明年庚子春。陸年伯以孟琬字余未幾。而吾父棄養。旣卒。哭而拳亂。以作避兵。南下中途。余病甚。孟琬以母命來扶持。余故以庚子爲余兩人紀念之始年。昨歲丙午。余由日本歸國。爲陸年伯母薛夫人營葬事。中秋莫暮。孟琬爲余言無母之隱痛也。哀不可止。明年丁未中秋。余苦憶孟琬而容貌之戚。哭泣之哀。瞿然在心。目間遂以中秋爲余兩人紀念之日。以今視昔。由後溯前。遂作秋中月影記。以誌余兩人之離合之情。

庚子中秋。兩人同在滬。余病新瘳。而多傷感。孟琬時來慰余。余時十四。孟琬才十三耳。居恆藥餌。饘粥之屬。

又皆孟琬爲余料理者。蓋余身心皆惟孟琬是賴。是夕陸年伯母設團圓之譙於露台下。觸余孤孽之痛。辭不赴。而孟琬來強余去。時以笑語楔我心。愛彌可感矣。係之以詩十里車塵靜。軟紅碧天如洗。月初中心頭滿。貯無家恨。消受柔情一笑空。

辛丑中秋。兩人同在越。余方習古文。備白戰於舉場。研索典籍。日有常課。是夕有女賓。孟琬以陸年伯母命。將飲食來餽余。時秋霖連日。黃昏後。雲破月來。光乃逾皎。因語月小池邊。不覺更漏之殘也。謝雲歸。袖傲新晴。放出清光。夜倍明。風定小園人不寐。月移花影上簾旌。

壬寅中秋。孟琬在越。余在閩中。秋暑猶盛。余病鼻餅。入夜氣清。頗適稍釋。矮屋中臥。看明月。念吾孟琬。此際不知何作。狀蓋三年來。此爲第一次之小別也。聲聲鼓角。壓風簷。小別新愁。縷縷添飛影。倘致齊入月相逢。偶借一輪蟾。

癸卯中秋。孟琬在越。余在閩中。病且劇。擁衾頽然。臥不能起。而無情明月。仍來窺簾。余因思前年病中。孟琬調護之殷。淒感不已。月漾簾波。浸布衾。強支病骨。耐秋心。有人今夕。陳瓜果。祝我平安。立夜深。

甲辰中秋。孟琬在越。余初來日本未久也。是夕余置酒待一峯大哥同飲。而一峯久不至。倚短窗玩月久之。乃獨酌有頃。而一峯始歸。爲余言祖國凌夷。外人侮蔑之狀。聲淚俱下。身世之感。乃逼人而來。獨出步。月相羊久之。風露襲裾。警寒而返。海天又見月當頭。且作新詩。斷送秋香。霧清輝。今夜感憑風。吹夢到鄞州。

乙巳中秋。孟琬在蘇。余在日本。時方以遠。足會測量。至富士山也。初此間有某士女。與遊於公園中。兩相愛悅。過從匝月。幾不自持。爲一峯所知。諍之甚力。又得孟琬書。以母病幽憂。乞余遠道致詞。以相解慰。余乃自悔輕薄。是夕與同國同學者八人。登山巔。邀月痛飲。徹曉。曾作自懺五律一章。所以誌吾過也。約伴登臨。醉濁膠。山深夜靜。白雲高。松風萬壑。鳴虛籟。卻憶泉唐八月濤。

丙午中秋。兩人同在越。爲營陸年伯母葬事也。馬鬣崇封。螭碑屹立。推牛祭墓。大事畢矣。而孟琬爲孺子泣。午夜未已。余往勸之。孟琬惟自哀無母。而語言之外。若別有隱痛者。是殆姬人半夜之啼。有媒孽之者乎。余不得盡其詞而退。而其哀惋之聲。迄今猶在余耳。余永終古而莫之訛忘。嗚呼。一九涼月。又越西。午夜哀猿不住啼。寸草有心春已去。蒼蒼宰木白雲低。

一峯曰。此均以前事也。今年之事。弟當作如何。彼法鐵雲曰。方在構思。而兄來亂我文心矣。弟思惟有直書其事耳。一峯晒之。

## 第十八章 失怙

年事匆匆。次寅方以預備漕運忙。而忽得幸庵訃告。蓋幸庵之任永嘉。官聲大好。方奏請實授。而遽卒於任。何夫人遂以春初扶柩歸葬武昌。道出上海。孟琬隨次寅往弔。別兩年以來。而孟琬已無母。若姑華姑已無父。相見惟有涕泣。孟琬留數日。送何夫人登舟而後歸。以見何夫人懷抱無嗣之戚。平日豪放之氣。剗削殆盡。若姑華姑雖

賢孝而慧亦無以解乃母之憂竊自慰以爲己則有弟固較勝一籌也而所以護持喜兒者益不敢懈非花乃無隙以乘之。

宦海風波瞬息百變。次寅以失首揆意旨。故爾外放。至是政府中人。又屢經更易。所恃爲奧援者。或死或歸。而次寅之官運。遂臨末日矣。於是有欲得江蘇糧道缺者。樞府將以次寅陳臬雲南。使趨邊遠。以避賢路。軍機章京之舊與次寅善者。乃以急電通告次寅。使早自爲計。次寅官輿雖濃。而實不願行此萬里路。因急輦金運動。未成熟而諭旨已下。遂匆匆交代入京。思所以挽回之者。而迄未有機會。不得已。請修墓假三月。冀大力者得從容爲之。幹旋。遂暫返蘇。携眷屬歸越。已而假期將滿。其代次寅通意於權貴者。傳命曰。俟一到任。則爲之區處。刻無隙也。次寅失望。勢不得不赴任。因念挈眷偕往。則道遠且艱。設不久而遷調他方。是徒勞往返也。若留非花與孟琬居此。則又慮其平日素不相洽。恐多齟齬。若祇挈非花去。則孟琬一弱女子。獨支門戶。實非所宜。躊躇久之。乃決以獨身赴滇池。計蒞任半載。不得遷調者。亦必引疾而歸爾。於是集非花孟琬於一堂。而告誡之。而遂行。

物莫能兩大。兩大者其力相抵而爭競。生焉。家庭之間。乃尤爲繁碎瑣屑。而不可究詰。非花之在蘇也。乘薛夫人之沒。漸次欲恢復其總攬內政之權力。獨孟琬不爲之下。然亦不與爭。至是在越。固薛夫人之舊治。非非花之所習也。故閨人也。竈下養也。咸不甚知。有非花也者。而欲其諂事非花也。甚難。其始次寅未行。衆皆秉命於家主。卽非花亦尙有心腹之厝養。足供奔走。及次寅旣行。隨去之僕甚多。所留者皆從前薛夫人所用舊人。但知秉命孟



琬而非花之呼。應乃不甚靈。非花自願舍二三乳僮僕婦婢女。與聞其機密者。外絕無有肯爲之用者。則其欲借此時機。以與優人者謀。一久長之策。而迄不可得。於是乃借事啓衅。以求與優人者朝夕繼見。

月到中秋。距次寅之行兼旬矣。孟琬觸景傷懷。方沈悶獨坐。忽聞噪聲如沸。則非花言。聞人也。聞人僉姓名葆三。陸氏老僕。逮事次寅之祖者。不受其言。出言相抵。非花怒極。來訴於孟琬。謂葆三不聽命。且輕視之也。孟琬乃呼葆三詰之。葆三訴曰。清晨新姨命呼賣花媪。甫歸。又命市花粉。甫歸。又命市糕。又命以花粉不合用。命往易。甫歸。又命市飴。甫歸。又命市牛乳。甫歸。又命市月餅。一日之間。而驅使者七次。諸物若爲必不可少者。老僕自不敢言。諸物若爲不能歸併作一次買者。老僕亦不敢言。乃諸物皆非日用所必需。又非臨時發生不能歸併作一次買者。而時時支使。是磨折老僕也。且今日爲中秋。昨日所市入。及人家所餽送之月餅。無慮百數十斤。而必使老僕赴市。是有意磨折老僕也。老僕僕於此。雖主人亦未嘗嘗我。今實不能爲此非正式主人之新姨。作此無謂之牛馬。不獨不承受其言。且自今以往。新姨有命。老僕亦不能聽之矣。孟琬責之曰。汝爲舊僕。益當知禮。奈何輒以言語干犯新姨。今姑恕汝。後若敢爾。不汝宥也。葆三退。乃正色謂非花曰。用人亦當閱其勞。不宜任意驅遣。頻數若此。老僕固犯上。然亦必婢媪傳言誤。新姨使怒也。乃命呼非花所用婢媪來。厲聲責數。非花欲爭不得。乃大恚曰。若不責僕。而轉責我婢媪。是亦責我也。請徑治我罪。若何。孟琬曰。新姨毋爲是言。我只能以情理處事。不圖與新姨作氣憤語。新姨要知此老僕者。雖吾父亦不能逐去之。蓋吾祖遺命善視其人也。且彼所以得罪於新

姨者爲事甚微。不如如是而止。猶不大失體面。苟必欲大閔將來吾父知之。恐失體面。當不止此也。新姨其三思之。非花嘿久之。乃曰。然則吾將別用一人供奔走也。

九、月、秋、高。風、日、蕭、颯。鐵、雲、有、書。隨、旅、雁、嘹、唳。之、聲。而、至。以、得、次、寅、臨、行、時、所、寄、書。書、來、致、候。并、告、孟、琬。以、近、作、秋、中、月、影、記。請、孟、琬、亦、撫、拾、往、事、記、載。備、將、來、互、閱、也。而、次、寅、行、次、黃、平、州。寄、來、之、函、亦、至。孟、琬、方、在、拆、閱。而、貴、州、忽、來、一、急、電。則、次、寅、以、暴、疾、卒、於、途、中、也。大、哭、暈、絕。

次、寅、行、次、鎮、遠。黔、東、道、某。其、故、人、也。留、作、平、原、十、日。飲、遂、困、於、酒、食。肩、輿、行、七、日。至、貴、州。一、路、雞、聲、茅、店、人、跡、板、橋。既、傷、勞、碌。又、冒、風、霜。於、是、乎、病。黔、固、鮮、良、醫。醫、者、又、以、其、爲、監、司、大、員。非、珍、藥、不、足、服、也。乃、以、參、芪、進、一、劑。而、次、寅、死。

孟、琬、既、暈。恍、惚、出、門。見、黃、沙、白、草。一、望、無、際。惘、惘、獨、行。若、將、覓、薛、夫、人、也。者、願、見、一、人。輒、詢、之、曰。汝、見、吾、母、乎。其、人、不、答。審、視。則、舊、日、與、鐵、雲、共、讀、時、之、塾、師、也。意、頗、皇、恐。忽、聞、鐵、雲、呼、己、聲。乃、急、回、顧。則、次、寅、立、其、後。因、曰。阿、父、見、吾、母、否。兒、有、事、告、阿、母、也。次、寅、敏、笑、曰。而、母、死、久、矣。乃、大、驚。忽、悟、及、頃、間、得、父、沒、電、信。乃、前、跪、抱、次、寅、大、哭。遂、避、則、衆、方、驚、呼、也。孟、琬、神、少、定。即、欲、奔、喪。并、迎、柩、歸。非、花、啜、泣。不、贊、一、詞。老、僕、婦、李、氏、勸、曰。姑、娘、一、女、子、身。何、能、奔、喪、數、千、里、外、者。今、且、爲、主、人、發、喪。電、招、蕭、公、子、來。爲、姑、娘、一、行、可、也。於、是、以、電、促、鐵、雲、歸、國。

時、鐵、雲、以、預、科、生、將、於、年、終、畢、業。益、勤、勤、懇、懇。以、漸、補、足、年、來、所、曠、之、課。而、忽、得、次、寅、道、卒。孟、琬、乞、往、襄、大、事、之、

電信乃告一峯曰。此弟義不容辭者。然而學問又荒落矣。一峯曰。此無可奈何事也。我亦以今年畢業不能代弟一行。今茲弟且歸耳。

孟琬見鐵雲歸。哭拜於地。乞往黔迎其父旅榘。鐵雲無可置詞。即日就道。兼程抵貴州。一探問。則殯次寅者同鄉客也。僕役已星散。衣物僅存其半。鐵雲亦不暇追究。扶榘遄返。願陸行絕遲滯。月餘抵辰州。換乘下水舟至常德。改乘輪船。沂長江而還。蓋往返近百日。既抵越。則臘鼓聲年事迫矣。乃匆匆厝次寅於薛夫人墓旁。孟琬尙欲留鐵雲竟地葬父。鐵雲以情告。謂將急赴日本謀升學也。遂以人日仍東渡。

## 第十九章 再誤

漫天風雪。銀海生花。洪濤萬頃。中乃有艤。巨艦街寒。東去汽笛鳴時。透空氣而出。旅客警寒。深閉艙門。伏不敢出。鐵雲默計程途。恨不能飛越重洋。謀所以升入本科肄業。以焦以熬。血乃如沸。轉獨立蒼茫中。與巽二滕六兩君作戰。時則凍雪低壓。飛絮飄飄。風利若刀。浪花起舞。望眼寥天。一白無際。回憶當年京寓。偕孟琬輟讀玩雪時。乃同隔世。蓋人事變遷。年光如駛。哀樂之感。填滿胸臆。追溯前塵。都成夢幻。於是入艙。作書致孟琬曰。

自與君別。惘惘出門。渺渺予懷。乃有無窮之淒戀。前者河梁判袂。非不閉心。目離愁。別恨紛來。逼人而一念及美滿家庭。又未嘗不代爲君慰。不謂葛裘再易。君與予乃同爲無父無母之兒。以此感傷。祇增嗚咽。以故行程日遠。別緒彌長。客夢依依。固無時不繞君左右也。抵滬之夕。適有東去之舟。匆遽遂行。乃至忘以尺

素相。寄。想。近。日。寒。閨。靜。坐。默。數。郵。程。必。以。爲。天。雁。河。魚。何。事。久。無。消。息。而。憂。心。悄悄。者。是。則。余。疏。忽。之。咎。也。  
舟。行。大。洋。再。易。晨。夕。幸。未。遇。颶。颶。眠。食。猶。常。惟。連。日。雲。陰。沈。沈。朔。風。哀。勁。寒。威。頓。長。重。裘。爲。之。不。溫。今。晨。則。  
六。出。花。飛。海。天。一。片。溟。溟。莫。知。其。極。余。以。孤。另。之。身。常。荒。寒。之。境。遂。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嗟。乎。長。風。巨。浪。  
使。我。移。情。故。國。平。居。祝。君。無。恙。戊。申。元。夜。前。二。日。黃。海。舟。中。書。致。琬。妹。青。鑒。

一峯時既畢業於士官學校。同志中之已歸國而得志於軍界者。來電促其速往襄事。蓋其時革命之計畫。務以種族之觀念。灌注軍人腦筋中。以便乘機收爲我用也。一峯遂不復待鐵雲而逕行。行二日而鐵雲至。於是同班生皆升學。鐵雲百計圖謀。不得當。大失望。而摯愛之兄又已去。形單影隻。彌復無慘。人當懊喪至極時。不能自忍。所苦輒求所以消遣者。聊以自娛。劇場酒肆。乃漸有鐵雲蹤跡。而平日號稱學子。專事嬉游之青年。遂時與鐵雲爲伍。負有怪物雅號之鐵雲。至是而偶儻之名。暴著。

柳葉新裁。東風似剪。香泥乍滑。春雨如膏。鐵雲於微逐之餘。轉覺熱鬧場中。毫無樂趣。一天春思。壓損秋心。乃攝履獨游。初無所嚮往。中途躑躅。忽憶久不蒞公園矣。胡勿便道一游消磨。半日光陰者。乃無意尋春。忽教驚艷。而適與芳子晤於垂柳陰中。

初芳子與鐵雲蹤跡至密。情意甚殷。輒欲得爲夫。然求婚慣例。大抵男先於女。從未有女孩兒家。自貶其身分。而羞答答向男子。自言其相愛悅者。雖亦有時。略示其意。要在言詞吞吐之間。或借物以寓情。或指事以相況。

絕不肯從櫻口中輕輕表白其玉臆中之蘊蓄。故當日過從最密之時。輒怪鐵雲胡不立伸其娶嫁之請。其後鐵雲蹤跡日疏。繼又歸國。乃知鐵雲乃無意於己。深恨其不情。再住數月。名花乃別有所主。時屆桃天。海棠嫁矣。從此蕭郎遂同陌路。年復一年。音書並絕。不謂白頭之誓。翻成黃鶴之吟。皓齒韶容。光正好。枕邊衾角。涕淚長滋。蓋未亡人。猶僅蒞支年。紀也。因恨成癡。轉思作想。回憶當年清淨心田。一遇鐵雲。乃情苗怒茁。祇今雖事過境遷。要不能了無痕迹。情絲一縷。又未能借死者長埋。則鼻鼻因風。不覺隨遐。想而仍向鐵雲旋繞。

自我不見於今三年。鐵雲未免有自漸負之之心。芳子乃亦頓釋其恨之之念。寒暄未已。各訊所遭。相諒相憐。情以久別而愈形濃摯。於是鐵雲再墜綺障。

凡人欲行其心之所不安。必別執一說以自恕。自恕既深。則積非成是矣。鐵雲既知前者瞞芳子而背孟琬之非。而絕芳子。乃今極知孟琬境遇之可傷。而仍善芳子。乃至明知己與芳子將來結局之必不善。而仍不克忍置芳子始也。念及孟琬。心甚不安。以謂當日何以與芳子離。今日又胡得更與芳子合也。則以不忍負人。自解。繼則雖念及孟琬。而心亦無所爲不安矣。始也爲芳子着想。心亦不安。以謂目前暫與芳子合。日後將必與芳子離也。則以得過且過。自解。繼則雖爲芳子着想。而心亦無所爲不安矣。私意既叢。本心寢失。少年之心志。固最工於變幻者。而何異乎鐵雲。

長日如年。束書不讀。匪從儕輩作無益之間談者。則趨芳子所。領略其柔情密意。悠悠忽忽。惟恐歲華之不逝。迷

十五度中秋

八十二

離、倘、伏、此、身、乃、若、游、騎、無、所、於、歸、時、或、紉、繹、豔、思、作、爲、綺、語、一、夕、方、成、無、題、四、章、低、回、自、誦、曰、

記、得、相、逢、一、笑、時、綠、槐、如、暈、雨、如、絲、顏、雲、縮、就、靈、蛇、髻、卻、月、描、成、出、蠻、眉、檀、暈、乍、融、羞、未、啓、梨、渦、輕、綻、語、偏、

遲、驚、鴻、影、逐、明、虹、滅、魂、斷、蕭、郎、不、自、持、

荷、露、跳、珠、水、閣、涼、唱、唱、微、度、口、脂、香、賭、甚、喜、遇、長、生、劫、擁、髻、教、看、半、面、妝、笑、指、儂、心、比、明、月、故、徵、仙、蹟、問、元、

霜、可、堪、午、倦、拋、書、候、一、轉、秋、波、倚、玉、牀、

茂、陵、風、雨、病、中、吟、聞、煞、軒、窗、百、褶、琴、容、易、放、教、秋、色、老、最、難、消、受、美、人、心、年、時、南、浦、無、窮、恨、別、後、仙、源、不、可、

尋、前、度、桃、花、今、又、落、枝、頭、綠、葉、已、成、陰、

離、鸞、一、曲、付、哀、弦、紫、玉、傷、心、欲、化、煙、解、珮、人、逢、挑、菜、節、賣、餚、簫、煖、養、花、天、琴、心、未、必、通、司、馬、血、淚、何、當、染、杜、

鵲、不、爲、重、來、感、崔、護、爲、他、似、水、惜、流、年、

突、有、同、學、數、人、排、闥、而、來、奪、而、觀、之、互、相、贊、美、并、賀、鐵、雲、有、此、範、福、鐵、雲、面、頰、曰、余、偶、寄、閒、情、耳、並、無、不、肖、事、衆、

譁、然、曰、妄、也、鐵、雲、曰、詩、意、甚、明、衆、曰、噫、據、第、二、首、而、言、吾、子、實、嫌、疑、犯、也、鐵、雲、曰、不、然、遂、歷、述、一、峯、諫、阻、狀、衆、大、

笑、曰、豈、有、當、日、不、領、沈、瀝、天、漿、而、今、日、轉、欲、餽、糟、餽、醜、者、欺、人、哉、欺、人、哉、鐵、雲、默、然、自、慚、急、亂、以、他、語、衆、談、笑、有、

頃、而、去、鐵、雲、反、覆、深、思、當、年、芳、子、一、處、子、也、余、且、守、身、如、玉、今、芳、子、矣、余、轉、不、自、愛、其、鼎、乎、夜、氣、來、復、乃、大、悔、

自、責、不、應、重、入、迷、途、無、已、其、仍、告、絕、於、芳、子、乎、則、又、不、能、自、克、一、心、之、中、理、欲、交、戰、不、已、既、而、酌、中、道、以、自、處、曰、

余其始終以爲膩友爾。

## 第二十章 毒螫

於是珠兒七齡矣。眼凹鼻塌。撇唇仰口。猥穢有賤氣。囚首垢面。日逃塾與鄉里小兒嬉。塾師貪坐食。不之督也。非花尤漠視之。珠兒每索棗栗。值心閒無事。則呼瑟而與之。偶值不快意時。則或詈且撻。聽珠兒嗥叫聲。以爲消遣。法孟琬不忍。時噢咻珠兒。珠兒遂亦親孟琬。常依依孟琬側。時則非花已招致優人者而役之。孟琬心知其故。而不能言。所以防閑之者。乃倍着意中門以內。刻刻戒嚴。增老嫗二以司傳達。人定則鎗中門。以隔別內外。非花無奈何。乃微露其下堂。求去意。孟琬不理焉。非花乃借名禮佛。外出與優人者幽會。且定謀。

優人者。非有所愛於非花。而不能舍也。彼以失音故。不復能於紅氍毹上覓生活。窮無復之。而適有非花欲與之。結不解緣。則亦姑與之周旋。爲攫取金錢計。而自次寅沒後。非花手中已不復若前此之活動。遂移其目的。欲盡孟琬。而盡攫陸氏之資。故其戀戀而不去者。非爲非花也。欲借非花爲傀儡。而利用之。以遂其貪狡之謀。而非花不及知也。自願三十餘年之中。婦而幸得少年優人之愛好。則亦甘爲之傀儡。而不辭。

非花之淫賤凶狡。孟琬所深知也。孟琬之貞潔而剛。亦非花之所知也。又素不相洽。非花宜不敢以遊詞試孟琬矣。願爲獸慾所迫。乃至并忘利害。而必圖所以動孟琬者。則先與孟琬示親暱。前此數月。不履孟琬閨。今乃日一至焉。日三四至焉。託辭爲覓珠兒。或視喜兒。至則必坐語移時。而後去。

孟琬長日鞠喜兒。理家政外。惟事女紅。爲非花之數至也。深疑之。以爲必爲陰賊。喜兒來也。故於其久坐。輒澄心以默察。其舉止。非花始則絮絮道珠兒之不肖。以謂將來從子。必無良好結果也。繼又譚歲月駸駸。一身將老。少年娛樂之光陰難再也。孟琬誤以爲非花仍日前下堂求去之意耳。則正色謂之曰。新姨誤矣。新姨在今日。詎當念及少年娛樂事耶。惟有督促珠兒勤學而已。嗣後新姨毋得再爲如是語。苟爲他人所聞。人其謂新姨何如人。吾家門第。豈容有此者。非花面頰而去。未幾復來。則又絮絮道維揚秦淮風景。及青樓中故事。孟琬厭之。則直斥之曰。新姨盍歸休。余將治事。無暇與汝作此無謂之閒談。非花仍不以爲恥。旋去旋來。伺孟琬顏色。少和仍絮絮道己家世。故欲欲泣稱述。未幾又涉於褻。孟琬瞋目叱曰。新姨今日言此何意。豈病狂耶。我不欲聞。非花大慚。以爲孟琬不可以非禮干。則毋甯以毒計陷之耳。乃蓄媚藥。將乘間以迷孟琬。而引優人者強污之。於是仍與孟琬覷。而鄙俚之辭。不復出諸口。然而孟琬之防之也。甚於妨盜飲食之頃。尤注意。非花不得近。因以術愚珠兒。而使之行毒。

川楚苗峒中。有蟲茶者。茶積久生蟲。遺矢粒粒。則茶之精也。水淪之。色紅若楓露茗。可治小兒疳病。非花每夕淪茗。則加蟲茶數十粒。珠兒見而詢之。非花謂此補益品也。則與珠兒飲之。既久。珠兒又詢非花。此可與琬姊飲否。非花則誑之曰。若琬姊飲此。則補益至大。惟不可使知。常避人置渠茗椀中。爾珠兒信之。則索取蟲茶。每夕潛置孟琬茗椀中。會薛夫人陰壽。孟琬往祭墓。歸而犒僕婢以酒食。羅更初起。遂踰中門。命李媪淪茗。珠兒未睡。趨來



索餅餌。歎躍以去。孟琬獨坐。理日用支去數畢。李嫗猶侍側。孟琬命退。乃閉門挑燈觀書。意甚適。口渴思飲。以手探椀。茗恰微溫。取而啜焉。甫下咽。覺有奇香刺腦。異之。察茗椀中。旗槍間。乃雜有夥粒。類似蟲茶。而小嗅之。而香方欲呼李嫗致詰。陡覺意蕩思淫。自詫實甚。強自禁制。而心搖搖無主。乃大駭疑爲非花所算。因憶聊齋所記。狐懲淫一則。乃急取案頭養靈岩石。石盆中水飲之。良久乃定。乃大怒厲聲呼李嫗及婢。少須衆奔越而至。李嫗問何事。孟琬不答。第命操杖搜索各室。孟琬與非花居隔院。院別有門。通廳事。廳事外卽中門。孟琬方率衆至非花所。瞥見黑影馳向別門去。非花始顫聲在室內呼有盜。衆追黑影至中門。則鎖已扭斷。中門闕矣。出外則重門盡闕。衆大呼有盜。羣僕咸起而呼。而僂人者乃於門外墻陰得一錦袱以入。謂追盜急。盜乃遺之。而道孟琬命啓視。則袱中狐裘一襲。非花物也。孟琬視衆僕衣履不整。信是倉卒夜起者。獨僂人者衣履甚整。乃詰之曰。汝何爲知盜來而獨深夜不眠以待之也。僂人者不能答。又詰之曰。汝何爲知盜將而遁。預守於門以追之。而得此錦袱以歸也。僂人者又不能答。孟琬拍案大怒曰。是則汝爲內應矣。命羣僕繫之。明晨送諸官。遂入詰非花以盜至狀。非花曰。余方就寐。而室門忽闕。一偉丈夫入。余懼甚。不敢聲。旣而聞若率人來。乃敢呼有盜耳。孟琬示以袱曰。若觀之所失。僅止此乎。非花曰。然。孟琬曰。此袱貯何處者。非曰。花櫃中。孟琬啓櫃審視。乃曰。時方新秋。此中所貯。盡單衣也。胡爲置狐裘其中。非花默然久之。乃曰。余嫌其表不佳。將改作。備冬服爾。孟琬曰。喪中豈有衣狐裘。理而若乃欲改作。以備冬服耶。非花不能答。孟琬微哂而出。率衆檢點門戶畢。散衆婢媪。獨留李媪。詰之曰。汝今夕淪

茗茗取之何處者。李媪曰：固姑娘平昔所飲之茗，取之雕漆篋中者也。又詰之曰：汝淪茗來往，與何人遇者？李媪曰：無之。孟琬曰：必有人近茗椀者。汝第思之。李媪思有頃，曰：憶之矣。余往淪茗時，與珠官偕去。余煮泉水，珠官且助我爇火。後聞新姨呼，乃奔去。孟琬曰：是則然矣。乃告以故。李媪大驚失色，曰：天乎！新姨乃狠毒至是。幸姑娘得神佑，願姑娘何以知內室有人者？孟琬曰：是必然之事也。苟不伏人於其室，何故以藥迷我？惟我今雖洞燭其奸，而苦無善處之策。李媪曰：今卽借通盜事，嚴懲之可矣。孟琬曰：不然。吾頃思之，苟借通盜事以懲之，又懼其供詞連及新姨，則家聲敗矣。不如縱之，專一段備家中之奸詭。汝其以意授俞葆三，使明日僞爲若人乞恩者。余卽驅逐若人去。若新姨者，余當去其心腹婢媪，則無能爲矣。李媪自是乃伴寢於孟琬之室。

翌晨，俞葆三率羣僕來，爲優人者乞恕。孟琬頷之，命立逐去。隨詣非花所，責斥各婢媪，謂何故使盜得入新姨室也。皆命之去。非花不可強與，孟琬爭，孟琬堅執，必欲盡逐。非花披髮走拜，次寅粟主大哭不肯起。孟琬怒極而無如之，何僅得斥去最小猾之媪一人而已。媪田姓，從非花近十年，故孟琬擇尤而去之。非花始猶不可，顧田媪別有所圖，轉借此堅辭欲去。非花留之不得，遂聽孟琬之斥之也。自是非花自知機謀敗露，求去之心乃愈急。

## 第二十一章 野祭

人生男女之際，由友誼以進於愛情者，易。由愛情以退至友誼者，難。鐵雲雖欲視芳子爲膩友乎，而芳子乃沈浸其心於愛河中，不能自拔，則鐵雲片面之思想，殊熱於事實也。人生男女之情，無不由平淡以趨於穩郁，亦或由

稷部以趨於平淡。旋相爲用。則離合之機也。故經歷第一平淡之階級。則合之也。易以雙方初無成見也。經歷第二平淡之階級。則合之也。難以前此已着痕跡也。鐵雲既再與芳子合。乃至回復當日穠郁之程度。而又欲逆制其情。以仍歸於平淡。自非不近人情之奸慝。未始反覆無常若此。則鐵雲一瞬之思想。殊昧於情勢也。在鐵雲自以爲悟。因有時昔之夜之悔。而未知其迷戀正深耳。

草設迎涼。蘭開並蒂。桃笙坐擁。玉笛閒吹。有美一人。噓息相接。紅汗欲透。微開肌香。直教魂銷。定惟心醉。鐵雲情不自禁者。屢矣。終以心怯。而不敢發刃於鋼。而芳子則似水柔情。隨鐵雲爲蕩漾。心堅志一。乃有海枯石爛。不可得而滅。天荒地老。不可得而毀之概。鐵雲欲言擺脫。何異癡人說夢哉。

炎氛始靜。商飈徐發。已涼天氣。未寒時增。勞人思婦。幾多幽怨矣。鐵雲雖惘惘墜落情網中。而見同學均紛紛到校。其趁暑假歸國者。亦陸續偕來。則亦粲然自責。放棄學業之非。是而從衆人後。隨堂聽講。

兩情傾注。自縛如蠶。一日三秋。轉增感戀。蓋情以小別而逾深。蹤跡疏而心頭結想。乃皇皇若有所求。而弗得者。於是每逢休暇。輒鎮日相依。惟恐驟靈之西匿也。芳子至是。亦明知使君有婦。而積念成癡。欲劫奪鐵雲之心。使專屬於己。凡所以爲鐵雲者。不難剖心斷腹。以明其真摯之愛戀。而鐵雲愈莫能趨避。雖聞知非花圖害孟。疏未成之事。亦爲之悒悒不樂。乃倏忽事過淡焉。若忘其矣。物欲當前之足以蔽塞本體之明也。

愛情無獨立之資格。非附麗於倫理範圍於道德拘束於法律之下。其汎濫橫溢。乃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無所。

不。屈。又。如。大。雨。時。行。澆。滄。皆。滿。其。潤。可。立。而。待。也。故。以。色。爲。市。者。不。必。其。色。若。愛。弛。也。見。他。色。美。又。願。而。之。他。矣。以。金。爲。市。者。不。必。其。金。盡。交。絕。也。別。見。金。夫。又。不。有。其。躬。矣。借。曰。憐。才。曰。感。恩。發。乎。一。時。之。情。貞。以。九。死。之。誓。苟。一。遂。其。所。願。縱。不。爲。張。生。之。補。過。雙。文。之。羞。郎。而。日。久。生。厭。或。中。道。而。世。離。或。脫。輻。而。反。目。相。如。所。以。有。茂。陵。之。聘。文。君。所。以。有。白。頭。之。吟。也。故。惟。夫。婦。之。間。善。用。其。正。當。之。愛。情。乃。爲。神。聖。之。愛。舍。而。之。他。非。邪。緣。必。冤。孽。必。至。毀。貞。士。之。操。污。名。女。之。譽。犧。牲。畢。生。之。幸。福。以。博。一。時。半。刻。之。肉。慾。而。不。得。保。有。其。卒。也。豈。不。痛。哉。鐵。雲。斯。時。固。不。足。以。知。此。義。而。猶。幸。而。不。及。於。亂。者。賴。有。自。愛。其。鼎。之。一。念。以。爲。之。藩。籬。此。藩。籬。而。一。潰。決。者。則。家。人。寡。婦。以。盜。汙。而。遂。行。淫。鐵。雲。之。墮。落。正。不。知。所。底。止。矣。

水。國。蓼。疏。小。山。桂。馥。鐵。雲。與。孟。琬。所。期。之。紀。念。日。者。至。矣。而。芳。子。忽。傳。染。一。種。流。行。病。曰。猩。紅。熱。者。精。神。越。渌。四。肢。委。隨。二。豎。猝。乘。便。爾。縣。倏。風。刀。將。斷。嬌。喘。如。絲。比。鐵。雲。知。而。奔。赴。已。將。不。起。醫。者。初。禁。人。省。視。既。知。無。倖。則。亦。弛。禁。俾。親。友。得。與。訣。別。鐵。雲。趨。入。執。芳。子。手。頓。足。而。哭。芳。子。已。不。能。言。淚。溢。眶。而。出。呼。吸。愈。促。嚶。嚶。一。聲。逝。矣。猶。力。握。鐵。雲。指。壁。之。乃。開。嗚。呼。玉。簫。踐。約。以。待。來。生。麗。娘。離。魂。恰。逢。佳。節。妬。花。風。雨。偏。在。月。明。中。鐵。雲。之。傷。感。可。知。矣。醫。者。乃。不。許。久。稽。室。中。強。之。出。爲。銷。毒。而。遣。之。歸。并。遺。骸。亦。不。得。繼。見。

然。而。芳。子。死。而。鐵。雲。悟。矣。無。端。而。獲。此。果。回。首。前。塵。一。場。離。合。悲。憤。乃。幻。如。春。夢。徒。令。方。寸。靈。臺。留。一。哀。感。之。跡。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至。是。乃。知。其。果。爲。悟。後。語。也。然。猶。作。詩。以。弔。芳。子。曰。

青天碧海夜漫漫。異夢驚心淚暗彈。題鴉啼秋猶帶血。芙蓉著雨怎禁寒。香銷羅襪苔痕滅。粉墜雕奩鏡影殘。最是今宵無賴月。向人圓滿教人看。

拿住情根便惘然。秋心併與蠟同煎。冤禽銜石難填海。芳草牽情欲到天。寡鶴自應人薄命。飛龍豈有藥延年。桐陰追憶相逢處。落葉西風生野煙。

秋窗虛白映流黃。人去樓空劇可傷。七夕忍歌長恨傳。十洲難覓返生香。休教鸚鵡驚方響。倘化哀蟬泣夕陽。最是彌留無一語。頻將淚眼顧蕭郎。

此恨應同阮步兵。醉眠時節已關情。灑將一掬途窮淚。證取三生石上盟。今後周旋餘我我。再來福慧祝卿卿。玉鈞斜畔如盤月。獨照寥天斷雁聲。

詩成以爲意。猶未盡。復爲文以廣之。乃以重陽日。哭諸芳子之墓。碑陰叢菊。已有開者。固鐵雲所手藝也。折枝作供。薦以寒泉。泣涕而誦曰。

嗚呼。白日西匿。夜慘慘而不暘。紅葉狂飛。秋情情其將老。悲風告厲。冷露無聲。有客懷人更深。獨坐以生鏡死。感逝成篇。遂登北邙山之顛。招塚中人而弔之。曰。人生斯世。譬弱草之棲塵。君返其天。現曇花之本相。彭殤一致。奚足云悲。莊夢乍醒。乃以爲快。蓋生生死死。色色空空。昔剖判無極。而來從因生。現今打破虛空。而去還璞歸真。備歷夢幻泡影。露電之觀。是解脫法。遂無眼耳鼻舌身意之累。作逍遙游。下視衆生。浮沈不定。

十五度中秋

九十

先登極樂。冥漠無知。猶有鬼乎。繫其仙矣。然而樂夫天命。儘多乘化之思。例以人情。實遺後死之痛。逝者長已。生者何堪。敢抒哀感之忱。用瀆清虛之聽。吾想夫與君初見之時。花嬌玉潔。綠珠未嫁之年。草長鶯飛。紅豆初生之地。驚鴻一影。度芳徑而仍遲。么鳳雙鈎。滯香泥而故卻。戲小犬。籬側。憊倚昏黃。引游魚。蓮葉東西。唯殘淨綠。梧桐雨過。聽徹黃鸝。楊柳風微。撲來粉蝶。未慣眉峰。顰皺。捉將飛絮。輕揉自憐。心地聰明。付與晴絲。空裊。擬傳消息。頻託微波。宛轉通詞。竟解漢皇之。與纏綿。將意。遂貽洛浦之珠。詠昨夜之星辰。記得靈犀互印。奈連天之風雨。打將瀟瀟。分飛作。鱗。蕪。蕪。菜之思。旅次則季鷹歸矣。有人面。桃花之感。重來而崔護。淒然杜牧之綠葉成陰。芳時惆悵。韓員外章臺問柳秋意。蕭森。便教收拾閒情。不願重題往事。詎相思相望。平子工愁。年去年來。文君新寡。無端弱絮。又化飄萍。探罷。釀。燕相逢山下。贈之芍藥。仍到門中。是爲與君再見之時。春魂太瘦。怯不禁。愁香夢半醒。癡而易。醉眉痕入畫。黛螺。故囑重描心字。成灰金鴨。偏教再印。子夜譜。銀箏之曲。輒刪薄倖原詞。丁冬占玉。鐸之聲。索講郎當。故事湘簾半捲。故教海燕雙飛。芳草不除。留得春駒對舞。山泉試茗。親驗瓶笙。夜月藏雲。泥吹鐵笛。寄將蓮子。與清淚以俱。絨結想芙蓉。乃夢魂之俱。願欲織同功之繭。自縛如蠶。那知頃刻之花。先凋若葦。楊枝力弱。偏遇狂風。桐樹心孤。適遭妖雪。沈冥一病。永別千秋。時耶命耶。哀矣怨矣。是則爲與君終見之時。嗟嗟。香枯梨頰。更非消瘦之容。光紅褪櫻唇。微度呻吟之聲。息胸餘殘喘。語不成。詞目已無光。沒而猶視。嗚呼。彩雲倏散。難覓仙踪。秋月剛圓。恰當佳節。水弦斷絕。人

琴。一。雲。都。亡。湘。竹。哀。涼。鄰。笛。之。更。若。訴。生。花。筆。早。成。昔。夢。哀。辭。則。才。盡。難。成。影。梅。魚。試。湖。前。塵。憶。語。則。淚。枯。  
莫。續。君。去。四。禪。天。上。長。依。佛。日。之。暉。我。來。六。喻。亭。前。憑。巾。朝。雲。之。暮。乃。歌。以。招。之。曰。驚。沙。獵。獵。悲。風。淒。厲。些。  
零。露。灑。瀼。草。木。黃。落。些。秋。日。蕭。瑟。浮。雲。蔽。以。無。光。些。冥。鴻。千。里。魂。上。下。以。無。不。之。些。魂。兮。歸。來。毋。滯。東。方。些。  
梟。羊。食。人。被。髮。迅。走。些。狹。獫。甘。血。龍。首。蛇。身。些。蛟。鱗。跳。跟。黃。龍。逐。些。封。疆。若。山。麋。鼠。亦。肆。其。毒。螫。些。歸。來。  
歸。來。東。方。不。可。以。親。些。魂。兮。歸。來。毋。駐。南。方。些。火。山。炎。炎。金。石。皆。毀。些。瘴。母。朝。出。大。若。車。輪。些。毒。草。噬。人。骨。  
肉。消。爲。泥。滓。些。鬼。車。夜。啼。刑。天。晝。舞。些。歸。來。歸。來。南。方。不。可。以。息。些。魂。兮。歸。來。毋。往。西。方。些。駭。浪。滔。天。千。丈。  
一。落。些。黑。雨。腐。骨。腥。風。嚼。肌。些。飛。沙。逐。人。覆。壓。不。得。出。些。礫。石。雷。轟。血。肉。橫。飛。些。歸。來。歸。來。西。方。不。可。以。託。  
些。魂。兮。歸。來。毋。淹。北。方。些。玄。雪。稜。稜。着。人。如。刺。些。鯨。鯢。噴。浪。噬。寇。若。五。些。腥。靈。不。至。長。夜。半。載。些。蒙。魃。魃。魃。  
殺。人。而。咀。其。肝。些。歸。來。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歸。來。中。央。不。可。以。居。些。蜚。零。傾。瓢。螫。人。至。死。些。蝓。蟻。九。  
糞。以。長。養。其。子。孫。些。白。鳥。營。營。嚼。膚。露。筋。些。負。盤。臭。蟲。吮。膏。血。些。陰。蠶。蔽。虧。含。沙。蝮。些。柔。而。害。物。叩。頭。蟲。些。  
兩。頭。突。曠。脆。骨。些。且。舐。且。齧。甘。口。鼠。些。歸。來。歸。來。中。央。不。可。以。居。些。魂。兮。歸。來。離。五。方。些。驂。鸞。上。天。排。闥。  
闥。些。騎。鶴。下。荒。奠。幽。宮。些。環。珮。瑤。然。擢。若。聞。些。靈。旗。颯。然。優。乎。見。些。桂。酒。椒。漿。薦。馨。香。些。丹。荔。黃。蕉。通。神。朋。  
些。靈。兮。有。知。朱。顏。醜。些。靈。兮。無。知。白。雲。渺。些。歸。來。歸。來。尚。其。鑒。余。之。哀。惻。些。

誦文既畢並楮錢焚之長揖者三低回流連不忍卽去而暮色蒼茫晚鐘四起悵然歸復於寓所

## 第二十二章 還珠

人世多情之物。殆無有能及倡女者。張三來而應之以情。李四來而亦應之以情。更歷數千百十之張三李四來而無不應之以情。而彼張三李四者。又莫不自謂博得美人之情愛者也。蓋倡女之情。乃如山貨店中之廢銅敗鐵。零縑斷帛。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夥頤哉。其多乃至不可勝計。於是乎情之爲物。乃有代價金之多寡。則情之深淺殊焉。而一般張三李四也者。亦易其有代價也。相率以金市之。遂各攫得倡女之情。以去。倡女之情。由是播揚於張三李四之口。然而倡女之情。一任諸人之瓜分豆剖。而終莫能竭之。則有瑩巨金以來者。思欲網倡女之情。據爲一己之專。有品無如倡女之情。不慣傾注於一人。雖一時不克彰明較著。以仍分其情於張三李四者。而其流動之情。壅而遏之。乃積而充滿。遂爲一多金者之所不能任。受倡女於是則別擇一人焉。或二三人。以至數十人焉。以發洩其情。猶小夫人五百道乳。一一滴入一口也。願猶必自爲之。說曰。彼多金者。以金錢博我之愛情。我不得不以肉體酬報其金錢。至我心頭之愛情。我固有自主之權。原不妨任意付之。不知誰何之人者。此倡女之情之多。所以莫可蓋測。而欲囊括以趨者。所以傾也。平心論之。由前之說。倡女之肆用其情。迫於勢。由後之說。倡女之別用其情。動於慾。慾之所至。可以無所不爲。其在良家子。固猶有禮義廉恥。以自禁制。其在倡女。則何知焉。於是非花媚處久矣。優人者又遭屏斥。慾餒積日而熾。苦無所洩。遂不復計及人世有羞恥事。而演怪劇焉。陸氏聞家也。爲顏面計。決不容非花去。非花又有子。其足以扞格阻礙非花之行動。不得脫樊籠。而遂其別抱。琵琶



臣之心也。爲尤甚。前此微露其意於孟琬。孟琬輒逆拒之。使不得盡其詞。屢欲橫決。而大廷廣衆之間。雖甚無恥。亦難侃侃以道其非。改適不可之隱。及謀害孟琬不成。借田媪事與孟琬破顏。遂逐憲宣布意旨。表示其空牀難獨守之本心。歌哭無恆。放言大叫。搥床擊壁。若惟恐人之不及知者。而輒以孟琬薄待。使不得安生。爲行文發言之要義。孟琬憤欲死。而無策以止之。惟有掩耳作癡。聲以期山鬼之伎。傷自生自滅。同時優人者。又深恨孟琬。乃於茶坊酒肆間。肆意誣毀孟琬。謂初與孟琬交好。今則以別有人奪寵。故遂見黜也。人情險惡。每喜道人家穢事。以快一時之口。平日三數無賴。席集閒話。且無中生有。以自謂其多聞。況有優人者。造作語言於先。詎有加以點綴。作爲艷情小說。互相演講者。飛短流長。積日經旬。遂爲孟琬所聞。大悲乃逼延祖父之故交。痛哭陳詞。乞洗此恥。越巨紳某。方嚴君子也。聞而大怒。立率諸人詣郡守。促捕優人者。置諸法。優人者聞之。欲逃。已不及。邑令鞠之。猶狡辯。謂和奸確也。言之歷歷。李媪及僮僕三駁之。乃俯首無詞。巨紳欲置之死。令不可曰。無死法。命游市三日。大聲自數其罪。畢。重責之。遞解回籍。案結而非花之穢行。以彰孟琬又傷家聲之不果保也。淚漬枕函者兼旬。而田媪率人來索贖珠兒去歸宗。

初非花以次寅無子。亟思生子。以固寵。廣蓄媚藥。以餌次寅。遂孕。及產。則嬰無皮。不啼而死。蓋媚藥燥烈。非花聞人多胎氣。甚雜精血。皆不潔故也。田媪乃爲非花謀。私從鄰家購一嬰兒。以罔次寅。其事甚秘。故非花視珠兒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田媪以此功。遂參贊非花。帷幄地位堅固。若執有丹書鐵券之

功臣也者相從數年來。曾取之資不尠矣。今見次寅死。非花無權。無以塞其貪婪之望。乃決然舍去。而又不忍輕舍此資。易也。因借珠兒之真父母來。思要素一巨款。去意以爲孟琬弱女子耳。必無能力以抗此奇異之風潮。方其將去也。已商之非花。非花許焉。并書手據與之。無非欲以窘孟琬。使不能訟田媪於理也。田媪乃欣然徑行其策。至是發表。

孟琬於田媪之突如其來也。而驚。既聞其索珠兒也。而怒。然頻年經歷患難。知其必非無因而至前也。乃忍怒細詰田媪。田媪不卽出非花之據。故以支詞設爲兩可之說。以謂珠官之真父母困窮而無鬪。故哀求姑娘發菩提心。俾得骨肉團圓也。又謂珠官之真父母窮極無賴。故牽牽老婦以來也。而於當日購買珠兒之情事。則言之鑿鑿。悉推卸其責於非花。以謂老婦特奉命行之爾。孟琬索證據。田媪則曰。此固勿庸證據也。新姨心自知之。可詢新姨自得之矣。孟琬知其狡。遂不復與言。而走詢非花。非花啞然笑曰。我當日產後血暈。一無所知。或田媪作此奸詭手段。從而易之。未可知也。孟琬於是乃墮入五里霧中。則始使人探田媪。田媪輒大言曰。珠官苟不返者。其父母必死於陸氏之門。我不能勸止之矣。則出非花字據。揚以示人口。老婦有此作護身符。固不畏官府勢力壓我。或且籲求官府判此案耳。人以復於孟琬。孟琬乃知此事。又生自非花也。思徑以珠兒還之。以關其口。而奪其氣。而珠兒之果爲次寅骨肉與否。則又疑不能明也。乃仿滴血之法。刺臂血與喜兒合而合。與珠兒合則否。仍不敢自信。欲使非花與珠兒滴血。以語探之。非花不可。乃思此事非以甘言餌田媪者。必不得其真相。於是定策。使

人召田媪來。屏人謂之曰：「汝謂珠兒乃汝經手爲新姨購來者，確乎？」田媪曰：「確。」孟琬曰：「然則彼既鬻其子矣，則我購之者爲有主權。且事歷八九年，我不聽其贖，則彼將奈何？」田媪曰：「此固無所不可，惟其人遠數千里而來，恐未能嘿爾而息也。」孟琬曰：「然則彼必有可以贖回珠兒之證據矣。」田媪曰：「似有之。」孟琬曰：「既有之，則胡不出以示我？果其人之證據充分者，立携珠兒去可矣。」田媪曰：「彼自謂爲鐵據，常珍藏之，不以示人，恐爲人誘而毀之也。惟彼曾對我言，苟以五千金作抵押者，則可携以來。」孟琬笑曰：「彼一廢紙，乃值五千金耶？」田媪軒眉努目而笑曰：「苟有得此紙者，則珠寶確非先主人遺胤，偌大家產三十一者，今乃二一添作五區區五千金，非最廉之價值耶？」孟琬沈思有頃，曰：「汝言亦大有理，然五千金究太昂，我今以二千金易之，可乎？」田媪笑曰：「此太賤矣，恐不足以贖其人之慾望。」孟琬赧然曰：「二千金猶爲不足耶？」我遂以珠兒還之，不覺其不出證據以還我，則我不費一文而仍二一添作五耳。田媪冷笑曰：「姑娘盛氣哉！此中尙有秘密也。」孟琬驚喜以爲果鈎得田媪吐此言矣，乃故作不解狀，曰：「何秘密之足云？不過新姨向我索還其子爾，我既得此據，又何畏新姨也？」田媪搖首曰：「新姨豈若是之易與耶？」彼作手據時已思慮及之矣。孟琬曰：「然則汝必與知何勿明以告我，果別有秘密者，我卽以五千金易手據，并以五百金酬汝勞。」田媪揚其目曰：「姑娘言確耶？」孟琬曰：「烏得不確？」田媪作遲疑狀，微笑曰：「此秘密不能輕輕賣脫也。」孟琬曰：「此何礙？」汝今疑我，我則絕不畏汝逃遁。今且作五千金之手據與汝，來日汝以證據同來，易現金，乃啓匱取番佛五百尊，置案上，曰：「汝若傾吐秘密者，可立持之去。」田媪目出火，睽睽有光，乃附耳曰：「新姨所書證據。」

乃烏。鱗魚。墨。所。書。也。半。載。後。當。脫。落。成。素。紙。屆。時。則。向。姑。娘。索。珠。官。而。姑。娘。乃。無。可。如。何。矣。孟。琬。曰。然。則。吾。以。五。千。金。購。得。半。年。後。即。已。無。效。之。紙。又。何。爲。耶。田。媪。曰。此。無。足。慮。也。姑。娘。明。日。既。得。此。紙。立。延。賓。客。宣。布。珠。官。非。先。主。人。骨。血。今。後。但。認。爲。先。主。人。之。義。兒。并。赴。官。府。立。案。則。新。姨。無。能。爲。矣。孟。琬。笑。曰。此。策。大。佳。乃。今。貿。易。定。矣。惟。吾。尙。欲。詢。汝。者。珠。兒。究。係。何。人。所。生。汝。毋。得。再。誑。我。田。媪。曰。實。向。其。人。以。十。金。易。來。蓋。非。珠。官。之。真。父。母。者。決。不。敢。冒。此。險。也。孟。琬。佯。不。信。田。媪。指。天。日。以。誓。孟。琬。又。故。問。曰。倘。今。日。貿。易。不。成。則。汝。將。若。何。田。媪。曰。不。敢。欺。姑。娘。最。後。一。著。惟。有。經。官。動。府。耳。新。姨。所。書。手。據。固。明。明。係。租。借。小。兒。撫。養。八。年。之。約。新。姨。已。預。備。佯。狂。以。避。公。堂。之。質。訊。待。至。半。載。後。則。反。噬。姑。娘。謂。姑。娘。造。作。僞。據。買。鬪。不。知。誰。何。之。人。賺。珠。官。去。以。謀。家。產。則。姑。娘。百。口。莫。辯。此。冤。矣。孟。琬。大。笑。曰。真。奇。策。也。乃。勝。周。郎。而。汝。能。破。之。則。汝。孔。明。也。辛。苦。汝。矣。毋。忘。翌。日。之。約。田。媪。欣。然。携。金。去。孟。琬。既。盡。得。其。情。乃。知。非。花。之。狠。毒。及。田。媪。之。助。虐。貪。利。也。決。訴。之。於。官。親。赴。縣。署。謁。其。夫。人。備。述。所。以。時。邑。令。已。易。人。則。辛。會。之。盟。兄。弟。也。遂。拘。田。媪。來。一。訊。而。伏。定。罪。監。禁。一。年。孟。琬。乃。以。珠。兒。還。其。父。母。并。與。之。三。千。金。賜。善。撫。之。曰。吾。推。先。君。子。之。恩。也。非。花。出。其。最。後。之。良。策。而。仍。歸。失。敗。乃。大。憤。成。疾。困。臥。半。載。而。後。有。瘳。

## 第二十三章 雁信

初。冬。日。苦。短。塊。然。影。對。形。鐵。雲。傷。芳。子。之。逝。猶。抱。餘。哀。昏。昏。然。度。晨。夕。往。日。之。情。以。引。而。易。深。現。在。之。憂。以。獨。而。難。解。乃。至。風。雲。月。露。祇。益。傷。心。行。立。坐。臥。無。有。是。處。真。迴。腸。盪。氣。時。也。

宮車、鮑、腥、鼎、湖、龍、去、閤、門、之、聖、母、與、桐、宮、之、放、帝、乃、相、繼、殞、落、外、藩、支、庶、法、周、公、輔、成、王、以、本、生、父、入、而、攝、政、屏、王、蒙、昧、乘、國、之、鈞、所、謂、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於、是、五、鬼、同、升、八、王、釀、亂、曾、不、五、稔、顛、覆、厥、國、有、清、一、代、以、攝、政、王、始、之、亦、以、攝、政、王、終、之、矣。

國、力、之、衰、強、鄰、之、喜、朝、綱、之、濁、小、民、之、憂、也、豺、狼、當、道、罷、賂、日、彰、狙、公、賦、茅、日、縱、猿、獼、率、獸、食、人、毒、遍、四、海、高、爵、厚、祿、者、日、以、聲、色、犬、馬、自、娛、阿、諛、取、容、者、日、以、殺、人、媚、人、爲、事、於、是、革、命、之、潮、流、爲、不、良、之、政、治、所、搏、躍、其、浸、灌、於、人、心、者、乃、速、且、廣、一、峯、始、歸、國、充、南、京、將、備、學、堂、教、習、至、是、清、廷、將、會、操、南、北、洋、軍、隊、於、安、徽、省、之、太、湖、一、峯、乃、兼、充、督、練、公、所、督、練、官、所、以、傳、布、革、命、種、子、者、其、途、浸、廣、乃、寓、書、於、鐵、雲、以、謂、前、所、組、織、之、足、球、隊、中、多、同、志、且、爲、軍、學、兩、界、聯、絡、之、機、關、吾、弟、其、代、余、進、行、余、所、預、定、之、計、畫、也、鐵、雲、由、是、乃、貢、獻、其、身、以、謀、國。

春、風、風、人、鐵、雲、方、升、入、採、辦、治、金、本、科、肄、習、課、程、較、簡、而、專、每、值、星、期、假、又、須、與、足、球、會、策、所、以、進、行、者、一、腔、兒、女、情、懷、則、亦、姑、從、擱、置、青、春、倏、遷、爰、及、朱、夏、以、孟、琬、迭、遭、非、花、之、毒、害、故、頗、思、歸、國、一、行、省、視、願、年、來、荒、廢、學、業、已、多、又、欲、借、此、餘、閒、收、放、心、以、溫、故、業、踏、躑、連、日、決、不、過、行、遂、於、炎、炎、長、晝、中、析、爲、三、時、期、晨、興、修、業、日、中、觀、書、黃、昏、出、游、因、自、述、所、爲、以、書、告、孟、琬、曰。

琬、妹、如、握、屢、奉、手、書、詞、旨、悽、惻、知、其、幽、憂、者、至、矣、惟、家、庭、之、間、類、多、難、言、之、隱、彼、婦、之、口、今、茲、或、不、能、再、爲、簧、鼓、彼、婦、之、心、則、終、不、可、測、妹、憂、之、誠、是、也、雖、然、憂、能、傷、人、妹、尤、當、自、循、省、未、可、以、有、涯、之、生、殉、無、涯、之、憂。

也。罽爾來頗解莊子逍遙養生之旨。願陳其畧與妹共之。昔人有言一日之間人各有習習各有時時各有宜得乎其宜匪特可以忘憂抑亦可以適性故養德宜操琴練習宜彈棋遣情宜賦詩輔氣宜酌酒解事宜讀史得意宜臨帖靜坐宜焚香醒睡宜嚼茗體物宜展畫適境宜按歌閱候宜灌花保形宜課藥心閒宜調鶴境寂宜聞蛩博趣宜觀魚忘機宜飼雀幽尋宜藉草澹味宜掬泉獨立宜望山閒吟宜倚樹清談宜剪燭長嘯宜登臺逸興宜投壺結想宜欹枕息緣宜閉戶探景宜携囊爽致宜臨風愁懷宜佇月倦游宜聽雨玄悟宜對雪辟寒宜映日空累宜觀雲寄傲宜摩崖揮憤宜擊劍世亂宜學道病臥宜參禪蕩俗宜避人破夢宜說鬼解得此旨則卽此一庭一院一花一木一竹一石一簾一几一茗一香一卷一軸一觴一詠皆足以葆天和結古權釋繁憂屏塵俗靈臺既虛不爲物累雖有外來之橫逆因物付物決不足以擾其天其理至淺其效至深惟妹裁之屬以暑假不敢自逸補習課程而外輒擇所宜以自休養其心足償鑽研故紙之勞倦也未克歸國而罄所云觀縷以陳希卽省管罽白。

雲歛晴空水輪乍湧相思顏色乃不勝美人黃土之哀蓋芳子之沒經年矣乃陳瓜果遙望祭之悼以詞曰

去年今日斷送佳人絕代斜陽逝水無言碧唾春衫還在從此淒風冷露寂寂芳時那歡踪難再重簾外隱約眉峯橫黛夢魂相對又被行雲礙愁無奈明月如盤孤墳似斗孽冤恩愛都付虛空界

後中秋一旬鐵雲以實習冶金試驗管炸裂傷臂入醫院治療七日有瘳乃歸寓得孟琬所寄書拆封展讀曰

鐵哥惠鑒。年前得兄所爲秋中月影記。覺兒時情事猶在目前。正擬追述所懷。以補記中闕略。詎連丁大憂。此事遂廢。獨棄筆硯者二十餘月矣。乃者又值中秋。啓匣出記。重複披閱。凡兄所未及詳者。輒以詩補之。兄所未記者。亦以詩先之。於禴祥之日。鼓素琴。兄或不以妹之作詩爲非禮歟。惟兄所作記。始庚子以迄丙午。丁未以來。又三年矣。倘續記已成。乞見示也。詩錄後。孟琬啓。

(庚子中秋)輕風習習。颺茶烟雲水光。中人比肩。卻憶倉黃戎馬日。秋心付與藥鑪煎。

(辛丑中秋)點點寒星入小池。游魚吹縞碧琉璃。石欄干畔雙雙影。正是明蟾未午時。

(壬寅中秋)風定閒階。月影遲。心情訴與素娥知。未須記取霓裳拍。祇乞蟾宮桂一枝。

(癸卯中秋)重簾半捲。篆烟微漠。樓臺浸素輝。折得木樨香滿袖。更彈柳汁染君衣。

(甲辰中秋)伯勞飛燕。乍西東。風葉凋殘。露井桐。收拾海天愁意緒。詩牌茗碗。月明中。

(乙巳中秋)晴空漾碧。月如風約。秋雲作卷。舒坐對綺疏。侍慈母。閒搜故事。話虞初。

(丙午中秋)已作人間無母兒。斑斑血淚染麻衣。忍看天上團團月。非復扶床索餅時。

(丁未中秋)離離宿草掩孤墳。痛哭呼天母不聞。最是無知三歲弟。嗚呀喚姊力牽裙。

(戊申中秋)繡帳漆燈光閃閃。鳴秋風雨徹三更。膏騰一夢驚回候。恍惚爺娘喚女聲。

(己酉中秋)模糊雁影暮雲高。陣陣慈烏晚入巢。獨有窺簾一輪月。伴人燈下讀離騷。

低徊一再感歎彌襟。覓得秋中月影記原稿。方欲載筆。忽足球會有人來。以國內遍設分會。急待籌款舉辦。乃匆匆偕出。奔走匝月。始陸續分道歸國。而一舉以會操事。竟書來報告消息曰。

鐵雲一弟足下。清廷此次秋操。合南北軍於一隅。正吾輩傳播革命種子之好機會。兄廁身其間。得晤同志不少。著手運動。下級軍官。同情者極多。而尤以北洋軍人爲最。兄初以爲疑。旋洞悉其內容。乃知清廷之所以失軍心者。有由來也。北軍月餉。優者乃至八元。不可謂不厚。而經軍需處之種種敲吸。軍人不足以自存。更莫能仰事俯蓄。則其離心離德。乃成。必不可免之事實。蓋軍服由軍需處核發。估定價值。按月扣餉。往往價值未及扣竣。軍服已破。又發。又扣。軍人已不勝擾矣。乃至冬月之手套。夏日之浴布。平日所用之毛巾。及香皂。無不由軍需處購來。強發諸軍人。而扣其餉者。有或不受。則責其不知衛生。開除使去。（凡開除額出。必十日或半月。乃補人。軍需處乃乾沒此十日半月之餉。）故軍人敢怒而不敢言。以此腹削軍需處。肥不可當。軍人乃奇窘。欲死。以致每開拔至三四十里外。野操令下。後軍人紛紛向排長借銅元數枚。謂將購備麵粉。供半日之餐飯。排長辭以妻病。尙無錢服藥。盡往商之營長。營長則又辭以應酬費極鉅。虧累已甚。更無力足。以應衆人之求。於是快快出發。至沿路割麥苗。雜玉黍粉。煮之以食。一旦有事。其不反戈相向者。幾希。此吾黨所聞第一佳消息也。惟軍人口中。却時時有宮保若在。決不使我輩至此之語。宮保者。指項城也。將來時機一熟。大有破竹之勢。所慮者。清廷復起項城而用之耳。乞以此意遍告同志。兄鏐拾紙。



## 第二十四章 縱火

何夫人之携。昔姑華姑扶。辛盦旅櫬以返武昌也。族之人以爲仕宦而歸故鄉。腰纏奚翅十萬。且營營母女欺之。易易也。於是爭以其子來求繼爲辛盦後。羣語虺雜議三日。不得決。族固有長。平日以侵蝕祖宗祭田墓田租米。自活遇事則擇噬族人以自肥。今值此繼嗣問題。豈有不居爲奇貨者。遂陰縱族之人擾何夫人。以謂某子當立。某子不當立。喧競不已。何夫人以決之族長。族長則曰。以賢論則某子當立。某子不當立。以親論則某子當立。某子不當立。終不肯下一斷語。欲使何夫人迷所向。往時辛盦之櫬由輪舶運置滿江紅舟中。江場久泊。不得舉殯。赴葬。何夫人大憤。乃宣言曰。余出門久。族中子弟之賢不肖。知之不謬。余今欲爲余夫立後。自當立其賢者。親疏吾所不問也。然子弟之果賢果不肖。與否非一時半刻間所能觀察。而得其真像。故今茲決不立後。徐俟余觀察得人。再煩叔伯兄弟來審定。承繼文書也。今將舉殯赴葬。更不循世俗之見。不必有孝子匍匐前導。日來叔伯兄弟亦勞矣。請各歸休。余不敢有所干煩也。此言一出。族人大譁。都謂何夫人不知禮。強悍者羣議阻喪。使不得出發。盡室僧來。攀柩而號。黠者則預飾其子以麻衣冠。扶杖而來。以圖佔踞孝子之一席。崇朝之間。自命爲孝子者二三十歲之壯丁。以至三四歲之小兒。斬衰匍伏於辛庵柩前者無慮十數輩。一時叫號譟罵之聲。若螞蟻沸羹。莫可制止。何夫人哀且怒。使人請族長來使解散。此一羣之無賴詎族長知此事不了。避去不知所之。自朝至於日中。屍柩不得發。族之人且乘亂搜索衣物。多不翼而飛。何夫人大怒。立命人訴之官。先是次寅有函致武昌

府。劾。飭。人。照。料。辛。庵。之。喪。故。何。夫。人。一。往。訴。立。派。兵。役。四。人。來。慰。遣。族。之。人。族。之。人。不。服。且。肆。言。以。謂。此。我。家。事。與。官。府。無。涉。因。益。甚。何。夫。人。再。命。人。告。急。又。加。派。四。人。來。立。拘。最。獷。悍。者。數。人。去。餘。衆。始。懼。而。散。辛。庵。之。柩。乃。得。入。山。何。夫。人。之。結。怨。於。族。衆。也。以。此。始。

辛。庵。既。葬。何。夫。人。與。茗。姑。華。姑。歸。復。其。居。居。去。城。四。十。里。而。近。固。先。世。退。休。林。下。時。所。築。也。時。官。中。拘。去。之。無。賴。族。人。前。已。責。釋。族。長。亦。承。申。斥。並。具。有。辛。庵。後。嗣。一。聽。何。夫。人。愛。繼。不。得。干。涉。之。甘。結。族。長。威。欲。頓。戢。諸。無。賴。所。倚。則。時。時。來。告。貸。或。作。爲。鼠。竊。狗。偷。之。事。何。夫。人。已。不。勝。其。擾。而。族。中。諸。婦。人。覬。覷。辛。庵。此。項。絕。產。者。其。心。乃。較。無。賴。男。子。爲。尤。熱。日。必。携。子。女。來。強。聒。何。夫。人。而。與。之。語。以。冀。何。夫。人。之。愛。其。子。而。繼。之。也。於。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村。婦。與。鄉。里。小。兒。其。爲。擾。乃。更。甚。何。夫。人。不。得。已。又。避。而。城。居。族。之。人。來。者。乃。漸。少。

世。家。大。族。人。類。至。不。能。齊。一。故。諺。有。之。曰。無。男。盜。女。媾。不。成。大。姓。而。鄉。里。多。田。之。翁。及。游。手。好。閒。之。輩。或。鄙。吝。而。刻。薄。或。刁。橫。而。頑。梗。其。欲。賤。人。以。肥。己。也。則。無。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對。於。期。功。強。近。之。親。則。尤。必。思。所。以。染。指。者。蓋。專。恃。此。一。本。之。詣。以。縱。肆。其。所。欲。爲。也。至。寡。婦。孤。兒。之。擁。有。厚。貲。者。則。又。無。不。極。力。以。搏。噬。之。甚。且。逼。嫁。其。母。託。辭。育。子。而。據。有。其。產。若。寡。而。無。子。又。擁。厚。貲。族。之。人。乃。大。設。刀。俎。以。待。此。魚。肉。莫。不。視。眈。眈。而。欲。逐。逐。日。思。所。以。瓜。分。而。豆。剖。之。者。以。盡。其。族。誼。焉。相。習。成。風。牢。不。可。破。今。陸。氏。之。族。人。所。以。對。待。何。夫。人。者。固。猶。以。其。爲。誥。命。夫。人。施。以。最。文。明。之。手。段。而。來。爭。繼。否。者。辛。庵。之。柩。一。抵。埠。已。蜂。擁。而。來。負。篋。擔。簞。紛。然。四。散。不。可。究。詰。矣。

於是陸氏之族人。屈於地方官之勢力。并文明手段。亦不得一逞。相顧束手。而仍有不甘中止之意。則有優秀分子。生員其人者。出而號於衆曰。今茲無策。以與何氏抗。但有祝何氏早死。則遺產可歸我輩處分。或俟其繼嗣有人。審其支派之親近疏遠。以宗法與之訟耳。但幸庵近支各房。在宗法當入繼者。非經我輩多數同意。不得私以其子繼與何氏。衆皆諾。

何夫人城居年餘。物色得一族子名琳。才十歲而聰明秀發。天性敦厚。其母嫠也。有兄名理。主布肆於夏口。溫飽之家也。何夫人乃商之其母。繼琳爲嗣。字之曰蘭生。知族衆之必啓爭端也。欲牒諸官預立案。以杜鼠牙雀角之萌。而又不肯失此顏面。會淮北有偏災待賑。使琳獨金助焉。謂奉母氏命也。江南大府據以入告。則族人已興訟矣。時次寅已死。何夫人失援。前武昌府又已去。知縣事者。知何夫人富。意欲徵賄。而後援。愛繼之律。右何夫人而左族衆。故遲遲不爲判決。詎朝命下。錫何夫人以樂善好施額。准建坊。則陸琳爲何夫人之子。其姓名已上聞。知縣事者乃不敢上下其手。族衆之訟立敗。而何夫人之結怨於族衆也。至是益深。

人世光陰。白駒過隙。積日而月。積月而年。何夫人等歸來。四閱星霜。昔姑亦已長矣。初辛庵官浙時。字昔姑於僚友之子。曰程雨秋者。至是侍官在杭。書來告期。何夫人乃盡室偕行。以送女。小陽春裏舊地。重游不禁淒然。有風木之感。而昔姑所尤不能釋然者。與孟琬別久。今又將嫁。閨中聚首。曾無幾時。乃私語華姑。使請於何夫人。專使赴越迎孟琬。

非花病愈後。性情忽變而爲沈寂。數月來伏處房櫺。對婢媪亦無疾言厲色。孟琬以爲非花知悔也。防亦稍懈矣。故有閒情和鐵雲秋中月影記中之詩。迨及何夫人以人來迎。念睽隔已久。雖頻年音書不斷。而此中耿耿未或釋然。乃今知茗姑。即適人。及此時光正當一往話舊。至非花者。以目前光景測之。諒不至有他變。因重託李嫗。徑挈喜兒而行。青年姊妹久別重逢。悲喜之情一時交集。各述所遭。互相愴歎。不知日之夕。與夜之向明也。

何夫人摒擋百務。卒卒無閒。納采請期。距親迎之日近矣。女賓日有來者。無不向茗姑稱賀。茗姑乃愈增其羞澀。孟琬在側。但聞無數不入耳之言。巋然無甯晷。乃至不能得暇作清談。以爲茗姑兒女子時期。今乃至暫會須臾。此光陰以快游賞。乃倡議作湖上之游。時則微雪初晴。山容蒼古。沿堤木脫。但有枝柯荒寒。已甚而朔風削面。淒厲無倫。游蹤殆絕。於是十里晴漪。半林紅葉。遂爲孟琬茗姑等所獨賞。或輿或舟。日相羊山水間。旣以避俗。亦以賞心。精神上之愉快。乃爲至極。然而茗姑嫁矣。鳳去臺空。頓覺異常清寂。華姑戀姊。愁慘之色。可掬。孟琬辭何夫人欲歸。何夫人固不可。華姑亦強留之一夕。方篝燈閒話。撥火煎茶。華姑抱弄喜兒於側。蘭生執餅餌逗之。以爲笑。忽僉葆三踉蹌來。謂居宅燬於火。

非花縱陰謀以害孟琬。而旣不得一逞。及田媪下於理珠兒。又去無所挾持。以爲縱肆之具。情見勢絀之餘。惟有私遁之一念。而苦無其機。遂乘孟琬之出。思所以遠戾者。預賄伺中門之媪。約與偕亡。潛連衣物以出外。僉葆三見媪之數出入。而疑之。再三致詰。媪言詞閃爍。僉葆三乃愈疑。囑李嫗慎防焉。非花懼以爲消息已露。又懼孟琬

之歸也。乃夤夜縱火。乘家人慌亂之際。與媪逃去。其縱火也。以棉絮漬石油。分布於數室。而齊燃之。故火猝發。不及救。內室皆燼。李媪已睡。倉卒中。攫取文具箱。火灼毛髮。並盡。且眇其一目。

孟琬於是乃不得不逃歸。何夫人以爲孟琬若在越者。或不至有此變。甚以爲歎。因與偕行。既至。則中門以內。已變爲瓦礫。廳事已拆毀。其半。惟西偏院落。鐵雲向所讀書處。猶無恙。孟琬與何夫人。華姑。蘭生等。下榻其間。檢點券契。則李媪自火窟中所奪取之文具箱內。所藏僅十之三四。爾餘已悉燬。詳詢火發時情狀。乃知爲非花所縱。蓋非花出走時。衆皆見之。而今則數日不歸。又有小婢見非花。漬石油於絮中也。乃收合燼餘。清理田產。呈縣立案。請補給執照。擾擾月餘。事甫就緒。然而巨富之家。一旦中落矣。何夫人乃勸孟琬同赴武昌。居於其家。

## 第二十五章 依孀

風雪早春。小庭人靜。綠萼梅一株。含苞未放。蓓蕾滿枝。疏影橫斜。掩映綺窗。前澹然入畫。孟琬於時寄居何夫人家。匝月矣。免喪未久。餘哀猶縈腦海中。喜兒六齡。已在家塾。與蘭生共讀。何夫人之視孟琬。乃不以爲猶子。而引爲忘年之友。恩誼甚篤。華姑時就孟琬習女紅。或習書史。乃至不忍片刻離一家之中。太和翔洽。自孟琬心目中。衡之。蓋自失怙恃以來。此時爲最順適之境。較昔日嚴備。非花若芒刺在背。不可以一息安者。乃有雲泥之別。則亦時時有笑容。一日曉妝既竟。煮雪煎茶。閱書自適。偶繙得楊傳九西湖秋柳詞。喜其清麗。哦誦一過。覺湖光山色。充盈眼簾。舊游如昨。人事已非。乃作憶西湖八絕。

十五度中秋

百〇六

暝烟漠漠亂歸鶉。風度寒香一逕斜。卻憶孤山明月夜。四圍積雪萬梅花。  
綠楊如浪雨如烟。簾捲東風燕語圓。卻憶魚苗初上處。點溪荷葉疊青錢。  
雨絲風片斷橋西。綠上裙腰草色齊。卻憶平湖春水漲。落花秦半化香泥。  
藤蘿蒼翠撲人涼。萬壑松濤送夕陽。卻憶九溪溪畔路。迎風細味石蘭香。  
長杉籊籊影落雲。幘清磬一聲塵。嵐降卻憶冷泉亭。子上枕流倒聽玉錚鏦。  
幽篁个个暮生雲。領略清風共此君。卻憶避黨來竹閣。綠陰深處淨炎氛。  
秋風荷芰半紅銷。寂寞蓮塘宛轉橋。卻憶湖心放歸棹。采菱歌出木蘭桡。  
斷霞明滅晚生寒。叢桂香殘菊也殘。卻憶停車楓嶺下。霜林靜待暝烟看。

會喜兒放學歸。僮婦携來見孟琬。喜兒見孟琬作字強欲效之。乃立椅上執筆伏案而塗墨。淋漓汗几殆。孟琬折紙爲範。捉喜兒手書之。未既忽聞喚聲鼎沸。華姑趨而來。驚懼之色見於面。孟琬問故。則族中又以衆來索何夫人出金錢也。先是何夫人遷居入城。族衆以零星需索。取携不便。故乃借修譜牒。辦族學。二大問題。勒何夫人鉅金。往復商量。何夫人以五百金供族衆。朋分羣輩。乃稍息。及哲姑適人。何夫人携孟琬姊弟歸。族衆仍來需索。孟琬亦以三百金潤族衆之渴。明年關既過。族衆乃以經費不足。又來勒何夫人捐款。以謂何夫人者一族之首富也。非首倡者。則族之人皆觀望不前。於是乎有世系不明。書香斷絕之憂。則何夫人獨尸其咎矣。何夫人

怒曰。前此吾已捐數百金矣。今茲吾再捐數百金者。固無所爲不可。惟前此若輩所已收得之捐款。其用途果奚者。胡爲至今修譜牒者。尙未載筆。辦族學者。並未開學。此何理也。吾今雖欲再捐。其如有限之金錢。不足以填。若輩無底之慾壑。何於是族衆大譁。謂何夫人欺宗蔑祖。盡情傾吐。所欲辱詈之詞。而一二黠者。轉而集矢於孟。琬。謂汝自不捐可矣。安知次寅之女。不捐巨款者。逼僕婦請孟琬出。何夫人盛怒不許。曰。孟琬自遭火災後。一無所有。客歲所捐。乃吾爲之代納者。今茲無論孟琬無錢不能捐。卽有錢可捐。吾亦不許一聽。若輩之所爲可矣。衆益噴。聞有欲逕入內室。覓孟琬者。何夫人命僕呼得警察來。族衆始去。方華姑避入時。正族衆咆哮開始時也。何夫人大憤。就商於孟琬曰。若輩之所恃者。二大問題而已。我今以獨方修譜牒辦族學者。若輩無所挾持以爲口實。而二大問題。乃真有圓滿之解決。汝意以爲何如者。孟琬曰。此誠盛舉。所慮者。若輩又別生枝節。以相阻撓。糜款既多。辦事亦復不易。何夫人曰。然則吾仍以數百金賑濟若輩乎。孟琬曰。是亦不可。此輩譬之瘦狗。無所不用其嚙。投之以骨。非不少止。然既咀嚙下咽。則猜猜者。又作矣。不如付之不聞不見。何夫人曰。吾甯先以獨力舉辦二事之言。與族長商之。毋使人謂我吝也。乃使人告族長。族長聞之。星夜馳入城。請何夫人問辦法。何夫人曰。經費吾獨任之。辦事者亦吾聘人充之。但煩族長通告閭族可矣。族長脅肩諂笑而言曰。此事大與祖宗增光。惟我爲族長。數十年於茲矣。大宗小宗房戶之別。與族人之遠適天涯海角者。非我莫知。故修譜牒一事。我不廁身其間者。事乃無濟。況族大人多。其有私生子螟蛉子。譜牒上不易載筆者。非我莫敢揭其隱也。蓋我爲一族之望。無

人。不。懼。我。之。公。正。吾。爲。汝。計。第。以。全。權。諉。諸。我。我。自。有。美。備。之。辦。法。若。輩。亦。決。不。敢。有。後。言。且。汝。亦。樂。得。坐。觀。厥。成。無。庸。躬。親。其。勞。也。何。夫。人。曰。不。然。吾。惟。欲。任。勞。也。故。敢。以。獨。力。舉。辦。二。事。又。敢。於。任。怨。也。故。不。敢。以。修。譜。牒。一。事。煩。勞。族。長。族。長。拈。鬚。笑。曰。諺。有。之。出。錢。爲。功。德。汝。第。肯。出。錢。已。名。滿。世。界。矣。何。必。自。任。勞。任。怨。哉。我。今。可。以。爲。汝。任。此。勞。怨。汝。先。以。千。金。與。我。我。卽。日。開。辦。學。堂。設。立。譜。局。矣。所。有。應。辦。之。事。汝。不。必。過。問。我。無。不。佈。置。妥。帖。必。較。汝。理。想。中。更。完。善。也。何。夫。人。曰。千。金。不。難。難。在。族。長。不。欲。我。過。問。也。我。今。質。實。言。之。我。眼。中。未。嘗。見。有。可。託。付。金。錢。之。人。亦。未。嘗。見。有。實。心。任。事。之。人。故。我。所。信。者。獨。我。一。人。耳。族。長。而。願。此。二。事。之。辦。理。成。功。也。則。請。負。一。通。告。於。閤。族。之。責。此。外。不。敢。有。所。干。瀆。族。長。而。必。欲。取。得。辦。理。此。二。事。之。全。權。也。則。我。今。日。獨。力。辦。此。二。事。之。提。議。作。爲。無。效。可。矣。族。長。變。色。曰。然。則。汝。不。信。任。我。又。何。必。來。求。教。於。我。乎。事。之。辦。不。辦。係。閤。族。公。共。之。舉。錢。之。出。不。出。係。汝。一。人。之。私。汝。乃。欲。以。金。錢。勢。力。抹。煞。閤。族。之。人。是。安。可。者。且。閤。族。之。人。誰。非。祖。宗。之。子。孫。而。汝。乃。欲。以。一。人。市。惠。也。拂。袖。而。去。號。於。衆。曰。何。氏。非。人。也。乃。欲。借。金。錢。之。力。以。形。族。人。之。短。族。衆。和。之。議。何。夫。人。者。無。日。蔑。有。然。亦。有。潛。詣。何。夫。人。獻。條。陳。探。消。息。以。圖。攫。一。位。置。者。何。夫。人。皆。謝。絕。之。於。是。修。譜。牒。辦。族。學。二。大。問。題。乃。在。停。頓。之。中。

然而族人之恨何夫人者深矣。若而人卑鄙醜惡之心。豈知人世有羞恥事者。惟注意於金錢。遂逐焉。以攫得爲快。而又苦無生活能力。以競爭於經濟界中。於是左右望以罔市利。不得着手於最親最近之戚族。以求必



得故諺有之曰強盜打劫從外婆家始言打劫者而出於外孫則外婆亦無如之何也至於侍本家之誼而出以需索之行爲宜若視爲當然而不足爲怪者矣需索而有得不妨至再至三需索而無所得則必合羣力以傾之蓋謂族之人非可蔑視者不警一無以戒百也而陸氏之族之秀才公乃出而爲衆恨之謀主而無如何夫人之無懈可擊也則日伺何夫人之周圍以必求一逞其影響乃及於孟琬而借鐵雲以發難

鐵雲聞孟琬越中產燬於火轉徙入鄂極爲惋悼思一歸省視而孟琬預以書止之以謂天災旣成君歸無益祇荒學業耳至是暑假遂匆匆言旋於是鐵雲與孟琬別兩年又半矣相逢握手互相慰問年事旣長不復作啁啾兒女語然而感戀之意因不語而彌覺深長詎行裝甫卸席未及煖而緹騎入門忽捕鐵雲以去

## 第二十六章 計陷

人之死也必斲喪精氣旣衰且竭六淫之氣乘之又遭庸醫投以不關痛癢之藥石因循坐誤乃不可救國之亡也必民怨沸騰人心思亂又必全軀保妻子之臣充塞仕路以不負責任之心敷衍一是而惟以好官得錢多爲轍志厲民自養不知其他積數十年而土崩瓦解之勢成矣故人之求生也難而所以求死之道亦至不易國之求存也難而所以求亡之道亦至不易也語曰亡國之才蓋無才者雖欲亡國而力有所不至勢有所不能用知亡國敗家之儔其才必有大過人者充其聚斂之術讒諂之行朽楊刀鋸之威上以蠹國下以病民極官僚之能事而一代之宗社乃爲屋矣清德宗旣殂落道詔諄諄以憲政爲言立憲云者人民以法律爲保障君權爲法律

所限制一切。負有亡國之才之官僚。乃莫得上下其手。惟意所欲。假公以濟其私。故官僚派之健者。咸不以立憲爲然。設爲種種模糊影響之詞。力阻憲政。將使不得發現。無如漢汗大號。莫山反汗。於是乃有九年立憲之詔。既使爾皇帝不悖遺命。而當國者因得乘此八年籌備期間。以縱鷹犬肆獵。二千八百餘日。則私橐飽而人民之膏血亦垂盡。後此立憲政體之下。官僚之味甚不耐咀嚼。則其時。齟齬已盈。可不必西望長安而笑矣。特是籌備期中。內而資政院。外而諮議局。等而下之。爲董事會。議事會。已與上中下三等官僚。立於相對之地位。耳目衆多。口舌尤厯。雜官僚以此顧忌。平日所用以厲民之辦法。漸次不敢明目張膽。以爲之。長夜漫漫之政治。已朦朧若將向曉。此在極端講民權者。固猶甚不滿意。而較之黑暗時代。專以機巧變詐。愚弄黔首者。究未可同年語也。然而當時之抱革命主義者。固深知清廷聲言立憲之出於勉強。蓋以官僚純粹的自私自利之腦筋。雖開明專制。猶憚其不利於己。而有所不爲。而謂能俯首戢耳於三權分立之下耶。則本其芟除惡劣政治之心。益以不信任政府之意。其謀改革也愈急。而一般希望和平者。乃亦呼號奔走。籲請縮短籌備立憲之年限。卒之不爲執政者所容。以軍警捕拿而驅逐之紛紛若鳥獸散。而人民之對於政府其惡感乃逾深矣。

人民固疾首蹙額。痛恨官僚不已。官僚亦切齒腐心痛恨人民不已。蓋人民於此時已有持法律之說。以反抗官僚之命令者也。官僚以不得自由行動。故安得不痛恨人民之倔強不馴哉。雖然人民之倔強不馴。非人民本來所有之知識也。其敢於反抗命令者。其必有人焉。以煽惑之。煽惑人民者。非他。其必革命黨無疑矣。此在官僚之

眼。光。之。心。理。固。以。爲。必。如。是。也。故。欲。使。人。民。仍。復。伏。處。於。黑。暗。壓。力。之。下。非。盡。誅。革。命。黨。者。莫。能。爲。功。於。是。舉。世。之。官。僚。無。不。譁。然。以。擒。殺。革。命。黨。爲。事。遂。寄。耳。目。於。偵。探。而。革。命。黨。之。蹤。跡。乃。無。日。不。在。偵。探。之。報。告。中。矣。日。本。者。中。國。革。命。黨。之。製。造。場。所。也。留。學。生。者。中。國。革。命。黨。之。原。質。也。故。日。本。留。學。生。者。偵。探。所。居。之。奇。貨。以。爲。升。官。發。財。獨。一。無。二。之。商。品。者。也。蓋。自。徐。錫。麟。刺。殺。恩。銘。以。來。官。僚。無。日。不。惴。惴。於。日。本。留。學。生。以。爲。是。必。革。命。黨。不。利。於。我。者。也。況。復。其。時。又。有。種。族。革。命。之。說。不。脛。而。走。浸。假。彌。滿。於。神。州。凡。滿。人。之。高。爵。厚。祿。者。其。忌。日。本。留。學。生。爲。尤。甚。而。凡。在。滿。大。員。之。周。圍。懷。挾。有。升。官。發。財。之。思想。者。豈。能。不。發。見。一。二。革。命。黨。以。希。榮。而。固。寵。哉。於。是。鐵。雲。以。日。本。留。學。生。之。資。格。既。爲。偵。探。所。注。意。又。適。來。滿。大。員。所。坐。鎮。之。武。昌。復。經。陸。氏。族。人。之。告。密。遂。被。逮。入。獄。

陸。族。之。秀。才。公。固。健。訟。鄉。里。健。訟。之。徒。無。不。與。縣。吏。爲。緣。者。官。僚。所。恃。之。偵。探。率。皆。當。地。之。奸。猾。又。無。有。不。與。縣。吏。諛。者。也。秀。才。公。聞。鐵。雲。自。日。本。來。寓。居。何。夫。人。所。思。所。以。處。置。之。而。未。有。策。適。以。有。事。詣。縣。吏。則。偵。探。者。在。焉。方。自。嗟。命。運。不。佳。未。得。機。緣。破。一。案。獲。一。人。以。邀。獎。也。秀。才。公。乃。以。鐵。雲。爲。目。的。物。而。羣。策。所。以。誣。陷。之。者。因。先。投。匿。名。書。於。制。府。借。革。命。黨。口。吻。謂。旬。日。將。舉。事。汝。滿。人。其。速。避。去。云。隨。由。秀。才。公。告。密。謂。鐵。雲。實。來。主。其。事。者。制。府。大。震。恐。立。命。捕。鐵。雲。而。偵。探。者。乃。率。人。來。拘。鐵。雲。并。搜。索。箱。篋。見。金。珠。則。攫。以。去。而。偵。探。袖。中。亦。發。見。九。龍。山。堂。之。票。布。及。黑。虎。三。郎。指。示。舉。事。機。宜。之。信。函。謂。係。鐵。雲。謀。亂。之。證據。云。

突如其來。何夫人與孟琬皆驚惶無措。鐵雲自問無所愧作。坦然竟行。且慰何夫人。孟琬無恐。何夫人心不能釋然。則私詰孟琬。以近數年來鐵雲之爲人。蓋其時之少年多喜侈談革命。自命爲志士者。何夫人固不能無疑於鐵雲也。詎孟琬素聞鐵雲不滿意於清政府之論調。其憂疑較何夫人爲尤甚。慘然相對。听夕皇皇。方無可爲計。既聞首告者爲族中之秀才公。乃知此事。什九出於誣陷。忽憶及一峯方治軍江甯。乃拍急電乞援。并遣僕王升。星夜走金陵焉。

一峯自秋操畢。復返南京。務以聲色自晦。且無日不與政界人物徵逐。酒食者。故制府頗信任之。遂擢爲某標統。自喜得所借手。陰縱軍士閱新聞紙。俾知世界之大勢。復引同志爲下級軍官。俾直接觸啓軍士而已。則故爲怠荒於酒色之狀。使人不疑。表面已純粹同化於官僚矣。至是得何夫人電。乃豫乞幕府。先容於制軍。而後陳情焉。遂以一電力保鐵雲。比王升至而復返於武昌。則鐵雲已出獄矣。

鐵雲之被捕也。逕押赴營務處。某道員訊之。鐵雲侃侃陳詞。不承認有主持革命之舉動。且堅索秀才公出質。秀才公雖以健訟聞乎。顧腦筋陳腐。初不甚明。斷革命黨之來蹤去跡。以爲特哥老會安慶道友青紅幫之流耳。則極力詆其圖謀不軌。並謂鐵雲指揮徒黨打家劫舍。已數見不鮮。詞源泉湧。鐵雲索證據。則謂有九龍山堂之票布。及黑虎三郎之信函在也。鐵雲因曰。汝何以知之詳也。秀才公則曰。汝自託我爲汝邀人起事也。鐵雲曰。我從未與汝謀面。今蒞鄂才三日耳。世豈有執途人而與商謀叛事者耶。秀才公曰。噫。汝忘之耶。我與汝交好已六七

年汝十五六時。我已識汝矣。鐵雲曰。汝既云識我已六七年。則請述我在日本所入之學校。係何名稱。及我在日本近日所居之住址。在何番地。秀才公嘖嘖不能對。鐵雲因謂某道員曰。此誣陷之情事儼然矣。我所入之學校。有修業文憑可驗。我所居之住址。有最近收得之信件可徵也。請堂上使原告言之。苟言而合。予甘罪無辭。苟言而不合。則原告誣陷之罪。乞堂上有以治之也。秀才公窘支吾其詞曰。我未與若通信。并未攷究及若之學業。故不之知也。鐵雲曰。豈有相識六七年。而不一通信。且不知所肄業之學校何名者。且……某道員亟止之曰。無復言。原告顯有情弊。惟汝亦不免嫌疑。其均予羈押。以需後命。某道員復命於制府。電駐日公使查鐵雲之爲人。復電稱查無亂黨關係。武昌足球會員。知鐵雲被逮。亦聯合各學校力保其無他。而一峯之電亦至。鐵雲乃得釋出。其秀才公者。則移送縣署根究。未幾以其素有癩顛症。亦爲族衆保釋。足球會員聞之。怒來德。鐵雲具控。必欲辦秀才公以反坐之律。鐵雲曰。無益於我。祇益結怨。或反足阻碍我輩之進行也。不如其已。

## 第二十七章 盤夫

鐵雲既釋出。何夫人置酒以慰之。酒半。何夫人切切詢其究竟。通革命黨與否。鐵雲微笑不答。既而酒闌告退。移榻當門。解衣磅礴。時建蘭盛開。幽香滿室。清風徐來。意態閒適。忽喜兒馳來呼曰。吾姊至矣。鐵雲急起整衣。而孟琬已珊珊入。閒話有頃。乃曰。適叔母問君是否與革命黨有關係。而君置不答。何也。鐵雲曰。此之是非。非尊叔母所可與聞者也。孟琬曰。然則君之宗旨。盍爲妹言之。鐵雲曰。雖然。妹亦以不與聞爲得。孟琬曰。噫。君誤矣。妹豈猶

有。不。足。見。信。於。君。者。乎。而。亦。防。之。也。鐵。雲。曰。非。此。之。謂。也。今。設。譬。於。此。假。令。我。而。果。爲。革。命。黨。也。者。而。自。承。於。妹。前。妹。必。以。此。次。之。逮。捕。爲。有。因。而。深。信。之。則。其。愛。我。也。必。切。吾。懼。妹。之。愛。我。也。而。自。諱。爲。非。革。命。黨。是。欺。妹。也。又。假。令。我。而。果。非。革。命。黨。也。者。而。力。辯。於。妹。前。妹。必。以。此。次。之。逮。捕。何。爲。無。因。而。至。而。終。疑。焉。則。愛。我。之。心。亦。不。克。釋。然。其。與。我。之。自。承。爲。革。命。黨。之。足。以。愛。妹。一。也。故。不。如。無。言。孟。璇。曰。不。然。兄。第。知。言。之。足。以。致。妹。愛。不。知。閔。葫。蘆。之。憂。人。爲。更。甚。也。今。兄。不。必。顧。慮。妹。之。憂。否。但。言。其。實。以。釋。妹。心。頭。之。惶。惑。可。乎。方。兄。之。被。逮。妹。不。知。所。措。欲。乞。援。而。不。知。所。適。從。則。以。不。知。兄。之。果。爲。革。命。黨。與。否。故。也。倘。早。知。兄。之。非。革。命。黨。則。可。以。慷。慨。鳴。冤。抑。或。早。知。兄。之。爲。革。命。黨。亦。可。以。秘。密。營。救。徒。以。不。知。真。相。故。欲。慷。慨。鳴。冤。則。恐。無。以。見。信。於。官。僚。欲。秘。密。營。救。又。恐。無。以。見。信。於。革。黨。乃。至。永。朝。永。夕。徬。徨。歎。歎。精。神。所。受。之。苦。痛。有。不。可。以。言。喻。者。此。豈。兄。之。所。及。知。者。耶。鐵。雲。悄。然。仍。無。語。孟。璇。又。曰。兄。雖。不。欲。言。而。妹。以。私。心。忖。度。之。固。知。兄。之。必。不。免。爲。革。命。黨。也。妹。未。及。知。革。命。黨。內。容。之。奚。若。然。而。竊。聞。近。日。新。人。物。之。論。調。其。對。於。政。府。之。醜。醜。社。會。之。腐。敗。思。所。以。刷。新。之。則。不。得。不。急。謀。所。以。改。革。而。當。局。者。又。橫。梗。於。前。使。不。得。有。所。發。展。非。轟。而。去。之。乃。不。足。以。有。爲。矣。此。其。理。甚。明。凡。有。血。氣。心。知。者。所。同。認。也。況。一。班。貪。污。庸。妄。之。徒。欲。行。其。厲。民。之。手。段。則。先。行。其。愚。民。之。政。策。使。天。下。之。人。盡。入。於。黑。暗。之。域。而。後。橫。征。暴。斂。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箝。口。結。舌。而。莫。敢。聲。也。專。制。之。毒。一。至。於。此。妹。雖。女。子。猶。爲。之。憤。然。不。平。而。況。於。兄。自。宜。力。肩。推。翻。專。制。之。任。矣。此。妹。以。良。心。上。之。主。張。論。之。兄。今。日。者。雖。欲。不。廁。身。於。革。命。黨。而。不。可。得。故。兄。而。果。爲。

革命黨也。者。妹。亦。極。表。同情。而。所。不。能。無。髮。者。則。兄。所。以。實。行。革命。之。計。畫。何。如。耳。兄。亦。可。以。其。略。語。妹。否。耶。鐵。雲。曰。然。我。所。能。言。者。妹。已。爲。我。盡。言。之。矣。我。復。何。說。之。辭。但。進。行。之。方。法。相。機。而。動。非。可。預。定。大。抵。以。運。動。軍隊。爲。前。提。蓋。奪。其。所。恃。以。爲。我。用。效。力。乃。至。宏。大。然。非。先。灌。輸。以。世界。知識。以。變。易。其。腦。筋。則。起。起。者。方。以。奴。隸。於。獨。夫。爲。當。然。之。事。也。又。必。借。事。以。挑。動。其。惡。感。俾。有。所。激。刺。則。心。志。乃。爲。我。移。此。其。着。手。甚。難。且。必。假。以。時。日。此。非。有。所。憑。借。則。不。能。至。暗。殺。之。影。響。之。鉅。細。則。視。所。暗。殺。之。人。物。之。鉅。細。以。爲。衡。惟。其。事。則。盡。人。可。能。實。行。較。易。故。今。日。革命。者。之。計。畫。雖。雙。方。並。進。而。以。暗。殺。聞。者。獨。多。也。孟。璣。曰。然。則。今。日。之。所。謂。革命。主義。者。毋。甯。謂。之。暗。殺。主義。之。爲。當。是。則。妹。所。不。敢。謂。然。者。也。今。之。人民。久。樵。悴。於。虐。政。之。下。政治。革命。之。說。宜。無。不。贊。同。者。卽。慮。有。一。部分。之。人。不。知。政治。爲。何。事。而。既。以。種。族。革命。之。說。鼓。之。矣。則。斬。木。揭。竿。共。起。誅。無。道。秦。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聲。民。賊。之。罪。而。討。之。何。至。以。暗。殺。爲。事。既。非。勢。窮。力。竭。姑。以。狙。擊。一。伸。其。憤。又。非。陰。謀。險。賊。舍。是。無。以。遂。一。己。之。私。心。而。徒。以。荆。軻。蒞。政。英雄。豪。傑。種。種。名。詞。誘。血。氣。未。定。之。少年。從事。於。行。險。僥。倖。之一。途。事。而。有。成。則。主動。者。享。其。名。事。而。不。成。則。被。動。者。尸。其。咎。宜。言。革命。者。日。益。增。多。而。不。聞。有。何。等。之。效果。也。鐵。雲。急。曰。不。然。今。之。從事。於。革命。者。無。不。本。其。良心。以。爲。行。動。初。未。有。指。使。之。者。也。卽。躬。行。暗。殺。者。亦。無。不。甘。死。如。餉。黨。中。人。多。有。爭。爲。實。行。委員。者。人。莫。不。以。爲。壯。故。有。慘。遭。杖。斃。方。血。肉。橫。飛。時。而。不。肯。吐。一。言。以。累。同。黨。者。孟。璣。曰。此。其。勇。可。敬。而。其。愚。可。哀。也。夫。暗。殺。者。特。革命。中。一。種。之。手腕。非。謂。暗。殺。一。二。人。而。已。克。集。革命。之。大。助。也。中國。之。前途。非。改革。不。

可改革。又非人才不可。則甘死如飴之勇少年。正當歷練其才。以供他日之用。而乃使之趨於暗殺。以死吾不能。不爲倡言革命者咎矣。鐵雲曰。不然。凡暗殺實行家之目的物。必其大有價值者。而非苟於一擊者也。故黨中雖損一勇少年。而敵人中亦必死一中堅人物。且亦必於時局大有關係者。孟琬曰。兄自別有見地。然妹終不謂然。惟妹有一言。可以爲兄告乎。鐵雲曰。肆妹言之矣。時喜兒方抱綠沈瓜。臥蕉葉上。胸前僅着一紅兜羅。手足皆露。肥白如瓠。有蚊嘍其頤。孟琬爲驅去之。乃曰。方今潮流所趨。人人皆有革命思想。妹非敢謂兄之懷抱革命主義爲不然也。特兄所負荷者。至重。門戶世澤之寄。年伯當日所屬望者。至殷。願慎保千金軀。毋輕於一擲也。鐵雲瞿然曰。妹以正言匡我。我烏敢不聽。惟公義之與私情。輕重緩急。終有區別。嗣此當出以穩健。至成敗利鈍之數。則付之時命可耳。雖然。我心終無所慚。蓋我之所以爲此主張。既非妄希將來意外之富貴。又非妄冀將來享不世出之大名。徒以寸心不死。聊盡吾力之所能至而已。何夫人忽入曰。汝二人所言。我盡聞之矣。鐵雲而不嫌我之辭費者。我亦將有所言。蓋我以爲鐵雲初無革命黨之資格也。鐵雲乃顧孟琬而笑。何夫人曰。汝疑我猶是當年陳腐之頭腦乎。而笑之也。比年以來。我無事時。輒以書報自遣。所得爲不尠矣。我所以謂汝無革命之資格者。卽以汝初無可死之資格也。我所閱之外國歷史。及外國各種小說。其稱述革命黨之人物。蓋未有不以死自誓者也。惟其以死自誓。故其堅貞卓絕之行。足以犯萬難而不少退。卻不達到目的。不止故中道而變節者。非人也。輕於嘗試。失敗而遠颺者。非人也。利用他人爲先驅。事成則居功。事敗則一身猶得遠於禍害者。非人也。今汝所與



處之革命黨人。我固不敢謂絕無有誓死之心者。其人而我固以爲凡言革命者。宜無不挾有必死之志者也。雖然人爲國事而死。亦可以無恨。但其人之可死與否。則各個有各個之遭際之景況焉。非可曰死國事爲人生之榮名。而爭投於禍亂。以自促其身命也。故我之心中。目中所見之鐵雲。乃非可以一死而遂足以塞其一生之責者。家世單寒。門無次丁。不可死一也。乃父之期望。屬於爾身。爾未嘗有所樹立。乃使祖宗血食。自己身而斬乎。不可死二也。外舅外姑待汝之恩。誼若何。而忍使其伶仃之孤女。攜一孱弱之穉弟。流離失所乎。不可死三也。凡此者。而或謂之爲私情。非公義。然則世之赴公義者。乃必離絕家人骨肉之恩。而後可。毋乃太不近人情矣乎。汝試清夜捫心。思之。其猶謂余言爲陳腐否也。且汝此次之歸國。豈不以孟琬之居室。燬姊若弟。營營無依。至遠走此間來。依我。其情狀。未知何似。是以急急來一探視。此人生天性中。應有事也。然何不曰。我方奔走國事。不暇計及兒女子事乎。我固知汝之必不能出此也。然則汝之欲以身命擲之革命事業者。抑何不思之甚耶。況復革命之事業。原不止於運動軍隊。暗殺要人。兩途。盧騷之著民約論。斯士活夫人著黑奴籲天錄。其功效之鉅。震驚百世。又何必躬持寸鐵。以殺人流血爲事乎。願汝聽老婦之言。改變汝革命之方。鍼毋爲荊軻。而政英雄豪傑。各種名詞所誤也。鐵雲不能對。乃曰。叔母之言極精當。所以裨益我者匪淺。繼自今。我知所以自處之道矣。孟琬方欲有言。而喜兒已醒。索糕糝。孟琬乃携以入內。何夫人復又謂鐵雲曰。汝無以余言之。婢直也。而面從。汝苟易地爲孟琬。一思者。汝必不忍輕於一死也。嗟乎。渠所受之磨折。亦云至矣。今後之屬望。獨有汝耳。汝必有以慰其心。

日前汝被逮。渠憂思踈。終夜目不交睫者數日。夕萬一汝有不測者。渠必不苟活。而喜兒者。又將何賴焉。嗟乎。鐵雲其深思之。乃出鐵雲。徬徨者久之。日夕鐵雲詣何夫人曰。比來余在黨中。固以暗殺爲幟志者。雖未一試。而爲同志。製爆裂彈者。屢矣。乃今當率由正義而行。不復僥倖以期萬一之集事。請誓之矣。何夫人曰。苟子之能悟。何必誓爲。吾今爲孟琬幸矣。第吾思之。汝年亦長矣。孟琬又已釋服。我意汝二人婚事。未可再延也。汝既有室。亦爲孟琬支撐其家事之圓滿。無有逾於此者。汝意云何。鐵雲曰。諾。請以冬春之交爲期。余當以假歸。但余距畢業之時。尙遠。須挈以偕。征耳。何夫人曰。此無不可者。余卽爲孟琬籌備矣。

## 第二十八章 動機

鐵雲居武昌匝月。一峯書來約往一晤。越中亦有書來。則以入夏後大雨時行。祖塋之崇封者崩。碑碣亦偃。鐵雲此次歸國。固未及還家展墓。比聞此信。乃又匆匆行。孟琬時已知何夫人與鐵雲有成言。于歸之期不遠。乃羞與鐵雲數見。朝昏相遇。寒暄而已。及鐵雲啓程。又恍然若有所失。

鐵雲道出金陵。走謁一峯。會有擠一峯者。譏之於江甯將軍鐵良。爲一峯所知。益務韜晦。見鐵雲至。甚喜。而不欲其久留。乃與作竟夕之談。鐵雲盡以何夫人之言告。一峯曰。我意亦不欲弟爲犧牲。以弟與我情形。固大不類也。然我雖置死生於度外。終亦必出之以慎重。未肯鹵莽滅裂。以爲之。若弟則尤當慎之。又慎。此中貴有把握。不可隨波逐流。朋從爾思也。行矣。勉之。鐵雲乃赴越。修治塋墓。既竟。謁次寅之殯。及薛夫人墳。遂放洋而東。

舟行大洋。忽遇狂飈。掀播連日。抵門司時。則已在昏暮間。鐵雲以舟居筋骨倦怠。擬資夜登陸。覓旅舍休息。乃以小舟赴岸。天低月黑。波濤蹙起。若山風聲。虎虎然。乃至見聞俱障。打槳逐浪而行。一起伏間。已在尋丈外。突有小汽船一艘。飛駛而來。舟人急橫舟避之。而已不及。兩舷相切。勢將被壓。鐵雲急推以手。而浪急舟速。砰然相撞。鐵雲陡覺奇痛。徹心仆跌。艙中暈不知人。蓋右臂拗捩。垂折矣。鐵雲既蘇。則已在醫院中。蓋舟人抵岸後。告之警察。乃與而致此者也。傷在腕骨。醫言非閱月不能告痊。願鐵雲自念。不能久羈於門司。一來復後。卽赴東京。日就醫於醫院。越月不能屈伸。則以護養失宜故也。乃不得不仍入醫院。又越月而後復常。然猶乏力。未幾而一峯忽來東京。

惡劣政府之反動。乃產生革命黨。革命黨之反動。乃產生政府之猜忌。革命黨之欲利用軍隊也。政府固有所聞。故其防軍官者。至嚴。革命黨之勢力日益膨脹。則政府之排斥異己。日益加甚。一峯乃不得安於其位矣。江甯將軍鐵良者。固滿人中之號爲知兵者也。然方其總陸軍部時。以賄賂之有無。進退人。其結怨於北洋軍隊。爲尤甚。及駐防金陵。雖權限未能顯然。干涉陸軍。而黑幕中之操縱。則殊有力。蓋制府亦未敢逆其意旨。以自取禍也。一峯降志辱身。以僞同化於官僚。假面實足以亂真。然而勉強以行之。終不免有百密之一疏。遂爲鐵良所持。要制府奪一峯兵柄。

好官。不過得錢多。然世之求好官而無所不至者。無非爲多得錢也。故官一而求之者百。則不得不出其擠排傾。

軋。之。手。段。以。新。篡。取。而。代。之。於。是。一。官。之。旁。環。而。伺。者。不。知。其。凡。幾。也。一。舉。一。動。咸。屬。以。耳。目。焉。一。峯。貌。爲。政。府。忠。順。之。奴。隸。則。務。迎。合。當。道。之。心。理。知。當。道。之。惡。日。本。留。學。生。乃。思。所。以。表。白。一。己。之。非。主。張。革。命。之。日。本。留。學。生。也。者。而。於。未。經。政。府。授。有。軍。職。之。同。學。與。新。自。日。本。歸。來。之。故。交。一。概。謝。絕。不。與。晤。面。遂。有。不。知。一。峯。用。心。之。深。者。以。謂。一。峯。變。節。也。則。郵。書。以。痛。斥。之。且。披。露。其。稿。於。新。聞。紙。略。謂。汝。自。命。爲。革。命。健。兒。又。稱。汝。父。爲。官。場。所。誣。死。與。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日。與。吾。儕。訾。議。朝。政。熱。血。沸。湧。若。有。滅。此。而。後。朝。食。之。氣。概。乃。不。意。一。置。身。於。利。祿。之。場。本。來。面。目。一。時。頓。改。乃。至。朋。舊。過。訪。亦。懼。其。遺。累。而。餽。以。閉。門。羹。豈。官。場。污。穢。已。染。汝。心。爲。黑。色。耶。抑。汝。歸。國。舟。過。太。平。洋。時。汝。之。良。心。已。隨。遺。疴。入。海。耶。一。峯。怒。復。書。抗。辯。而。鐵。雲。適。來。因。囑。其。轉。達。隱。曲。友。人。聞。之。疑。信。參。半。則。姑。郵。書。以。謝。罪。焉。遂。爲。甚。一。峯。者。所。知。竊。其。書。以。奔。告。鐵。良。轉。聞。之。制。府。乃。召。一。峯。訊。焉。一。峯。不。屈。且。出。第。一。次。書。以。自。辯。護。以。謂。我。雖。不。肖。何。敢。叛。君。國。而。與。革。命。黨。往。還。早。與。諸。黨。人。告。絕。矣。黨。人。怨。我。故。以。第。一。書。來。辱。詈。又。以。第。二。書。來。反。問。我。耳。制。府。不。能。加。以。罪。然。猶。恐。其。擁。兵。爲。害。遂。使。監。督。陸。軍。小。學。別。以。人。統。標。兵。焉。一。峯。雖。憤。憤。事。機。之。失。敗。而。不。敢。稍。形。諸。辭。色。虛。與。委。蛇。者。久。之。制。府。嘗。其。無。他。防。亦。稍。懈。一。峯。乃。借。故。赴。滬。遂。之。東。京。晤。鐵。雲。慨。然。歎。曰。數。年。心。血。墮。於。一。旦。今。日。暮。途。遠。吾。將。倒。行。而。逆。施。之。不。復。能。策。萬。全。矣。於。時。中。國。人。之。腦。筋。突。受。一。種。非。常。之。激。刺。則。以。日。本。併。吞。朝。鮮。至。是。而。告。厥。成。功。正。式。宣。佈。也。專。制。國。之。人。民。其。視。國。家。漠。不。相。關。若。以。是。爲。政。府。一。二。人。之。私。產。初。與。一。己。無。涉。一。聽。其。自。由。處。置。絕。不。過。問。及。與。圖。易。色。身。

爲亡國之民種種不平等苛虐之待遇躬親受之痛苦至極乃始覺悟而已無及矣然當國家將亡未亡之頃固惘然一無所知雖有先覺者以爲禍至無日大聲疾呼一般蚩蚩之氓猶或以爲若而人者神經毋乃過敏何必爲此無病之呻也蓋積習既久腦筋麻木而不靈甚且失其感覺之功用苟不經最激烈之打擊則猶恬然相與苟安於無事也朝鮮之亡也以積弱不知自振故日本之欲併吞之也匪伊朝夕矣然使朝鮮而無李完用宋秉畯之流賣國以希一己之富貴者則朝鮮之亡固不若是其速也朝鮮已矣朝鮮之人心不死也則羣起而與日本抗則有無數愛國男兒不甘爲奴隸而爭飲日本人無情之槍彈以期一瞑不視者慘烈之聲彌滿天地中國人之聞之者無不爲朝鮮人哀爲朝鮮人哀而轉以哀己國焉則思所以免於亡國者非推翻政府不可而革命之潮流浸灌於人心者乃至猛蓋以政府中之人物與李完用宋秉畯者較固一邱之貉也將欲免於亡國信非驅除此類豕交獸蓄之民賊者不爲功而平日之倚賴政府欲爲立憲國民者亦知政府之不足信而轉移其思想漸表同情於革命黨於是革命黨之進行信速勃然欲起矣

一峯報告經過情形於黨中慨然語其友曰革命者死事也非人挾有必死之志則無以圖成雖成敗利鈍非可逆睹而吾人良心上之主張則固貫徹始終不可得而移易吾誓死以圖革命原非欲借此以自表見於同人即同人絕不信任我吾亦將獨行其是獨是吾之計畫與同人之專以意氣用事者不同我之混俗和光而以突梯滑稽出之所以求吾事之有濟也語有之曰夫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吾誠不惜一死但以革命秘

密之事業。又處猜忌政府之下。而必於大廷廣衆間。放言高論。自命爲不世出之革命家。以吾血染官僚及偵探之頂珠。使絳而於事。則毫無裨益焉。吾固不爲之矣。故吾一方面收拾軍隊之心。一方面不得不避離當道之忌。而吾子乃以些些小節憤然大張其捷伐之詞。試問一紙辱言之文。有何效力。假令我而果同化於官僚者。吾能舍吾富貴之希望。而蒲伏以聽吾子之裁判耶。卒之空言互競。爲小人所乘。使我運動將及成熟之事。基一旦摧削。無遺不可收拾於我之計畫。固全然失敗於吾子。其亦何益之有。則是客氣之爲害大矣。繼自今以往。凡我同人當力競其大者。遠者。毋斷斷然以一朝之忿於內部爭蟲鷄之得失。則頭顱庶不至於虛擲。而事功亦不至於敗於垂成矣乎。雖然。吾誓死之心。猶昔日也。初不因是而少有退卻。仍當爲同人負弩前驅。語既衆爭慰之。既而會議決發難於廣州。蓋循光緒二十六年孫中山史堅如等原定之計畫也。選敢死隊分組入粵。設機關焉。鐵雲請行一峯止之曰。汝臂創初痊。弱而無力。豈勝短兵搏戰之役者。汝仍負製爆裂彈之責爾。

外有餘者。中必不足。苛於責人者。又其借責人以自炫者也。方友人之致書責一峯也。其中以湖北人某爲主動。蓋某以同校學友誼。謁一峯於金陵。一峯以其性多畏葸。又喜爲大言。故拒之。某遂極力短一峯於儕輩。中謂其小得志已失本心矣。及一峯以此失敗心跡昭白。某自愧無以對衆。則轉與一峯爲敵。思有以敗其名。以表示自己前此之非誤。因借一峯阻止鐵雲弗入敢死隊之故而勝謗焉。以謂一峯有異志。殆欲賣友以圖恢復其功名。不然何爲獨禁其弟不使與於軍事。一峯聞之大憤。宣言於黨中曰。今有細人譏我。我乃不得與諸君爲同一之

進。行。我。當。別。有。所。圖。其。成。也。必。有。以。裨。益。諸。君。其。敗。也。亦。決。不。至。遺。累。諸。君。今。行。矣。長。與。諸。君。生。死。永。訣。願。諸。君。拭。目。以。觀。其。後。衆。爭。挽。之。曰。流。言。奚。足。介。意。者。鐵。雲。亦。奮。而。起。曰。吾。兄。之。阻。我。不。使。入。敢。死。隊。也。固。以。余。臂。無。力。不。足。以。有。爲。也。不。謂。乃。以。此。而。致。細。人。之。讒。今。余。願。以。血。洗。吾。兄。名。譽。之。污。請。爲。敢。死。隊。中。決。死。之。先。鋒。矣。一。峯。曰。吾。思。之。熟。矣。我。非。別。圖。者。則。惟。有。自。剄。以。送。諸。君。之。行。乃。足。以。塞。讒。慝。之。口。蓋。我。而。仍。主。持。進。行。之。事。者。則。益。授。細。人。以。口。實。假。若。不。擔。任。此。事。而。仍。不。離。此。間。者。則。細。人。又。將。謂。我。刺。探。消。息。以。報。告。於。清。政。府。也。又。卽。使。我。與。吾。弟。同。詣。前。敵。似。可。以。明。心。跡。矣。而。細。人。豈。不。可。曰。一。峯。與。鐵。雲。素。已。與。政。府。軍。通。謀。一。交。綏。而。彼。二。人。已。奔。赴。敵。隊。中。倒。戈。以。助。之。攻。矣。故。吾。決。行。不。俟。終。日。吾。非。不。能。自。殺。以。自。明。願。吾。不。願。無。益。而。徒。死。也。且。鐵。雲。亦。無。庸。與。聞。此。間。事。諸。君。亦。不。必。委。託。以。事。蓋。吾。行。後。細。人。必。謂。吾。有。鐵。雲。爲。之。坐。探。故。姑。離。去。以。掩。飾。人。之。耳。目。也。今。日。諸。君。之。對。於。我。信。者。自。信。疑。者。自。疑。我。亦。不。更。爲。剖。白。要。必。有。日。得。見。吾。之。心。也。別。矣。別。矣。乃。携。鐵。雲。返。寓。謂。鐵。雲。曰。善。夫。梁。任。公。之。言。曰。中。國。無。三。人。以。上。之。團。體。也。今。事。業。方。在。發。軔。之。始。已。有。忌。我。而。務。敗。我。之。名。者。則。將。來。事。或。有。成。爭。權。奪。利。之。下。若。而。人。卑。劣。之。手。段。尙。不。知。若。何。險。毒。也。雖。然。吾。弟。借。此。以。脫。離。革。命。黨。者。實。慰。我。之。初。心。矣。而。人。心。險。惡。至。此。弟。今。後。尤。當。注。意。自。保。也。鐵。雲。無。語。一。峯。遂。行。

## 第二十九章 閨諺

秋期漸深。景物蕭瑟。孟珣乃第一次度客中佳節矣。孤苦依人。雖居停主人恩誼稠疊。方寸中終有主客異形之

十五度中秋

百二十四

感。又。聞。鐵。雲。躬。被。無。妄。之。災。尤。不。能。漠。然。而。無。所。動。乃。入。夜。後。風。雨。敲。窗。益。增。伊。鬱。強。與。何。夫。人。華。姑。談。笑。賭。酒。而。意。終。不。屬。適。喜。兒。欲。睡。遂。離。此。團。圓。譙。飲。而。返。深。閨。一。燈。坐。對。愁。縈。縈。懷。因。憶。當。年。滬。上。鐵。雲。欹。枕。暗。泣。之。情。不。謂。今。日。乃。躬。蹈。之。方。在。深。思。華。姑。趨。來。坐。談。時。許。而。去。麗。譙。之。聲。已。徹。里。巷。乃。書。感。四。律。以。寫。煩。憂。

茶。煙。初。定。窈。煙。微。夜。靜。輕。寒。襲。袷。衣。玉。鐸。聲。喧。雙。什。駿。瑤。琴。潤。到。十。三。徽。淒。涼。古。砌。聞。蛩。泣。嘹。唳。遙。天。有。雁。歸。獨。坐。西。窗。無。限。思。游。仙。倘。許。夢。魂。飛。

青。楸。鬱。鬱。乍。經。霜。衰。草。淒。迷。黯。夕。陽。隱。後。孤。星。留。子。影。花。間。細。雨。濕。流。光。寒。煙。漠。漠。凝。華。表。落。月。遲。遲。照。屋。梁。天。上。人。間。苦。離。別。西。風。若。爲。助。悲。涼。

記。曾。聽。雨。小。樓。東。花。謝。花。飛。怨。曉。風。消。息。春。深。到。文。杏。年。時。秋。感。甚。孤。桐。劫。來。桂。室。生。虛。白。早。是。蓮。房。墜。冷。紅。一。自。荒。莊。化。焦。土。林。園。寂。寞。野。煙。中。

秋。蘭。香。散。酒。微。醒。永。夜。江。聲。撼。枕。屏。未。解。燈。花。何。太。喜。况。兼。鼓。角。不。堪。聽。呆。魚。浙。浙。風。吹。雨。簾。幙。沈。沈。影。間。形。惆。悵。十。洲。雲。霧。隔。兼。葭。一。水。接。天。青。

午。夜。酸。吟。雨。聲。甚。惡。幽。思。悄。然。了。無。睡。意。重。炷。水。沈。取。秋。中。月。影。記。繙。閱。一。再。又。題。一。絕。句。乃。始。解。衣。就。寢。嚶。嚶。聞。曉。雞。啼。方。得。膏。騰。睡。去。日。及。禺。中。一。覺。微。醒。華。姑。含。笑。持。尺。素。來。推。孟。琬。使。起。曰。蒼。姊。將。歸。矣。有。書。來。告。孟。琬。就。枕。上。取。書。閱。之。則。蒼。姑。之。夫。程。雨。秋。者。方。以。部。曹。改。秩。二。千。石。將。應。官。聽。鼓。於。長。沙。先。遣。蒼。姑。歸。甯。栖。遲。漢。上。



以待之也。孟珣亦欣然。色喜。一來復後。若姑至矣。豐容盛鬋。不復曩時。兒女子態。深閨話舊。投以謔嘲。笑語時聞。秋日。乃有春氣。重陽節後。恰值華姑二十初度。女賓來者甚夥。長日酒食譁笑。入夜始散。翼日。孟珣設筵爲華姑補祝。家人六口外。無來賓。酒次。議行令。蓋以日昨。器甚今日。務結古權。以滌俗氛也。何夫人曰。余近閱說郛中。載有除紅醉綠。譜覺尙有味。孟珣曰。是仍乞靈於五木。初無所用其心思。不如自出心裁。別舉一令。何夫人曰。汝必有成。竹在胸矣。孟珣曰。我思以成語湊成聯貫語。首毛詩句一。繼詞牌名一次。詩句一。殿以詞曲句一。仍以古人詩句。舉壽字飛觴。何夫人笑曰。得毋過難。孟珣笑曰。因難乃以見巧。且亦可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嘲。何夫人曰。汝盍舉一以爲例。孟珣應聲曰。

以介眉壽。醉春風。晚晴顏色似朝陽。願年年花下人無恙。

堂中老人壽而康。乃奉何夫人一觴。何夫人笑而受之。思有頃。乃曰。

福祿宜之春。從天上来芝蘭玉樹生。庭階一家兒做個團圓勝會。

仁壽橋邊日月長。若兒飲若姑曰。

歸甯父母相見歡。坐我舊時床。此夕天倫樂有餘。

紫菊宜新壽。華妹飲華姑曰。

以祈黃耆永遇樂。老萊母子長堅剛。萬古常圓聚。

仙華玉壽夜沈沈。琬姊飲。孟琬笑謂茗姑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乃曰：

晏爾新婚于飛，樂鳳凰何日，卻將雛我便悄悄相問。

南極老人應壽昌。茗妹宜飲雙爵也。茗姑面頰曰：婉姊乃調侃我乎。我必有以報之。思有頃曰：

迨其吉兮五綵結同心，說嫁驚心鎖日癡。佳期近也。

延壽等東皇。琬姊亦宜飲雙爵。孟琬面頰欲走，何夫人笑舉一觴曰：我今爲汝二人賀。華姑且笑且出，席遮止孟琬。孟琬茗姑乃相顧一笑而罷。何夫人時已微醺，起去更衣。蘭生喜兒皆飽，相携嬉戲去。孟琬又謂茗姑曰：我仍與汝挑戰續前令矣。

乃生男子似娘兒，香水盆中浴鳳雛。國香入夢堪憑據。

俾爾壽而感。茗姑笑曰：琬姊恕我不能軍矣。華姑亦笑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婉姊亦可以止矣。孟琬笑曰：余餘勇猶可賈也。華姑曰：曷不妨近人對詩之戲，較搜索枯腸者佳矣。且易引人笑。孟琬曰：可。遂索紙筆。華姑出第一字爲月字。茗姑對雲字。孟琬對霜字。華姑出第二字爲山字。茗姑對嶺字。孟琬對野字。華姑出第三字爲望字。茗姑對飛字。孟琬對疑字。華姑出第四字爲干字。茗姑曰：此字甚難，容少思之。孟琬曰：我不問也。我但求我字義之得以連貫而已。對戍字。茗姑曰：得之矣。對外字。華姑出第五字爲斷字。茗姑對來字。孟琬曰：噫，我誤矣。望斷二字必係連屬者。我所對疑字之下，將以何字續之乎。必不得已。姑對一寒字。華姑出第六字爲江字。茗姑曰：必江干。

矣。我對天字。不能顧及平仄之諧否矣。孟琬對古字。華姑出第七字爲蒜字。茗姑對葱字。孟琬對松字。華姑順次序書成。孟琬茗姑就觀。

出聯爲蒜山望斷江干月。茗姑對爲葱嶺飛來天外雲。孟琬對爲松野凝寒古戍霜。

三人咸笑曰。雖造句不甚確切。然尙無語病。次及茗姑。出第一字爲落字。孟琬對翻字。華姑對馨字。茗姑出第二字爲鳥字。孟琬對燕字。華姑對雁字。茗姑出第三字爲桐字。孟琬對柳字。華姑對桂字。茗姑出第四字爲白字。孟琬華姑同對青字。茗姑出第五字爲花字。孟琬對絮字。華姑遲疑有頃。乃對子字。茗姑出第六字爲頭字。孟琬對尾字。華姑對影字。茗姑出第七字爲院字。孟琬對風字。華姑對山字。茗姑寫出。

出聯爲桐花院落鳥頭白。孟琬對爲柳絮風翻燕尾青。華姑對爲桂子山聲雁影青。

孟琬謂茗姑曰。汝奈何第一出落字。以致無有確對。豈非有意難人耶。乃取筆書一長字。華姑對古字。茗姑對短字。次出上字。華姑對邊字。茗姑對中字。次出雨字。華姑對雲字。茗姑對風字。次出一字。華姑對三字。茗姑對雙字。次出笛字。華姑對琴字。茗姑對簫字。次出江字。華姑對水字。茗姑對院字。次出聲字。華姑對疊字。茗姑對影字。孟琬書成。

出聯爲長笛一聲江上雨。華姑對爲古琴三疊水邊雲。茗姑對爲短簫雙影院中風。

孟琬大笑曰。茗妹情懷見乎詞矣。茗姑奪所錄。撕而棄之。孟琬笑曰。我已深鑄諸心矣。何夫人走來曰。若曹何事。

大樂而不與老人共之乎。孟琬自所以。何夫人曰。我出詩與若曹對。乃出樓字。孟琬對谷字。華姑對陌字。若姑對徑字。何夫人出青字。孟琬對黑字。華姑對白字。若姑對碧字。何夫人出人字。孟琬對鳥字。華姑對蟾字。若姑對蟬字。何夫人出一字。孟琬若姑華姑同對千字。何夫人出語字。孟琬對啼字。華姑對光字。若姑對鳴字。何夫人出燈字。孟琬搖首笑曰。此次必多笑語。我只得對樹字。華姑沈吟有頃。對里字。若姑亦對樹字。何夫人出小字。孟琬對深字。華姑對荒字。若姑對芳字。何夫人寫成。

出聯爲小樓。人語一燈青。孟琬對爲深。谷鳥啼。千樹黑。若姑對爲芳。徑蟬鳴。千樹碧。華姑對爲荒。陌蟾光。千里白。

孟琬曰。叔母所出詩。句句字字皆實。故難得有佳對。何夫人曰。然我姑以此試若曹耳。庖人進飯。咸不能食。羣起至院落散步。則夕陽已在山矣。趨孟琬所。煮茗作清談。何夫人曰。近人尙有聯字爲詩之戲。琬姪汝知之乎。孟琬曰。不知也。何夫人曰。譬若我等四人。須聯成七絕一首。則先限題限韻。剖紙四幅。各藏其一。我書一字與汝觀之。汝續一字。卽以汝之一字與若兒觀之。若兒之於華兒亦然。我不得觀汝之字。汝亦不得觀若兒之字。周而復始。四人者各得七字。乃順次序寫出。而一詩成矣。其間蓋有極佳之句。亦有極不通之句。盍試爲之乎。孟琬欣然移筆墨來。何夫人曰。題爲秋夕。限二冬韻。乃書一碧字。以示孟琬。孟琬書一天字。示若姑。刻燭將盡。乃各得七字。何夫人爲碧。露夜遠。窗寐燭七字。孟琬爲天。華禁鐘虛畫影七字。若姑爲如。濃寒殘人屏重七字。華姑爲水。清聽月下。

銀重七字合爲

碧天如洗露華濃。清夜禁寒聽遠鐘。殘月窗虛人不寐。畫屏銀燭影重重。

何夫人笑曰。成績尙佳。盍再一試乎。互寫一周。至孟琬。孟琬曰。韻改爲七陽可乎。何夫人曰。可。孟琬笑語荅姑曰。妹所續押韻之字。我已代爲思得矣。及卒成二十八字。何夫人爲暝入礎。天落急。簾七字。孟琬爲色。莽敲霜。葉初下七字。荅姑爲無。荅。微。打。西。月。短。七字。華姑爲聲。寒。一。窗。風。窺。綺。七字。合爲

暝色無聲入莽蒼。寒礎敲微一天霜。打窗落葉西風急。初月窺簾下短牆。

時則嚴城鼓角已動。初更何夫人曰。連日困於飲食。倦矣。宜早憩。乃各散去。越日。程雨秋由京師來。遽携荅姑赴長沙。孟琬送之曰。會須看橘洲秋色。累汝作東道主人。荅姑笑曰。我將先載麓山山色來爲新婦添妝也。遂別。

## 第二十章 革命

鐵雲以一峯爲護己。故遂致爲蜚語所中。傷益奮然。欲有所成就。以間執讒慝之口。散財結客。日益激烈。遂爲駐日公使所注意。將誘之歸國而執之。命人招鐵雲。鐵雲官費生也。欲不往而不能。乃詣使館。公使謂外部。勸覓繙譯。吾子日語甚佳。吾已薦子。子其速行。且餽以贖。鐵雲退而疑曰。幣重而言甘。殆誘我也。以告儕輩。咸阻之曰。外部任官多矣。初不聞恃公使爲介紹。公使之友亦多矣。而所介紹者。乃獨汝也。是必有故。夫吾子初未有奇才異能。足以動當道。凡事之無因而至前者。害必倍於利矣。不如無往。鐵雲以病辭。公使不悅。然猶時時使人速鐵雲。

鐵雲輟轉託人偵公使跡已之原因。乃知有人密告於清政府。清政府固以一峯棄官走故。命捕之。因連帶而及於鐵雲。而鄂當道又以鐵雲係一峯保釋。尤欲得而甘心也。鐵雲乃謝絕公使。公使遂停止其官費。於是鐵雲不敢歸。以書報何夫人。請展緩婚事。

於時革命之機已動。黨人紛紛內渡。潛伏於通商各口岸。以待時。鐵雲爲黨事奔走往來。不獨未見一峯之跡。影詢之黨中人。亦無有知其所往者。既而鐵雲任製造爆裂彈。賃居香港西部隱僻處者月餘。乃偕衆入廣州。定期襲擊總督署。黨人繼續來者日必數起。向之構一峯之湖北人者。亦至焉。鐵雲適市。有自後呼之者。視之則一峯也。鐵雲大喜。詢一峯何時至此。一峯不答。引鐵雲至一照相館中。乃曰。弟何爲來。豈忘吾言乎。而以父母之遺體。輕於一擲也。鐵雲曰。吾憤彼人之辱兄也。故欲建不世之業。以洒斯恥。而明我非畏死者也。一峯曰。愚矣。若輩小人。曾何足與計較者。弟其速行。此地非可久淹者也。事而濟。必以血購之。事而不濟。亦將以血殉之。我所謀者。均有眉目矣。增弟無益去弟。無損也。弟其速行。鐵雲曰。然則我何以對同志。一峯曰。無傷也。吾爲汝代達。一是倘汝遇同志詢汝者。汝謂我遣汝有秘密事可也。鐵雲曰。我今卽往機關部報告若何。一峯曰。汝必毋去。去則汝又不得脫矣。我卽送汝行。鐵雲不敢與爭。乃詢一峯別後之所爲。一峯曰。刻吾無暇與弟作閒話。啓櫃出一函。授鐵雲曰。今日之事。若我有不測者。弟乃開視。我本欲託人致弟。今親授弟。吾事畢矣。速行。速行。遂挾鐵雲登輪船。候至啓旋。揮手爲別。匆匆竟去。鐵雲慄然。

鐵雲至香港。獨居逆旅。終夜徬徨。蓋不知今夕。舉事與否。更不知舉事得手與否。憂心煩亂。不知所爲。轉側至黎明。漸睡去。忽聞叩門聲甚急。驚起啓視。則黨人之來自廣州者。失口曰。事敗矣。鐵雲驚曰。吾兄一峯安在。曰。吾屬敗退。渠率勇敢者數人爲殿。猶與政府軍戰。吾屬至港時。同志有繼至者。然未見渠蹤跡也。鐵雲愈焦急。乃偕走機關部探之。則黨人之未死者。已咸集。相向失聲曰。同志死者。蓋七十餘人。嗚呼。好男兒。竟先我輩而逝。痛哉。痛哉。中有與一峯諗者。願見鐵雲。乃曰。若兄死矣。苟非若兄力阻追兵者。吾屬皆不得免。勇哉。若兄身受數十劍。猶挺刃擊殺五六人。而後仆也。鐵雲聞之大哭。黨人挾以走曰。若無爲是兒女子態。今惟有勵志復仇。爾。鐵雲遂與黨人歸復於日本。中途鐵雲啓一峯所授函觀之。則所敘別後情形也。略謂。余自離去日本。思往北方。獨樹一幟。山西吾舊游地。其間豪傑之士。余多識之。且山西拊京師之背。一舉足。卽足以蹴腥膻之政府而去之。余計畫既定。遂於橫濱登舟。至大版。仍登岸。改乘赴大連灣之舟。以行。所以不使黨人聞知者。蓋聞清政府派有偵探。混跡黨中者也。余至大連。卽潛行赴京。道出天津。適與同學鄒君遇。鄒君方奉調赴桂林。強余與偕行。余不得已從之。蒞桂一月。鄒君忽以急病死。余乃適香港。則諸同志謀粵方亟。挽余共事。余不得辭。此間情形。余不甚熟悉。故余毫無把握。但旣以良心與惡劣政府宣戰。豈當有成。敗利鈍之見。橫梗於胸。要亦自盡其能力而已。雖然。成敗不可知。生死尤不可知。余苟不死者。余復何言。苟不幸而至於死。余心頭所不能恕置之一事。而必倚賴吾同志及吾鐵雲弟者。則余父之柩。尙奄於華山之陽。將來革命告成。乞爲我奠一杯酒。告以暗無天日之索虜政府。已爲

蕭。鏐。之。友。所。驅。除。用。以。慰。在。天。之。靈。并。乞。移。吾。父。之。骸。葬。之。故。鄉。是。則。余。所。禱。祝。者。矣。別。一。紙。致。鐵。雲。者。曰。兄。所。以。不。欲。弟。投。身。革。命。漩。渦。中。者。則。以。兄。死。而。猶。有。弟。以。竟。吾。未。了。之。事。者。也。兄。今。死。矣。弟。毋。急。急。於。報。仇。而。輕。蹈。不。測。則。兄。死。兄。目。瞑。矣。鐵。雲。閱。畢。傷。感。彌。甚。抵。東。京。後。日。與。黨。人。籌。所。以。捲。土。重。來。者。

清。政。府。聞。革。命。黨。失。敗。於。廣。州。又。聞。李。琦。鳳。山。等。之。被。炸。彈。也。以。爲。革。命。黨。特。工。於。暴。動。絕。無。實。力。雖。嚴。防。之。而。未。嘗。不。有。輕。視。之。心。則。更。厲。行。其。厲。民。之。手。段。於。是。乎。有。鐵。路。收。歸。國。有。之。政。策。發。表。鐵。路。國。有。云。者。可。以。謀。軍。事。上。之。便。利。可。以。期。路。政。上。之。統。一。東。西。各。國。有。行。之。者。固。善。策。也。而。非。所。論。於。中。國。蓋。中。國。之。所。謂。鐵。路。者。什。九。爲。借。款。所。興。築。工。程。上。之。權。外。國。人。主。之。養。路。之。費。或。且。超。過。收。入。之。額。又。況。所。謂。收。歸。國。有。之。鐵。路。皆。昔。日。政。府。輕。輕。贈。與。外。國。而。由。商。民。爭。回。自。辦。者。乃。今。借。外。債。以。爲。收。歸。國。有。之。基。本。金。則。不。如。不。許。商。民。爭。回。自。辦。之。爲。愈。也。又。況。主。張。鐵。路。國。有。政。策。者。不。過。借。口。效。法。東。西。洋。謂。有。種。種。利。益。以。聳。聽。實。則。貪。外。債。之。回。扣。一。舉。手。可。得。數。百。萬。金。而。已。且。又。鑒。於。經。手。辦。理。電。線。國。有。之。俗。抑。勒。股。東。莫。敢。有。反。對。者。則。益。奮。其。老。辣。狠。毒。之。手腕。與。親。貴。比。而。以。雷。霆。萬。鈞。之。力。壓。制。人。民。以。濟。其。貪。故。所。定。收。回。之。辦。法。粵。漢。一。路。則。湘。鄂。線。照。本。給。還。粵。線。還。六。成。給。四。成。無。利。股。票。川。漢。一。路。則。祇。給。與。保。利。股。票。不。給。一。錢。罔。民。而。奪。其。利。計。臣。之。策。之。善。較。昭。信。股。票。之。欺。人。民。爲。尤。甚。於。是。川。民。不。復。能。忍。則。乞。川。督。爲。之。維。持。而。川。督。趙。爾。豐。者。務。取。媚。於。權。貴。則。以。繫。囚。待。士。紳。而。以。槍。彈。飲。耆。老。大。獄。乃。與。殺。戮。日。甚。川。民。挺。而。走。險。亂。事。作。矣。時。則。清。廷。以。刑。亂。用。重。爲。惟。一。之。辦。法。乃。派。滿。



大員督兵入川。一時無智愚賢不肖咸愀然謂川民必無噍類矣。詎霹靂一聲武昌軍隊突起。遂滿清所置之官僚而獨立。

中國之人心向如散沙不可搏結。民智又極閉塞。向不知正義所在。初無景從之思。飢寒不切於身。痛苦不切於膚。決不知起而自救。清廷之得以苟延殘喘。未嘗不利用此得過且過之多數人民也。乃一般高爵厚祿之清臣。既以橫征暴斂。施其盜賊之手段。又必以明火執杖。現其盜賊之原形。而平日如贖如贖之人民。至是亦不能不有所聞見矣。夫至此如贖如贖。抱持得過且過主義之人民。而亦同聲不以政府爲然。則時時可以土崩瓦解。況又有革命黨以掀撥其間乎。又其時種族之見已深。向使清廷懲於廣州之警。開誠布公。出其心以與天下相見。猶懼或失之。乃又信譏謔貪憚。專以虐民爲事。是惟恐其不亡而速之以爲快也。宜其不臆矣。蓋黨人既不得志於廣州。懲所以失敗者。則以運動軍隊未十分成熟。故急進一流。乃歸於穩健。醞釀數月。遂乘清廷舉行秋操。又派兵入川。忙亂之際。觸起發難於長江上游。

方東南民心憤激之時。鐵雲潛入金陵。告一峯死狀於其舊部。無不淚涕憤恚者。顧其時一峯之舊部。經逐漸別退。已成無形之解散。多有投入防營分駐各處者。其有在軍者。特少數耳。鐵雲廣爲聯絡。勢力終不厚而已。費時閱月矣。未幾聞湖北革命軍起。鐵雲公私兩念交迫於胸中。遂急急之武昌。

### 第三十一章 移家

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盡針線跡。刀尺聲中。嫁衣半就。寒閨靜坐。春意盎然。何夫人之心慰孟琬之心。亦未嘗不喜也。乃忽得鐵雲來書。謂躬被革命嫌疑。非有大刀者。莫能剖白。惟此時未敢歸國。婚期且從緩也。何夫人乃駭而疑孟琬。則更憂以懼。蓋何夫人終未能信鐵雲之非革命黨人。孟琬雖信鐵雲。不至於孟浪而長此亡命。則如之何。而後可由現在以懸想未來。復由未來而追溯過去。深悔當年不力阻鐵雲游學。乃至今日。就無數驚恐也。作葺數月。魚雁之往還者。忽中斷。而廣州事起。報紙傳來。黃花岡之淒風苦雨。乃無日不在夢中。愁城深。困心如屢摘之卷。旒矣。已而鐵雲又有書來。報平安。始稍稍釋念。

茗姑之翁。浙中老州縣也。以時事日非。平日著名之漕缺州縣。徵銀購米。多有折閱賠累者。已無可戀。乃告歸卜居爲何夫人鄰。往來甚密。程翁妻早世。寵一妾朱氏。視猶嫡。朱亦自忘其不倫矣。見華姑而悅之。一日爲其姪求婚。何夫人賤之不許。朱姪執亭爲程翁司帳者久。頗有所蓄。適斷弦。朱爲言華姑之美。執亭涎之。及求婚不成。亦既置之矣。六月。程翁壽七十。雨秋乞假。攜茗姑來鄂。稱觴之日。何夫人攜家人往賀。執亭乃得窺見華姑。懷思欲狂。走乞朱氏爲之謀。又乞雨秋爲之運動也。朱氏重託茗姑。茗姑拒絕。朱氏以告程翁。程翁不悅。呼雨秋來責成。雨秋夫婦務達到執亭求婚之目的。雨秋不敢抗。退以告茗姑。茗姑毅然謂雨秋胡不以正義諫翁也。雨秋不知所措。適長沙有電來。速雨秋去。程翁乃留茗姑。使爲青鳥。使茗姑終以母不願辭。程翁無如茗姑。何方思以電促雨秋歸。而雨秋忽有書來。謂得重絕疾。乞遣茗姑往理藥餌。程翁乃止。蓋茗姑以程翁耄而復不可以情理喻。

潛致書。雨秋使託病索已往也。皆姑將行。微露程翁之意於何夫人。而盡以顛末告孟琬。且曰：吾母性爽直。懼聞此而決裂。改爲姊言之。得以妨朱氏之狡謀也。

四川變作。武漢間謠。譏紛起。官場得政府電。謂黨人潛入內地。圖起事。警察及偵探乃大忙。人民見官場之擾擾也。僉駭詫。不知所爲。八月初。益不靖。百物陡貴。商家販運貨物者多停頓。金融緊迫。人心皇皇。若大禍之將至。而不知所以避之者。越數日。無事。而中秋節屆矣。忽譁傳。破獲黨人機關。軍警革履之聲盈里巷。旣昏而後。通衢禁止。行人居民久習於晏安。突經此官場張皇失措之戒嚴辦法。安得不驚懼欲死。

中秋日。朱氏治具延何夫人。闔家赴飲。蓋朱氏方極力交歡何夫人。思償其姪之欲望也。孟琬感觸前情。自悲苦辭不往。華姑時已畧聞朱氏之謀。更不往。何夫人以情不可卻。攜蘭生去。傍晚孟琬與華姑方逗喜兒捉迷藏。爲笑樂。忽聞門外人聲闐然。僕婦驚懼失色。奔入告曰：長毛反來矣。孟琬叱其妾僕婦辯曰：吾聞之人言長毛造反。老爺們帶兵往拿。方自門外過也。孟琬遣僕出探詢。而何夫人歸家曰：吾聞之。程氏警察搜捕革命黨。蓋據偵探報告。黨人將以今夕起事也。旣而僕歸言市禁行人消息。無從詢問。何夫人命深閉重門。不必問外間之是非也。又笑憫家人曰：變亂之來。總當出之以鎮定。苟自紛擾者。且立投於禍亂中矣。我奉教於先世諸老輩之言。若曹無恐。乃扃中門。盡使婢媪早眠。謂孟琬等曰：若曹毫無知識。徒亂人意。我等惟自坐守長。更以聽風聲之緩急也。因絮絮言先世避粵賊之亂。處圍城中。及遁逃狀。而時而遠聞槍聲。一二響。時而聞馳馬聲。時而聞軍警巡行。

聲時而隱隱聞呼噪聲。三更後萬籟俱寂而衆聲聞作入耳。故心忤然爲動。巡檐驪首則明月中。天秋空無纖翳。一碧萬里。何夫人歎曰。此時天上何等清淨。我輩乃獨在囂塵中。且加以恐怖也。孟琬曰。苦樂之境咫尺不齊。何況人間天上之隔耶。所惜未學佛法。不克一空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之心。遂使一生處境多苦而少樂爾。華姑曰。佛法言空。乃是爲高一等人。說法下一等人。既不能空其心。以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諸幻境。則惟有以精心毅力與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乃不至爲幻境所苦。孟琬曰。噫。華妹乎。若陳義亦高矣。若此時之心。朗然澄澈。猶此際之碧落。無有纖塵也。影過不留。斯能爲此壯語。使若經歷患難。則方寸中喜怒哀樂愛惡欲種種真情。纏擾不休。且足以銷形滅性。而況能戰勝之乎。華姑曰。雖然。我決不至若姊之癡。孟琬笑曰。妹謂我癡乎。則妹之癡。尤甚於我。妹如謂妹不癡者。何爲若妹去時。妹乃傷離惜別。涕泗交頤。其跡我乃如影之隨形也。華姑不能報。則亦笑。忽聞何夫人駭曰。將毋是失火耶。二人仰視。則東南牆角外。遙見雲光淡蕩中。微透紅色。少須卽隱。乃曰。非失火也。何夫人曰。若非失火者。乃佳。蓋亂事而果作者。未有不縱火以示威。或舉火以爲信號者也。佇立又移時。雲遂風散。月景已漸低下。乃返於室。煮茗佐談。寢覺倦怠。衆聲猶聞作。至曉雞亂啼。東方發白。始沈靜。無聞三人始和衣暫憩。日出頃。朱氏使執亭來謁何夫人。問安。且告夜來擾亂情形。謂得官場消息。已捕得黨人。所有謀亂機關。已一律撲滅。可以安堵。無恐矣。言次。極力自陳。能爲何夫人照料一切。所以示親熱也。何夫人謝之。於是官場嚴禁。訛言偶語者。輒爲警察所干涉。然黨人力圖再舉之傳言。終不能掩風鶴之警。日甚一日。何夫人

乃欲移居漢口。檢點重要物事。先寄頓於蘭生之兄陸理所設布肆中。賃居租界。俟新居。冀除。竟將并器具而遷焉。而程翁來阻之曰。么麼小醜。祇知以手槍炸彈嚇人而已。而何足慮。省城官軍防守嚴密。必無害也。吾已晤此間之營務處某某大人。爲我詳言之矣。且大亂居鄉。小亂居城。古有明訓。而何必紛紛爲。況租界藏垢納污之區也。平時多有越貨殺人。事不可居也。何夫人爲所搖。以商諸孟琬。且思渡江。取回寄頓物。孟琬不可曰。城中絕地也。城門一閉。則一步不可行。有束手以待斃而已矣。不如移居。苟有警。猶可趨避。況革命黨人。決不擾租界。以引起外人之惡感也。請仍遷矣。何夫人乃決以二十遷。并託程翁取得出城之護照。先一日。輜重已盡發。僕役留者僅二人。何夫人以巨室。沈沈照料。不易周也。入夕。卽命閉門。乃置酒笑謂孟琬曰。連日警悸。忙冗。今不可無以自勞。且將去。此巨室不當無以爲別也。飲次。忽聞槍炮聲。如連珠。火光燭天。遠近啼號。慘叫聲如沸。彈子嗤然破空。氣而飛。亦有墜屋瓦上者。午夜後。火光已微。砲聲亦息。惟聞槍聲斷續。達旦未已。天曉後。何夫人乃命僕出探。則鄂軍政府安民之示諭。已高張道旁。惟見警察之尸。及軍人三五結隊。巡邏而已。反以告何夫人。悔曰。苟不爲程翁之言。而游移此時。已在漢口。何至受此驚恐者。孟琬曰。今茲悔亦何益。苟決行者。卽當作行計。苟不可行者。亦當作不行計也。忽執亭匆匆來。孟琬及華姑急走避。執亭致程翁命曰。刻擬走長沙。若欲偕行出城者。請卽行矣。何夫人曰。諾。因語孟琬曰。勢已至此。不行亦不能。今與偕行者。或亦得彼等之助。孟琬無言。遂出走。婢僕從焉。出門與程翁等合。竟趨臨江城門沿途。見有旗婦浴血仆地上。而呻者。亦有軍警斷頭折臂而死者。喜兒懼而啼。孟

晚乃自抱以趨至城根。力已盡。幸守城軍不甚留難。略詰一二語。即放羣人出。諸人先猶惴惴恐爲所阻。及出圍。聞如釋重負焉。行行至江岸。乃無一舟。蓋革命軍派隊略定漢口。漢陽二處。方乘舟出發也。聚立河灘。進旣不能退。又不敢心焦若焚。江風颯颯。襲衣裾。秋陽曝人光線。強以烈。方極不可奈何頃。而適有一葉扁舟渡人至。遂斥重金雇以適漢口。抵岸。程翁等議居客棧。遂別去。何夫人等乃詣陸理所。陸理乃導何夫人等詣新居。新居爲臨江洋式房屋。甚爽塏。何夫人等方自危城中脫身。出得此。不翅瓊樓玉宇也。

漢口聞武昌義師起。人心未免震蕩。地方游痞。遂乘機攫奪財物。及革命軍渡江來鎮。立格殺數人。以徇人心。乃定租界捕房。亦召集全班巡捕。與各國砲艦上之軍人。維持租界秩序。何夫人之心。益安居無幾。何清政府已派北軍南下。武勝關已有小戰事。論軍事者咸謂大智門一帶。將成戰場。

陸理之肆。固開設於花樓前。因移其重要品及眷屬。至何夫人許。時訛言數至。有謂各國提出抗議。近租界二十里。不許有戰爭者。又有謂軍政府已商借租界推擴戰綫。以備狙擊政府軍者。言人殊而租界彈丸地。亦復無有安樂之充分保證。程翁乃來愆。慮何夫人等入湘。

程翁居旅館。待航湘之舟。所與共居館中者。多避兵之官僚。其見解與議論。與程翁如出一口。大率謂大兵一到。烏合之亂。黨不難一鼓而平。特我儕仕宦數十年。積金既多。身家之念。因之益重。不得不貫澈全軀。保妻子之主。張而少走避。然無論若何。漢口必爲戰爭之要點。不可居也。無不以趨上海爲得。其有少數窮官。則只能爲近避。

計。欲適湘者亦不乏人。程翁因謂何夫人具言漢口之不穩。勸走長沙。陸理亦來言。商家多徙者。則以此間爲南。北軍所必爭。戰禍日迫。恐及於池魚之殃。何夫人初不肯信。程翁之言。然以念苔姑。故計適湘者。較在漢口租界。心安多矣。遂託器用於陸理。而携財賄以行。

### 第三十二章 慘禍

湘鄂間之航線。向操之外國人之手。厥後中國人以其有利可圖。則亦羣起效顰。或造舟或賃舟以行駛其間。苟且分利而已。初無競爭之心。故船小而密。惟其苟且以分利爲事也。甚貪滿載。至有三四百噸之船。納乘客二百人以上。擁擠不堪。直立而已。人氣鬱蒸。溲便任意穢濁。無異地獄。故旅客有坐待於客棧。必趁外國人之船以行者。至是避難者衆。乃不能擇而輪舟以資。易忽佳大增其價值。納客更無限制。四床位之房。艙納女客十有二人。不獨無回旋之餘地。卽伸足亦大不易。何夫人等於此。乃始經歷生平未受之苦。舟行三日。乃抵長沙。則長沙已戒嚴。氣象大不靖。雨秋苔姑方各憂思其親。忽聞結伴偕來。甚喜。然又懼變亂之忽作也。恐慌亦甚。

九月朔。軍人倡義。整隊入城。逐湘撫而獨立。以響應湖北秩序。然不血刃而事定。市廛不驚。然官僚則惟恐戮辱之及身。多所竄匿。於是程翁以避亂。遇亂深用歎詫。又以來湘之謀。出自己意。無可諉過。則轉遷怒於子。若媳長日喃喃若夢。嚶口不擇言。雨秋患之。何夫人固甚悔此行。但既同在亂離中。初不形於辭色。乃聞程翁責雨秋有不顧老父。專顧親戚之辭。大怒。立卽欲返漢。旱甯死於兵燹中。苔姑不敢阻。雨秋更不敢爲。左右袒朱氏者聞。

之。走來爲程翁謝罪。何夫人意稍釋。則別賃屋將遷。而湘軍人忽取都督焦達峯而殺之。城人大驚。倉黃走避者。相望於道。程陸兩氏遂又之湘潭。湘潭繁庶。不下於長沙。屬以避地者衆趨焉。乃有人滿之患。何夫人等之初至。無所得居。停不得已。僦村舍而居之。與雨秋居望衡而對宇。

昔人有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言其妨害農功也。諺有之曰。甯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言禍害之來。不可以逆億。縱得苟全性命。而苦身心已極。難堪之境矣。革命軍之起也。初無劫掠姦殺之慘。湖南一隅。尤稱文明。節制之師。然而干戈擾攘之下。工商停滯。失業者不知其若而人。市井無賴。不逞之徒。乘時而起。競欲飽其奸貪之慾。望相率而爲盜。無業之游民。應之遂於警察保護之所不及之鄉間。大肆其惡。

禾稼既登。鄉間乃靜。肅之至。村翁無事。則相過從。話一年桑麻稻粱之盈絀。壯者多適市去。比戶惟有村姑。機杼聲。孟瓊等初來。此清寂靜僻之區。轉覺城市之擾攘者。迥不如山林之曠放。可以怡情。往往結伴游行。或觀魚藻。上或聽鳥林間。翛然意遠。乃朱莪亭者。以轉徙僭行時。得窺見華姑顏色。夢想甚殷。及此寧居。又聒朱氏使。仲媒定之前議。程翁固夙願爲朱氏之奴隸者。遂又以必成責之。雨秋若姑謂雨秋事必無成。且欲吾妹偶於僧人。卽君心亦何忍者。雨秋遂以大局未定。事且從緩。復於程翁蓋欲遣程翁之督責。故不得不以支詞誑之。以圖旦夕之安也。而莪亭狂熱。不可自制。則時時跡華姑而躡之。鮮衣華履。欲以炫耀人。華姑知之。遂不復出散步。而鄉人之屬耳目者。見莪亭衣飾奇麗。則無不曰。天下未有之富家翁。降臨於石田茅屋間也。而劫盜乃以程氏爲目的。



何夫人等鄉居十餘日無夕不有穿窬者枉駕故不敢解帶而眠一夕聞犬吠甚急又聞呼喚聲則盜方劫程氏呼僕無應者急起與孟琬華姑蘭生喜兒走入灌木叢中伏焉已而聞鉦聲鳴於山巔則僕方與村人發號以求援也盜聞聲來撲蕪所居廬而去風迅火急圍莽盡燃烟燄逼人何夫人等倉皇又走山徑陡滑何夫人失足墜腰脊頭面皆傷孟琬等急救何夫人扶持至空闊處而圍練隊始來則盜去已遠矣

盜之攻程氏也執程翁脅以刃使獻財帛程翁嘗焉盜擊其頭裂而仆雨秋來救盜殺之搜得茗姑悅其美欲淫之茗姑大罵跳擲求死以首觸賊刃血被面盜怒以多人執之將一逞獸慾而鉦聲大作盜聞之懼携所得蕪火陸氏居而遁茗姑得免於辱見雨秋已死覓剪刀刺心以死何夫人以所居被焚且欲知程氏狀遂之程氏見茗姑之慘死也無不號慟失聲時藝亭接朱氏由後山歸亦相向大哭主圍練事者來訪詢一切遂與藝亭俱去牒諸官乞緝凶徒

何夫人哀感成疾困不能與鄉僻處醫藥病乃沈頓腰脊之傷又劇呻楚之聲徹四壁漫便汚床席日必一再易穢惡之氣刺人鼻華姑與孟琬竭扶持抑搔力之所能至雖足以減何夫人霎時之痛苦而終無以鍼砭盲膏三日以往疾大漸何夫人神識尚清處分身後事甚悉重託孟琬曰余不起矣華兒少不更事蘭生更稱弱目前又際兵亂不得歸此間惟汝歷患難有識力非汝莫能衛弟妹者矣雖然余等以異鄉異客又無親戚友朋可依倚吾爲汝思汝實難於擔荷但此擔荷者今又舍汝無可屬所願余死而有知時來默佑汝爾孟琬忍淚聽何夫人

獨華姑已嗚咽不成聲。蘭生則大哭力抱何夫人。臂不肯釋。何夫人撫其頂。謂孟琬曰。蘭生天性厚。將來必善教。育之俾汝叔家聲不隕滅者。我想矣。又曰。余所不釋於心者。爲華姑選葷一事。他日但得一謹厚之讀書人者。嫁之。無以富貴爲也。以全權授汝矣。言訖。氣不續。乃憇不語。醫來謝不治。孟琬潛命人庀喪具。皇皇不甯。而仍刻刻守何夫人側。時華姑不飲食者。竟日矣。隅坐俯首。淚濕濕下。孟琬欲勸之。而莫能爲詞。淚亦奪眶而出。而何夫人則似昏似醒。息咻咻然。可數入夜。華姑忽起去。良久不至。孟琬疑焉。往覓之。時殘月欲墜。餘光射屋角。隱約辨物。華姑方爇香。伏禱於室皇之間。泣訴之聲甚微。孟琬慘然。顧不忍驚之。立而伺焉。俄而華姑稽首再四。突解衣出。臂力嚼肉起。削之以刃。孟琬趨而前。華姑驚握刃。力割肉脫。大痛倒地。孟琬扶之起。華姑忍不呻齒。相擊有聲。淚溢如泉。孟琬驗其創口。大徑寸。血珠突自肌理中。冒出。急冒以香灰。劈裏衣爲裹之。視所割之肉。皮尙連於臂。拾刃起爲絕之。擎肉掌中。掖華姑以還於室。就燈光中。視所割肉。猶趨趨然動也。乃秉燭出。燂湯投肉煎之。冷風襲人。燭光搖搖欲滅。仰視青天。月色幽慘。不明。此心如浸冷水中。寒顛不已。

人生精神最痛苦之境。莫過於將失望而猶未完全絕望之時。論語有之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父母之憂其子也。原不僅在其子有疾。時但憂其子之疾爲特甚耳。豈不以疾能死人。又非父母提携保抱之所能邀免者。無如之何。則其心中之煎熬焦灼。乃千百萬倍於平時。蓋倖其生。又惟恐其死。兩念交迫。斯萬萬無以自解其愛急。所謂將失望而猶未完全絕望之時也。苟不幸而其子竟夭爲父母者。雖哀慟迫切。然其心中只有悼死之一念。轉

得漸漸消釋。或得借外物以楔去其悲痛焉。人子事父母。雖曰至孝。亦必不及父母育子之恩。勤之什一。然苟不。至於大不孝。則於父母疾病號楚之中。亦必有毫釐之動念。終不忍視。等路人而悍然不顧。則是稍稍具有人心者。對於父母疾病。將失望而猶未敢絕望之時。其必思所以救之。而無所不用其心力者。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故夫割股。剖肝。在昔稱爲愚孝。而岸然道貌。自命爲講學家者。亦羣從而闢之。豈知爲人子者。當萬分無可奈何之際。百途俱窮。苟有可以起吾親之沈痼。而使之生。則雖糜肉粉骨。以冀倖於萬一。猶當爲之。以期此心之克安。而不有侍奉無狀之悔。則此割股剖肝者。固當深諒其心。而非仁人孝子所忍誓而闢之者也。華姑割股後。偃息有頃。便不覺痛。微覺左臂麻木。掙扎起。走視何夫人。沈冥如故。少須。孟琬來。以所煎肉汁和藥。以匙進。何夫人盡一盃。悄然相對久之。何夫人忽轉側。觸腰劍。而呻。孟琬又進。以汁嚙之。鼻息較和。緩心竊慰。以語華姑。謂以有轉機也。無何。曉鶉亂啼。曙色上窗。作魚肚白。視何夫人睡正熟。孟琬乃出。遣人赴縣城。請醫去。而何夫人忽連聲呼。若兒哭。而醒。華姑急擁何夫人。問所以。何夫人曰。適夢至荒郊。黃沙蔽空。迷所向。往忽見若兒趨來。導我歸。至寢門。遽返身去。余急呼之。忽悟其已死。遂驚寤也。而孟琬行廊下。亦見有人趨入。停柩之室。背影酷似若姑。追躡之。則若姑。柩前燈昏。而復明。若經微風所颺者。返入室。聞何夫人述夢。默念若姑。旣死。猶不忘老母。淒酸不自勝。因詢何夫人。所苦。則諸患頓失。祇有腰痛而已。遂大慰。比醫來。謂寸關二部脈已甯。謚腰痛。外創易治也。疏方而去。何夫人日有起色。

時革命軍與政府軍已交戰。民間乃不聞有正確消息。朱執亭者。則時撫巷議街談。以報告於何夫人。欲借以與華姑親近也。何夫人病中。蕤亭亦故爲殷勤。時來問候。實則希望何夫人速死。俾華姑爲沒頭鵝。乃借戚誼而爲之保護。人則可以惟所欲爲矣。而不意何夫人瀕死而竟不死。遂乞朱氏來以言。何夫人知其意。又惡其煩。乃直截復之曰。微論此際。兵馬荒亂。非爲兒女子議婚時。卽欲議婚。吾華姑亦必偶文士而決不以偶荒儉。蕤亭聞之。怒。夜飲大醉。操刀突門入。擊殺何夫人。逼華姑於門次。孟琬聞華姑狂叫。趨來見蕤亭強曳華姑。華姑力掙不得。脫匆遽中。舉椅措其頭而推之。蕤亭仆。見華姑大哭奔床榻。乃知何夫人已死。時家衆聞聲大集。孟琬命僕縛蕤亭。朱氏率僕爭之。孟琬乃述蕤亭殺何夫人狀。而蕤亭酒半醒。乘不備起。奪刀自刺。傷胸臥地。而號問之不肯語。乃繫以詣縣官。

### 第三十三章 訣別

鐵雲至武昌。徧訪何夫人等蹤跡。不得。渡江詣市肆。亦閱無人焉。輾轉詢問。乃得晤陸理。知已僭程翁入湘。亦姑置之時。備戰甚急。軍政府聘鐵雲爲參謀。無暇治私事。未幾聞湘都督易人。以召募新軍。故索槍械。鄂都督許之。將遣人送往。鐵雲請行。遂入湘。公事畢。又訪何夫人。久之。微聞其適湘潭。而未敢以爲信也。函乞湘潭縣知事偵程雨秋。得報謂雨秋死於盜。家屬猶寓此間。鐵雲喜。遂往湘潭。則孟琬方訟蕤亭殺何夫人也。

蕤亭到案。自知無倖。且已決計不欲生。則肆口誣。華姑以爲快。自謂與華姑戀。奸情熱。相約偕逃。爲何夫人所

覺倉卒間以刃死之。華姑且從而加功焉。知縣事者斥其妄。蕤亭矢口不移。而朱氏之賄亦至。求脫蕤亭於死。於是。有爲知縣事者謀曰。情真罪當。蕤亭決無可生理。奈阿堵物之可愛也。則不得不從死中以求其生。而所以求蕤亭之生之法。在使原告不深究。欲使原告不深究。則非有以却持原告。使甘自退讓不可。今幸原告皆女子。而蕤亭又有汗穢之詞。不如引入姦情。訊之原告爲羞。恥計必退避矣。乃從而和之。勸慰與逼勒兼施。但取得原告悔認甘結一紙者。此黃金白銀乃安。然而入君宦囊矣。知縣事者悅。傳訊華姑。孟琬時已知蕤亭誣釀之詞。又聞傳華姑質對也。抱持華姑大慟曰。余家遭大不幸。而妹氏又將露面於公堂。嗚呼。何天之阨吾妹至此。極乎華姑毅然曰。余但得報母仇者。死無所惜。吾不懼。作孱弱兒女子態也。萬一此去而橫被羅織。周內至汗吾名必死。於是吾不返矣。於是刺血作狀。並刃納懷中。與孟琬相泣。達旦。日及午。衙役來速之。孟琬泣語華姑曰。天相吾妹。決不爲奸人所陷。苟有萬一之不幸。余必爲妹雪奇冤。不死不止也。遂同行。剛出門而與鐵雲遇。中國者。無法之國也。人民之冤不冤視乎官之意。見罪之當否。係乎官之喜怒。又其甚者。官猶木偶。吏役貪緣。以爲姦利而已矣。故中國之訟獄。直謂之無一案不枉者。亦無不可。蓋自四教先生。救生不救死。救舊不救新。救大不救小。救官不救民。四大主義。盛倡以來。其中乃開無數招權納賄之門。逕其有意上下其手者。無論矣。卽或有一二良有司。其訊案也。口供不必以刑求。聽斷不必以賄動。確然情真罪當。而干證之被拖累以破家者。所在多有。則安得不呼天稱枉乎。清季改設審判檢察廳。以爲多用法政畢業學生。較舊日官僚似爲新穎。殊不知若

而人者。面目雖新。而一入官場。頭腦頓卽於腐敗。況又有保障法。以保障之初。無考成之說。以言勤慎。或轉不若舊日官僚。猶顧惜一己之功名。以言濩玩。則甚於舊日官僚。奚翅百千萬倍。蓋所謂司法獨立之機關。未有不以懸案不結爲法政講義上無上之心法者也。是不啻於破家知縣。滅門令尹之外。增加一種斲喪元氣之醜類惡物而已。夫是以有甯冤枉死。不打官司之諺也。於是知縣事者。既有意開脫。蒞亭方欲以全力施其手段。亦明知戰事方殷。決無人從而譏其後。欣然自得以爲金銀穩穩在掌握中矣。而不意鐵雲乃突如其來。詢雨秋家屬之究竟。知縣事者。初不知鐵雲爲陸氏之婿。以爲第與程氏有親也。則力言蒞亭殺何夫人。其中恐有冤抑。鐵雲詰誰爲原告。則孟琬也大疑。詢得孟琬寓所。立出署赴之。則衛役方迫華姑行也。鐵雲止之。衛役均得朱氏賂。故迫華姑先往官媒處聽候。上堂思借此時間以窘辱之。其實長日炎炎。知縣事者。豈有閒情問案者。非黃昏以後。決不升公堂理刑名也。遂怒目視鐵雲曰。若何人敢橫來抗撓官府命。鐵雲不暇與言。願命隨行。衛兵曰。汝與若曹去謁縣主。縣主以何時升堂。我卽以何時偕至也。衛役不知所以。私詢衛兵。知鐵雲爲湖北軍政府參謀。而陸氏之輩也。乃奔告於知縣事者。

鐵雲晤孟琬。備問何夫人死狀。頓足悲歎。又聞蒞亭之誣譏華姑也。大怒曰。人世乃有此畜產乎。妹其誠華妹。毋慮我必爲酒此恥。遂同詣縣。鐵雲見縣知事。備述所以。立乞迅速判決此案。知縣事者已前聞衛役歸報之言。知鐵雲與陸氏之關係。則亦不敢貪賄而漫無顧忌。因使其夫人延孟琬華姑入。接待周至。華姑堅請質訊。夫人謝

之。僅留所書血狀。遂送孟琬、華姑返寓。而知縣事者亦即日宣佈莚亭罪狀。處以死刑。

大冤既白。鐵雲思所以善後者。商諸孟琬曰。今戰事方亟。余不得苟且。即安負我初志。妹與華妹以二弱女子。携二小兒。寄居於此。甚非所宜。余意其仍歸鄂。居蘭生本生母處乎。孟琬曰。惟兄命。華姑曰。其若吾母靈。概何。鐵雲曰。此際非扶柩歸葬時也。惟有浮厝於此。大局稍定。再遷以去。爾華姑自計無有善策。亦允之。鐵雲乃爲勾當。竟遂同赴武昌。則南北軍戰事方殷。租界瀕江一帶。房舍流彈。時飛來。擊人。陸理早奉母避去。不知所之。鐵雲不得已。乃遣人送孟琬等適滬。而獨留以聽軍政府之差遣。

時各省紛紛獨立。避亂來滬者無慮百數十萬人。旅館市房大有滿坑滿谷之勢。賃價繼長增高之度。乃爲從來之所未有。孟琬等抵滬三日。乃始覓得一居屋。時孟琬所用人李嫗外。僅有一婢。華姑已盡遣所用人。留者兩婢一老僕爾。月來日在驚恐哀懼之中。乃今征塵暫憩。無異樂郊。目不覩鋒鏑之形。耳不聞礮石之聲。回首前塵。譬猶死生之隔。斯時孟琬處境似較華姑爲優。但鐵雲遠在軍中。不無代爲之慮。而華姑痛定思痛。時愴懷罔極之恩。則一意探案。佛書遂欲一空。諸想居有頃。鐵雲自漢上來。言將有事於北京。孟琬詢所爲。鐵雲曰。北軍器械利且又新。自無國購得巨炮來。我軍恐非其敵。故將一試。秦廷之七。今我已貢獻此身爲犧牲矣。此身非我所得。而愛惜尤非妹所得。而愛惜也。故來一與妹訣。孟琬默然移時。乃曰。今茲我不敢阻君行。且亦不敢多言。以沮君氣。但君苟有萬全之策。者胡不再謀。鐵雲曰。此舉乃可減少數萬人之以戰死者。兄安得自愛惜。且即以私情論。一

峯大哥之仇。我亦在所必報。兄今已不作。生還之望。蓋事成。死事不成。亦死。望妹以兄爲已死。苟生還。有日者。是謂天倖。必不可得也。妹無復作歧想。以自苦惱。其心孟琬。搵淚良久。乃毅然曰。兄行矣。亦無復以妹爲念。妹誓不負兄也。妹以任有撫育喜弟之責。不敢不視息人間。然自今以往。當長齋奉佛。非與兄繼見者。終身不改矣。然妹終禱。兄得勝利。而仍無恙以歸也。鐵雲曰。妹能如是。我復奚憂別矣。孟琬遂行。

清政府聞革命軍之突起也。大懼失措。遂派陸海軍大臣率師赴前敵。識者笑曰。清廷無人。乃張皇至此。是以敵國相待。自認爲交戰團體也。未幾而各國果宣布守中立。清政府更懼。乃起袁項城爲湖廣總督。師旋任爲內閣總理。項城乃奏派各獨立省之都督爲宣慰使。識者又笑曰。此挾有誘惑及離間二義。兵不厭詐。見一斑矣。於是革命軍乃遣人爲暗殺實行委員分組入京。相機行事。鐵雲其一也。

鐵雲行後。孟琬咄咄不怡者數日。遂與華姑共研經旨。清閨長夜。時間梵唄之音。然每日課蘭生喜兒讀罷。輒瀏覽報紙。欲知其中有無荆軻蒞政其人。其事發現者。蓋孟琬中心耿耿。終未能忘情於鐵雲也。久之聞北京丁字街有炸內閣總理者。旋又聞良弼被炸。報中所載刺客姓名。都無鐵雲其人。聊復自慰。既而聞停戰議和矣。既而聞清室遜位矣。既而聞南北統一矣。既而聞南京臨時大總統易而爲北京臨時大總統矣。

清室於是告終。民國於是成立。軍人解甲歸農。又見太平景象。而日復一日。鐵雲乃一去。沈沈渺渺。無消息。孟琬以爲鐵雲必猝及於難。無人識也。不然則變易姓名。人莫知其真也。不然則沈沈黑獄。并隱沒其罪狀及姓名也。不



然則鐵雲何至失蹤數月至今革命功成而猶匿而不出也噫其死矣慘傷不已作孤燕歌以自悼曰

青陽徂逝兮草木芳菲孤燕失儷兮孑然獨飛雕梁猶是兮雙椽已非形單影隻兮怯對斜暉修短不齊兮同心頗違幽明異趣兮傷心淚垂孤蝶曝粉兮乃惜其衣我甘襪襪兮不樂春暈孤鸞舞鏡兮猶憶其雌我甘孀獨兮自守寒閨予尾脩脩兮予羽差池予心悄悄兮予懷慘悲血汗游魂兮天涯未歸人去樓空兮予將時依春露秋霜兮去住有期永此終古兮煢煢一整

孟琬既久候鐵雲不得音問乃商之華姑擬仍卜居越城故宅華姑以爲可因召俞葆三來命就原址築室焉三月訖事遂復遷於越

### 第二十四章 被捕

易水蕭蕭寒風哀勁鐵雲遂偕同志浮海以達於天津時則有王某以密謀舉事敗露被殺遍地皆偵探伺察過客甚嚴又聞北京前門車站搜檢尤厲鐵雲與同志商以爲多人偕行不若分途獨行之不至令人注意也遂各轉從舊游地以入京則有折赴唐山以路饋學堂學生名義入京者亦有折赴鄭州以火柴公司執事人名義而入京者又有折赴張家口以經商於蒙古之名義而入京者惟鐵雲兩次北游略諳天津情形此外茫無所知決以天津出發將行前一夕以旅次無聊且時時有人來窺伺厭之遂出散步至某彈子房作擊球之戲以消遺晷刻夜色逾午意倦欲歸剛出門忽有丐婦遮道乞錢其聲甚習於耳異而注視雖垢穢憔悴而形容略可辨識則

非花也。大異之。乃欲知其究竟。因詰之曰。吾觀汝似非慣於乞食者。若何以至於乞食。盍爲我述之。我當濟汝。雲時背街燈立。又故操北音。非花不及辨也。則泣然曰。余揚州世家女也。家貧流落。致爲優人婦。遂從之。至此間。詎優人忽變心。去年忽棄余而去。余妨知其遮奉天也。質衣飾赴之。則聞其至大連矣。追至大連。則優人仍返此間。余竭蹶奔趨至此。間徧訪其人。不得。遂迫於寒餓而流爲乞丐也。日前忽遇之於途。余前哀其收我。彼乃痛扶我而去。言至此。非花縱聲哭。鐵雲笑詢之曰。然則汝遂不復覓之耶。非花曰。我奈何不覓之。當日我被創。卽以我事告諸友。諸友咸爲不平。羣爲我跡。彼人詎知彼已爲官府擒去。斬之矣。因之。我怨亦伸。遂握拳擊空。氣若有餘憤者。鐵雲曰。汝知彼何罪而見殺乎。非花曰。不甚詳。惟傳言有演新劇者。欲作皇帝。封彼人爲大將軍。爲官府破獲。遂遭駢戮。以我搗之。殆附和革命黨圖謀不成而死耳。乃哭曰。我亦知書識字。苟有收我者。我固可以爲人持家。特以形穢至此。乃無復望矣。鐵雲大笑。與以墨銀一元。遂雇人力車而行。非花於鐵雲轉身時。得見其面。識之。則大呼而追。鐵雲叱車夫力馳。猶隱隱聞非花呼蕭公子也。

鐵雲返旅館。思非花陰險狠毒。甚於鬼蜮。乃適與彼豺狼成性之優人者。遇優人之淫凶奸狡。甚於蛇蠍。乃適與殺人媚人之官僚者。遇天之報施。可謂不爽。凶人末路。可以警矣。又思非花本不至於爲棄婦。乃以縱淫而爲優人所挾持。優人又豈足以與於革命事業。乃不自諒而爲輕薄少年所誘惑。因果之牽纏。其中或別有主宰。然社會之罪惡。至此非蕩滌掃除。着手於人心之改革者。中國必無倖矣。遂詳記遇非花及問答之詞。於日記冊。和衣

少睡。天已黎明。乃遠趨天津城站。登車。未幾抵前門。月台上。但見軍警往來。忙亂如蟻之旋。磨竊笑官僚之識。見不渴。爾爾使平日果能開誠布公。與人民相見。以心。國內之人。誰忍反對政府者。乃既不能捐除自私自利之心。務以專制淫威。劫奪人民之生命財產。致激起革命風潮。而猶恃軍警之力。枝枝節節設防。自衛。無論畏首畏尾。息息不安。試問所設防之線。不過一隅。此一隅者。又豈足與天下久抗。且蓄志謀人。若豈畏人之有備。而不來。今我亦昂然至矣。彼服制服。警槍佩刃。而趨者。固無如我何也。則此之張皇。徒見其撻民而已。車停。乃徐步出。巡警要而搜之。了無異物。鐵雲長揚。離去車站。徑赴機關部。

黨人之謀革命也。始固集矢於北京。欲行其擒賊擒王之計。蓋願以北軍。腦筋簡單。不知遠謀。前者以鐵良相待。甚虐。遂有異志。及蔭昌繼任。一反鐵良之所爲。則又苟且安之矣。運動。乃不克有成。故轉移而圖粵。鄂也。然猶有一部分之黨人。不甘舍此北京。而不圖。乃密設一機關。專爲暗殺之預備。機關爲何。則一照相館是也。製合爆裂彈之藥品。歷年儲備甚夥。故鐵雲等不攜一物而赴之。乃得免於搜檢時之敗露。鐵雲甫至。其同志已早集於密室。乃議擔任職務。或探察道路。或偵聽消息。分途並去。鐵雲獨留。蓋同志諸人咸別有居停。主故。每日一來。集會。卽各散也。

南北戰爭風聲甚異。長江則南京負固未下。山東獨立旋復。取消吳綬卿。忽被刺於石家莊。漢陽府爲清軍所佔。領清廷頗有勝利之希望。然北軍駐漢陽。逗遛不進。南軍乘機取得南京。故據旁觀者之推測。則謂當國鉅公態。

度。不。甚。明。瞭。清。廷。之。命。脈。恐。不。得。久。長。也。無。何。而。停。戰。議。和。交。涉。中。民。國。成。立。舉。臨。時。大。總。統。設。政。府。於。南。京。駐。外。各。公。使。聯。名。電。請。清。帝。退。位。舍。少。數。強。有。力。之。滿。大。員。外。羣。有。傾。向。和。之。趨。勢。於。時。鐵。雲。等。籌。議。辦。法。又。不。得。不。略。爲。停。頓。蓋。清。廷。所。恃。爲。長。城。者。已。漸。衰。滿。親。貴。之。質。權。雅。有。左。袒。民。軍。之。意。也。已。而。丁。字。街。之。炸。彈。案。發。見。鐵。雲。等。互。相。驚。詫。以。謂。此。誰。氏。之。爲。余。輩。胡。無。所。知。豈。暗。殺。者。之。目。的。別。有。所。注。重。耶。果。也。政。府。警。備。親。貴。暗。啜。北。軍。贊。成。和。之。電。咨。至。清。廷。搖。搖。欲。傾。瀕。欲。俯。就。民。軍。之。範。圍。矣。而。獨。有。軍。諮。使。良。弼。反。對。最。力。決。欲。以。武。力。抗。民。軍。彭。家。珍。乃。以。一。彈。餉。良。弼。而。速。清。帝。之。退。位。

鐵雲同行者五人而彭家珍最後至既以大局變遷移暗殺之目的於滿人之梗頑者乃集矢於良弼沿途設伏以候之鐵雲候於軍諮府前時其出將狙擊焉詎良弼乃改道他適鐵雲躡之則伏於是街之同志不知何時已去憤甚急走而前巡警疑而致詰又來一暗探共遮止搜其身得爆裂彈遂逮鐵雲詣警廳警長詰之鐵雲自陳將殺良弼方在問答間而良弼驟斃之警信已達警長乃命拘留鐵雲越日移鐵雲於順天府獄絕不復訊而鐵窗土室中鐵雲乃不得不耐心坐地矣

## 第二十五章 傷逝

昔人有言中年哀樂情盛實則人到中年哀情乃百倍於樂蓋人由幼而少而壯所經過者所閱歷者悲觀恆多而樂觀恆少悲觀深印於心樂觀暫焉已逝則又悲觀悠久而樂觀僅有須臾樂觀易忘而悲觀不可磨滅又況

人。事。逐。年。事。而。增。必。不。可。免。之。慘。痛。事。實。行。來。逼。人。使。我。人。之。心。沈。浸。於。憂。愁。悲。苦。之。中。而。無。可。解。脫。則。如。人。到。中。年。父。母。垂。垂。老。矣。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此。心。不。能。不。遭。一。大。打。擊。也。人。到。中。年。兄。弟。朋。友。之。間。乃。多。故。矣。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此。心。又。不。能。不。遭。一。大。打。擊。也。人。生。而。爲。性。情。中。人。及。此。時。光。直。可。謂。之。有。哀。而。無。樂。爾。孟。琬。以。女。子。身。頻。年。來。躬。膺。死。喪。之。威。室。家。之。累。兵。戈。寇。盜。之。警。轉。徙。流。離。之。困。其。亦。可。以。爲。極。人。世。難。堪。之。境。矣。乃。今。而。并。其。付。託。終。身。愛。情。之。鐵。雲。亦。既。陷。於。九。死。而。莫。能。有。毫。釐。之。希。望。而。身。爲。未。婚。妻。又。不。克。彰。明。較。著。以。致。其。哀。則。其。含。酸。茹。痛。較。世。之。未。亡。人。者。抑。塞。尤。甚。矣。

華姑從孟琬至越。心所懸懸不能釋者何夫。人之殯猶在湘潭也。當大局粗定之頃。輒欲往移柩合葬於辛庵之塋。孟琬阻之曰。此非妹一手一足所能爲也。會須求助於理哥。願理哥處久不得音耗。宜先訪得之。而後可計及大事。華姑於是遣老僕入鄂。覓陸理。久乃得之於葛店。蓋陸理避亂其間。以母氏有疾。留滯不得之漢皋。故不易知其蹤跡也。老僕以報華姑。蘭生聞之。急欲一歸省母。華姑遂携蘭生別孟琬曰。余與姊今同爲僇。獨人又出入死生之交。實不忍別。姊去。祇以蘭生思親。必有以慰之。且妹亦欲就商理哥。謀歸吾母之骨於先隴。然妹雖歸去而已。無家且族人逼處。及此時。必更來騷擾。是故鄉已決無安身之望。故妹已決定葬母事。畢後。卽來與姊共居撫蘭生。使成立。緇衣入道。以終我生而已。孟琬曰。妹慎毋作厭世之思。妹此際雖甚顛連。然將來之幸福。未可量也。緇衣入道。不獨妹所不能抑。亦我所不許。蓋妹與我處境略同。而情事各異也。若我者。則希望已絕。此心允當。

理之淵泉之下已無幸福之足云妹豈可與我同年而語者嗣此不得再有此想我當爲妹灑掃室宇以待妹來也。

初孟珣之借何夫人適武昌也山場田蕩之租一惟僉葆三經理之故無短絀者浙軍獨立之際越中徵餉甚急然雖有人注意陸氏願以火災故得免苛索至是孟珣統籌家計出入略可相抵因盡斥所有金珠寶玉變價儲之銀行中以備不時之需布衣蔬食纖蓄以治生長日督喜兒讀書外瀏覽釋氏經典以自排遣幽憂然影事滿貯腦筋中終不得排斥而去之有時憶及鐵雲則淒然竟日當年園圃話月談大之處乃至不忍涉足焉

白帝司時素娥耀夕景光猶是人事大非孟珣膺殊常之感觸心骨都悲設奠祀父母祔祀何夫人及昔姑撫膺大慟伏不能起喜兒不知所爲欲慰之而不得則亦牽衣大哭聞者淒動心脾婢媪無不淚下競前曳勸孟珣哭罷療傷之氣少舒哀緒縈懷作詩弔何夫人及昔姑曰

江城一夕鼓鼙驚迨曉倉皇走避兵驚定游魂還戰栗夢中喚女自聲聲  
避地都因弱息來定王城下又逢災橋洲不是桃源境事急依人絕可哀  
傷逝思兒病暗侵金滕一禱起冥沈那知蕞地遭兵解悔殺剖肝孝女心  
兒輩行中最愛余更憐孤苦命同居而今箕帚成遺訓一酌椒漿淚眼枯  
生小才名媿左芬尖叉頰門酒家軍年時唱和都陳迹慘絕芳芝一霎焚

坐中夫。聳未應。殊天壤。王郎恨。事俱身世。意教同。謝女持刀。殺賊便捐軀。  
怪風。五夜。關重門。魍魎跳。跟魍魎。噴殉義。拚流三丈血。乾坤莽莽。一貞魂。  
人間。我剝餘生。在骨肉。凋殘無限哀。天上若憐阿姊。獨魂兮。今夜倘歸來。

詩成。書之。烏絲。欄紙。別置一几。供焉。荐以所書。金剛經。爲何夫人。苜姑。祈冥福。遂搜集鐵雲。平日書札。詩文。彙置一篋。陳諸鐵雲。下榻之室。夜靜。以酒果祭之。且致哀辭。先誦短引曰。

嗚呼。靈均無命。澤畔則魂。氣何之。李賀損年。囊中則血。痕猶濕。夫惟故紙。無異奇瓊。是生前嘔出之心。肝而今後。僅存之手。澤也。鐵雲夫子。胸懷明月。朗朗照人。氣鬱青霞。粲粲蓋世。屬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念下民昏墊。誰氏之爲。本共誅。無道秦之心。又重以不返。兵之義。挾刃出軹。深井里去。不復還。奮椎走博。浪沙中擊之。不中音塵。遂渺數月。於茲。傳信傳疑。其存其歿。倘若下邳。走匿。乃不聞。炎漢有此。功人。又如絳市。復甦。乃不見。春秋有此。紀載。以爲生耶。則理無可倖。以爲死耶。而心有難安。影形不得。而相親。魂夢不得。而相接。睜睜心目。黯黯愁予。嗚呼。不成爲婦。妾身原未分明之死。庶他我心。不可轉卷。爲位而哭。敢自託於友朋。在天。有知。尙其鑒茲哀悃。其辭曰。

秋。日。蕭。瑟。秋。夜。不。暘。思。子。不。見。我。心。永。傷。傷。如。之。何。我。心。已。死。誓。死。不。貳。以。報。夫。子。嗚。呼。哀。哉。天。實。爲。之。追。溯。時。昔。能。不。慘。悲。憶。昔。相。逢。鞞。鼓。之。下。妾。弄。青。梅。郎。騎。竹。馬。兩。小。無。猜。嬉。不。知。愁。始。共。筆。硯。旋。庶。好。迷。情。密。

蹟。疏。寢。乃。避。面。痛。子。銜。恤。俄。驚。世。變。舟。車。況。瘁。戎。馬。倉。黃。羞。顏。不。開。侍。君。病。床。轉。徙。滬。越。晨。夕。與。共。兩。心。憐。惜。深。入。魂。夢。一。瞬。三。年。積。情。欲。癡。不。信。人。間。乃。有。別。離。無。何。文。戰。秋。風。鍛。羽。志。眉。中。目。自。嗟。不。武。乃。今。培。風。遠。適。扶。桑。別。魂。惓。惓。遂。子。飛。颺。自。是。以。來。相。見。日。稀。我。丁。大。故。再。趣。君。歸。又。四。三。年。離。多。會。少。歲。月。如。流。余。懷。渺。渺。越。歲。庚。戌。視。我。於。鄂。突。遭。縲。紲。翩。然。遂。作。我。於。辛。亥。湘。中。避。兵。穹。途。遇。君。乃。慶。更。生。詎。我。得。生。曾。不。幾。時。君。蹈。不。測。我。莫。聞。知。嗚。呼。哀。哉。將。信。將。疑。死。君。不。忍。生。則。何。之。收。指。叢。殘。存。君。手。跡。並。我。寸。心。同。歸。什。襲。嗚。呼。哀。哉。永。訣。乎。君。鐵。雲。逝。矣。逝。矣。鐵。雲。我。賦。大。招。歸。來。歸。來。君。不。我。應。嗚。呼。哀。哉。

且。讀。且。泣。慘。但。萬。狀。讀。竟。慙。不。能。起。婢。嫗。扶。掖。以。適。內。時。月。上。窗。紗。清。輝。若。畫。娟。娟。向。人。固。自。若。也。感。傷。不。已。遂。病。嘔。血。淹。纏。三。月。遂。瀕。於。危。華。姑。聞。之。遽。携。蘭。生。星。夜。來。赴。急。難。見。孟。琬。氣。息。微。弱。骨。瘦。盈。把。面。若。白。紙。目。巨。而。露。而。愁。眉。猶。鎖。結。不。開。爲。之。駭。然。詰。婢。嫗。知。其。哀。毀。過。度。以。致。於。此。也。以。正。義。責。孟。琬。曰。姊。詎。不。自。知。一。身。擔。荷。之。重。耶。世。父。門。戶。之。寄。乃。在。喜。弟。喜。弟。所。賴。以。生。存。長。養。者。舍。姊。莫。屬。姊。縱。欲。以。一。身。殉。鐵。雲。其。若。陸。氏。一。家。何。其。若。世。母。當。日。以。喜。兒。囑。姊。撫。育。之。遺。命。何。且。鐵。雲。死。生。未。可。知。也。姊。何。所。見。而。敢。必。其。死。者。且。即。使。鐵。雲。而。有。不。幸。姊。殉。之。無。所。益。徒。令。喜。弟。顛。連。爲。無。告。之。孤。窮。又。使。萬。一。而。鐵。雲。而。猶。生。存。者。將。來。知。姊。之。殉。之。也。或。轉。而。殉。姊。或。披。髮。入。山。則。蕭。氏。亦。斬。焉。絕。矣。妹。爲。姊。計。只。當。排。斥。萬。種。傷。心。專。以。教。育。喜。弟。爲。事。十。年。或。二。十。年。之。後。而。鐵。雲。終。不。有。音。耗。則。擇。蕭。氏。近。支。爲。鐵。雲。立。後。俾。鐵。雲。祖。先。不。至。不。血。食。此。則。姊。之。任。也。且。妹。聞。之。當。日。南。北。



議和之頃。京中會繁。業無數之少年。置之獄。今當尙充塞於狴犴中也。則鐵雲或猶監禁而不至於被害。正未可知。孟琬頷之曰。妹言然。然妹未知余之苦境也。我本欲極力自拚。解奈哀思刻刻來襲。我心實無力以禦之。當妹未行之前。我猶得與妹周旋。以暫休息。予心自妹去後。予心大不甯謐矣。初猶強制。終已不支。遂一病至此。今妹來。我心若有所依倚。不似前者之搖搖不定。當可漸漸快去。此中哀痛之思。乎華姑曰。若然。則我自當侍姊。惟姊不復故尋煩惱。則幸矣。孟琬曰。我決不尋之。倘其自來。亦當乞妹爲我解釋。華姑曰。知之。於是華姑鎮日伴孟琬。問煥。噓寒。調羹。管樂。孟琬乃覺陰霾沈沈。中漸有陽和之氣。精神較爽。能步履矣。華姑又與之蒔花。種竹。玩鳥。觀魚。生趣盎然。醫藥乃陡見奇效。蓋華姑已力掣孟琬出死鄉矣。

## 第二十六章 囚話

鐵雲既入獄。乃知所謂已經改良之模範監獄之狀。與前此所聞未經改良之腐敗監獄之狀。乃不甚懸遠。地猶是沮洳也。便溺猶是騷臭也。人氣猶是穢濁也。飲食猶是不潔也。獄吏猶是需索也。銀鐐猶是錚鏦也。囚猶是私刑敲扑也。老囚猶是縱博酌酒也。意者較未改良以前腐敗之程度。已銳減乎。特在鐵雲之眼光中。固不得不驚詫其腐敗程度仍在登峯造極間也。願獄吏之待鐵雲。似較一般普通之囚爲特別。此或有矧其優待者。抑係警察廳所寄之囚。獄吏或稍爲客氣。亦或鐵雲尙未定罪。故不以囚犯之禮待之。皆未可知。然而鐵雲於此。已躁急不可耐。握拳欲透其爪。嚼齒欲斷其舌。狂走室中。無停趾。而獄吏輒視之。而嘻愈忿。乃欲搏而裂其人。願不可得。

則大罵之旋又自笑若輩小人何足與計較則思苟得早日宣布死刑迅脫此叢穢之域吾魂氣轉得自由以入清涼之界因亟盼復訊當要求其殺己也而日復一日絕無有過而問之者一似不必裁判便處以監禁之刑焦灼之極乃成頽喪自計已無可奈何但有靜候末日之辱臨而已

凡人至心灰望絕時而設爲此身已死凡有妄念無不空矣又或設爲此身不久當死者亦足以排斥萬緣之紛擾但此等設想無異掩耳盜鈴且可暫而不可常蓋轉一念而憂苦更甚矣無他此身固明明未死也此刻固猶生存於世間也雖自計末日之一瞬卽至死神已盤旋於頭上周圍於四旁吾其瞑目以待死然而呼吸未絕血輪未停此心固猶有知卽不能日禁其有他想一作他想則所預定之計畫將以此身爲既死思一空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之幻景乃不可得矣

人固有勇怯之殊怯者畏死而勇者不畏死當心灰望絕時怯者多殼殼之態勇者亦決不能無悲感之心怯者多求生之希冀勇者亦決不免前塵之回溯夫人至心灰望絕回溯前塵時筋腦乃不復能寧貼矣鐵雲汲汲顧景但求速死以超然塵壑之外然清夜捫心乃有無窮之悲感宗祊之繼承世澤之付託將安屬耶一峯之遺囑將安任耶孟琬之身世將安歸耶思潮澎湃震撼腦海遂乃如醉如癡若夢若醒昏昏沈沈坐視日月之邁動作皆息惟向黑甜鄉求片刻之安樂

監獄者拘束罪犯之身體者也故罪犯之耳目亦隨身體而同歸於拘束乃至對於外事而一無聞見獄吏之於

囚。自視地位甚高。絕不肯紆尊降貴。以與囚共語。是以獄中非有新囚。至者竟可使在囚之人。並日曆亦無所知。故和議告成。清廷退位。南北統一大總統。改舉一切。搖天動地。驚世駭俗。之奇聞。鐵雲乃同聲噴。一夕忽聞槍聲。歷歷火光。燭天人聲。嘈雜遠近。哄動鐵雲。暗喜以爲必革命軍已攻到北京矣。竟夜不眠。時時近窗窺視。則一庭皓月。照見武裝警察來往。巡行院落間。履聲橐橐而已。乃念苟有大變。若輩豈得安閒至此。又失望而寢。遲明後。忽聞人語喧然。鐵雲自夢中驚覺。則見有軍士多人。擎槍肅立。一軍官方檢閱衆囚。擇身體魁偉者十餘人。命着軍服。戴軍帽。繫以繩。牽之魚貫而出。頗以爲異。既而有大批囚人寄獄者來。各號皆滿。鐵雲所居室中亦參加二人焉。則造作語言以沮一峯之湖北人。在其中相見。互詭互相詰也。鐵雲自述已乃聽湖北人自述曰。自余播若兄於同黨。余遂不理於人口。余大悲。遂轉而投清政府爲偵探。廣州之失敗。余實先洩其機。同黨疑我欲殺余。余乃乞廣督薦余來北京。在警廳效奔走。然余與若兄當日交情甚厚。乃以一時之憤。陷之。惟恐不至至破壞黨中機謀。若兄亦死於是役。余已稍稍悔之矣。及來京。見官場之醜醜卑鄙。層層壓制。後進者不得有所作爲。余失望乃大悔。蓋既喪失良心。求以富貴而富貴。又不可必得。是所失者重。而所得者微也。武漢民軍起後。軍諮處某大員遺余及同輩數人。往刺吳綬卿。事成。余得獎金僅二千元。余不免歛望。然以其面許加爵也。則且俟之。而不謂良弼乃喪於汝等之手。余又失望。汝之初被捕也。余甚欲從當事者殺汝。以快我私。既而轉念若兄已斃於我手。而我及陰賊汝。毋乃過於刻毒。且時局已變遷。民黨獲優勝之勢。清廷十有九亡。吾不如借汝以求解於民黨。故爲

汝。剖。白。於。當。事。者。并。屬。此。間。獄。吏。優。待。汝。而。不。謂。清。室。既。亡。民。黨。亦。失。敗。成。爲。今。日。鴉。蚌。相。持。漁。翁。獲。利。之。現。象。而。余。且。下。獄。也。汝。知。丁。字。街。之。炸。彈。何。自。而。來。乎。我。之。所。爲。也。其。時。清。廷。親。貴。以。漢。陽。之。勝。知。民。軍。烏。合。不。足。爲。憂。私。議。仍。以。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對。待。軍。機。大。臣。之。手。段。而。對。待。其。內。閣。總。理。詎。機。事。不。密。謀。人。之。心。爲。人。所。知。一。方。面。方。在。定。計。一。方。面。乃。自。放。一。炸。彈。焉。內。足。以。寒。宮。中。之。膽。外。足。以。得。諸。將。之。助。位。置。不。獨。穩。固。且。一。躍。而。爲。中。國。歷。史。上。破。天。荒。之。人。物。此。炸。彈。亦。大。有。價。值。矣。我。自。謂。可。以。大。得。志。不。意。今。茲。乃。欲。殺。我。以。滅。口。日。前。固。有。人。促。我。行。曰。狡。兔。死。走。狗。烹。遲。則。禍。及。我。不。以。爲。信。且。笑。應。之。曰。我。之。爲。走。狗。也。亦。微。矣。何。至。注。意。於。我。者。乃。今。而。知。長。頸。烏。喙。之。不。可。與。共。安。樂。也。余。其。已。矣。嗚。呼。余。材。朽。行。穢。一。時。失。足。倒。行。逆。施。了。無。顧。忌。至。犧。牲。名。譽。道。德。專。供。人。之。噉。使。而。仍。不。免。於。忌。而。待。死。於。此。此。身。行。與。草。木。同。朽。並。欲。遺。臭。萬。年。而。不。可。得。余。真。悔。矣。余。此。生。於。人。結。怨。至。衆。而。獨。於。汝。忽。有。幾。微。良。心。之。萌。動。不。得。謂。無。絲。毫。戀。戀。之。意。故。敢。傾。吐。以。告。汝。汝。雖。憤。我。之。惡。而。或。憫。我。之。愚。並。矜。我。之。懺。悔。則。四。萬。萬。人。中。而。猶。有。汝。一。人。以。人。類。視。我。者。余。死。亦。瞑。目。也。已。乃。大。哭。鐵。雲。欲。慰。之。而。不。能。置。詞。而。與。湖。北。人。偕。來。之。一。囚。乃。願。湖。北。人。而。狂。笑。曰。若。奚。以。哭。爲。若。固。當。死。死。不。足。惜。誰。教。汝。鼠。首。兩。端。者。若。我。者。乃。獨。知。有。將。令。將。令。命。我。殺。人。我。則。殺。之。將。令。命。我。放。火。我。則。放。之。將。令。命。我。姦。淫。擄。搶。我。則。姦。淫。擄。搶。之。將。令。命。我。死。則。我。亦。死。之。今。日。或。是。命。我。死。之。朕。兆。然。我。已。飽。嘗。採。花。之。樂。矣。死。復。何。恨。湖。北。人。曰。趙。連。長。乎。汝。或。有。脫。身。之。一。日。我。則。必。不。免。豈。能。不。悲。趙。曰。我。安。知。者。昨。夜。我。輩。奉。令。時。同。儕。皆。注。意。於。財。我。

則獨注意於色。衆人搜括金錢。我方挾少婦長女於炕頭。觀其抗拒不得。號泣支撐之情形。以爲笑樂也。樂哉。樂哉。值得一死。乃拍手大笑不止。繼且絮絮言其蹂躪婦女狀。慘不忍聞。鐵雲取被蒙頭而睡。念此種畜類。辱沒煞軍人矣。恨不立即剗殺之。頓覺心頭火起。強自按捺。久乃睡去。及寤。則日已夕。趙已移去。乃詢趙之所爲。於湖北人。湖北人曰。昨宵兵變。予有所聞乎。鐵雲曰。雖有所聞。而不知爲兵變。湖北人曰。我亦不知其詳。我羈押於看守所者。已近一星期矣。今晨以捕獲叛兵甚多。看守所不能容。故移我至此。趙某者。我素識。其在看守所中相晤。則渠實兵變中叛弁之一。且言此次之變。有主動者。非軍心欲變也。且亦非將領敢縱兵爲變。黑幕中更有主動之者也。鐵雲曰。然則何事以塗炭人民爲兒戲也。湖北人曰。目下南北已統一。汝知之乎。鐵雲曰。未知湖北人曰。然則汝所不知者多矣。因備言清帝退位種種事。乃曰。刻以建都問題相持未決。而南方之參議院。則極力主張。大總統就職於南京。大總統亦既允許之。然有昨宵之兵變事起。大總統其必免此一番跋涉矣。鐵雲默然久之。忽思及早間所見。乃詢之曰。吾見軍官來錄囚。爲囚易軍服。仍繫以去者。何耶。湖北人曰。此安輯人心之一法也。例如昨夕之變。非多殺人。以示衆。則民間流言莫可止息。故取死罪之囚而殺之。非必其爲本案之犯也。待借以表示本案已破獲云爾。鐵雲笑而頷之。

鐵雲既與湖北人同居。乃不苦岑寂。雖甚鄙其爲人。願以其爲鳥死鳴哀。亦恕其改悔。乃無何而湖北人被移他往。湖北人自知無倖。潛以金臂釧一雙。託鐵雲曰。予有兄在武穴。吾子他日出獄。爲我致之。乃泣而別。鐵雲仍獨處。

獄中歲月。苦苦延挨。乞獄吏爲購置書籍筆墨。初猶不許。繼則微賄而許之。蓋已請命於上官也。而鐵雲乃得以自遣。

### 第二十七章 仇斃

華姑之携蘭生以適鄂也。逕走葛店。晤陸理。議入湘遷何夫人柩。願以陸理之母。病尙淹纏。居有頃。乃始成行。比至湘潭。竟至當日避亂處。省何夫人殯宮。則破屋如篩。漏痕滿棺。風雨侵蝕之跡。可驗也。肺肝崩裂。摧傷不已。因又詢若姑柩所在。則朱氏自茲亭定罪後。卽委棄以行。不知所往。鄉之人已舁赴叢葬處掩之矣。懸賞覓得之。蓬茅中荒土一坯。畧可辨識。益用淒惻。乃移何夫人柩至村廟。召髻工。施以灰漆。延僧建道場。復買地高原。遷葬程翁及兩秋若姑三柩。植碑以爲記識。然後奉何夫人柩以歸。復於鄂。

輪蹄遠道。踰越關河。窳窳空山。慘傷霜露。勞瘁乃與哀感俱深。然此行大事都畢。又聞蕪亭已伏刑誅。雖恨未及親見其贛首。而仇怨已伸。遂亦不復置念。何夫人葬事甫畢。遽聞孟璇病危。乃趨山陰。起之於垂死。自是二女同居。共度清閒之歲月。家庭嚴肅。數月無事。

民國肇興。至是已一年又半矣。革命成功太易。以致人有倖心。權利之競爭。乃百出其歧途。而未有已嚮之以暗殺主義。求達到推翻專制政府爲目的者。今茲亦有人以暗殺主義。求達到推翻共和政體爲目的。於是宋漁父以被刺聞。全國譁然。未幾而湖口之變。以作踰月事定。黨獄繁興。偵探大活動。其飛躍之程度。不獨贛皖甯湘不

足供其一蹴。卽素標擁護中央。轍志者之所轄區域。亦無不搜剔不遺餘力焉。影響所及。遂由天外飛來一无妄之災。而集於孟琬華姑之宅。

孟琬於華姑之來。嘗欲爲之議婚事。而華姑堅以服闋爲辭。乃念非預爲物色佳婿者。迨服闋以後。一時又安得有相當之人物。而人事蹉跎。華姑之青春逝矣。因密致書陸理。囑其留意。遲遲未報。又值戎馬倥傯。音書莫達。久之。忽有人賈陸理書來乞救。則朱蕤亭方投身偵探中。造僞證逼脅陸理。使獻華姑以贖罪也。孟琬華姑成大驚。以爲蕤亭以殺人罪議抵。且被刑戮死矣。而何以復生。而又能操生死人之權。以肆爲威福。詎非咄咄怪事耶。乃進使者而問之。使者亦不了了。但謂蕤亭限期答覆。苟遲或不允者。則陸理必捉將官裏去矣。孟琬籌思久之。乃不敢下一斷語。蓋陸理苟非情勢急迫。有身家性命之憂。決不至專使來乞援。是其希望華姑捨身嫁蕤亭以救之之意。至爲顯明。且陸理不敢擅以華姑許婚。是亦明知蕤亭之非人。而或欲借華姑之拒絕。以自解於蕤亭。謂雖死。我亦不能得華姑。則死我亦無所益。以此揣想陸理之心理。殆亦有之。然道途遠而期限促。欲赴鄂以觀察此事之由來。及蕤亭之何以被誅。而又出現。既恐墜入奸人之網羅。又恐緩而無濟於陸理之乞援也。因謂華姑曰。此事之來也。過於突兀。妹當自爲計。華姑怒曰。我復何計。我惟有報仇而已。彼死我母。今又劫我從兄。我誓不與並立於覆載之間。我今卽行與奸人相見不死。彼者我亦決不生。孟琬曰。雖然亦必策萬全。妹雖以必死爲志。亦未可以徒死也。華姑曰。我志已堅。決刻亦頑。亂而不能預計利害。我必行我非爲救理哥也。我固以報仇爲

第一要義。孟琬思有頃曰。妹欲行者。我必與俱。但妹當聽我。我仍必籌定。可進可退之策。而後往。華姑曰。何如。孟琬曰。吾儕此行。其道甚危。彼奸人非逼設陷。非佈置周密。決不敢明目張膽。以挾制理哥。吾儕若輕身逕去。必爲所算。我之主見。蓋此行以護身爲第一要義。苟此身尚不克安穩。則報仇之計畫亦歸泡影矣。然我思吾儕之在今日。已絕無親戚。故舊肯出而爲庶女鳴冤者。以云自衛。則又恰當此無法律之時代。一般官僚以剝奪人民身體自由爲無上之權能。且其口中所稱道之法律。無非以裨助豪強而決不肯保全良懦。吾儕已無可奈何。惟有投身教會。借助於外人。爾此舉固我所深恥。但政府不能保障人民。必毆之使不得。不受外人之庇護。急何能擇。妹亦以爲然否。華姑曰。我今已不惜一死。何以護身爲。孟琬曰。不然。妹所以拚死者。爲報仇也。則當大仇未報之前。卽當自惜其死。我所謂護身者。卽預防未報仇之先。陷於意外之危險。故不得不投身教會也。華姑乃無語。遂遣使者先行。並電告陸理曰。行且至矣。

初盜之劫程氏也。朱氏與蕤亭先挾金珠避去。雨秋之資財盡被盜。而程翁之積蓄固猶在。朱氏掌握中也。故能以鉅金賄知事。幾脫蕤亭於罪。乃鐵雲適來以軍人之勢力。學知事知事不得已。而宣布蕤亭死刑。朱氏聞之。惶急甚。更禁金以求解知事。時鐵雲之去。使朱氏別購一囚來。使替蕤亭死。遂釋蕤亭。蕤亭乃與朱氏潛居長沙。久之。會知事去任。借故殺蕤亭之替身。而後行。蓋繼任者來。囚忽自稱冤。而發其覆也。蕤亭知本案已銷滅。始敢旋鄂。取銀行存款。避居上海。而中央所派之駐滬偵探范某者。固蕤亭所素識。同嫖共賭。交日益親。迨及湖口事



平。范某入武昌爲高等偵探。以蕤亭多金。遂薦引而致之。麾下則以其愚而可播弄。且儲其人。以爲將來卸罪之物也。蕤亭惛然。深以范爲知己。盡傾吐腹心。以生平事告之。范本意欲盡攘蕤亭所有。而未有隙。及知蕤亭之隱。又聞陸氏之富。毒計乃生。思借蕤亭以取資於陸氏。再死蕤亭。以見好於陸氏。則陸氏當有二次以上之貢獻。而蕤亭所懷之璧。亦不慮其不照而走矣。因慫蕤亭告密。謂陸理與亂黨有關。又使人明告陸理。苟不以華姑嫁蕤亭者。吾當據蕤亭所報告。以拘汝。而置諸死地。陸理懼。不敢支吾。但謂非取得華姑同意者。事不可行。范乃勒陸理作函。自遣部下人送至越。蓋爲調查陸氏果有資產幾何也。使者還。謂陸氏大可圖。范喜。並問華姑之貌。則曰美甚。范乃故賀蕤亭曰。汝所書夜想望之女子。不日卽來。是墮入吾陷阱中也。此番好事。吾決爲汝成之。蕤亭笑謝。喜躍而出。范冷笑曰。此癡物。不得幾日活矣。

孟琬華姑抵漢口。先往晤美以美會慕女士。越會所紹介也。慕女士居中國久。知內地情形甚悉。聞華姑述所遭。慨然引爲己任。曰。吾曹雖未便與聞訟獄事。然女士苟有危急者。可投告於我。必爲代謀。孟琬與華姑商。胸有成竹。乃同詣陸理。時理方重整舊業。事甚忙。而范某遣人守之。不許出門一步。一家皆惶急。見華姑來。無不色喜。而及愛其不允嫁蕤亭也。環而伺焉。陸理之母。憲華姑救其子。吐詞甚悲。華姑忍怒不答。孟琬詰知事之原委。乃曰。朱蕤亭挾何等之勢力。而能出入人罪。豈公道竟絕於世間耶。陸理搖手曰。此間何公道之足言。新都督到任以來。無日不拘人。無日不殺人。不問何人。輕輕加以亂黨二字。卽死有餘辜矣。當事之人。偶一呼冤。則非刑立至。皮

焦骨折而仍不免槍斃至旁觀之人偶一歎息卽可以躬被亂黨之嫌疑而同歸於盡彼偵探者新都督之耳目也豈不能出入人罪哉孟琬曰誣人以入人罪者其事易既誣人而又爲人表白以出人罪者其事甚難吾終不信朱莪亭遂有此手腕試思朱莪亭對於誣陷理哥一事其已報告於都督而奉命而來耶抑不必報告於都督而任意爲之耶如已報告於都督則都督將立即執理哥下獄豈容朱莪亭其人從中轉圜如未嘗報告於都督則是恐嚇理哥之詞無非朱莪亭恫喝之虛聲而已而何畏焉陸理曰不然今偵探之環伺吾門者已數日夕矣且禁余不得出謂奉都督命來監視者蓋方在調查證據證據充分者則立執以去也孟琬大笑曰卽此益見其詐苟欲調查證據豈置汝於獄中遂不可調查而必置汝於家中而監視汝耶且卽曰監視矣亦必從暗中跡汝豈有明明告人曰我偵探也今來監視汝矣此雖三歲小兒亦知其不類理哥奈何爲所嚇耳陸理曰否否吾商業中多蒙此害者蓋偵探欲拘人必如此盤旋三五日作勢以待見機者賄之去矣不見機者以爲兒戲而輕視之不轉瞬果被逮因此家破人亡者衆多故吾不敢不畏孟琬曰然則是偵探敲詐之術耳胡不賄之以求免陸理曰賄何待言但其人傳莪亭言非得華妹者雖盡以吾家人之血賄之而猶不足故不得不遠告於妹也孟琬曰胡不控之陸理咋舌曰虎尾其可履乎是自覓死也孟琬曰然則此間人雖明知偵探如此索詐亦莫可如何矣陸理曰良然孟琬乃與華姑密商久之乃曰爲救理哥計姑許之但非莪亭來此親筆書一據與理哥者則必不許理哥其以此言復之乃僭華姑歸旅館

蕤亭得陸理轉致之詞。以告范某。范某曰：汝意云何？蕤亭曰：書一保狀與之。亦非大難事。是一舉手之勞。而得一美人也。吾必往書一據。范某曰：萬一彼美懷挾汝。殺母之仇。雖一時卸屈。以就汝。而乘隙殺汝。以報仇者。則如何？蕤亭曰：吾以柔情動之。彼美必不忍殺我。報仇矣。范某曰：汝自問。有把握乎？蕤亭曰：其他吾或無把握。至以柔情動人。則我已於妓院屢試之矣。范某勃然大怒。拍案曰：止汝。雖料及無後。思我乃不能許汝。以片紙隻字。授柄於人。我輩作偵探者。只有誘取他人筆蹟。執之爲重要之證據。豈有自寫供狀。使人得而議我之後者？汝則願矣。我終不能任汝破壞偵探之規例。蕤亭失色曰：然則吾坐視美人之來。而復去。豈不甚冤？乃搔首頓足。不已。范某大笑曰：汝毋釋氣。今惟有行強硬手段耳。先執陸理。而後要求之。必可得也。蕤亭曰：吾子當日教我。謂凡有要求於人者。最妙無過於開弓不放箭之法。今執陸理。則箭已放矣。況又無策以復出。陸理於獄。范某笑曰：汝無憂。我早爲汝計及之矣。汝第隨我往。謁警察廳長。儘汝所能言者。極力誣陸理爲亂黨。可矣。遂不問蕤亭願否。逕挾以行。次日黎明。陸理入於獄。

陸理之母。以奔告於孟琬。則孟琬方笑謂華姑。吾儕苟誘得蕤亭筆據。卽當煩慕女士。爲吾儕一與官僚交涉。舊案重翻。並得復仇。亦未可知也。而突聞陸理被捕之信。一時無所爲計。忽有人來求見華姑。視其名刺。不識也。辭焉。而傳者又傳言曰：有至重大關係事。非面晤不可。孟琬曰：幸叔母在此。見之亦無礙。乃命延入。則范某也。問訊已。范某自稱爲偵探長。極言陸理之冤。並蕤亭當日所以脫身。今日所以陷之之狀。以謂見此不平。極思援救。奈

蕤亭已報告都督。非大費運動手續不爲功。且需商會具一保。呈則可以爲力矣。陸理之母感謝不已。孟琬思世間未必尙有此等仗義人。其必有所爲也。乃曰。吾輩皆女子。方不知此事當若何辦理。既承先生熱心相助。又未敢偏勞。倘吾輩有可以用力之處。乞先生指示。無不竭盡能力以救吾兄者。范某始流露運動非有費用不可之意。索價萬金。陸理之母再三求減。范某笑曰。此非我所需也。特經手代令郎疏通各要人而已。孟琬乃曰。先生既肯經手此事。我輩甚感激。但吾兄景況實不佳。我當湊集五千金。供先生用。惟在客次無現金。且書券交先生。吾兄出獄卽當照兌。且朱蕤亭其人反坐之罪亦決不可免。仍乞先生留意。范某笑曰。女士所言甚爲明亮。但余從不作欺人語。且五千金亦鉅款也。雖手書之券。余亦不敢輕易持去。當邀人來作證。爾至朱蕤亭反坐之罪。當由令兄具控。方得如志也。遂往邀商會協理來。孟琬亦遣人至布肆延司帳者至。雙方定約。明日陸理釋出。朱蕤亭旋槍斃於龜山之麓。蓋范某以煨煉羅織過甚。大不理於衆口。新都督亦心忌之。故借蕤亭以止謗也。明年范某與某偵探爭功。爲所訐。亦斃於山左。凶人末路。理無倖免如此。

### 第二十八章 獄夢

專制政體之下。執法者儘可任意加人以罪。況在時局紛擾。時紀綱失墜。更無統系之可言。刑罰不中。乃爲事理之當然者。鐵雲被捕之始。警廳原欲死之。幸湖北人爲之乞免。迨民國告成。大總統就職後之赦令下。所有新囚舊囚無不由其家屬及友朋。覓人關說。或減等。或保釋。以去。斯時之鐵雲。乃無家屬之可言。最關心之孟琬。且無

從探悉其羈禁而疑爲已死。若友朋方面則有死於戰陣者，亦有死於黑獄者。其與聞鐵雲赴京，暗殺舉動之人，已寥寥無幾。又其時革命事業克集，大勛人人趾高氣揚，爭欲攫取當世之富。若貴已不甚，願惜當年共同患難之人，充極其不能忘情之程度，亦僅於烈士祠中置一栗主以存其名氏已耳。孰肯窮搜博訪，務求得既死之人事跡，未死之人之下落者而鐵雲又不克取得書信自由之權，始終無以自白，則亦羣視爲已死而腦後置之矣。錄囚之官耳不聞有說項之聲，則亦熟視無睹，匆匆料理案牘以了故事，歸復其所而從事於徵逐運動於飲食男女之場，遑問獄囚之尙有當赦而未赦者哉。故鐵雲仍羈留在獄。

春光逝矣，夏令已新，日長如小年，苦難挨過，而土室之中，汗下幽暗，大雨時行，溼熱之氣，侵蝕皮骨，因念文山拘禁北平三年在獄，所稱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是爲水氣，泥塗半乾，蒸漚歷爛，是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是爲日氣，簷陰爨薪助長，炎虐是爲火氣，倉廩寄頓，陳陳逼人是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是爲人氣，溷蛆騰翻，腐鼠糜爛，是爲屍氣。我今一一備嘗之穢惡，極不可耐，而文山乃優游自得，不以爲苦，讀正氣歌，猶可想見其爲人，知非鐵石心腸，未易經歷此磨鍊也。因作詩以寫苦況曰：

狂風吹雲一日作，數雨佐以列缺之鞭。豐隆鼓昆陽屋瓦，驚欲飛空山。虎豹伏不舞，瀑布排空未遑止。涼雲壓頭，詎知午嗟余南冠作北囚，一百八旬困囹圄。土室陰森，鬼氣生魂，醜覷覷竟人語，搶頭祇合尊獄吏。枵腹還教嚇腐鼠，朝夕轉側沮洳場。初苦嚴寒今苦暑，寒猶可耐暑莫支。氣塞恍若坐，鬚鬪况復惡臭撲口鼻。

疹。癘。浸。淫。上。股。蚊。蠅。嚼。膚。蠅。集。背。蜂。螫。尾。蟻。振。羽。紛。來。擾。我。一。室。中。斂。身。欲。避。無。處。所。吁。嗟。此。身。非。我。有。吁。嗟。此。心。更。無。主。夢。魂。夜。夜。天。空。飛。飛。向。蓬。萊。尋。玉。女。爭。奈。虛。無。縹。渺。間。烟。水。茫。茫。迷。島。嶼。所。思。不。見。恍。然。醒。猶。是。牢。籠。衆。囚。伍。匡。床。假。仰。長。歎。息。但。聞。雨。聲。濕。濕。風。虎。虎。

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牢。之。中。搖。尾。而。乞。食。積。威。約。之。漸。也。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習。而。不。察。也。鐵。雲。長。日。伏。處。一。室。猶。獸。之。在。檻。鳥。之。在。樊。飛。走。之。性。英。鷲。之。氣。不。免。爲。之。束。縛。消。磨。乃。至。視。覺。聽。覺。亦。復。不。能。避。所。惡。而。趨。所。好。百。穢。所。叢。一。身。蟲。焉。忍。無。可。忍。而。終。不。忍。其。痛。苦。乃。不。可。得。而。形。容。自。計。已。無。可。奈。何。則。亦。惟。有。苟。且。安。之。而。已。然。境。遇。以。迫。其。外。尙。能。寄。託。其。心。於。境。遇。之。外。以。求。愉。快。憂。煎。以。迫。其。中。又。不。能。逸。樂。其。身。於。憂。煎。之。中。以。求。解。釋。則。其。早。夜。之。思。乃。較。外。來。之。感。受。痛。苦。爲。倍。俯。仰。尋。丈。之。間。上。則。瓦。縫。參。差。下。則。泥。潦。沒。趾。四。壁。則。屋。漏。痕。重。疊。水。猶。淫。淫。一。兒。一。榻。破。碎。搖。動。坐。臥。處。已。欲。穿。新。購。置。之。書。籍。沾。溼。不。可。揭。驕。陽。時。來。逼。人。溽。蒸。楚。毒。有。求。死。不。得。之。苦。而。思。潮。奔。薄。腦。海。萬。千。競。幻。旋。起。旋。滅。生。平。恩。誼。哀。怨。之。跡。都。可。排。斥。獨。有。孟。琬。深。據。靈。府。無。數。幻。想。因。之。發。生。則。念。孟。琬。此。際。是。否。尙。僑。寓。滬。上。越。與。鄂。皆。已。無。家。景。況。近。復。何。似。又。念。孟。琬。數。月。不。得。我。之。音。問。當。必。萬。分。憂。靡。苟。能。以。一。函。慰。之。豈。不。甚。佳。且。孟。琬。亦。必。急。爲。我。謀。出。獄。也。奈。此。間。竟。不。許。我。通。函。於。外。此。種。惡。毒。之。辦。法。所。以。剝。奪。人。類。之。自。由。權。者。殆。可。謂。無。微不至。無。所。不。用。其。極。矣。痛。恨。之。餘。終。歸。淒。愴。乃。不。得。不。暫。向。睡。鄉。以。斬。此。心。得。片。刻。之。安。謐。

思深意倦。漸入朦朧。忽聞有人喚曰。鐵雲興矣。武昌乃有書來。急起視之。則一峯方手執一箋。含笑立榻畔。曰。何夫人促汝歸國成婚。吾儕其速行。恍惚間隨之。竟出。但見黃沙白草。一望無垠。踽踽涼涼。莫知所適。忽同志數輩來邀往助戰。一霎砲彈橫飛。烟塵漲合。少焉開霽。則身在書室中。切切聞人言議。已與孟琬。今夕合卺。事不禁狂喜。思欲一睹孟琬。此時作何情狀。躡足至一處伏窗而窺。見三五婦人方圍繞一女子。似是逼其上妝。而女子掩面啜泣。不願嚶嚶之聲刺耳。憤然大叫曰。若輩何爲逼婚。我必不許。突門而入。則婦人逃散。獨女子在耳。方欲詢問。忽憶其卽爲孟琬。急前執手慰之。覺諸人所以逼迫孟琬者。卽以之嫁己。似孟琬堅執謂己已死。故不肯也。乃備述己尙生存狀。覺孟琬未信。且疑己爲鬼。則踴躍叫號。以示有形有聲之非鬼也。彼女子始立起平視。則非孟琬而華姑也。大驚且慚。卻走出門。至一院落。則孟琬攜梅花一枝迎面而來。因述適纔唐突華姑。乞代致歉。仄之忱。忽辭夫人突至。攜孟琬徑去。又覺孟琬不應。漠視己也。怨之旋憶父囑避嫌。又自悔不應不拘形迹。俄思及薛夫人已前死。則大恐。急往蹤跡。孟琬則孟琬方獨坐讀書。心始大安。方欲有言。而孟琬忽附耳語曰。叔母以我嬪汝。佳期近矣。我不得復見汝。懼蒼華二妹子笑我也。言訖遽奔去。又愉快無比。以爲女郎將適人時之態度。我已見之矣。倏焉鼓吹聲作。有多人簇擁至一華堂。婢媼扶一女郎紅帕蒙頭。盈盈出與己交拜。步履起跪。間香霧襲人。薰心欲醉。旋入洞房。揭巾諦視。所謂荷粉露垂。杏花烟潤。鬢低鬟蹙。眼明息微。備極美人姿致。而絕非意中人。孟琬之身也。大駭。欲狂怒而趨出。爲一峯追及。拉而返之。低聲謂曰。汝之孟琬已死。我與何夫人商酌。不使汝

十五度中秋

百七十二

知以傷汝心故別覓一美人以慰汝聞言更憤且痛大哭欲撲身竟死爲一峯所力持不得脫倏有一日本婦人號泣而來罵已薄倖亦來纏繞則芳子也斯時又驚又哀又怒又悔念非一死者無以對孟琬極力掙扎排空騰擲一跌而醒則仍臥獄中日已向西汗出如漿涕洟漬枕而已異夢驚心更難排遣濡淚和墨託韻語以寫之

已分今生別離星牢願影獨淒其那知一覺還鄉夢腸斷蕭郎不自支

難遣新愁況舊愁十年影事注心頭最難堪是相思日炊白鷺疑夢是不

嫻嫻倩影是耶非省識當年白紵衣但願無憑似春夢不教織室剩空機

音書斷絕不相聞懸想心定若焚樵悴天涯共長夜夢魂也合覓郎君

珮環遠逐晚風來疑假疑真煞費猜若使離魂同倩女不應相見不徘徊

宛轉思量更惘然空庭落葉響哀蟬脫鞋自古非佳兆君夢應居我夢先

神傷已矣復何言默訴心情祝旅魂人世斷無長壽我重泉少待一晨昏

請室支吾百病身改東坡句誓重申與君世世爲夫婦一補今生未了因

感愴彌襟鐵雲自是鬱悒不堪無日不借筆墨以寄哀怨積久成帙題曰檻鸞哀語復補寫近年情事以續成秋  
中月影記焉

第三十九章 情圓



陸理之獄既解。孟琬與華姑將復歸於越。走辭慕女士。蓋此番雖借助金錢之力。而慕女士殷殷之意。良可感也。於時往來甚密。慕女士備聞孟琬華姑兩人之身世。乃勸之專心學業。爲自立計。亦爲覺後計。以免虛生於人世。且言不久將歸國。苟有志壯游者。可偕行。英倫之間。當作東道主人。爲下徐孺子之榻也。皆許之。而後別。旋越後。日習佺盧文字。備適異國。蘭生肄業中學校。英文略有根柢。亦加習語言及文法。四人中喜兒尤慧。口齒清晰。教習爲慕女士所介紹。亦教會中貞女。誘掖不遺餘力。進步殊猛。自春徂秋。慕女士翩然自漢臯來。促孟琬等同行。檢點行裝。旦夕將發。忽喜兒病熱連日。醫來謂是痘症。孟琬不得行。華姑乃携蘭生隨慕女士去。約孟琬俟喜兒愈後必繼往。

喜兒痘勢甚危。得良藥。有轉機。孟琬已不寐數日。夕矣。而仍不敢輕忽。晝夜守之。及喜兒漸愈。始得一眠。以頻年辛苦。患難憂愁。抑鬱之身。豈禁積勞無已。則亦臥床旬日。中秋夕。扶病出禱。月姊又觸前情。淒感不寐於枕上。譜惜分飛一解曰。

秋月娟娟。秋夜靜。風碎。一庭竹影。漏盡人聲。定蟲吟。四壁銀缸。冷曉露。生寒星。耿耿料汝團圓。不永儘照人。孤另青天。碧海無窮恨。

翻騰至曉。始神疲力倦而息。忽李嫗笑呼而入曰。琬姑。琬姑。蕭公子來矣。走急履挂於闥。而顛觸几。翻作巨聲。孟琬驚起。詢知鐵雲在門。喜極無言。心怔忡若將躍然出口。外身搖搖若逆浪之鳧。拍浮不定。少須力自鎮靜。着衣。

下床。願見李嫗。猶坐地上。自揉腕膝。乃扶之。起命婢爲之按摩。避人。自指其臂。而痛乃知非夢。而喜兒亦聞鐵雲來。踴躍欲出。孟琬止之曰。弟毋出。爲曉風所侵。喜兒不可。伺隙馳去。孟琬盥洗梳掠。方竟。鐵雲已挽喜兒手入。至於庭。孟琬出迎。候。皆淚。然欲墜。鐵雲強笑。一一自述其出獄之由。

鐵雲沈淹黑獄中。不知又度過若干晨夕。而第一任之大總統選出就職。而第二次之赦令。又下。鐵雲之茫然。不知如故。其無人爲援手。亦如故也。則仍向園土椿棘中坐地。耽苦吟。以送歲月。會六月間。京師發生時疫。警廳衛生處。於閒極無聊時。不免挾此以自重。張皇幽渺。借解素餐尸位之嘲。始有檢視監獄之舉。幸同囚有老病死者。檢視之官。醫遂張大其詞。以自表見其學識之高妙。力主移囚消毒。行隔離治療之法。鐵雲乃得遷入看守所。別院。日日有醫來巡視。一周而去。一日忽來一日本醫。蓋奉廳長命。察視防疫之成績者也。操北音。詢鐵雲所苦。詰屈鈎勒。僅可會意。鐵雲笑之。答以日語。日本醫生異之。乃與長談。備知鐵雲爲前清時之國事犯。又疊經赦令也。大不平。始爲言於警廳長。詎廳長固奉有密諭。凡屬投身暗殺而後獲者。決無端人儘可暖昧拘繫以死之。且禁制其身體上之自由。尙不得與殺人犯及盜賊等。今旣爲所聘之日本醫生揭穿。乃不能自宣其隱情。祇得委卸爲被囚者。未具呈請之手續。故無遷予釋放辦法。日本醫生以告鐵雲。始代覓得鐵雲同學之在京師者。具呈援赦。令請釋放。文牘往還久。乃得內務部之批准。而鐵雲乃重見天日矣。

鐵雲之始入獄。囊中尙貯百數十元鈔幣。及被警察拘捕搜索時。便失去其強半。而以供獄吏不時之需。未幾卽

聲會得湖北人之金條脫，乃克借以過度。以迄於今，今既恢復，自由奈牀頭金盡，滯不得行，又旬日始由其同學者逼告，舊相識湊集數百金資之南下。蓋同學與舊相識者雖飽繁一官，而非領得薪俸，亦一錢莫名也。時首倡義聲之都督，則欲爲鐵雲謀一位置。鐵雲以久不知孟琬消息，且一年以來飽飢獄中，況味不獨虛榮之心消滅已盡，并用世之念亦不復萌動。况又時局變遷已甚，自忖無才力，以有爲固辭不就，但以省祖宗墳墓爲辭。既款段出都門，決先適滬，訪孟琬於當年寓居，迄不得知其遷赴何處。快快至越，姑就舊門庭一探詢，而居然得遇孟琬，愉悅之情不可言喻，則以始願不及此喜出望外也。

至是鐵雲年二十有八，孟琬二十有七矣。芳時已過，人近中年，又出入患難，死生之交，以鞭策磨鍊，其志氣使貞固純一，而不一舉凡兒女子時所有慈癡之態，猜忌之私，一一芟除盡盡，而僅有一光明圓瑩之心，深藏摯愛，朗然互相照印。鐵雲乃確爲孟琬之鐵雲，孟琬乃確爲鐵雲之孟琬。蓋情愛不若是不得爲真情愛，不至是亦不得爲極也。然而鐵雲疏瘦，黛黑不復張緒，當年孟琬亦蕉萃無華，損卻雲英，丰致以視曩日，容光輝映，璧人有雨時，則迥不侔矣。

久別重逢，渾如隔世，互徵遭際，語相泣也。鐵雲乃飛書報陸，使來爲孟琬主婚，嶺梅香裏，鐵雲乃贅於孟琬之家。此十五年來相思相望之未婚夫婦，始克成合卺之禮。深宵花燭，回首前塵，乃不信今茲有此聚首之樂。話到傷心，不禁相抱而哭。翌晨，孟琬起梳頭，鐵雲隱几與語，見孟琬髮髻既除，髮已種種異而詰之，則膏沐不施，殆將

九。百。日。惜。念。封。髮。之。義。爲。之。泫。然。立。題。二。絕。以。贈。曰。

淚。痕。界。面。首。飛。蓬。哀。怨。年。年。耐。悶。凶。始。信。人。間。男。女。愛。真。情。祇。在。別。離。中。

石。榴。裙。底。三。千。叩。難。報。年。時。念。我。恩。自。分。餘。生。無。事。業。與。君。攜。手。隱。江。村。

孟。琬。亦。泫。然。曰。自。今。以。始。與。君。懽。會。正。長。何。必。往。事。重。提。自。尋。悲。苦。鐵。雲。乃。強。笑。曰。不。有。前。日。之。悲。安。知。今。日。之。樂。然。卿。言。亦。復。佳。我。二。人。當。一。空。往。事。嗣。此。不。得。道。及。亦。不。得。思。及。使。我。二。人。備。極。苦。痛。之。靈。魂。得。以。休。息。何。如。孟。琬。稱。善。於。是。議。爲。新。婚。旅。行。寓。滬。匝。月。乃。探。梅。於。杭。之。孤。山。蘇。之。鄧。尉。而。後。返。遂。遷。一。峯。之。父。之。松。於。山。西。歸。葬。會。稽。並。合。葬。次。寅。於。薛。夫。人。之。隴。別。以。金。釧。一。雙。寄。武。穴。交。湖。北。人。之。兄。奔。波。數。月。諸。事。皆。畢。而。兩。人。未。婚。以。前。之。紀。念。日。之。中。秋。屆。矣。

### 第四十章 餘韻

繡。簾。畫。閣。琴。韻。書。聲。鐵。雲。與。孟。琬。乃。不。忍。片。刻。離。促。膝。則。噓。息。相。吹。並。坐。則。衣。香。互。覆。序。逢。佳。節。乃。治。酒。以。結。前。此。之。哀。思。始。議。出。秋。中。月。影。記。互。徵。記。載。鐵。雲。索。閱。孟。琬。己。酉。以。後。作。孟。琬。不。許。必。欲。先。閱。鐵。雲。丙。午。以。後。作。曰。此。記。發。起。於。君。且。以。倡。隨。之。義。言。之。亦。應。我。先。觀。君。作。況。自。丁。未。迄。己。酉。三。年。我。已。以。詩。柬。君。而。君。丙。午。以。後。事。我。猶。茫。然。也。鐵。雲。不。能。強。笑。出。記。以。授。孟。琬。孟。琬。接。而。展。之。繙。至。丁。未。中。秋。紀。事。處。遂。行。細。閱。鐵。雲。亦。憑。肩。與。共。閱。記。曰。

丁未中秋。孟琬在蘇。余在日本。是夕始立意作秋中月影記。方屬草。遇友人來。勸余出飲。旋至倡樓。乃發生一極可笑事。初余適公園閒眺。遇雨。避入水閣。忽婦女數人亦來避。余方遙觀池中浮漚。旋起旋滅。而巨雷一聲。一少女忽撲入余懷。抱我不釋。蓋以畏雷故也。余驚且漸冒雨。遂行不謂少女乃倡樓中人。至是相見。言其情於衆。衆借以揶揄余。且罵余與少女於室。余怒而噪。始開門俾余出。余歸後。良久怒息。亦不禁驟然絕倒也。

孟琬笑問曰。日本婦想必甚美。鐵雲曰。亦不盡然。美者自美。醜者自醜。不可一概論也。然色狂者流。則以爲異物而竇之。其實足巨如羅橫關。駭人而最不可堪者。其髮臭異。常令人不敢嚮。孟琬笑曰。此君之所以爲魯男子歟。然而辜負彼美一番盛意。及友朋撮合之心矣。乃閱其詩。

淺紅衫子素腰裙。泥夜丰神也動人。枯樹寒巖無暖氣。良宵孤負額眉君。

孟琬笑曰。老奴乃自命爲黃石齋乎。余看汝一竹道學假面具。幾時揭破。鐵雲亦笑曰。雖不能及程明道。心中無妓。然被摩登伽攝入。離席而戒體未毀。阿難亦不謂漫無把握也。孟琬續閱所記。

戊申中秋。孟琬在越。余在日本。嗚呼。余一段風流公案。至是夕成爲傷心歷史矣。余於乙巳歲。與此間某女士遇。其時女士猶未適人。渠甚悅余。余亦甚相悅也。朝夕過從。幾不自持。格於禮防。幸保貞士之操。然情意纏綿。迄未能解。事爲一峯所知。責斥嚴厲。乃忍痛割愛。漸與之離。逮歸國數月。始得與絕。其後再渡扶桑。則

羅敷有夫矣。經歷歲年已淡焉。忘之忽。今年春。又與遇於公園中。則文君已寡。相見。頃幽怨之色。見於眉宇。余牽於舊情。復與周旋。踪跡更密。兩情穠郁。且倍於曩昔。春蠶自縛。竟不得脫。當時迷惘。真若有情絲繫。余心略一牽曳。卽飄然若紙。爲墜入女士之宅矣。祇今作過後之思量。始悟其危險。蓋情慾之界。判別幾希。用情於不正當之地。及用情於不相當之人。雖發乎一時之美感。而終不免流於邪僻。則慾而已矣。何情之足云。此義固由一峯詔余。然余方迷惘之時。固不足以深味其旨也。

孟琬閱至此。遽掩卷。目視鐵雲曰。噫。嘻。乎。君假面具。揭破矣。供詞具在。今不得再以戒體自詡矣。鐵雲曰。不然。余苟有不肖事者。固當隱匿之。不暇。豈肯宣之口而載之筆耶。孟琬曰。卽此益見男子之狡。旣掉弄筆墨。自誇奇遇。以爲友朋談笑之資。又假撇清。自謂閨房之事。有甚畫眉而終不及亂云云。留有餘不盡之味。以耐人咀嚼。今又以欺我輩閨中人。可見世間男子。以女子爲玩物之說。爲近今無上之名論。蓋中國自古以來。所稱述之道德。其將以維持改進風俗習慣者。但謂不節之婦。爲不名譽。而不謂不義之夫。爲不名譽。一似人世祇應有節婦。而不應有義夫也者。以至一般男子。恃有此風俗習慣。以肆爲漁色。且於一夫多妻之外。見有女子。卽思據爲己有。勢迫利誘。無所不爲。至於窮薄無賴之文人。則尤悖謬。自分不克以金錢勢力。勾致女子。而其好色也。則若餓狼之涎肉。至絕滅良心。人道以求一逞。其慾求之而得。則託言遇仙。以寫其事。若周秦行記。求之而不得。則憑空結構。以肆誣毀。若會真記之類是也。我嘗痛恨其人。以爲狗彘不若。而不意君亦染此習氣也。鐵雲曰。甚矣其罵也。雖

然我終非其倫。比君若不信，且觀下文。且我尚有挽詞祭文，可證也。孟琬微哂，又展卷閱記。

余與女士相處數月，沈溺不知返。殆去滅頂之凶，已將不遠。而女士乃櫻暴疾以死。余雖幸而不至，深入情網。然此心固非木石，終不能無所淒戀。況彌留之頃，余在側目睹其呻楚宛轉以沒，而謂能無悲乎？女士之死，恰值中秋之夕。是日午後，余聞其病，走往省視，則已不可爲治。喘息細如懸絲，目光已散。余行近榻，似猶辨爲余，淚出如瀉，鼻翅微微扇動。若哽咽而不能出聲，須臾舉手捉得余指，力握之而氣絕。嗚呼！慘哉！余補書此事時，淚數綫下，紙溼殆遍矣。孽冤似此，太離奇，記得相逢未嫁時，再見豈知成永訣。天涯獨客，不堪悲。孟琬黯然視鐵雲，方背立，自揉其目，因曰：鐵哥盍以挽詞祭文示我。鐵雲乃向篋中檢稿出，孟琬接閱一過，曰：哀艷極矣。顧女士何名者？胡爲隱之？鐵雲曰：彼未亡人也，而又已死，則何必書其名？孟琬曰：雖然爲我言之，亦無害。鐵雲曰：是姓井上，名芳子。孟琬曰：有遺照可得一見否？鐵雲少躊躇，孟琬曰：君乃畏我，如及死人耶？鐵雲不得已，啓別一篋，取出一螺鈿雕嵌之相片，鏡架孟琬接視，則其中貯一西裝日婦之相片，憑欄獨立，年可十七八，長眉秀目，微笑拈花，眼波欲流，瓠犀半露，固絕色也。因笑曰：我見猶憐，正恐老奴當日未必肯輕放過。今渠既死，則我亦不復追究。惟此相片者，我當投畀炎火，免致君賂物思人。時作遐想，而與我遂有同床各夢之嫌也。遂啓鏡架，取相片出，挾之而走。鐵雲要遮，懇曰：妹此後禁我不視此像，亦無不可。但乞勿燔之於火，日俗係火葬，渠骨肉已化飛灰矣。何忍使其遺像再罹祝融之厄？孟琬笑曰：我戲君耳。我豈馮家大婦不容小青者耶？出相片與鐵雲。

曰。君其藏之矣。乃仍閱記。

已酉中秋。孟琬在越。余在日本。余以荒廢學業已甚。肄習甚勤。他無可記述者。惟念某女士。沒已周歲。曾作一詞。弔之。舊時明月。舊時光。不見春游杜麗娘。忍憶去年今日事。妬花風雨。慙顛狂。

庚戌中秋。孟琬在武昌。余以傷腕在日本東京病院中。瘵血已提拔盡。筋骨稍稍復原。祇屈伸猶嫌勉強。耳病中鄉思甚切。臥看明月滿。盡未寐。病榻維摩耐寂寥。天涯風露。又今宵。姮娥不是無情物。故故窺人。傍九霄。

辛亥中秋。孟琬在武昌。余正有事於江寧。聞革命同志在武昌有失敗者。與儕輩等議。澈曉橫腰。長劍作龍吟。割盡鐵灰。話夜深。孤負窗前明月影。一天曉色。已相侵。

孟琬微領其首。仍顧閱而下。記曰。

壬子中秋。余在京兆獄。我之孟琬。乃不知所在矣。我料我之孟琬。亦未必知我之所在也。悲哉。悲哉。我今生死。不可知。乃不得不於此一息尙存之頃。據我之孟琬於我。心中以暫爲我。此時之所有。尤不得不於筆尖。寫我之孟琬爲吾愛。爲吾妻。嗚呼。孟琬。吾愛孟琬。吾妻。吾加此稱。謂於汝身。乃竟成最後之筆墨。而終不得使汝一聞之耶。乃至我今日之筆墨。亦終不得使汝一見之耶。悲哉。悲哉。我今一息尙存。則猶能寫吾孟琬爲吾愛。爲吾妻。日寫百千萬遍。而莫知所止。一旦橫被刑戮。一瞬不視。則吾雖欲寫吾孟琬爲吾愛。爲吾妻。



則亦胡可得也。則吾亦惟有窮日力以寫焉而已。雖然我雖日寫孟琬吾愛孟琬吾妻至百萬遍而未有已。則亦何益之有。而或猶有損焉。蓋我今日稱謂孟琬爲吾愛爲吾妻孟琬則終不得而聞之矣。萬一我今日之所寫而或流落人間他日爲孟琬所見我則已深深藏孟琬於我心中。挾我心中的孟琬以同歸於窀穸而一瞑不視焉。則亦已矣。而彼時一息尙存之孟琬則又烏得不愈傷其心。則是我今日所寫百千萬遍之血痕淚痕盡皆他日孟琬傷心慘目之導線。則是我以此數行遺墨宣佈孟琬以終身悲苦慘世之刑也。我復何忍戕賤孟琬之心至如此其極耶。

孟琬閱未半。淚已滂沱奪眶交頤。下閱至此不復能忍。力撲鐵雲抱持而泣。鐵雲亦泣曰。我今固未死也。妹母過悲。孟琬哽咽不能語。久之乃拭淚。閱所記鐵雲止之。孟琬不可記曰。

嗚呼。孟琬吾愛孟琬吾妻乎。我今在世界中獨有汝一人。爲最親愛我者矣。我今在牢獄中亦獨有汝一人。爲我心中所最感戀者矣。我今延頸待戮一空諸想所極不能忘者。汝爾我捉筆伸紙之頃。未嘗不廢然與歎。懼以我今日之所寫。遺汝後來之悲。而又不能不汲汲顧景。力寫不輟者。則我心中的苦痛。得此似亦少。并且吾於今世界中已爲畸零之人。而僅僅有吾孟琬一人專傾注其心以親愛我。則我又不忍不寫。以使吾孟琬知我雖形消骨化。而此心終不老者。賴有孟琬據我心中。故我之靈魂亦爲摯愛所團結而不得散。又使吾孟琬知我雖經舉世之人評斷謂我已死。而我因孟琬心中猶尙有我。蕭鐵雲其人則我猶之未死。

也。蓋孟瑋以摯愛付我。我取得之。以團結我靈魂。孟瑋心中已深印我之聲音笑貌。決不忍死我而揮斥我。以其腦海則我永永不消滅於孟瑋之心中。則我亦永不死焉矣。團扉深閉。冤魂泣徹夜。啾啾怨歎聲。我獨無言對秋月。有人念我。我猶生。

孟瑋曰。君此記作於何時。鐵雲曰。我以中秋夕作於獄中也。孟瑋曰。我久不得君音耗。猶以君爲既死。於是夕作文祭君。平日所與書函及文字。遂哀感成疾。幾不起。幸華妹來。以正言規我。乃得苟活。否則我墓已有宿草。則君所預料我。心中不死之鐵雲。已隨我埋諸九泉下矣。乃又泫然。鐵雲強笑曰。往事思量。徒令人悲苦。不如且休憩。孟瑋曰。自與君結褵後。從未提及休憩。不已久乎。今茲縱一日之光陰。以悲哀之毋。或使異日再觸前情。而作數次之悲哀。不亦可乎。仍閱記。

癸丑中秋。余仍在獄。我之孟瑋。不知消息如故也。嗚呼。我入獄亦已久矣。此中日夕苦難捱。過不獨沈陰。互寒溼熱。疹厲之氣。中人不可片刻耐而已。而此心以焦以熬。雖一杪鐘頃。都覺有千百利刃。叢斫至數十次。慘毒尤不可堪。去年我猶能寫孟瑋。以暫釋此痛楚。今茲則木木然。但知有哀苦而已。其他激刺。都無所動。古人有言。哀莫大於心死。吾其心死矣乎。吾時夢見吾孟瑋。夢中猶有欣有戚。然一至覺寤。則會不知人世。尙有愉悅之一境。一似字典中會無愉悅字樣者。則甚矣。我心其既死也。吾惟有默禱死神。迅來臨余。俾余靈魂得以甯靜。余在獄中。久不知日月比聞。獄卒言。乃知今夕爲中秋。則亦姑寫此。以誌我一息尙存。終不

忘我孟琬與余約定之紀念日也。沈沈枯坐度朝昏。不信人間有我存。自是性靈凋喪盡。浮生若夢復何言。孟琬太息曰。慘痛乃至此極乎。鐵雲曰。未也。試再觀我之檻繫哀語。孟琬閱既曰。殘酷若是。乃使人有求死不得之心。人道至此絕滅盡矣。毋寧取而殺之。猶爲慈悲乎。鐵雲曰。此何待言。亦不必言矣。妹宜以所作示我。孟琬曰。我每年僅有一詩耳。鐵雲曰。簡單若是。則尤不能不一觀。孟琬乃取出桐花箋一束。交鐵雲。鐵雲展讀曰。

風雨連天增暮寒。客中佳節不成歡。素娥也似知人意。深匿層雲不肯圓。(庚戌中秋)

鐵雲曰。作客依人別有一種難言之隱。我則慣矣。而妹則始知其況味。宜言之。沈痛也。孟琬曰。當日吾居室既燬。叔母及華妹以蒼妹新遣嫁。故極力強我去。同居相待至。臆摯惟此。心總有所不安。時用戚戚爾。鐵雲猛憶及。遇非花事。乃出日記與孟琬觀之。曰。淫入已。層天罰君聞之。亦當決意。孟琬閱竟。知二恨已一誅。而一爲丐。乃曰。君謂天道福善禍淫爲可信耶。鐵雲曰。今世界一弱肉強食之世界。爾何天道之足云。惟凶人末路。不如歸功於天。聊以快意。蓋我未及修匪。賤之怨而無知之。彼蒼已代我而傾覆。顛越之矣。且以見醜類惡物。決不足以立足於天地之間。孟琬曰。吾寧言人事。則以凶人。未有不凶。終者。初不必有人以報復之。蓋其心術。其行事。在在皆殺人之謀。亦在在伏有自殺之機。殺人不成。終必自殺。而後已。所謂仰天而唾唾。必還集於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鐵雲曰。妹言然。復展箋閱之。

靜聽刁斗急嚴城。怕有人家野哭聲。未必宵深聞戰發。當年避難骨猶驚。(辛亥中秋)

飛鴻一去竟冥冥。腸斷秋天曙。後星君在網羅。無羽翼。夢中疑不是。眞形（壬子中秋）

鐵雲曰。君夢我作何狀。孟琬曰。多不可勝記。惟會無好夢。非見君焦頭爛額者。卽洞胸抉脰耳。往往從夢中哭醒。枕函無乾日也。鐵雲慘然曰。噫。苦君矣。君言有哀辭。弔我乞得觀覽。孟琬曰。當時哀痛迫切。信手書成。不足觀也。且觀之。祇益傷心。鐵雲固請。孟琬乃檢出一紙。淚血斑斑。模糊幾不辨字蹟。曰。此草稿也。謄眞之本已焚。而薦之矣。鐵雲讀竟。泫然曰。吾今乃知孟琬之所以待我。乃非我意想之所能測。孟琬亦悲不自勝。默然相對。久之。喜兒距躍而來。見孟琬有淚痕。則曰。姊何爲不樂。孟琬未答。喜兒又曰。我知之矣。姊必與姊夫競也。乃怒視鐵雲曰。汝奈何苦吾姊。鐵雲撫其頭。喜兒左右避。不得脫。則握小拳擊鐵雲。孟琬訶止之曰。不關汝姊夫事。喜兒乃走。依孟琬。捧其手。孟琬誑之曰。我適被飛塵迷目。揉之故淚出耳。弟頃者在何處。喜兒曰。我適與李姥姥在街前閒眺。孟琬曰。我正口渴思飲。汝其命婢以茗進。喜兒曰。我不去。我去。則姊夫又將欺汝。孟琬笑訶之。喜兒乃趨出。方姊弟問答中。鐵雲仍展閱桐花箋。吟曰。

又一新秋君未歸。屋梁月色是耶非。口銜石闕心叢鏹。似此餘生劇可悲。（辛丑中秋）

乃詢曰。止於此乎。孟琬曰。昨年中秋夕。曾作惜分飛一詞。而翌日者。君來矣。人事匆匆。遂不復憶。及且又有約。不得提及。迄未補作。鐵雲曰。昨年中秋。余亦作得玉蝴蝶一詞。又月到中秋分外明。轆轤體六絕句。乃互出觀之。鐵雲曰。我與君十五年之影事。略備於韻語中矣。其卽以二詞殿。我與君之秋。中月影記乎。孟琬曰。諾。喜兒又馳來。

手一函付孟琬則華姑由美國寄來書也。剖視之。日記一本。外附一短牋。牋曰。

琬姊如握。迭接來書。備諗近況。良用爲姊欣喜。惟今後鐵雲先生能否許姊作海外之游。正不可必。則又爲之悵惘不已也。妹狀況備載日記中。今以寄閱。蘭生弟亦同此訊起居。妹鈔日記成。已疲極。故不作長函。乞姊諒之。此祝伉儷雙福。並訊喜弟安好。妹琰華泐。

孟琬以示鐵雲。鐵雲曰。吾初聞華妹赴英耳。何又赴美。孟琬曰。以歐洲戰爭。故英不如美之安謐也。因曰。君果許余爲海外之游否。乎。鐵雲曰。余久不欲鬱鬱以居。此海外自由空氣甚佳。固不憚元規之塵汚人也。其盡室以行矣。孟琬曰。然則吾當以書報華妹。使遲我於西半球新大陸之間。



十五度中秋



百八十六

民權素

特價六折

本書深受社會歡迎現已出版至十七集內容都為十類各種文字或極有趣味務令閱者不厭其煩則其優點綜以四語詞章則嚴逐集求精約其優點綜以四語詞章則嚴於選擇記事則力汰陳腐小說其警世苦心諧文亦解頤妙品無不備文字純正閱之可以增智慧供消遣每集都十萬言印刷精良五集以前書存無多欲購請速

珠樹重行錄

定價五角

年來小說風行而又以言情為一時趨尚言情乃所以動人心之美感啓世界之文明然能收絕大之功即能造無上之學少有不慎流毒靡窮海瀕有鑒於此故著是書為世之言情者立標準庶幾一般青年

知情自有實事不用以教等名費耳萬般不復見習見其書讀各當可於是書為情天孽海中尋星極寶鑄針也

兩濼蓮花

定價五角

一小說家苦於小說材料之枯窘不惜降志辱身備於一守東房廣遜念秧者流之多金道其艷女為餌女勿善所為乃狹小說家睿道經無數之波折卒成仇讎事實之複雜情節之離奇可謂得未曾有尤奇者其佈局則山重水復其造意則柳暗花明其行文則縵幽涉險撼山倒海令讀者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結構至此歎觀止矣民權素中曾窺一斑茲以讀者多數要求全豹故重違其請發行世

民權素 發行部

# 留東外史

四集出版

留東外史者社會小說也言情小說也哀情小說也奇情小說也風俗小說也法政小說也寫留學生之沉緬酒色也寫亡命客之放浪形骸也寫強鄰之蓄志亡我也寫風景山川之韶秀也著者以諷婉冷雋之筆發風花月露之文已出三集有口皆碑四集重勞讀者久盼今始出書凡已讀留東外史三集者固不可不讀此奇文妙說也每集五角

何海鳴先生著

# 琴媽小傳

定價二角

何海鳴先生最近之著作先生以斥弛之才抱憤時嫉俗之觀念文筆最為犀利無前年來摧剛為柔輒用喁喁兒女語以自韜晦今所作琴媽小傳寫紅顏薄命抑鬱無告之苦亦所以寫美人遲暮淪落天涯之感也是為先生生平第一次所作之小說抑即小說界中第一等文字也

# 錦囊

定價五角

近今以來國粹浸微章句之學每况愈下間有率爾從事者類皆侈褻譚之詞不足為風騷之繼枕亞雙熱兩君有見於此因而有錦囊之輯灑去珊瑚之網搜來金玉之音信眾美之畢收讀百回而不厭雖範圍較狹無非芳草美人而花樣從頭當得黃鐘大呂書已再版裝訂精良

雙熱傑作

# 蘭娘哀史

定價二角

歡迎雙熱君之文字者大約十可居其九然多知為滑稽妙手而不知雙熱君之言情尤哀艷動人也是書為雙熱君最初著作以入情入理之筆寫可歌可泣之文看似尋常實在奇特成如容易却費艱辛且裝訂精小便於攜帶諸君如手置一册誠酒後茶餘車中艙裏之無上消閒品也

民權出版部發行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十五號再版



十五度中秋

每冊大洋八角

著 者 長 沙 張 冥 飛

發 行 者 民 權 出 版 部

印 刷 者 上海四馬路東首廿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 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麥家圈東口  
民 權 出 版 部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坊

